武俠世界

拘魂使者（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著

・一個相士對徐祺說他家鬼氣森森，當日即有一種傳說中飲過九幽地獄十殿閻王御賜之酒，而成爲拘魂使者化身的冥蛾出現，於是充滿神秘氣氛的徐府合家紛紛暴斃！這件事無意中與「病夫」扯上關係，於是又引來了僧道俗三神光臨徐家，結果仍破不了「拘魂使者」，直至最後由徐家一個丫頭的獻身才漸露端倪，結果……



$4.00

第24年
48

編者話 西門丁憑一套乚雙鷹神捕故事ㄱ集享譽武俠文壇，近來更被海外報章羅致，讚譽有加，由此可見他對撰寫妖異及恐怖故事的佈局和製造緊張氣氛手法別創一格。今期刊出的乚拘魂使者ㄱ是他簇新之作——湖海驚魂錄的首部，情節內容詭異陰森，主角人物個個充滿傳奇色彩，媲美乚雙鷹ㄱ，不遑多讓。故事由一個什貨店老板說起，再在一名大俠淪爲落魄的棺材匠身上展開，直至最後由一個丫環的獻身而漸露端倪……過程之曲折離奇精采處，保証令你從所未睹，愛好西門丁先生作品讀者們，幸勿失去先睹爲快良機。

** ** **

龍驥的現代遊俠故事今期展開新篇，刊出一部鬥智奇情故事乚魔鬼槍手ㄱ，叙述浪子呂奇爲了偵查一宗陰謀奪產巨案眞相，不惜拚盡所能，精采非常。

農曆新年即將來臨，我們在下期將會刊出很多作品給各位，儘量貢獻最佳消遣閱讀，巨型小說是一部俠情警世故事乚玉面武潘安ㄱ，乚追捕ㄱ故事是繼乚邊城殲霸ㄱ後刊出之乚賊殺賊ㄱ希望滿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48期
（總號123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驚魂錄故事

拘魂使者

文·丁西門
圖·可飛



相士斷言

咸陽曾是秦之帝京，盛極一時。由於朝代的更換，一般大商賈都紛紛遷往新興之地，而趨炎附勢的文人來此，也只是為了憑吊一下古跡，發思古之幽情而已。因此，咸陽也由絢爛而歸於平靜。

平靜對一般百姓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求三餐溫飽之外，便是希望在平安中渡過。

可惜世事往往未能合百姓的願望，而靜極生動，動而生變，亦是不易之理。

× × ×

咸陽雖然逐漸衰敗，但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仍頗為熱鬧，居此之富豪乃不在少數，徐祺便是其中之一。

說起徐祺，隣近的居民都有點奇怪，

大禍將至

此人來到咸陽時，巳婢僕如雲，而到了咸陽之後，只開了一爿雜貨店，却仍能維持家道，而且每逢年節排塲十分風光。

周圍的人對他的來歷都頗感奇怪，但隨着歲月的衝擊，二十年來，人們亦巳忘了他是個外鄉人，何況徐老爺淡泊自甘，對人毫無架子，每到雜貨店打理店務時，無論是對下人或對顧客都是笑容滿面。

遇到善擧，徐老爺亦是不甘後人，因此鄰居巳由敬而遠之之態度，而至視其如長者般尊敬。

徐祺至咸陽時是三十六歲，如今巳是五十六歲的老人了。若說徐老爺仍有一點令人感到詫異的，則是他膝下的三個兒子長大之後，都到外地，也極少囘家，只剩一個女兒嫁在本城。

徐祺的女婿姚敏，也是個開雜貨店的，人稱姚老實。做買賣若能令人覺得老實，生意自然不錯。姚敏的老婆徐仙雖經常囘娘家，但姚老實與徐家來往却不密。

這一點雖然與姚老實的為人不大符合，但這是人家的家事，外人自然不會理會，何況徐祺對人雖好，但却甚少與外人來往，到過他那爿莊院的人亦寥寥可數。

二十年來的歲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徐家的莊院却由新潔而變得黑而舊，加上徐老爺自奉甚儉，二十年來從未找人粉飾過，因此他家的房舍看來可比實際「年紀」大得多。

也許這是徐祺特意給人一種巳在咸陽很久的印象吧。

× × ×

六月，天氣熱得直叫人出油。可是徐祺今日却穿着一襲灰紗袍子，拿着拐杖去雜貨店巡視。

徐記雜貨店就在街口，店子雖不大，但佔了地利，生意還是不惡。店內的三個夥計都忙得不可開交，連老掌櫃也拿着稱子賣貨。

徐祺仍如往昔那樣，先向店內的人露出笑容打招呼，之後，徐祺便坐在櫃後，打開帳簿仔細查閱起來，一切一如以前。

臨午，店內的顧客巳逐漸稀少，夥計們一邊整理貨架，一邊談笑。

徐祺查了帳，把帳簿鎖起，正想離店回家吃飯，不防街上快步走來一個中年漢子，叫道：「店家，有酸梅沒有？賣幾顆與咱解解渴！」

一個叫苗子的夥計一邊應有，一邊打量了他幾眼，只見他蓄着五綹長鬚，烏黑如金，又細又長，長挑的身裁，瘦而秀。眉毛細長，眸子有光，五官清癯。目光再一移，才發覺此人還拿着一根白幡，因斜靠背後，看不到幡上寫了些甚麼字。

苗子包了幾顆酸梅與他，道：「多謝兩文錢！」

那漢子伸手入懷拿出一錠銀子來，道：「相煩贖一下！」

苗子接過銀子，忖道：「這人陌生得緊，却長得像個人物！」嘴上道：「您老等一等。」把銀子遞與老掌櫃。

徐祺離座欲出店，向漢子含笑行禮，那漢子雙眼一睜，一對眸子射出精光，脫口問道：「請問閣下是誰？」

苗子道：「徐老爺是本店東主！」

中年漢子恍然地道：「久仰久仰，在下剛來之時，便聽人提及，說徐老爺對人和藹可親，今日一見果然不虛！」

徐祺忙道：「兄台誇讚矣，老朽與世無爭，但願平平安安過一生，那當得隣居們的盛讚！嗯，看兄台的模樣，似是外地人，剛搬來本城？」

那人哈哈一笑。「在下四海為生，到一個地方絕不超過十天八日，那有這種安樂命！不瞞您老，在下來此剛三日，因生意清淡，正想轉往別處謀生。」

徐祺問道：「未知兄台所謀何事？」

那漢子一捋長鬚，把幡子拿至身前，只見上面寫着四個大字：鐵口斷命。兩行尚有幾行小字：精通命理，面相氣色；走遍天下，普渡世人。

徐祺忖道：「這人口氣好大，從事醫卜星相都屬九流，他却敢自言普渡世人！」他素來不信這一套，當下道：「原來先生是位小神仙，失敬失敬！」

那漢子正色道：「小神仙三字不敢當，若說自己沒有看走眼的人與事，那是騙人的，但十有八九倒瞞不過在下一雙眼睛，所謂乾坤玄機，全在在下胸中！」

老掌櫃把找贖了的碎銀文錢交與那漢子，徐祺道：「下次先生路過，請來小店喝杯茶水。」

那漢子把碎銀塞入懷內，道：「在下雖然急於趕路，但看過先生的氣色，忍不住要躭擱一下。」

徐祺含笑道：「先生趕路要緊，下次有機再請先生良言相贈！」

那漢子目光一閃，臉色凝重地道：「下次怕來不及了，請您老出店站在日頭下

，讓在下再仔細端詳一下。」

徐祺笑道：「一個人的生死富貴有命，婚姻子女更是前生所定，又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老朽對這些事看得甚淡，先生還是趕路去吧！」

那漢子道：「在下外號鐵口，眞名鐵奎，閣下即使未聽人提及在下，該也聽過賤號。」

「對不起，老朽平日都在家內讀書自娛，外間的事甚是懵懂。」言詞間已露出不快。

鐵奎道：「老爺未聽過賤名也無關係，在下念在你是個讀書人的份上，贈你幾句！」

徐祺淡淡地道：「如此有勞了！」

鐵奎臉色凝重地道：「老爺臉有烏雲，尤其是印堂，必主日內有禍……」

徐祺笑道：「老朽與世無爭，禍自何來？」

「豈不聞閉門家中坐，禍自天上來？」鐵奎道：「另者老爺左邊法令中斷，主五十六歲時有性命之厄，愼之愼之！」

徐祺臉色一變，旁邊的老掌櫃揷腔道：「我家老爺今年正五十六！」

徐祺輕喝道：「沒你的事不可揷腔！拿兩吊錢贈予鐵相士！」

鐵奎忙道：「在下替你看相，絕非爲錢，老爺不必客氣，在下也不收！老爺若肯相信在下之言者，請即離家至百里之外暫避百日，否則不但性命有慮，而且恐會禍及家人！」

徐祺哈哈笑道：「生死旣然有命，何必多憂！」

「不然也！人力雖未能勝天，但所謂成事在天，謀事在人，一個人富貴雖然有數，但若不努力，只有辜負上天的一番美意，金銀富貴絕不會自天而降！現任狀元人皆稱奇才，但他若無十年苦讀之功，焉能臻至？是故眞相士絕不排除人力作用！除非其人其運特別强盛，否則人力可在一定的範圍內作主宰！」

「先生所言極是，老朽回家立即整裝待發，就依先生之言，到百里之外小避一番吧！」

鐵奎喜道：「如此則尚有一綫生機，但老爺最好能至人烟稀少之高山峻嶺！」

「多謝！」徐祺轉身欲取錢與他。

鐵奎連忙退後一步。「老爺再客氣，在下便要生氣了！」目光一移，又道：「在下知道了，老爺奸門有痣，主有兵刄之災。」

老掌櫃問道：「可知惡人是誰麽？」

鐵奎哈哈笑道：「在下又非眞神仙，此事又怎能知之？老爺後會有期，百日之後，在下當再來拜訪！」言畢揚長而去。

老掌櫃見鐵奎去遠，忙問道：「老爺，你何時離家？須多帶幾個人上路以策萬全！」

徐祺道：「誰說老夫要離家？」

老掌櫃一怔。「老爺剛才不是……」

「哼！江湖術士之言，何足堪信！」徐祺左袖一拂，道：「把拐杖給我！」

「是是。」老掌櫃把拐杖遞上，恭送出門。

徐祺拿着拐杖，蹣跚地回家。陽光照在頭上及肩上，顯得生氣勃勃，信心十足，那裏有一點死亡之氣息？

× × ×

這件事開始的時候，徐記雜貨店的夥計還有點緊張，但眨眼間一個月過去了，不但徐家一切如常，連咸陽城也風平浪靜，於是不但徐祺照常每隔三五日便到店內查帳，老掌櫃他們也逐漸把鐵奎之言淡忘了。

七月，天氣更熱，七月俗稱鬼節，但七月初七，又算是個好節日，一般人都已提早在作準備，城內的紙紮店生意大，徐佳記雜貨店也多賣了一點貨。

七月初三，徐祺又至店內了，也不知如何，當他要回家時，在店口摔了一跤，老掌櫃忙把他扶起，道：「老爺，小的送你回家吧！」

大概這一跤還摔得頗爲厲害，徐祺搥了兩下後腰點頭答應，老掌櫃便扶他回家。由徐記雜貨店到徐家尚有一段路，少說也得穿過幾條街巷，這兩天城內的遊人比前多了，人們見到徐祺仍親切地跟他打招呼，徐祺亦報以招牌式的笑容。

到得徐家門外，忽見一個神情猥瑣的漢子在大門外探頭探腦，行跡甚是可疑，老掌櫃忍不住粗聲問道：「這位兄台，你找人？」

那人轉頭望了徐祺及老掌櫃幾眼，反問：「兩位是住在這棟大宅內的麽？」

徐祺眉頭一皺，道：「正是，閣下是誰？」

那人道：「山人是跑江湖糊口的，剛才經過府上，見此宅……」說着大搖其尖削的頭顱。

老掌櫃忙問：「這宅如何？」

徐祺見他形貌不揚，加上摔了一跤，心頭不悅，道：「先生若是缺少盤川的，請稍候一下，待會老朽自會着人相贈！」

那人也老實不客氣地道：「如此山人先多謝了，然無功不受祿，待山人入宅再看個仔細！」

徐祺道：「不必，寒舍一切如常，不勞掛懷！」

那人一怔，隨即道：「如此山人便直言幾句了！貴宅罩着一片森森鬼氣，此刻日頭雖猛，仍未能驅散，請老爺小心，最好能請幾位得道的高僧來拜祭一番！」

徐祺哈哈大笑。「子不言怪，其怪自敗！老朽詩書雖讀得不少，但向來不信這種鬼怪之事！」說罷向老掌櫃打了個眼色，入內去了。

那人急忙叫道：「老爺，非山人危言聳聽，請小心，尤其是晚間更須小心一家大小！哎，不好，你看此際日頭被烏雲所遮，鬼氣便更盛了，看來三日之內必有鬼怪上門……」

那人未曾說畢，大門已「砰！」的一聲關閉。

老掌櫃對徐祺道：「老爺，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依老奴看，還是……」

「哼，連你也相信了這些？你見過沒有？」

老掌櫃惶然地道：「老爺，老奴雖未見過，但數十年來也聽過不少人提及……何況上個月那個鐵口相士也說老爺百日……」

老掌櫃是徐祺搬來咸陽之後才賣身的

，入徐家已有十九年整。只因他一來老實可靠，二來小時又曾從叔做過買賣，後來因生意虧敗才賣身爲奴。所以徐祺着他打理店務。

當下徐祺怒道：「你莫再提及此事一句，驚動了一家大小，老夫可不饒你！」

老掌櫃從未見過他發這樣大的脾氣，當下不敢再說。上了大廳，徐祺着人取兩吊錢來，然後交與老掌櫃，道：「送與那人，不可與他多說一句！」

老掌櫃去後即回，道：「老爺，那人已走了！」

徐祺眉頭一皺，有點奇怪，却也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不一回，內宅的丫環已得令出堂，把他扶了進去。

老掌櫃心頭忐忑，也自去吃飯了。這件事他雖然不敢對人提及，但却老是牽縈在心。

徐家莊院頗大，共分四進，外落是廳堂，還有一個庭院。二進先是個晒穀場，接着是下人居住的廂房及灶堂柴房，三進是徐家兩老、一個管家及貼身丫環所居之地，四進是個後花園，另有一棟石屋住着四個不明來歷的老頭。

這四個老頭是與徐祺一齊遷來咸陽的，平日極少走出二進，也不與下人們交談，徐家婢僕都不知其來歷，單知徐祺對他們四個均態度有別僕人。

且說丫頭翠雲扶着徐祺入內堂，徐祺即推開她，道：「把飯開到老夫書房內去，順便叫總管家進來，還有今餐共有六個人進膳，夫人的飯菜送到她房內去！」

翠雲應了一聲，快步去了。徐祺走進書房，把拐杖一拋，整個人似乎全都變了，變得精神矍爍，腰板挺直，毫無老態，連額頭上的皺紋也似少了好幾條。

書房的窗子開着，徐祺一一把其關起，光綫倏地一暗。徐祺把長袍脫下，只剩汗衣內袴，隨即往躺椅上一倒，一時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這刹那，書房內的氣氛也是一變，變得鬼氣森森，而徐祺就像是頭巨大無朋的黑貓般，閃亮的眼光四處掃射，似要擇鼠而噬。

倏地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腳步聲到房外，忽然轉輕，輕得像頭狸貓！

徐祺立即知道來的是誰，腰一挺，便道：「把他們四個請來，我有話要說！」

外面那個腳步又去了，大約走了三步，腳步又沉重起來，顯得此人做事異常穩重死板。

過了一陣，丫頭把酒菜送了上來，徐祺目光即時一黯，裝作閉目養神。待得丫頭退了出去一忽，外面才走進五個五十餘許的漢子來。

徐祺長身道：「把門關上！」

房門關上之後，房內更暗，陽光自天窗上投下一道光柱，照在徐祺頭臉上，只見他滿臉憂色，神情十分可怖。

那個身穿管家模樣的漢子，看來年紀最小，他目光在衆人臉上一掃，問道：「大哥，你今日的神色好像有異平日，是不是發生了什麽事？」

徐祺後背往椅背上一靠，面龐重新隱在黑暗中。他沉吟了一陣才把鐵奎及剛才那個相士之言述了一遍。

那五個漢子，管家的是徐祺的堂弟徐禱，四個穿短衣的依次是金顯福、岳參、董延年，蔣離春。

當下蔣離春道：「老大，連你也信這種江湖術士的技倆？」

徐祺冷冷地道：「我幾時說相信？」

徐祺又掃了衆人一眼。「那麽大哥爲何提出此事？」

徐祺嘆了一口氣。「也不知爲何，愚兄最近老是心驚肉跳，好像有什麽大事要發生般……」

岳參笑道：「也許是那個姓鐵的話，對你有點心理作用！」

徐祺不悅地道：「我會受一個江湖術士影响？」

五人互覷一眼，沉默半晌，董延年才道：「老大，是不是那惡魔找上門來？」

徐禱搖搖頭，道：「不像，咱們來此已二十年，除了大哥偶然出去露露面之外，咱們幾乎足不出戶，他們又如何能得悉？就算查得到，也不會等到現在！」

徐祺點點頭。金顯福道：「莫非是勝侄他們出了事？」

徐祺臉色一變，書房之內，只剩粗濁的呼吸聲。

半晌，徐祺才提起牙箸，道：「別說，先吃吧！」

衆人也紛紛擧箸，良久，岳參才道：「老大，不必杞人憂天，來，咱們先乾一杯！」

六人默默地喝了酒，蔣離春道：「老四說得不錯，天塌下來也有咱們撐住，怕什麽？這二十年來，咱們日夕苦練，也未必打不過那惡魔！」

徐祺道：「愚兄有點後悔……咳咳，這種日子算是什麽日子？有錢不能花，跟無錢有什麽分別？」

徐禱道：「別說這種洩氣的話，那惡魔年紀已大，挨不了多少年，往後咱們便有好日子過！」

金顯福精神一振，道：「不錯！說不定那惡魔早已死了，咱們還怕什麽？依我看，咱們大可以再東山復出！」

徐祺道：「胡鬧！那惡魔若死了，勝兒他們爲何查不到？」

金顯福冷笑一聲：「這可難說！他若隱在深山中，默默地死掉，有誰知道？」

徐祺也似乎稍爲鬆弛了，道：「無論如何，也得待他們回來之後才作打算！」

這樣一說，六個人都開懷大吃起來。眼看快飽，忽見徐祺向徐禱打了個眼色，徐禱側耳一聽，悄悄推席而起，倏地把房門拉開。

只見房外立着一個丫頭，正是翠雲。徐禱臉色極是難看，喝道：「賤人，你偷偷在這裏做什麽？」

翠雲吃了一驚，怔怔地道：「二爺，奴家……」

徐禱瞪了她一眼，翠雲立即道：「總管，奴婢因爲有事要來報告，所以……」

「有什麽事快說！」

「不知什麽原因，庭院內全是大大小小的蝴蝶，下人們都鬧開了！」

徐禱眉頭一軒道：「知道了，你出去吧！下次進來要先作聲，否則打死你！」

翠雲走了之後，徐禱才回房，徐祺道

：「你收用了這丫頭？」

徐禱尷尬地一笑，接說道：「逢場作興……」

「上次那個春花的事，你忘記了？」

徐禱不敢吭一聲。岳參道：「老大，這可難怪老六，咱們整天窩在家內頭，沒個女人怎過得日子？」

徐祺道：「你們跟丫頭們胡混之事，你道我不知道麽？不過老六一躺在女人身邊，便什麽也忘記了，我就是怕他口疏，把秘密洩了出去。」

徐禱忙道：「小弟沒在她面前透露半句話！」

徐祺冷冷地道：「最好如此！假如讓我查到什麽，你可別怪愚兄心狠手辣，叫她去跟春花做伴！」

春花也是徐禱的姘頭，只因不慎對她說了點往事，讓徐祺知道，把她處死了。

當下徐禱打了個冷顫，便把翠雲的話轉述了一遍。

岳參道：「故作大驚小怪，哼，這丫頭有點古怪！」

「那裏！」徐禱道：「老四你莫冤枉她！平白多了許多蝴蝶難免令人奇怪！」

金顯福道：「大哥，這骨節眼上，我看咱們還是謹慎一點，把這丫頭——」他做了一個「殺」的手勢。

徐禱說道：「不可，小弟的確守口如瓶！」

金顯福冷笑一聲。「你緊張什麽？家內的丫頭還少麽？殺了她，換個新的！」

不料徐祺却道：「此事且慢，六弟，你先去前院看看！」

徐禱一怔，不敢再問，立即出房。金顯福等人都用奇怪的眼光望着徐祺，好像這舉動，全不符徐祺的性格般。

徐祺又往椅上一躺，道：「愚兄想老二說得還不錯，這骨節眼上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他臉龐全隱在黑暗中，這幾句話就像是自幽冥中飄出來般。

之後，書房又陷於寂靜，死一般的寂靜，連呼吸聲也聽不到。這刹那，房內的人又變得神秘起來，就像他們根本不是生長在這個世界上。

先兆

徐禱快步走至前院，一入眼，只見滿院上空全是大小不一的蝴蝶，莫說是翠雲，就連他也猛吃一驚。

蝴蝶雖多，却全是灰褐色的，蔽住日光，使院子內光綫大暗，如同日落時分。

徐禱的年紀也已近五十，這一生人從未見過如此多的蝴蝶，當下立即問道：「這些蝴蝶幾時飛進來的？」

一個家丁應聲道：「就在老爺入去內宅不久便飛進來的，趕了又再進來！」

「趕不掉？」徐禱冷哼一聲，道：「拿火燒牠！」

話音剛落，一羣蝴蝶忽然向他飛了過來，在他的頭上繞來繞去，徐禱舉手去掃，那羣蝴蝶趕而不去，只見他目光一閃，隨即一歛，向後退了幾步，那羣蝴蝶振翅飛前，而且越飛越低，旁邊的家丁只能看到蝴蝶，而看不到徐禱的頭面。

「快拿火把來，快拿火把來！」徐禱張口大叫，鼻端又聞到一陣噁心的氣味，那股氣味似乎是來自蝴蝶的身上。

徐禱忍不住舉袖一掃，蝴蝶「刷」的一聲散開，他一張臉也變青了。

幸而家丁們已拿了兩根火把過來，徐禱道：「拿一根與我！」

家丁遞上一把與他，徐禱隨即把火把舉起，忽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總管，使不得使不得！」

徐禱怒道：「徐安，爲何使不得？」

原來是雜貨店的老掌櫃，只見他衣衫不整，一副狼狽相，大概吃過飯正在午睡，聞訊過來的。

老掌櫃徐安道：「總管，這種不是蝴蝶，是，是……」

徐禱一怔，把火把放下，問道：「你老糊塗了？不是蝴蝶是什麽鬼東西？」

也不知是否鬼東西三個字太過刺耳，徐安猛地打了個冷顫，只見他嘴唇青白，沒一絲血色，哆嗦了好一陣，才道：「您看看，這蛾翅上是不是有個白色點子？」

徐禱仔細一看，果見那些蝴蝶翅上似用墨筆描了一個圓圈，那圓圈的中間却有一團白點，黑與白看來不但分明，而且顯得甚是詭異，令人產生一種恐怖感。

「不錯，翅上有白點，這又如何？」

「這是蛾虫，咱們家鄉叫大黑蛾！」

徐禱笑道：「蛾有這麽大的麽？」

「大黑蛾通常比一般蛾虫大，但像這些這麽大的，連老朽也是頭一次看到！不過老朽肯定這一定是蛾，而不是蝴蝶！蝴蝶有這種顏色的麽？」

徐禱沒好氣的道：「好啦，不管牠是蛾是蝶，你還未說不准燒牠的道理來！」

徐安聲音發顫地道：「因爲黑蛾，又有人叫冥蛾……」

徐禱大怒。「冥蛾又爲何燒不得？」

「因爲傳說冥蛾是拘魂使者的化身，牠，牠是來自地獄的！」

旁邊的家丁都大吃一驚，徐禱一怔，隨即笑罵道：「簡直胡說八道！鄉野無知小子之言，你們也信以爲眞？好吧，既然你們怕，便由我自己來燒吧！」說着又把火把舉起，向那羣冥蛾燒去。

徐安急道：「不可不可！你敢殺冥蛾，牠，牠會來報仇……」

徐禱邊笑邊燒。「就讓牠們來找我報仇吧！」

徐安幾乎哭起來：「牠們報仇的辦法防不勝防，會使你得到『喉蛾症』的！」

徐禱喝道：「住口，你給我滾開！」

火把一舉，已燒着一隻冥蛾，只聽「嗤」的一聲，那冥蛾已經被火灼及，雙翅撲動幾下，便跌了下來，發出一陣刺鼻的臭味。徐禱哈哈大笑，笑聲倏地止住，忽然拋掉火把，雙手按住喉管「荷荷」亂叫。

徐安及家丁都猛吃一驚，急叫：「管家，你怎地啦？」

叫聲未落，徐禱已倒在地上不動。徐安走前幾步，伸頭一望，只見徐禱一張臉已變得又黑又青，雙眼圓睜，十分恐怖。他大叫一聲：「快去通知老爺！」

衆人一擁而逃，紛紛跑進中院，可是他們都不能進入內堂，只得把情況告訴翠雲，翠雲聽後粉臉「刷」的變白，珠淚暗

彈，一個轉身奔入內堂。

書房內的徐祺仍在等候消息，徐禱未回，猛地聽到一個女子叫道：「老爺，不好啦，總管不行啦！」

房內的五個人全部「刷」地一聲站了起來。徐祺目光在金顯福等人的臉上一掃而過，隨即喝道：「總管到底因何發生意外！」

翠雲在外面哭道：「聽徐安說，是是……被大黑蛾害死的！」

「大黑蛾？」徐祺與金顯福等面面相覷。

「大黑蛾就是剛才說的那些蝴蝶！」

徐祺提起拐杖，道：「好吧，你先出去吧，老夫隨後便來！」他向金顯福打了個眼色，推門出去。

金顯福道：「老大小心，內宅一切有咱們！」

徐祺輕哼一聲，弓着背不徐不疾地走出內堂。到了中院，只見下人們亂成一片。徐祺喝道：「幹什麽，大家亂哄哄的，成何體統？都跟我出去！」

衆人不敢不依，只得跟在徐祺後面走出大廳，只見徐禱仍躺在地上，庭院上空那羣大黑蛾，却已不知去向。

「那些蝴蝶呢？」

一個家丁道：「不知去了那裏！」

徐安囁嚅地道：「老爺，那不是蝴蝶，是大黑蛾。」

「沒胆的奴才！」徐祺罵了一句，走至徐禱的屍前，仔細打量起來。

徐禱一張臉又青又黑，神情滿是驚恐之色，雙眼圓睜，雙手十指彎曲，似要抓向喉管，饒是徐祺胆子豪，也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

徐祺輕吸一口氣，退了下去，在太師椅上坐下，問道：「誰看到的，說與老夫聽！」

一個家丁連忙把經過說了一遍，徐祺閉目想了一陣。「徐安，你把大黑蛾的傳說說一下！」

徐安喉頭一陣聳動，嚥了一口口水才道：「小的家鄉亦時有這種大黑蛾，不過沒有那麽大，亦沒有那麽多……」

徐祺不耐煩地道：「挑重要的說！」

「是是。」徐安退後幾步，斜倚在一張高背椅上，聲音又沙又低。「咱們家鄉傳說大黑蛾本是生於陰山背後，飛入荒墳，自腐朽了的棺縫中鑽進去，在死人的頭蓋骨裏做巢居住，過了七七四十九日，便能得到九幽地獄十殿閻王的召見。聽說閻王給牠們喝過一種酒，牠們便可代替拘魂小鬼的職責，飛出陽間害人了！」

徐安說至此，又吸了一口氣，旁邊的婢僕都聽得臉色大變，只有徐祺仍然嘴角噙笑。

「不過大黑蛾雖然會害人，但所殺之人都是該死之人，因爲牠是代表十殿閻王來拘人間之魂的……所以人們又叫牠爲冥蛾！」

徐祺把拐杖一頓，喝道：「胡說！你說大黑蛾所殺之人都是該死的，那麽徐總管也是該死的了？」

徐安吃了一驚，連忙跪落地上，叩頭如同搗蒜，道：「老爺，小的只是轉述咱們家鄉的傳說而已！小的並沒說徐總管是該死的……」

「好啦，起來！」徐祺掃了家丁一眼，道：「有誰怕的，大可以離開！不過老夫却不怕，你們怕什麽？徐福、徐貴，你們倆把徐總管的屍體抬進去，徐順，你去準備辦理身後事！」

徐安道：「老爺，小的……」

徐祺看了他一眼，道：「你去休息吧，下午不必去店裏了！」

「是是，多謝老爺！」徐安一直目送徐祺的身影在眼簾消失，也提步走去自己的寢室。

由於他頗受重用，一個人住一間不小的房間，房內椅桌床櫃全都齊全，佈置亦頗爲整齊。徐安順手把門關上，走前幾步，便斜躺在床上直喘大氣，首先泛上他腦海內的是幼時在家鄉看過大黑蛾的情景。

那時候他才七八歲，離今已數十年，但一切情景仍然歷歷在望。一隻大黑蛾飛入他伯父的家內，伯父用掃帚趕牠，結果次日晚上伯父便無聲無息地死了。

伯父死時的表情，此刻他仍然記得，就像是徐禱，但臉上却少了一些青黑色。

想到此，他又想到一個問題：「上月那號稱鐵口的相士，以及今早的那個相士所說的莫非要靈驗了，那麽以後是否還有人會死於大黑蛾魔力之下？」

× × ×

「這宅子鬼氣森森……最好能請幾位高僧同來拜祭一番。」

「老爺，非山人危言聳聽，請小心，尤其是晚上……看來三日之內必有鬼怪上門！」

「老爺臉有烏雲，尤其印堂，必主日內有禍……」

「豈不聞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請即離家到百里之外暫避百日，否則不但性命有慮，而且恐會禍及家人！」

× × ×

相士的話在徐安耳內響起，他喃喃地道：「不行，老爺待我如兄弟，我必須再去勸勸他，叫他趁辦理徐總管的身後事時，請幾位高僧來拜祭一下！嘿嘿，徐禱之死，難道這還不是先兆？」

他直起身來，就在此刻，耳際忽然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那聲音說不出的怪異！他猛然抬頭，忽見帳頂飛下一大羣大黑蛾，那聲音正是無數的蛾虫同時振翅飛動的聲音！

這刹那，徐安不由怔了一怔。只這一怔，大黑蛾已撲至頭頂上，他大叫一聲，雙手下意識地向上一陣亂揮，同時跳下床來。

只奔出兩步，便猛覺喉頭一緊，似被什麽東西哽住般，登時難以呼吸，他左手伸進嘴內亂掏，右手抓向脖子！

霎時間，他已由一個體弱的老頭，變得如同一頭猛獸，身子不斷翻騰扭曲，喉管中不斷發出「荷荷」的叫聲。蠟黃的臉色也變得又黑又青！

還差一步才到房門，他一手抓不到門上的拉手，「砰」地一聲跌倒，身子一轉，臉向上，發出最後一道尖叫！

叫聲如同鬼哭，遠遠傳了出去，接着那羣大黑蛾，忽然飛落徐安的頭上臉上，只聞一陣令人寒心的「嘶嘶」聲響起，却

不知發生了何事!

叫聲一起，徐福與徐貴剛好把徐禱的屍體送入內堂，回來時路過廂房的迴廊，他兩兄弟聽見那鬼哭一般的嚎叫聲，臉色倏地都是一變，互望了一眼，目光充滿了驚恐。

還是徐貴胆子大一點。「老兄弟，好像是徐安的叫聲……」

徐福顫着聲道：「徐……徐安的聲音，怎會變成……變成這個樣子?」

徐貴道：「也許他發生了什麼事，咱們去看看!」

徐福忙道：「還是先通知老爺吧!」

徐貴道：「別魯莽，要是老爺問咱們發生了什麼事，咱們如何答他，先，先看看再說……」他一手抓住徐福的左臂，走至徐安的房外，叫道：「徐安，徐安!」

房內沒有應聲，只有那「嘶嘶」的聲音。徐貴大着胆子，把房門一推，門沒上門，一推便開!

門一開，只聽得「刷!」的一聲，那一大羣附在徐安頭臉上的大黑蛾，霍地振翅飛了起來，向房門口的徐貴及徐福飛過去!

這刹那，徐福及徐貴如同見到拘魂使者般，魂魄奪腔而出，齊聲驚慌地大叫起來。

當那羣大黑蛾在他們頭頂上飛過時，他倆兩個臉上的肌肉便開始扭曲，隨之是伸手入嘴亂挖亂掏，緊接着又都「砰」的一聲，仰天跌倒!

大黑蛾在周圍略一盤旋，便向上飛去，眨眼消失在屋脊後……

風雨前夕

咸陽城最大的長生店叫五福，店內長年累月都放着二十多具大小不一的棺材，以備顧客的急需，因為如果是瘟疫致死的，必須立即入棺進土。

雖說五福長生店生意一向都很好，但像徐順那樣，剛買了一具，棺材還未送至徐家，便又回頭再一口氣買了三具的，却不多見。

五福長生店的老闆人都叫他福老頭，當下忍不住問道：「兄弟，府上發生了什麼事，怎地一下子便死了四個人?」

徐順沒好氣地道：「快叫你夥計趕製一批薄板棺材吧!」

福老頭一楞，怔了怔道：「那到底是什麼怪事?」

徐順瞪了他一眼，道：「棺材店老闆還有嫌人死得多的麼?快搬上馬車，咱要押着回去交差!」

福老頭不悅地道：「咱自然希望生意好，嘿嘿，誰能擺脫生老病死的規律?但若是死于非命的，却也不恭喜了!」

「正是……」徐順猛然住口，一個勁地催促。福老頭只好叫一個夥計跟他押車把棺材送去。

不久，城內很多人都知道徐家發生了事，但到底發生什麼事，却又沒人知道。

× × ×

徐家內宅，徐祺的書房。

徐祺仍坐在正中，金顯福四人都散坐四周。書房內一陣沉默，良久，金顯福才道：「老大，依小弟之見，不如割開老六的喉管看看!」

岳參道：「不錯，根據徐安他們三個的死相，也必是喉部有問題!」

徐祺點點頭，道：「趁還未蓋棺，咱們便去看看!」於是五個人相偕出前廳，這是從未試過的，一路上見到的婢僕，都是滿臉驚悸之色。

徐安、徐福及徐貴的屍體就停放在晒穀場上，徐福與徐貴的死相還可以，徐安一張臉像是蜂巢一樣，千瘡百孔，左邊那隻眼珠子也「滴」出眼眶之外。人未近，便已嗅到一股噁心的異味。

徐祺閉住呼吸，向金顯福打了個眼色，金顯福立即自懷內掏出一把鋒利的七首，同時也閉住呼吸，向徐安走去。

徐家的婢僕，都遠遠站在一邊，有的甚至走回房中。

金顯福七首輕輕在徐安的喉管上一劃，一股黑綠色的液體立即撲簌簌淌了出來，那情景說不出的妖異及恐怖。

黑綠色的液體流了一陣，才逐漸見到絲粉紅色的血水。金顯福拿刀的手，忽然顫抖起來。再一陣，黑綠色的液汁終於流盡，血水却不多，一則徐安本就瘦，二則血液大部分已凝固。

七首果然是柄寶物，鋒利異常，只三挑兩撥，便毫不費勁地把一截喉管切下。

金顯福退後幾步，換了一口氣，取出手帕，再走前把那截喉管取起，退下。

徐祺立即道：「快取一盆清水來!」

不久清水送上來，金顯福把水傾在喉管上。喉管上面的污穢去盡，情況便一覽無遺。

徐祺、董延年、蔣離春和岳參便一齊走前察看。喉管本應是中空的，這是人人都知之事，但此截喉管中間却黏合起來。

徐祺也用手帕夾起它來觀看，看了一陣，把它拋在那半盤清水中，清水自兩端之處滲入，但至中間不相通。他長嘆一聲：「難怪死得這般快!」

金顯福道：「氣管阻塞自然沒命!」

徐祺道：「把它割開看看!」

金顯福立即用七首割開，除了中間有三分長短的地方凹下之外，別無其他東西，亦無其他異狀。

蔣離春喃喃地道：「奇怪，為什麼會突然如此?莫非眞有鬼怪作祟?」

金顯福臉色一沉，道：「胡說!」

徐祺長身而起，大聲問道：「今午徐安說過的話，你們有誰還記得的?」

他連問幾遍，才見一個年青的家丁道：「啓稟老爺，小的還記得一些!」

徐祺問道：「徐安對總管說過什麼話來?」

家丁道：「他勸總管別用火燒牠。」

「可有說出原因?」

「徐安說這……這種……蛾是來自地獄的，若殺牠們，牠們的同伴便會使他得到一種『喉蛾症』的怪病……」

徐祺再問：「他可有說『喉蛾症』是種什麼病?」

「這倒沒有，後來總管便死了……」

徐祺臉色鐵青，沉聲問：「有關這種黑蛾的傳說，你們還聽到什麼?」

家僕們沒人作聲。徐祺道：「徐安說大黑蛾所殺的都是該死的人，那麼他們四個都是該死的了?」

遠處一個家丁囁嚅地道：「老爺，大黑蛾要殺的雖都是該死之人，但假如有人要對牠們不利，牠們也會隨便殺人……」

徐祺怒道：「剛才老夫問你們，你為何不說?」

這家丁惶恐地道：「小的從未見過大黑蛾，只是在長輩那裏聽人說過，聽說大黑蛾通常都棲在荒墳之處，只有拘魂時才在人們面前出現，而且……而且大黑蛾非常狡猾，任你如何躲避防範，最後都敵不過牠……」

徐祺道：「還有沒有?」

「小的還聽人說過，有時大黑蛾會投入水中，讓人喝下肚去，一喝下去便沒救了!」

金顯福嘿嘿笑道：「若是投入水中，任何人都能喝得，這樣牠如何算得是拘魂使者——該死的沒喝，不該死的喝下?」

「不會的，大黑蛾通常是匿在暗處，就好像是魔鬼那樣。待得牠要的那人拿起碗要喝水還是要吃飯時，才投入碗內!」

岳參笑道：「牠既然是九幽地獄十殿閻王所封的拘魂使者，應該魔力無邊，何須如此費勁?分明是胡說八道!」

那家丁連忙道：「小的不敢亂說，事實上小的根本未見過大黑蛾，都是聽人說的!說這種事時，也不能在大庭廣衆說，以防魔鬼一樣的冥蛾會報復!」

岳參譏誚地道：「那麼都是在茅坑內說的了?」

那家丁一本正經地道：「茅坑通風怎成?咱們都是躲在被窩內說的，說的時候，只有一個人聽得到……」

岳參笑道：「現在你當衆而說，難道就不怕了?」

那家丁不期然地打了冷噤，隨即向後一退，縮在一盆花樹之後，巴巴地道：「所以剛才老爺問，小的不敢說……」

話音未落，只聽他大叫一聲，推倒花盆，跌跌撞撞衝前，一雙手儘往嘴巴內掏去，臉上在這刹那，已變得又黑又青!

翠雲尖叫道：「有一隻……飛入他口內!」

岳參尖嘯一聲，雙腳一軟，人如脫弦之箭向那家丁射去。

金顯福喝道：「老四小心一點!」

岳參雙手按住家丁的雙臂，不料那家丁一掙，饒得他一身武功，竟然沒法抓得緊，被他雙臂帶出幾步!

正在驚狐之際，只見那家丁「蓬」的一聲，撲倒落地，一動也不動!

刹那之間，偌大的一個晒穀場上，靜得落針可聞。

夕陽斜照在家丁的屍體上，皂衣如墨，殘陽似火，如一把烈火要把其焚燒!

徐祺轉頭一望，只見那些婢僕們，都退在遠處，也不知是誰先擧手捂住嘴巴，這個擧動，竟像瘟疫般，迅速傳染下去，眨眼間，所有的婢僕都用手捂住嘴巴。

徐祺喝道：「老夫家財百萬，尚且不怕，你們怕什麼?」

金顯福提着七首向那家丁走去，他先用脚把他踢翻了過來，閉住呼吸，蹲下身子，七首的尖端立即刺入家丁的左頰，用力向下一切，接着又在右頰切了一刀，最後再在下頦處橫切一刀，那家丁的下頦便跌了下來。

只見嘴裏糊着一團又黑又綠，黏糊糊的東西，喉頭深處，尚有一團灰黑的東西，用七首挑之出來，正是一隻冥蛾!

冥蛾雖已死，可是牠的威力尚在，饒得金顯福不信邪，此刻也心生寒意，五內一陣不自在。

徐祺問道：「如何?」

金顯福道：「喉內有一隻冥蛾……」

衆人一想到那冥蛾怎會突然出現，又怎會奇準無比地投入家丁的嘴內時，一顆心都怦怦亂跳起來。

徐祺轉身厲聲道：「這件事，你們不可對任何外人說出，聽到沒有?」

衆人尚未應他，只見徐順匆匆自大廳穿了出來叫道：「老爺，棺材已送至!」

徐祺說道：「把棺材抬進來，在此裝屍!」

徐順招了幾個同僚而去，不一陣便把四具棺材搬進晒穀場，夕陽照在場上的一棵大樹上，周圍倏地一暗，散發着一股死亡的氣息。

徐順見那幾具屍體如此恐怖，不敢搬動，徐祺道：「你再去買多一具，速去速回!」

徐順轉身欲去，徐祺忽又說道：「且慢，順便找個法師來，要他今夜便來!」

「是是!」徐順取了銀子便去了。

徐祺向金顯福打了個眼色，金顯福立即道：「快拿幾張草蓆來!」

徐家人多物豐，辦起事來樣樣方便，不一陣，五張草蓆便送了過來。

金顯福等四個拜把兄弟，小心翼翼把屍體裹了上來。

徐祺道：「徐富、徐利，把棺蓋揭起來!」

兩個青壯的家丁鐵青着臉走前，把棺蓋揭起，棺蓋剛揭起，只聽他倆大叫一聲，把棺蓋拋落地。

徐祺喝道：「什麼事?」

「老爺，棺內……」

徐祺快步走前，只見棺內匿着無數的大黑蛾，那些黑蛾停在棺底，雙翅展開，發出一陣「嘶嘶」的聲音，這刹那，他猛地吃了一驚，這件事實在太過詭異了，也太過出人意料了。

金顯福抱着徐安的屍體奔了過來，目光一落，咦了一聲：「老大，字!」

徐祺再仔細一望，不錯，那些大黑蛾在棺底，排列成一個字：死!

這一個死，却發出令人意料不到的震懾力，金顯福臉色一變，手臂一鬆，徐安的屍體便自他手上滾落地上。

也在這時候，那羣大黑蛾才自棺內振翅飛起，岳參拋下手上的屍體，雙脚一軟，雙掌向大黑蛾揮拍過去。

他這次在盛怒下，身上一拔二丈，加上掌上湧出的罡風，立即把大黑蛾罩住。

徐祺叫道：「老四小心!」

岳參叫道：「老子就是不信邪!」雙掌一緊，幾隻大黑蛾立即被其震落，岳參的勢子也已盡，眞氣一濁，掌風頓歛，人也飄了落來!

那些大黑蛾脫出掌風，立即向他頭頂

上投落！

金顯福心中暗叫不妙，立即自旁發出兩股掌風！

岳參雙脚落地，也是大喝一聲，再度提氣，雙掌向上一拍！

可是這一切仍然慢了一步，只見他雙掌舉了幾寸，倏地一陣痙攣，雙臂囘收，向咀巴內及喉頭抓去！

這剎那，他猛覺喉頭一癢，隨即一緊，呼吸立即難暢，只恨不得有根什麼東西，可以把氣管通暢，也至此刻才知道徐禱及徐安等人臨死時如何會如此，可惜，他已來不及把這個感覺說與徐祺知道，便已撲倒地上，胸膛像離水的魚兒般，拚命鼓動着。

徐祺顫聲地問道：「老四，你覺得怎樣？」

岳參的氣管已黏合，那裏還說得出話？掙扎了一陣，只見口腔及鼻孔噴出一團黑綠色的泡沫來，臉色由白轉青，再由青轉黑，便斷氣了。

天地間似乎一靜，也同時一暗，晚風吹在身上，利如北風。

岳參是徐祺、金顯福等人的拜把兄弟，已有二三十年的交情，前後不過一兩盞茶的功夫，便由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具恐怖的屍體，叫徐祺怎能不驚，又怎不感到悲哀！

再一陣風吹過，徐祺抬起頭來，只見那一羣大黑蛾已越飛越遠，終於消失在屋後。

蔣離春喃喃地道：「這到底是怎麼囘事？是人還是鬼？」

家丁們自然不明其所以，但金顯福却知道。「大黑蛾匿在棺內，那棺材店必有問題！」

徐祺霍然一醒，轉頭問道：「誰知道徐順是去那一家買的？」

一個家丁道：「好像是去五福長生店買的！」

金顯福大怒道：「待老子去把他抓囘來！」

徐祺制止道：「不可魯莽，你忘記了們……」

金顯福跺脚道：「這時候，還顧忌什麼？」

徐祺眨眨眼，說道：「可是你從未出過門！徐富、徐利，你帶二爺去五福長生店。」

董延年道：「我陪老二去一趟！」

「小心一點，」徐祺聲音一低：「帶上兵刃，以防萬一！」

董延年及金顯福立即飛身入內宅，徐祺吩咐下人們把捲好的屍體抬入棺材，並立即蓋棺上釘。」

董延年、金顯福暗藏了兵器，立即帶了徐富徐利出門，到了街上，已是一片暮色，有些店舖已點上了油燈。

徐富及徐利在前頭帶路，心頭都如打鼓，走了一陣，只見前頭馳來一架沒篷的板車，駕車的是個精赤着上身，顯出一身結實的胸膛的壯漢，車上放着一具棺材，還坐着徐順。

金顯福在馬頭前一攔，隨手抓住馬轡，喝道：「囘去！」

董延年躍上馬車，一脚把那壯漢踢開，隨即抽鞭。

長生店

五福長生店由兩個舖面打通，背後是工場，論地方還不小，奈何入門之處都爲那些棺材擋着，顯得雜亂而狹窄，昏黃的牆壁也顯得更黑了。

店舖裏充滿一種死亡的氣息，刺鼻的桐油味兒，令人五內欲反，一燈如豆，昏昏黃黃，好人來此也有三分病。

福老頭已準備吃飯，店後的那幾個木工也洗手出來，專等押棺材去徐家的小成子囘來。街上的青石板響着清脆的「得得」馬蹄聲，福老頭精神一振，道：「來了來了，老周，添飯吧！」話音一落，馬車已停在店外，只見車上躍下好幾個彪形大漢來，直闖入店，正是金顯福與董延年等人。福老頭吃了一驚，猛地長身而起，問道：「貴客有何光顧？」

金顯福喝道：「誰是福老頭？」

福老頭道：「老朽便是，貴客是…」

「咱們是徐府來的！」

福老頭一怔。「是否送錯了棺木？」

金顯福哈哈大笑。「好一句送錯棺木，未知貴店尚有多少存貨？」

福老頭暗吃一驚，反問：「貴客要多少具？」

金顯福一拳在桌面上擂下，只聽「蓬」的一聲，桌上的飯菜全部跳將起來。

「我且問你，咱徐家跟你有何寃仇，你要用此惡毒的手段！」

福老頭道：「大爺之言，老朽全不明白！」

金顯福標前一步，一把抓住福老頭，把他扯到面前，咬牙道：「你說不說！」

店內的夥計都叫道：「有話好說，千萬不要動武！」

董延年喝道：「你們若識相的便乖乖給我坐着，否則……」他見旁邊兩張板櫈架着一具新漆未乾的棺材，眼珠子一轉，反手抽出明幌幌的鋼刀，運勁插了下去！

那棺板足有四寸厚，但董延年一刀自棺蓋上刺下，刀尖由棺底透出，若非手勁驚人，便是刀是上等的寶刀。這剎那，店內的夥計包括福老頭，面色全部變了。

金顯福冷笑一聲：「福老頭，老子若是殺你，一拳便可送你下陰司，你可得放明白一點，快說，是誰叫你在棺材內放進大黑蛾到徐家害人的？」

話音一落，耳際聽到一個滴滴答答的聲音，他一楞，轉頭查看起來，聲音發自棺底，董延年蹲下身子一望，只見棺底那刀尖紅艷艷，一股血水自棺內沿刀鋒滴落地上，發出令人心悸的聲音。

棺內躺着人，這情況實在太過詭異了，董延年吸了一口氣，問道：「棺內躺的是誰？是死人還是活人？」

福老頭顫聲道：「是，是剛死的人……咱們不認識她……」

金顯福冷笑一聲。「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呀，現在滿目棺材，你在眞人面前還敢說假話，莫非嫌命長了？」

福老頭雙眼反白，驚得說不出話來。一個夥計忍不住道：「咱們的確不知道她是誰，事情是這樣的，剛才有個中年漢子

把這屍搬來，既買棺材，又託咱們找人安葬，並訂明須明日申時才准下葬，所以咱們便把她停在這裏。」

金顯福道：「就憑那漢子的幾句話，你們便答應了？」

福老頭道：「他給咱們的銀子。」

「那漢子呢？」

夥計道：「放下銀子便走了，他說明日申時才再來，聽他的口音，似是外鄉人氏。」

金顯福略一沉吟，覺得此事大有可疑之處，當下放開福老頭，道：「開棺讓大爺看看。」隨把鋼刀抽起。

「是是。老周，還不趕快起釘？」

釘是六寸的硬木釘子，老周撬了幾下，棺蓋便鬆開了，隨即把蓋拿下。

董延年走前一看，只見死者的臉上貼了張紗紙，頭部兩側各壓着一叠冥錢，死者的年紀難以分辨，但却也看得出是個女的。

屍體上覆蓋着的一件薄被已染滿了血跡，血未凝固，證明剛死不久。

金顯福看了幾眼，道：「蓋上吧。」

福老頭忙道：「先蓋着不用上釘。」

金顯福目光一盛，道：「爲什麼？」

「老朽受人錢財，該與人消災……咳咳，最起碼也得先替她換件衣服，換張薄被。」

金顯福道：「好啦，其他的老子不與你計較，我且問你，你爲何把冥蛾放在棺材內，到我徐家去害人？」

福老頭說道：「大爺說什麼，老朽全不明白，什麼是冥錢，老朽還是第一次聽見……」

金顯福又一把抓住他，喝道：「你還敢裝蒜？」

一個夥計道：「咱們的確沒放什麼冥蛾到棺材內，咱們的信用是全城最好的了，大爺若不相信，大可以去打聽一下。」

董延年道：「棺材蓋蓋着出去，爲何一打開，裏面便有一羣大黑蛾？若不是你們放進去的，棺材又是新造的，沒有隙縫，牠們又怎樣飛進去？」轉頭對徐順道：「你對他們說一說。」

徐順道：「福老頭，這是眞的，咱們一揭開棺蓋，裏面便飛出一羣大黑蛾來了，接着害死了……」

福老頭着急地道：「沒有這囘事，沒有這囘事。」

董延年怒道：「明擺着的事，還說沒有？」

「老朽不是這個意思，」福老頭道：「小成子，棺材是你押送的，你說說，到底怎囘事？」

小成子道：「徐順一直跟咱在車上，一切他都知道，咱們把棺材抬上馬車，便筆直載去徐家了，然後卸了棺材，咱們便駕空車囘來了，就是這般簡單。」

董延年轉頭望向徐順，徐順點點頭，金顯福道：「老子不信，要搜一搜！」

福老頭道：「請搜！」

金顯福囘頭對兩個家丁說：「你倆到後面去看看。」

徐順快步自董延年身邊閃出，無意中碰及那具棺材，棺材一滑，棺蓋「蓬」的一聲，跌落地上。

忙亂之中，徐富忽見有兩隻大黑蛾在棺上飛舞。「看！」

董延年喝道：「還說沒有？」緊一緊手中刀，向後面衝去。

前店與後面的工場尚有一度木門，董延年猛地一脚把門踢飛，入鼻便是一陣濃烈的桐油味。工場只有一半有蓋，另一半用竹棚遮住，露出一尺左右的空間，以作透氣，竹棚下幾隻大黑蛾翩翩而舞。

工場的左首尚有一扇後門，後門半掩，門扇似乎尚在搖動。董延年一陣風般標前，一手拉開後門，探頭一望，門後是一條小巷，左首那邊長約二十丈，右首那邊只有二丈餘，便至街口。

董延年輕吸一口氣，鋼刀橫在前胸，向右飛去。

出了街口，只見人來人往，却看不出那一個是可疑份子。董延年忖道：「看來剛才有人放了大黑蛾，然後自後巷逃走，他會是誰？哼，一定是五福長生店的人，否則他對此的地形又怎會如此熟悉？」

想至此他立即重新囘店，至工場，抬頭一望，剛才那幾隻大黑蛾已不知去向。

金顯福聽見聲音問道：「老三，情況如何？」

董延年沉着臉走至前店，轉頭問福老頭：「你們店內共有幾個夥計？」

福老頭道：「除現在這六個人之外，尚有一個，共是七個。」

董延年心頭一跳。問道：「另一個是誰？他去了那裏？」

「他叫朱招喜，今日剛好放假。」

「朱招喜是什麼樣人，住在那裏？」

「朱招喜今年四十五歲，住在本城漬水巷五號。」

「家內有什麼人？」

「只是他一人。」

董延年心頭再一跳。「漬水巷五號那棟房子是他祖上遺下的？」

小成子插腔道：「不是，他是外地來的，今年才到本店來，平日不喜說話，但手藝兒却挺要得。」

董延年再問道：「朱招喜相貌長得如何？」

小成子道：「他的樣貌最易認，臉龐尖削，又黑又瘦，頭髮披肩，一副落魄相，嗯，身高跟大爺你差不多。」

董延年一顆心怦怦亂跳，問道：「這樣說來，他家那房子是賃來的了？爲何不在店內住？」

福老頭道：「老朽也勸他在店內搭舖睡，省得花錢，但他說店內人多，他喜清靜。」

一個夥計呸了一聲：「他那裏像狗窩一般，又髒又黑又臭，狗也不睡。」

董延年囘頭對金顯福道：「老二，剛才小弟在後頭又發現幾隻大黑蛾，這姓朱的甚是可疑。」

金顯福道：「徐順你們三人留在此處，小成子煩你帶咱們去找朱招喜。」

小成子向福老頭看了一眼，福老頭道：「快去快去！」

小成子囁嚅地道：「請兩位大爺跟小的來。」

三人出了長生店，向右走去，董延年對漬水巷在右首，更是心頭狂跳，忖道：

「九成是這個姓朱的弄的鬼。」

小成子連奔帶走，穿過三條大街，四條小巷，來到一處冷僻的地方，此處已近城邊緣，房舍較稀，却多了些樹木。

過一忽，小成子道：「前頭那條小巷便是潰水巷了。」

「快去！」董延年喝道：「小心一點，不要說明要找他。」

入了小巷，也不知是否水溝淤塞了，地上滿是積水，盛夏時分，蚊蠅叢生，人一走過，便飛起一羣嗡嗡亂叫的蚊子，污水的臭味，令人不敢呼吸。

金顯福及董延年都齊皺起眉頭，更覺朱招喜寧願住在這種地方，不在店內搭舖，值得思疑。

氣味雖然難聞，幸而五號在巷口不遠處，眨眼已至一棟破舊的紅磚房子前，房子雖舊，看來並不小。董延年示意小成子去叫門。

「朱師傅，朱師傅，老闆找你！」

過了半晌，屋內才有個粗啞的聲音道：「今日咱放假，什麽人找我也不見。」

董延年輕聲在小成子耳邊說了幾句話，小成子立道：「老闆生日，叫我送酒食給你……請開門。」

屋內那人冷冷地道：「你後面那兩個人不是老闆的小舅子吧？」

金顯福抬頭一望，見窗縫處一對灼灼的目光一閃，心頭一跳，推開小成子，標前一步，一腳踢開木門。

那木扉早已腐朽不堪，吃他一踢，立即「蓬！」的一聲倒地。金顯福掣出一對短斧，左斧護胸，右斧在前，急速跳入屋內。

入屋便聞到一股霉臭之味，屋子內又黑又暗，這刹那，金顯福只聽一陣風聲，雙斧一揮，却不見人影，直至此時，他雙眼才逐漸能適應屋內的光綫，放眼一望，只見入門之處是個小廳，歪歪斜斜放着一張破桌子，桌上放着一盞油燈，油燈未曾點燃，桌邊是張椅子，除此之外，牆角擺滿一些不知是什麽東西的雜物，儘管物多，却不見有人。

董延年也走入屋，摸出火摺子，把桌上的油燈點燃。火光一起，便見頭上橫樑伏着幾數隻大黑蛾。

董延年大聲叫道：「朱招喜，朱招喜，有種的，便給咱滾出來。」

屋內沒人應他，金顯福道：「老三，進去裏面看看。」

廳後有道暗廊，暗廊左側有度木門，盡處也有一度木門。董延年鋼刀護胸，左掌震開暗廊那度木門。

「蓬」的一聲過後，便是一陣撲簌簌的怪聲響起，接着腥風撲面而來。

董延年不及細看，鋼刀舉起，一陣亂揮，只聞「嗤」的一聲，一股熱流淌在臉上，使他吃了一驚，幸而背後的金顯福道：「是幾頭蝙蝠。」

董延年冷哼一聲：「這姓朱的在家內養蝙蝠，看來必有古怪。」

這瞬間，金顯福已看清房內的情景，道：「裏面沒人，到後面那一間看看。」

兩人小心翼翼前進，到得門前，金顯福向董延年打了個眼色，董延年閃開一尺，金顯福斧頭劈下，那木門一分爲二，跌落。

灰塵飛滾之中，金顯福及董延年同時閃入房內，抬眼一望，房內只有一張床舖，床上舖着乾稻草，佈置異常簡陋。

金顯福目光一移，見窗子洞開，道：「跑了？」

董延年標前一步，揮刀劈開窗櫺向外探望，就在此刻，樑上飛下一道人影，白光一閃，一柄鬼頭刀急劈董延年的後頸。

這一着異常狠辣陰毒，董延年已在窗外，欲縮入已來不及，要跳出去，窗子又小，也難以隨心所欲，幸而金顯福就在後面，標前一步，斧頭堪堪把鬼頭刀架住。

「噹！」那黑影一個沒頭跟斗翻下，退開兩步，喝道：「你們是誰？」

金顯福哈哈笑道：「賊子，你到底露出馬脚來了，爲何把大黑蛾放在棺材內，到徐家去害人？若不說個清楚，今日便不饒你。」

只見那人身裁略高，臉龐瘦削，皮膚黝黑，但雙眼烱烱生光，腮鬚濃密，令人望而生畏。

「你說什麽咱全不知道，只知道你對咱不懷好意！」

董延年道：「你若不先犯咱們，咱們又怎會對你不懷好意？」

那人目光一閃，冷森森地道：「放下十兩黃金作賠償，你們給我滾吧！」

金顯福哈哈大笑。「看來咱們不動手是不成的了，但大爺不殺無名小卒，先報上名來！」

那人怒道：「你連老子的名字都不知道，還敢來放肆？」

董延年道：「咱們不相信朱招喜是你的眞姓名，憑閣下的身手，咱們更不相信你會甘心在長生店做個木匠。」

「名字只不過是個代號而已，有何重要？」那人冷笑一聲：「像兩位的大名，在下便不想知道。」

金顯福道：「好吧，讓老子領敎你一下高招。」

朱招喜冷冷地道：「你們兩個還是一齊上吧，省得在下多費手脚！」

金顯福大怒：「二爺若不行，他自不會袖手旁觀！」

說罷欺前幾步，左斧飛劈向對方的胸腹！

朱招喜臉上神色不動，手腕一沉，鬼頭刀已把對方那一斧擋開！這一招他全不用勁！竟然使上「四兩撥千斤」的上乘武功！

金顯福吃了一驚，右斧緊接着劈出！這一斧他運上八成眞力，氣勢雄渾，風聲呼呼，單是這架勢，已可躋身一流高手之境！

可氣的是朱招喜，仍然是平平的一招，便把這一斧接下。

金顯福紅了眼，一口氣連劈十一斧，朱招喜鬼頭刀輕輕鬆鬆便把這十一斧接下。「在下早就說過，你不是我的敵手！」

這十一斧已是金顯福一身功力所在，却連對方的一片衣角也沾不上，不由胆寒，忙向董延年打了個眼色。

董延年抽刀自側攻了上去，他倆早年出生入死，對方的武功變化都知之甚詳，加上這二十年來日夕苦練，研究出一套合擊的武功，他刀子剛一動，金顯福便知道他欲攻向何方，右斧一沉，下剁朱招喜的下身！

朱招喜哈哈一笑，雙脚一錯，一刀一斧都同時落空。笑道：「想不到咸陽城還有兩個不知名的高手！」

高手兩字一入耳，董延年及金顯福都是臉上一熱，攻勢更急。

朱招喜武功雖強，但面對兩個不知死活的人，也不禁有氣。「兩位再不停手，莫怪在下要下毒手了！」

董延年喝道：「你已害死咱們老四老六，還假惺惺什麽！」

朱招喜道：「在下根本不知你倆說什麽！」手腕一提，刀刃削向金顯福脖子！這一刀雖然招式平平無奇，但速度極快。

金顯福急忙後退一步，雙斧齊舉擋住頸前及胸前，董延年見義兄危險，鋼刀一圈，斜劈朱招喜的後肩！只見朱招喜身子一擰，右臂連刀縮回，刀把撞在董延年的刀刃上，登時把它擊開！

說時遲，那時快！朱招喜右掌倏地直拍出去，印向金顯福的胸膛！

金顯福斧頭反往其手腕劈下，但朱招喜手掌倏地一縮，袖管捲起，奇快無比地拂在金顯福手腕上！

這幾下以快鬪快，總是朱招喜高出一籌，金顯福只覺手腕一陣火辣辣的疼痛，連斧頭也幾乎抓不牢。

與此同時，董延年的鋼刀又至！好個朱招喜，鬼頭刀沿着對方的刀刃劈下，又與對方互爭先機！

這兩人兩刀，使的都是同一招式，劈的也是同一部位，又都是力量奇大，端看誰的刀子快，便能擊斃對方，慢的那一方只有等死而已！

速度固然重要，信心與勇氣也同樣重要！董延年未待得到自己的速度是否能比對方快的答案，便倉惶後退！

朱招喜道：「放下十兩黃金，立即離開，並保證以後不再來無理取鬧！」

金顯福怒喝道：「放屁！二爺跟你拚了！」

「很好，反正我已很久未殺過人了，再試一下，也頗爲新鮮！」朱招喜揮動手中那柄刀刃殘缺的鬼頭刀，道：「在下保證不會令你們多痛苦！」

金顯福與董延年見他說得若無其事，心頭更驚，不期然向後退了一步。

朱招喜哈哈大笑：「這樣便想走？沒這般容易，放下錢來！」

金顯福與董延年除了僅有的一次之外，幾曾受人如此侮辱？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這刹那，他們已把生死大事放下，一齊揮動兵器衝前。

朱招喜冷冷地道：「眞是自作孽不可活！」也揮刀接前。只聽「噹噹噹」一連三聲，朱招喜已盪開一刀兩斧！再一刀直劈金顯福的胸膛！

金顯福雙斧已離身來不及招架，忙不迭向後一退，朱招喜一刀落空，第三刀再度劈出，幸而董延年鋼刀及時自中一攔！

「噹」的一聲巨響震耳欲聾，兩刀相觸之後，董延年只覺虎口一痲，鋼刀再也拿捏不穩，脫手飛落地上。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一聲大叫：「老二老三！」

金顯福奮不顧身揮動雙斧，護在董延年身前，張口叫道：「老大快進來！」

朱招喜目光一閃，雙脚一頓，身子筆直躍起，左掌向上一托，只聽「嘩啦啦」一聲暴響，屋頂已裂開一個大洞，而人也躍了上去！

金顯福與董延年相顧駭然，金顯福道：「追！」

董延年俯身拾起地上的鋼刀，刹那一陣脚步聲已至門口，原來徐祺見他倆久去不返，親自帶人到五福長生店查詢，接着火速趕來此處。

當下徐祺問道：「人呢？」

金顯福抬頭向上一指，衆人抬起頭來，只見屋頂破洞中飛入一羣蛾虫。

徐祺摸出火摺子，迎風一幌點亮，那羣蛾虫，雙翅正有白點，赫然便是熟悉的冥蛾！

董延年失聲叫道：「這姓朱的，果然便是放冥蛾的惡魔！」

徐祺道：「那個人的樣貌你們都記住了？」

「記住了！」董延年道：「却從未見過！」

徐祺眉頭一皺，道：「此地必是其巢穴之一，愚兄不信只他一個人！搜！」

蔣離春早把廳上的油燈取了進來，同時一脚把床舖踢翻，上面除了稻草之外，便是一個白瓷枕頭，一件薄被，一把紙扇，再無他物！

金顯福叫道：「老大，你們看！」

徐祺抬頭，只見自屋頂破洞處飛進來的冥蛾越來越多，生恐有失，忙道：「快退！」

衆人退出紅磚屋，徐祺撕下一幅衣襟，把其纏在頭面上，只露出一雙閃閃生光的眼睛，然後躍上屋頂。

只見一羣大黑蛾在夜空中飛舞，却不見人影。徐祺躍至附近一棟比較高的石屋之頂，靜靜觀察。

過了一陣，也不知那羣大黑蛾是否因爲在屋內找不到人，便紛紛飛了出來，在半空盤旋了一陣，才向遠處飛去。

徐祺道：「快追！」

金顯福、蔣離春及董延年也躍上屋頂，跟在徐祺之後，向大黑蛾追去。

只追了一陣，到了黑暗之處，那羣冥蛾突像幽靈般，消逝在黑暗中。徐祺輕嘆一聲：「回家吧！」

長夜

當徐祺等人返回家中，夜已深，莊內燈火通明，下人們都未就寢。

金顯福等人忙了半日，都覺肚子餓了，便吩咐下人立即把飯菜送入內宅。

短短半日的時間，使得徐祺六個拜把兄弟把二十年來，謹慎保持的形象破壞殆盡。以往下人們都認爲徐祺是個體弱的老頭，今日才知道大大不然，而金顯福等人更在下人們面前露出上乘的武功，使人對他們的來歷更添幾分好奇心。

飯開在內宅小廳，徐祺把下人全部遣開，問道：「那個姓朱的身手如何？」

董延年嘆了一口氣，道：「說句洩氣

的話，小弟跟老二兩人聯手，若是都使盡全力的話，大概也走不完三十招！」

此言一出，衆皆大驚，蔣離春忍不住道：「老三，你有否誇大？」

金顯福道：「剛才咱們便已跟他交過手，雖然前後鬪了七八十招，但他只攻出寥寥可數的幾招，咱們便已不明不白地敗了！」

徐祺吸了一口氣，喃喃地說道：「武林中有此武功，當眞寥寥可數，以他這副身手，又怎會屈身於五福長生店？眞是奇怪！」

董延年道：「他匿在五福長生店之內，必有重大的圖謀，甚至是爲了要對付咱們！」

徐祺道：「你倆把剛才的情況仔細說一遍。」

於是金顯福與董延年輪流把經過仔細地述了一次。徐祺道：「看來此人不是那惡魔假扮的！」

金顯福洩氣地道：「他雖不是那惡魔，但說不定與那惡魔有關！」

蔣離春噓了一口氣，道：「假如他便是那惡魔的化身，咱們可就……」

徐祺沉吟了一陣，道：「不大可能，第一，他武功既然比那惡魔還高，自然不是他的手下；第二，以年紀及武功來看，亦非惡魔的徒弟！也許……」

董延年急問：「也許什麽？」

「也許他放出大黑蛾要害咱們，與惡魔全無關係！」

蔣離春道：「他若與那惡魔全無關係，小弟便想不出他的目的了！」

金顯福冷笑一聲，道：「莫非他知道咱們的秘密？要爭咱們的那批財寶？」

徐祺道：「不可能，那批金銀，咱們二十年來，只動用了一點點，不可能會走漏風聲！」

金顯福道：「也許他自惡魔那裏得到口風！」

這次徐祺閉嘴了，默默地提起飯碗，扒了幾口。良久才問道：「諸位賢弟的意思如何？咱們是立即離開呢，還是仍然留下來？」

金顯福等面面相覷，董延年反問：「小弟等向來以老大哥馬首是瞻！」

徐祺放下飯碗。「愚兄認爲還是留下來！」

「爲什麽？」

「有三個原因，」徐祺道：「第一，那些金銀太多，搬動時，會引起人注意；第二，此人既然與惡魔無關係，那麽咱們也未必怕他；第三，他武功雖高，但所謂雙拳難敵四手，咱們二十人不是他的對手，但莫忘記除了咱們四個之外，尚有不少青壯的家丁！」

蔣離春精神大振，連聲道：「不錯不錯！小弟便不信，武林尚有誰能抵得住咱們四兄弟的聯手一擊！」

董延年道：「如此說來，大哥跟老五都贊成留下來？小弟也贊成！」

徐祺臉色凝重，點頭道：「不錯，愚兄要跟那人一較長短！明日早上咱們立即派人去找他，除非他不在咸陽，否則，哼哼！」

金顯福嘆了一口氣。「此人處處透着神秘，他的目的咱們還未摸清摸透……」

蔣離春道：「管他什麽目的，只要他還留在咸陽，咱們便饒不了他！」

徐祺點點頭。「待這事情稍爲平靜，咱們便準備離開！」

「老大，下一步怎辦？」

徐祺道：「明日先派人去查那人的行踪。」

話音一落，只聽外面的翠雲叫道：「老爺，徐順請來的高僧已至！」

「好，老夫便去！」徐祺轉頭道：「你們先休息吧！」

蔣離春道：「今日樣樣透着奇怪，須防今夜有變，待小弟陪你去。」

徐祺道：「也好，老二跟老三先休息一下，下半夜由你倆負責家內的安全！」

言畢與蔣離春聯袂出內室。

到了中院的晒穀場，只見那裏搭了個小小的祭壇。祭壇旁邊放着徐禱，岳參、徐安、徐福及徐貴的五具棺材，幾個家丁滿臉驚恐地在旁打理一切。

徐祺仍持着拐杖，抱拳對兩個老和尚道：「未知兩位大師法號如何？」

左首胖和尚合什道：「貧僧無塵。」右首那和尚甚瘦，相映成趣，也合什道：「貧僧法廣，施主是本莊主人？」

「正是在下徐祺，請兩位費心，多唸幾遍經咒！」

法廣道：「這個自然，聽說府上鬧鬼，未悉眞相如何？」

徐祺含笑說道：「下人們胡說，那有此事，不過不知從何處飛來一羣小黑蛾而已！」

法廣臉色一變，問道：「是大黑蛾來作祟？」

徐祺心頭一動，問道：「大師也知道大黑蛾的事？」

法廣與無塵相視了一眼，同時合什道：「阿彌陀佛，我佛慈悲！」

「大師們既然知道有關大黑蛾的事，便請見告一二！」

無塵道：「那只是些鄉野傳聞，佛經上亦無記載，貧僧不敢亂說！」

蔣離春道：「就算是鄉野傳聞，說說也無妨！」

「鄉人傳說，大多穿鑿附會，不足爲信，施主無須掛懷！」

蔣離春問：「大師能捉大黑蛾否？」

無塵合什道：「阿彌陀佛，貧僧只懂唸咒，施主要我捉蛾，請另聘高明吧！」

徐祺見老和尚莫測高深，知道不肯坦誠相告，便拱手道：「如此請大師唸經文吧，有甚麽需要的，但請開口！」

兩個老和尚自布袋中取出木魚銅磬，點上香燭，盤膝坐在靈前，唸起經來。

蔣離春悄悄地道：「老大，這兩個和尚有點來歷！」

徐祺笑而不答，站在一旁，那兩個老和尚唸了幾遍經文，把金紙元寶放入鼎中焚燒。

徐祺大聲對下人道：「大師們唸過咒之後，便不會有事了，你們今夜分兩批人，一批休息，一批巡值，提防有強盜來打劫！」

那些家丁都爭着守上半夜，蔣離春挑選四十個青壯的家丁，把他們分成兩撥，

値夜的家丁都手執短棍長棒，分成四組挑燈分巡莊內四面。

徐祺見指派停當，便道：「老夫跟五爺也會陪你們値夜，大家小心一點便是，一有什麽風吹草動，便鳴鑼示警！」

語音一落，忽見衆家丁的臉色都齊是一變，蔣離春喝道：「咱倆都不怕，你們怕什麽？」

一個家丁囁嚅地說道：「老爺……後面……」

徐祺霍地轉過頭去，只見一羣大黑蛾望其後頸飛來，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一掌震開蔣離春，自己也伏身落地滾開。

緊接着，那羣大黑蛾在他身上尺餘處掠過，向家丁們飛去！

家丁們已是聞蛾色變，那裏還受約束？登時一哄而散！

那羣大黑蛾在半空一個盤旋，轉過身來，又向徐祺、蔣離春衝過來。

饒得徐蔣兩人一身武功，此刻也忙亂了手脚，向兩旁倒飛！

大黑蛾直飛不止，衝向法廣及無塵。那兩個老和尚拋了懷中的木魚，伏在地上，把雙袖攏着頭面。

大黑蛾竄擾了一陣，飛高幾尺，在丈高處飛舞，兩個老和尚臉色大變，顫聲道：「徐施主，經已唸畢，貧僧告辭了！」

徐祺心情沉重，摸出一塊碎銀拋了過去，道：「不送！」

無塵走前彎腰拾起銀子，合什謝了一聲，包起木魚銅磬，拉着法廣告辭，當他倆走了幾步，那羣大黑蛾忽然衝了下來，望兩個和尚的光頭叮去！

無塵及法廣拋下布袋，雙袖護住頭面，但那羣大黑蛾密密痲痲地圍住他們的頭臉，瞬眼間，兩人的上半身都變成黑色。

法廣與無塵跑動間，袖管飛揚，大黑蛾立即自隙縫中飛了進去，釘在其臉上！

無塵手掌往臉上一拍，叫道：「阿彌陀佛，佛祖慈悲！」

叫聲未畢，雙臂忽然一陣痙攣，接着只見他雙手伸入嘴巴亂挖，無數的大黑蛾立即附在其臉上，無塵絲毫不覺，喉中胡胡亂叫，掙扎了一陣，「砰」的一聲，仰面跌倒，那羣大黑蛾仍然黏在他臉上，發出一片「啜啜啜」的怪响，叫得人毛骨聳然。

法廣奔出十餘丈，剛躍出通往大廳後面的石階，已被大黑蛾釘着他，接着又聽見他大叫一聲，滾落石階，頭頂上那羣大黑蛾立即撲下，黏在他頭臉上，刹那間，只見黑痲痲的蛾虫，不見肌膚！

火把光亮，使得在塲之人，都把這情景看得清清楚楚，而那片「啜啜啜」的聲音，更是尖銳刺耳。徐家羣僕都覺手脚冰冷，牙齒格格在响，移動不得分毫。

徐祺向蔣離春打了個眼色，蔣離春會意，捋起衣袖，提起一盆花，望無塵的頭臉力拋過去！

只聽「蓬」的一聲，花盆與無塵的頭顱一齊碎裂，十多隻來不及閃避的大黑蛾，亦死在花盆之下。

蔣離春拍了雙手，放下衣袖，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其餘的冥蛾一齊向他飛過來！

徐祺吃驚地道：「老五，快入屋！」

蔣離春心中覺得就這樣退入屋內，太過丟臉，只猶疑了一下，那羣冥蛾經已飛來。

急切間，蔣離春要退經已來不及了，只得一邊舞動雙袖，一邊向內宅退去。

徐祺見把弟危險，連聲叫道：「快把火把移近！」凌空發出幾記劈空掌，把大黑蛾驅散！

那些大黑蛾一散即合，同時黏在法廣頭臉上的那些冥蛾，也振翅飛起，在空中一個盤旋，向徐祺撲去！

徐祺大驚失色，顧不得把弟，飛身急退，幾個起落已竄入內宅。

蔣離春見他退，自己也忙不迭後退，可是由於他已被大黑蛾圍住，須不斷轉動雙袖遮擋，是以速度慢了許多。

徐祺一入內宅，立即跳進一間廂房，把門關上，再把窗子關好。

房內有女子驚呼：「誰呀！」

徐祺認出是夫人的貼身丫環翠雲，便道：「噤聲，是老夫！」

「老……老爺，您……」

「外面有冥蛾，老夫進來避一避！」

「又有大黑蛾？」翠雲尖叫一聲，跳下床來：「牠飛進來沒有？」

「沒有，別怕！」徐祺摸出火摺子，把桌上的油燈點亮。

火光一起，只見站在桌邊、嬌軀不斷發顫的翠雲，秀髮披肩，羅裙不整，酥胸半露，白肉眩目，徐祺忙把目光移開。「借根金釵與老夫！」

翠雲把金釵遞與他，徐祺觸及她軟嫩的柔荑，心頭一蕩，忖道：「難怪二弟會爲她着迷，這妮子果然媚骨天生！」

外面傳來蔣離春的叫聲，他連忙收拾心情，走至窗前，用金釵刺破窗紙，湊眼望了出去，只見蔣離春臉上附滿大黑蛾，雙手往空中亂抓，身子不斷痙攣，掙扎了一陣，終於不支倒地。

這刹那，徐祺一顆心立時一沉，但覺手脚冰冷，腦海中一片白茫茫，分不清是驚是怒。

良久，他才長嘆一聲，心頭感到一片悲哀，六個拜把兄弟因避仇家，小心翼翼隱在咸陽，不敢稍微行差踏錯，料不到旦夕之間，六人去了一半，只剩三個。

最可怕又可悲的是這三個兄弟，並不是死在仇人的手中，而是死於一種魔鬼般的蛾虫！

他們六人在西逃咸陽時，帶了無數的金銀，這些金銀，每人一份，二十年來，十成還用不了一成，死了三個人，使活下來的人，平白多了一倍家財，可是此刻徐祺却沒有絲毫高興！

事實上徐禱、岳參與蔣離春跟他情同手足，禍福與共。何況仇人生死未卜，萬一仇人在明早找上門來，憑生還的三個人，絕對不是仇人的對手，屆時只能任由仇人宰割，如此又教他怎能高興？

發了一陣怔，徐祺鼻端忽然嗅到一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香味，他微怔之下，才發覺翠雲依在自己的身邊，也把頭湊在窗縫上探看，嬌軀不停顫抖。

徐祺微微閃開半步，翠雲也恰在此時轉過頭來，燈光下只是她臉青唇白，牙齒格格亂响，半晌才迸出一句話來：「老爺

，好可怕呀！」

徐祺見她領口又低又寬，露出半截雪白如玉、鼓漲如球的酥胸來，眉頭一皺，道：「怕就跳上床去吧，誰叫你看！」

翠雲「嚶嚀」一聲，眞的奔向床，撲在枕上飲泣。

徐祺喝道：「賤婢別煩老夫！」用金釵把窗紙上的那個小洞弄大了一點，放眼再望出去，晒穀場上的天光黯淡，看不清那羣大黑蛾是否經已離去。

他心頭雖然急欲得悉眞相，但又不敢出去探看，目光一游，見到翠雲，冷笑一聲，道：「翠雲，你出去看看，那些大黑蛾飛跑了沒有！」

翠雲身子一抖，道：「婢……婢子不……不敢……」

徐祺臉色一沉喝道：「怕也得去！」

翠雲轉過身來，哭道：「老爺，請您念在婢子已服侍夫人多年，就饒過婢子這一趟吧！」

徐祺冷冷地道：「你不去，難道要老夫去嗎？」

翠雲忽然把衣襟扯開，露出一對瑩晶的乳峯，道：「老爺要怎樣都得，但請不要叫婢子去送死！」

徐祺雙眼望天，道：「老夫是老夫，不是總管，快給老夫出去！」

翠雲雙眼閃過幾絲怨毒之色，倏地拉好衣襟，一聲不吭開門出去，徐祺連忙把門關上。

過了一陣，翠雲的脚步聲已來至屋外，忽聽遠處有個聲音問道：「丫頭，你去那裏？」

翠雲道：「婢子到外面看看……」

徐祺認出是金顯福的聲音，忙問道：「翠雲，外頭如何？」

翠雲道：「外面不見一個活人，大黑蛾仍然未去！」

徐祺拉開房門，金顯福見徐祺在翠雲的房中，心頭奇怪，徐祺沉着臉道：「都進來吧！」

金顯福、董延年及翠雲便先後進房內，徐祺把門關上。「翠雲，外面情況到底怎樣？」

翠雲嘴唇沒點血色，顫聲道：「外面死了好多人，他們頭上都沒有一處完整的肌膚……」

「大黑蛾呢？」

「在遠處盤旋，婢子只看了幾眼便連忙回來了！」翠雲猶有餘悸地道：「老爺，婢子再不去了！」

董延年問道：「老大，老五呢？」

徐祺雙眼望着橫樑，臉孔鐵青，語氣空洞地道：「死了！」

這兩個字毫無感情，聲音又小，但聽在金顯福與董延年的耳中，却正如晴天霹靂，兩人臉色同時一變，齊聲問道：「怎樣死的？」

翠雲哭道：「冥蛾……又是吃人的冥蛾！」

金顯福深深吸了一口氣，說道：「老大，我看這件事一定不是偶然的事，一定是有人要取咱們六人的性命，咱們如今怎辦？」

徐祺反問：「你說呢？」

金顯福洩氣道：「難道束手待斃？」

董延年道：「老大，咱們素來都聽你的！」

翠雲忽然道：「老爺，你們談話，待婢子去煮壺茶來！」說着開門出去。

董延年望着她的後背，道：「這妮子還聰明。」

徐祺道：「賢弟，愚兄問你們一句話，你們要命，還是要錢？」

董延年一怔，道：「要命如何，要錢又如何？」

「要命的明早覷得大黑蛾不在，便衝出去，火速離開咸陽城，要錢的便留下來，與金銀共生死！」

這個問題實在難以答覆，金顯福想了好一陣才道：「老大，咱們辛辛苦苦冒了這許多險，又匿了二十年，所爲何事？」

徐祺嘆了一口氣，道：「但生命豈非更寶貴？」

董延年哭喪地道：「可是就這樣空手離開，說什麽也不甘心！」

「不甘心又如何？」徐祺反問一句，金顯福及董延年都無力地坐下，徐祺又嘆了一口氣。「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爲錢活着又有什麽意思！」

金顯福喃喃地道：「金銀帶不進棺材，沒命有錢又有什麽意思？」

徐祺憤怒地道：「你忽東忽西，到底要命還是要錢？」

「兩項都要！」金顯福咬牙道：「這些大黑蛾的來歷可疑，一定有人豢養，而這人也一定在咸陽城內，咱們明早在城內找一找，希望能找得到那人，跟他決一死戰！」

徐祺道：「好吧，事情有變化時，可別怪愚兄不提醒你們！」

話到此，房內三人都聽到一個怪響，這怪響現在對他們來說已十分熟悉，此乃大黑蛾振翅的聲音。

徐祺把眼睛湊到紙孔中望去，只見晒穀場上，也不知有多少隻大黑蛾在半空飛舞，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喃喃地道：「大黑蛾若是九幽地獄十殿閻王的使者，牠爲何日未落便出來作祟，若說是人豢養的，又怎會飛至人們的頭頂上，那人便會沒了呼吸，世間豈有這等玄妙的事！」

董延年道：「老大，昨天中午那相士的話，你還記得麽？」

徐祺腦海嗡的一響，也跌坐在椅上，如垂死的病夫般，呻吟地道：「鬼氣森森，鬼氣森森……」

這剎那，他又覺得大黑蛾是來自地獄，是拘魂使者的化身。

金顯福與董延年也做聲不得，半晌，三人同時長身負手在房內踱起步來。

董延年道：「翠雲那丫頭爲備還未回來？」

徐祺冷冷道：「只怕她回不來了！」

金顯福吸了一口氣，道：「爲何天還未亮？」

這話一出，其他兩人也有同感，齊覺今夜格外難過。似乎有三年般長久。

董延年把臉埋在雙掌之中，道：「天亮了又如何？那東西根本不是人可以對付得了的。」

幸而外面那些大黑蛾飛了一陣，又似乎逐漸散去，就在此刻，房內三人同時聽

到遠處傳來一陣拍門聲。

三人吸了一口氣，互望了一眼，徐祺道：「無論來的是友是敵，都別開門！」

「不錯，」金顯福道：「假如來的是敵人，他自然會進來。」可是，過了一陣，晒穀場那方便傳來一個輕輕的步履聲，三人心頭立時一緊。

病夫

脚步聲越來越近，徐祺示意把弟莫出聲，自己却偷偷自懷中揣出一柄長劍來，劍鞘是鯊魚皮硝製的，黃銅呑口，閃閃生亮，他無聲地把劍抽了出來，劍光迫人。

董延年也把鋼刀抽了出來，低頭吹熄油燈，屋內立時陷於黑暗中。

徐祺走至窗前，自紙孔中透望出去，看不到人，却聽見一個聲音：「請問屋內有人沒有？」

屋內自然沒人應他，那人又叫道：「無塵，法廣！」無塵與法廣更不會應他。

那人叫了一陣，喃喃地道：「這裏也不知發生了什麽事，看來得待明早才來找了。」

徐祺隨卽見到一道灰影，在眼前二丈之處掠過，衣袍寬大，似是僧衣。

徐祺道：「此人可能是法廣、無塵的同伴！」

董延年道：「此人輕功異常了得，只怕還在老大之上，却不知是誰！」

徐祺心頭一跳。「不錯，咸陽城怎會忽然冒出幾個絕世高手？」

金顯福冷冷地道：「說不定此人與大黑蛾也有關係。」

徐祺道：「假如是他，只怕咱們要遇上敵手了！」三人面對面坐，過了一個時辰，天色便逐漸轉亮，可是徐祺却有渡日如年之感。

天色終於全亮，徐祺隔了一絲窗戶，見外面沒有大黑蛾，便一掌把窗震開，深深吸了一口氣，振作一下精神，回身抄起桌上的長劍，躍窗而出，董延年與金顯福緊跟在後。

徐祺快步而行，轉頭望去，只見地上躺下了十具八具屍體，除了蔣離春、法廣與無塵之外，另外尚有幾個徐家的僕人。

徐祺見每具屍體的頭臉都被冥蛾咬得千瘡百孔，心頭發顫，五內一陣亂滾，忍不住彎腰乾嘔起來，董延年與金顯福只看了幾眼，便不敢再看下去。

徐祺嘔了一陣，精神才逐漸恢復過來，忙道：「快把他們叫出來收屍！」

金顯福與董延年應聲而去，不久家內青壯的僕人都出來了，董延年走近徐祺的身邊，悄聲道：「翠雲那丫頭並沒死，她與大嫂在一起。」

徐祺點點頭，立刻下令僕人收屍，連昨日死去的一齊抬出城郊安葬。

董延年又吩咐煮早點，同時挑選青壯的家丁，吩咐他們兩人一組，在早飯之後，到城內找尋大黑蛾以及朱招喜。

早飯過後，數十個徐家僕人便兩人一組，紛紛出動，踏遍咸陽城內外。

不久，徐家昨日發生大變動以及死了很多人的消息便傳遍全城。人們紛紛揣測事件的眞相，可是徐家僕人因得主人的嚴令，對昨日發生之事一字不提，人們只能在他們臉上找到幾點驚恐的神色，於是使這件事更添了幾分神秘的色彩。

午時已過，徐祺、金顯福剛打坐醒來，忽見董延年快步跑了進來，驚喜地道：「老大，徐順回來報告，在醉仙酒樓發現那個朱招喜！」

金顯福跳了起來，問道：「只他一個人？」

「不，徐順說還有三個人與他同桌，看來是同路的，如今徐利尚留在酒樓上監視！」

徐祺道：「單只一個朱招喜已不好對付，還有三個，那不更是棘手？」

董延年道：「不好對付也得對付，起碼也可弄個明白，也好過現在坐在家內等死！」

徐祺道：「好吧，你倆立即派人去把家丁找來，愚兄先去醉仙酒樓等你們。」

金顯福與董延年立即取了兵器出去，徐祺也抓起寶劍，嘆息道：「寶劍啊寶劍，今日要請你大展神威，保護你家主人的生命財產！」

× × ×

醉仙酒樓是咸陽城最大的酒樓，雖未至金雕玉砌的地步，但總算氣派撩人。

未屆午時，樓上靠窗那裏的一張座頭已坐了僧道俗三個食客了，這三人全部吃葷，看得其他食客眉頭暗皺。

這三人不但吃肉，而且喝酒，桌上的那罈高粱酒已喝了大半罈，三人仍然毫無醉意，再看這三人的相貌也各具特色，不類尋常。

左首那個和尚臉皮白嫩，看來年在二十餘，但頷下一匹短髯全部雪白色，本來一張圓臉，襯着一對大眼睛，稚氣十足，無奈加上這匹白髯，却令人有滑稽之感。

右首那道士看來年紀只稍比和尚大一點，生得唇紅齒白，虎目劍眉，甚是英俊，他白面無鬚，但頂上頭髮也全已變白。

最正常的却是正中那個俗家弟子了，皮膚微黑，五官雖然端正，却也尋常，黑髮黑鬚，年在三十出頭，唯一較具特色的便是他的頭髮與鬍鬚黑得發亮。

再過一陣，那和尚道：「多謝施主相請，如今老衲經已酒足飯飽，就請會帳下樓吧！」

那凡俗人笑道：「大師何必去乃匆匆，再喝再喝，不醉無歸。」

道士笑道：「要叫咱們三個齊醉，十罈子老酒也不够，眞要如此，却恐檀越付不起帳。」

俗人大笑。「無妨無妨，最近在下的生意大佳，兩位只管喝！」

道士喜道：「老道酒蟲發作已久，如此便不客氣了！」提起酒罈，便把酒盡數傾入口中，直至罈空酒盡，才把它放落桌上，道：「痛快痛快！」其他食客無不看得目呆口瞪，作聲不得。

俗人叫道：「夥計，煩你再送三罈酒來，另外再添兩個可口的小菜。」

和尚露齒一笑，笑得如同孩提般。「道兄有此雅興，老衲自該相陪！」

道士道：「正該如此，所謂獨喝無味，而且……」

和尚瞟了那俗人一眼，接口道：「而

且不喝白不喝！」

俗人道：「不錯，不喝白不喝。」

道士一怔，道：「此人對身外之錢財，素來看不開，今日怎地轉了脾性，莫非數年不見，施主的性子改變了？」

「非也非也，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下對別人雖然吝嗇一點，但對兩位却素來豪氣得緊。」

「阿彌陀佛，老衲生受了！」

俗人大笑。「和尚，你一邊吃肉，一邊喝酒，還是少喧佛號爲妙！免得笑掉別人的大牙！」

和尚正容道：「施主未聞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之句乎？何況佛祖有云：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如此說來，倒是在下累兩位下阿鼻地獄了，眞乃罪過！」

道士道：「昔日老君常腰懸一葫蘆，葫蘆不裝酒而裝水乎？是故老君弟子有口福矣！」

三人相顧大笑，旁若無人，眨眼間，小二把三罈高粱奉上，俗人道：「咱們何不鬥一鬥，看誰喝得快？」

道士眼珠子一轉，道：「老道正有此意，只恐你付賬時心痛而已！」

俗人不悅地道：「牛鼻子把在下看成什麼人，來，輸的那人再罰一罎！」

和尚又是一笑，露出一對淺淺的梨渦，道：「依老衲看，輸的不如規定其少喝一罈如何？這樣才有罰的意思！」

道士附和道：「此法大妙，閑話少說，就開始吧！」

說罷，三人同時拍掉罈口的泥封，也不用碗，捧起酒罈就喝，就是一陣牛飲！

只一忽，道士首先把罈子放下，接着是和尚，最後才是俗人，其間分別只一綫而已。

俗人再叫兩罈來，道：「這一罈恕在下不能相陪了！」

道士與和尚大笑，兩人眨眼間又盡一罈，仍是道士稍快，這一陣牛飲，兩人肚子都漲了出來。

和尚道：「貧僧不勝酒力了。」把手放在一隻酒罈內，道士一笑也依法施爲，兩人隨即不再言談。

過了一陣，兩人把手提起，只見五指濕濡濡，相顧大笑，俗人立即叫小二把酒罈拿掉。

店小二抓起酒罈，才知道裏面裝滿了水，不由一怔，道：「客官尚未喝呀！」

俗人道：「不必多言，這巳不是酒，把它倒掉，若敢沽售，打你十板屁股！」

那店小二如何知道，和尚與道士是以精湛的內力，把腹內的酒水迫了出來，唯唯喏喏地把酒罈捧下去。

和尚道：「貧僧尚有事要辦，施主快會帳吧！」

「和尚有什麼急事要辦？看來你還未四大皆空！」

和尚道：「貧僧昨日認識兩個本城的小和尚，相約今午到他們廟裏去，後來碰到你，昨晚去推約，不料他倆去徐家開祭壇，貧僧只得到徐家去找人，却又找不到人，現在若不去，只怕不好意思。」

俗人道：「兩個小和尚，眞值得你如此奔波往返乎，左右也不過是欲請你喝酒而巳！」

「阿彌陀佛！」和尚合什道：「罪過罪過，貧僧自個放蕩，却不敢在廟內喝酒，以免敗壞佛門弟子的清譽。」

「那也不過是叫你去唸唸經文，他們自個不會唸？再不是便是要借你的名頭來抬高他們那座小廟的聲望而巳。」俗人忍住笑道：「此亦罪過也。」

道士接口道：「老道雖然無事，但也不耐久坐，何況巳酒足飯飽乎！」

俗人道：「且慢，付帳的還未來。」

「會帳的人還未來？」道士一怔。「施主不是說這一頓是由你請的麽？」

俗人嘻嘻一笑。「在下不過是慷他人之慨而巳，嘻嘻！」

和尚「唉」了一聲：「貧僧早知你吝嗇成性，甚少如此大方，原來是慷他人之慨！」

俗人道：「那付帳的人，兩位亦亟欲一見，再稍坐一下，又有何妨！」

「如他不來，誰付帳？」

俗人道：「今早在下掐指一算，計出今日有食神至，再占了一課，主貴人就在本城，兩位無須驚慌，包有人來付帳！」

道士道：「你既然占了一課，可否推出貴人是誰？」

「在下自然知道，不過，可得暫時守秘！」俗人說罷又叫了幾碟小菜，道：「午時一過，貴人便至，別人騙你十年八年，在下騙你們也不過是一時片刻而巳！」

此刻樓上食客高朋滿座，座無虛設，午時亦在此刻屆滿。俗人推開窗子，探首向下一望，忽然喜道：「呶！這不是來了？」伸手向下揮舞。

和尚探頭一望道：「是那位貴人？」

俗人笑道：「巳入店了！」忙又叫店小二重整杯碟。

不久，樓梯上傳來一個沉重的脚步聲，衆食客不期然轉頭望去，只見梯口走上一個蓬頭垢面，衣衫破爛，身裁略高的中年漢子來。

那小二見到他這身打扮，臉色立時一變，走前要推他，豈知反給他彈開幾步，推到在櫃台下。

中年漢子目光一移，便向僧道俗那個座頭走去。小二在後面叫道：「兀那臭漢子，一個棺材舖的夥計，也敢跑來這裏放肆！」

中年漢子正是五福長生店的夥計朱招喜，只見他倏地半轉身子，把手一揚飛出一道白光，喝道：「接住！」

那白光來得極快，小二閃避不開，只伸手一接，只覺掌心火辣辣一陣疼痛，幾乎拿揑不穩，正想破口大罵，目光一瞥，登時怔住了，原來他手中揑的赫然是塊十兩重的銀元寶！

俗人嘻嘻一笑，說道：「在下早說貴人到，你倆看他的出手，再來幾罈子老酒也不爲過！和尚，此人豈非你亟欲一見之人？」

朱招喜來至桌前，抱拳彎腰，恭敬地道：「不知三位前輩在此，恕晚輩未盡地主之誼！」

和尚哈哈笑道：「什麽前輩晚輩，聽得貧僧滿心難受！貧僧三人相候巳久，傅施主請坐！」

旁邊的食客，見中年漢的棺材匠子叫三個年紀比他輕得多的人爲前輩，却心頭詫異，忍不住暗中打量。

朱招喜告罪了一聲，才拉了一張椅子坐下，又喚小二過來。「你店有什麽好菜色？拿十碟八碟上來！」

道士笑道：「傅施主，酒飯老道們早巳用過了，不必再客氣！」

俗人笑道：「不錯，軒轅某巳慷了你之慨！」

朱招喜便叫店小二取四式小菜上來，另加一罈酒。

就在此刻，徐順與徐利來至樓上，一眼便望到朱招喜的背影，頗感眼熟，悄悄拉來小二一問，那小二正窩了一肚子氣，沒好氣地道：「他就是五福長生店的棺材匠！」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徐順忙叫徐利留下來監視，自己悄悄溜下樓回家報訊。

且說朱招喜斟了一杯酒，高擧道：「三位前輩在上，晚輩敬你們一杯！」

俗人嘻嘻笑道：「孺子可敎！」仰頭喝了一杯。

朱招喜問道：「三位如何會在此相聚？更爲何會遠來咸陽？」

和尚道：「施主亦遠離中州，貧僧本就沒有固定的落脚處，爲何來不得？」

「老道更是雲遊四海，見此城有些異象，所以入城探訪！」

朱招喜道：「本城有何異象？」

道士問：「可問軒轅子！」

俗人軒轅子道：「小傅，難道你不知道本城昨日死了甚多人？」

朱招喜一怔，搖搖頭道：「晚輩除了到棺材舖之外，整日都窩在家內，不問世事！」

軒轅子嘆息道：「你病好了沒有？」

朱招喜憂鬱的臉上現出幾分感激之色，道：「晚輩之病是好不了的！」

「胡說，放着兩個當世異人在眼前，還有什麽病醫治不了的？」

和尚與道士一手抓着朱招喜一隻手腕，閉眼把起脈來，兩人的臉色先是輕鬆，繼而越來越沉重，終於同時放下手，長嘆了一聲。

軒轅子怒道：「你們兩個把了脈，却不說話，是何道理？」

和尚道：「傅施主此病料是由憂傷過度而引起的。」

朱招喜嘆息不語，軒轅子道：「笑話！這個誰不知道！」

道士道：「如今病情巳甚重，三焦經巳受損……」

和尚插口道：「何止三焦經受損，連足厥陰肝經亦有事！施主可是常覺咽喉發乾，小解困難？」

朱招喜道：「正是如此……不過，賤軀不足兩位前輩掛齒……」

道士搖頭道：「無量壽佛！有病豈能不醫？昔年武林棟樑，如今變成病夫，豈不可惜乎，又豈不遺憾乎？要醫的要醫的！請傅施主先把病情說一說！」

朱招喜面無表情，道：「晚輩自己也說不清楚了！」

老道臉色一沉，喝道：「傅雨生，螞蟻尚且貪生，你因何如此糟塌自己！」

軒轅子道：「他是悼念亡妻，心情鬱結才生出病的，大概他想追隨亡妻下地獄，所以有病也不醫了！」

「阿彌陀佛！」和尚道：「傅施王若想輕生，何不與那些惡魔作一死戰，如此豈不壯哉？」

「晚輩今後再不殺人……」傅雨生吸了一口氣。「晚輩以前殺戮太重！也許有違天和，是故拙荊才會壽命不永，遭此報應！」

「殺戮太重？」和尚微微一笑：「佛祖昔年也曾伏魔降妖哩！假如有違天和者，壽命不永者，應該是你，絕不會是尊夫人！速速把病情說來！」

傅雨生嘆了一口氣，道：「實不相瞞，晚輩病發之時，肝臟疼痛難忍，甚至曾因此而暈厥……病情發作之時，一身內力剩不到三成，就算止了痛，也得一兩日內才可完全恢復！」

「沒救了！」道士道：「病情如斯深沉，藥石也無效也！」

軒轅子比傅雨生還急：「連你們兩個也無辦法，這如何是好？」

和尚道：「心病還須心藥醫，也非完全無效！只要傅施主能寬懷，自然可不藥而瘉！」

軒轅子嘆息道：「這就難了，他故意拚命折磨自己，既到長生店去做棺材，也故意住在又暗又臭的破屋子內，要他寬懷，除非日從西出！」

道人哈哈笑道：「你既然精於命相占卜，何不替他看看！」

軒轅子拍案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連忙仔細端詳起來，良久才道：「奇怪之至，你一生多災多難，但又壽命極長，唔……自前氣色雖滯，但不久之後便會轉變……咦，原來你這小子有花燭重燃之嫌，妙極！必是由另一女子醫你心中之疾，妙哉妙哉！死不得死不得！」

傅雨生笑道：「晚輩巳立志不再另娶，前輩當眞看準？」

「世間之事，豈能事事隨心所欲？緣至之時，避也避不了，緣盡之時，千方百計也留不住！」

和尚合什道：「一切隨緣而生，一切隨緣而死，想不到施主也深明佛理！」

軒轅子道：「小傅，你也不用回家了，今後便隨你老人家四海爲家吧！」

傅雨生不置可否，說話間，樓梯上又傳來一陣脚步雜沓之聲，接着便見徐祺帶着一大羣家丁上樓，指揮衆人把守四處。

「老二，便是那人麽？」

金顯福道：「一絲也沒錯！」

樓上形勢的變化，雖然落在軒轅子四人的眼中，但四人却似石像般，臉上神情沒一絲兒變化。

徐祺走前幾步，抱拳道：「三位請了，在下與這位朱師傅有點過節未清，此事與三位無關，請讓過一邊如何？」

那四人看也不看他一眼，仍然照舊吃喝，徐祺沉住氣又說了一遍，豈料四人仍是不理不睬。

董延年大怒，抽出鋼刀一聲不响，望朱招喜的頭頂劈去！

由於他深知朱招喜武功巳臻化境，是故這一刀挾上八成眞力，當眞使得又疾又

重，只見白光一閃，刀刃離朱招喜後腦已不及五寸！

與此同時，一道黃光斜飛而至，彷似天外飛星，只聽「噹」的一响，董延年但覺手臂一麻，手腕一抖，刀刃被撞開尺半，「呼」的一聲，砍在朱招喜的板櫈上！

「嘩啦」一聲，板櫈斷爲兩截，登時跌倒樓板，但朱招喜原式不變，仍然「坐」着，就像屁股下面尚有一張無形的板櫈般！

董延年再度把刀舉起，一張臉早已變得雪一般白，手臂也微微發抖。

直至此時，金顯福才以肘撞一撞他，示意他看地上，只見脚下多了一隻竹箸。原來剛才那度黃光便是竹箸急飛過來所造成的！

徐祺見識比較豐富，人也比較冷靜，知道遇上勁敵，連忙以眼色止住把弟，可是若就此下樓，只怕將來再也別想在咸陽混了！

這刹那，十數個念頭閃上他心頭，萬般無奈，只得抱拳道：「在下無知擾了四位的清興，敢問三位的大名……咳咳，在下是本城徐記雜貨店的東主徐祺！」

道人喝了一杯酒，喃喃地道：「一個雜貨店的老闆，爲何有這許多狗仗主人勢的狗腿子？眞是有趣之至！」

軒轅子睜開雙眼，看了徐祺幾眼，搖頭道：「此人近日必有殺身之禍，料不到不窩在家內，還跑出來惹事生非，莫非嫌命長了？還有這位氣色晦暗，烏雲蓋頂，危哉危哉！」指一指金顯福。

徐祺三兄弟面面相覷，一時之間卻作聲不得，半晌徐祺輕咳一聲，道：「實不相瞞，日昨寒舍確實丟了幾條人命，不過此事與這位朱師傅有莫大的關連，所以才不揣冒昧打擾！」

和尚、道人以及軒轅子忽然齊聲大笑起來。朱招喜喝道：「我不與他們一般見識，都給我滾吧！」

徐祺臉色一變再變，澀聲道：「閣下先後害了十多條人命，就憑這句話，便要咱們收手，似乎太過份吧，好歹也得請閣下露幾手！」

軒轅子笑道：「喂，小老頭你莫認錯了人，他會到你家內殺人？」

董延年喝道：「就算他化了灰，咱也認得出來！」

朱招喜長身而起，轉過身來。「我若要殺人，昨夜還會放過你倆？」

金顯福臉上一熱，兀自強辯道：「你不是不想殺咱，只因我大哥帶人來了，你才落荒而逃！」

朱招喜仍然面無表情地道：「就算是吧，請問諸位幾時見我到府上殺人？」

徐祺淡淡地道：「閣下若親身到寒舍殺人，那還好辦，可惜，你是用邪魔外道的手法，驅蛾殺人！」

「驅蛾殺人？」道人道：「新鮮新鮮，這種事我老道活了八十歲還是第一次聽見！」

這刹那，樓上的食家以及徐府之人聽後全是一愕，看這道人不過二十餘歲，如何說活了八十歲？都以爲自己聽錯了。

道人不悅地道：「你們不信大可問問他們！」伸手指一指和尚及軒轅子。

和尚道：「不錯，貧僧認識他也逾六十載！」

董延年一怔，脫口問道：「如此你豈非也屆古稀？」

和尚笑了一笑，笑得比十餘歲孩童還天眞可愛，一時梨渦隱見，益覺其稚氣未消。「事實上貧僧與他還痴長二歲，今年已八十有二了！」

樓上三人全部色變，大感此事十分詭異，一個八十歲的老人，竟然長得如同二十出頭的青年，說什麽也難以入信。

和尚大概看出衆人不信，便道：「若非如此，貧僧頷下短鬚又怎會變白？」

衆人這才醒起朱招喜剛才稱他們三個爲前輩，看來這軒轅子年紀也已不小。

徐祺不愧是個老江湖，心想江湖上奇人異士本多，加上他們有可能臉上易了容，便不以爲怪。拱手道：「原來是三位前輩，恕小可眼拙不識。」

軒轅子道：「你且莫問咱們的名號，這朱招喜你道他幾歲？才三十出頭而已！嘿嘿，你們想不到吧！更想不到的是他的名字，你們可知江湖上有個自稱『病夫』的人麽？」

金顯福搖搖頭。軒轅子嘆了一口氣，道：「眞是無知小子，還敢氣勢洶洶，難怪惹了一身禍，『病夫』之名，你們既然未聽過，可曾聽過『半劍震中州』的名字沒有？」

這次徐祺三兄弟臉色齊是一變　問道：「可是傅雨生傅大俠？」

軒轅子笑道：「此人正是傅雨生！不過『半劍震中州』這名號他已五年不用了，改稱『病夫』！」

徐祺一齊「啊」的叫了一聲，全都怔住了，他們雖然已隱居了二十年，但徐祺的三個兒子却在江湖上走動，不時輪流回家報告江湖上的動態，曾經提及中州出了一個青年高手，在二十五歲那年憑手中半柄劍與武當派的掌門師弟雪玄子印證劍法，在六十七招上便迫使雪玄子拋劍認輸，這件事震動整座武林！

而雪玄子是武當派的第二高手，武林的頂尖高手，這件事武林人全知道的，如今在六十七招中便敗了，因此很多人相信，即使武當派掌門青玄子出馬，也未必能在這青年的半柄劍下走滿一百招。

這之後，這青年又連敗黑道有名惡狼的魔頭，聲名如日中天，可惜沒多久，這青年便失踪了！這威震武林的青年是傅雨生，也就是一副落魄的朱招喜。

徐祺實在料不到，這樣的一個大人物，竟會隱居在咸陽城內的五福長生店中！

捉蛾

食客們雖然不知道傅雨生是何許人也，但見徐祺的一臉驚訝狀，也知道其來頭不小。當下都不發一言，靜看事態的進展，刹那間，樓上倏地一靜，只有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忽然傅雨生大聲叫道：「我不是傅雨生，傅雨生已死了五年，我是朱招喜！」

衆人一怔，大覺奇怪，但金顯福與董延年却深信不疑，他倆聯手自信一流高手也能截得下，但與朱招喜過招却敗得莫名

其妙，若非是超級高手，無以爲之。

徐祺看了把弟一眼，拱手道：「在下有眼無珠，誤認傅大俠是兇手，請恕在下無知之罪！」

軒轅子哈哈一笑，道：「閣下爲何前倨後恭？一聽傅雨生之名，便認爲他不是兇手？」

徐祺老臉一熱，道：「若是傅大俠要到舍下殺人，大可出入如夷平地，何須使用那些邪魔的手法！」

「算你聰明！」軒轅子道：「剛才你說驅蛾殺人，此法的確十分新鮮，連老夫也未聽過，你且說來聽聽！」

徐祺扼要地把昨日之事轉述了一遍，樓上的食客都不期然坐下，心生恐懼，又想聽個究竟。

金顯福接道：「聽說大黑蛾是九幽地獄十殿閻王拘魂使者的化身，只要讓牠飛臨頭上，魂魄便會脫體！」

和尚合什道：「阿彌陀佛，佛祖慈悲！閻王不拘未滿壽之魂，可有這等事！」

「事情確是如此，大師何不到寒舍看看！」徐祺乘機邀請。

和尚道：「貧僧有兩個新交的道友，法廣與無塵，聽說昨夜到府上做法事，可有此事？」

徐祺長嘆一聲，道：「兩位師父經已罹難！」

「哦？」和尚道：「諸位且先回去，貧僧稍候便到府上看看！」

徐祺見請了四個高手，心頭大喜，連忙鞠躬率衆而退，又恐消息外洩，女兒會回娘家探望，增添他的顧慮，便叫徐富去通知她，着她火速離城暫避一下。

軒轅子四人談了一陣，也會帳下樓了。軒轅子道：「區區昨夜見路旁死了個女子，細看乃自殺而亡者，一時間動了惻隱之心，吩咐五福長生店替她收殮，此時也該去看看！」

傅雨生道：「晚輩陪你去一趟，順便向福老頭請辭！」

軒轅子大喜。「正該如此！」

和尚道士也跟在後面一齊到五福長生店。到了店內，軒轅子發覺屍體多了一道刀傷，忙詢問之，福老頭一五一十把昨日金顯福與董延年來問罪的經過說了一遍。

軒轅子嘿嘿笑道：「徐祺一家頗有奇怪之處，依區區看，他們以前在中原必定幹下了什麽壞事，才跑來此處隱居！」

「阿彌陀佛！施主沒有證據不可胡說，難道不怕死後入拔舌地獄乎？」

軒轅子哈哈一笑。「區區這雙眼甚少看錯人，兩位不信，但看以後事實之證明吧！」

四人出了店，聯袂去徐家。徐家是咸陽城有數的大戶，一問便知其座落，到得大門口，家丁經已飛快入內通報。徐祺率領金顯福，董延年出來迎接。

軒轅子先叫徐轅帶他們在莊內走了一遍，粗略看一下，軒轅子道：「剛才你說有個相士在府上門外謂府上鬼氣森森？」

「是的，那相士確是如此說，前輩看法如何？」

軒轅子笑而不答，徐祺不敢再問，只問和尚與道人的法號。

軒轅子道：「和尚法號不拘，道人法號乘雲！」

徐祺大吃一驚，連忙拜倒於地，道：「請恕弟子有眼不識泰山……前輩莫非人稱之『入世神仙』軒轅子？」

軒轅子哈哈一笑。「入世神仙不敢當，軒轅子却的確是區區！」

金顯福與董延年也忙跪倒，道：「原來是『僧道俗三神』，今日有機拜見，實乃三生有幸！」

原來這僧道俗三人不但武功超凡入聖，而且輩份極高。不拘大師出身少林寺，輩份却比當今少林掌門慈海禪師尚高上兩輩，而乘雲道長雖出身武當派，却也比如今的掌門青玄子高了兩輩！

軒轅子年紀雖不及他倆，可是他雖是華山派的弟子，輩份也比現任的華山掌門「梅花神劍」公孫望高了兩輩！論起上來，三人倒是同輩，又因都是不拘小節，又沒門戶之見，加上惺惺相惜，時常在一起切磋武藝，是以數十年前便被同道稱爲「僧道俗三友」，可是後來三人的武功越練越高，竟然能返老還童，臉孔也越來越發年青，同時年紀漸大，在武林中的輩份升高，同道便尊稱一聲「僧道俗三神」！

不拘大師與乘雲道長雖然不拘小節，但到底是出家人，那軒轅子便不同了，爲人好管閑事，所以其事跡武人較爲熟習。

不拘與乘雲因天生異稟，又醉心武學，雖成一代宗師，只因性不近佛道，在那方面的修爲不深，所以未能當上掌門，而他們也不安心於廟觀內，終日四處放蕩，只是每喜易容上道，所以一般人也甚難得機見到其廬山面目，不過現在這副臉孔，倒未經易容。

軒轅子本是個秀才，父母見其體弱，便送他上華山學藝，只望他能學些強身健體之術，不料此人對武學悟性之高，百年難見，短短三幾年便在華山派內漸露頭角，由是更醉心於武學，終日在山上苦練，三十歲才下山。他出道雖遲，但不鳴則已，一鳴便驚天動地，情況與傅雨生無異，幾乎是一出道便成各方注目之人物。

軒轅子不但武功修爲高，而且文學根基亦深，後來偶然認識一名相士，傾談之下，對命理之學大感興趣，於是又研究起來，不久也成爲一名神相，偶然也會以江湖術士身份出現，爲人相命看相，一則是其玩世不恭之表現，二則他嗜酒如命，也得賺點酒錢。

由於他嗜好較廣，悟性雖高，說到內力的修爲比之不拘大師與乘雲道長便稍有不如，最明顯的特徵便是他的相貌不及他倆年青。

可是也由於他涉獵較廣，記性又佳，各門各派的絕學他都能如數家珍娓娓道來，與人對敵時，更是絕技拈手而生，所以不拘與乘雲對其亦不敢稍存有輕視之心。

六年前，他們三人無意中在伏牛山下與傅雨生邂逅，三月相聚，大覺投機，三人也曾指點過他的武功，至於傅雨生爲何會有「半劍震中州」之稱，說來也有一段淵源。

原來傅雨生長于鄭州，其父傅星也是當世一名劍客。後來認識了另一位劍客梅三彰，兩人因脾氣相投，頓成莫逆。

其時傅星的妻子與梅三彰的妻子同時

懷孕，這一對知己便爲下一代指腹爲婚。

當時梅三彰以一塊家傳玉珮爲信記，傅星因沒帶東西在身，於是將其寶劍「流星」拗下一截作爲憑記。

後來傅家產男，梅家產女，兩皆大喜，不料好景不長，傅星在兒子的十六歲生辰後之七日，被仇家殺死。梅三彰聞訊趕至現場，傅已歿，只餘那柄斷劍，於是帶劍回去，交與傅雨生。

傅雨生乍聞父親噩聞，初是悲慟，繼而憤怒，決心以父親遺下的斷劍練成絕藝，爲父報仇。

他二十三歲出道，默默查訪仇家，二十四歲報了父仇才與未婚妻梅若珠成親，二十五歲一舉勝了武當派的雪玄子，聲名大噪。

由於他父親乃死于邪派高手之下，是故他對一切大小魔頭深惡痛絕，每見之必不放過，短短幾年間，殺了無數黑道高手，被譽爲大俠，一時之間，傅雨生成了白道的旗幟，又成爲黑道的眼中釘與煞星。

黑道中人把傅雨生恨得牙癢癢，無奈他武功超絕，難以對付，因而改變對象，趁傅雨生離家時，潛入他家中，把他妻子梅若珠先姦後殺洩恨！

事後傅雨生查悉了兇手，逐一把其殺掉，可是黑道高手這一招也見效了，以後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傅雨生，一反常態，頹喪憂鬱，終日行走於沒人跡之山林間，最後還因憂成疾，自號「病夫」。

不但如此，傅雨生還把他賴以成名的那柄斷劍埋在愛妻墓旁，發誓不再用劍。促成他成疾的有二個原因，一是他夫妻情篤，生離死別，悲傷難免，二是他認爲是自己殺戮太重，上天對他的懲罰，所以他不斷折磨自己，便三十二歲的他，視之如同四十多歲的中年漢子，而他到五福長生店應聘時，也自稱四十五歲！

× × ×

當下軒轅子哈哈大笑，叫徐祺二人起來，徐祺把他們引入客廳。雙方分賓主坐下，董延年忍不住問道：「傅大俠，在下相信你不是驅蛾人，但爲何你家內有冥蛾呢？」

「我家內有冥蛾？」傅雨生抓抓頭皮，道：「傅某並不知道！」

董延年尷尬地一笑，道：「昨日黃昏，在下親眼看到的！」

傅雨生搖搖頭，淡淡地道：「在下倒未注意到！冥蛾是什麽模樣的？」

董延年仔細描述了一番，傅雨生道：「在下確未見過！」

金顯福接問道：「昨夜憑大俠的身手要殺在下兩個，實在易如反掌，爲何大俠突然離開！」

傅雨生臉上露出痛苦及不耐之色，聲音更是冷淡。「在下不想再殺人，亦不想再與兩位糾纏，只好離開了！」

徐祺看出他的不快，連忙轉了個話題：「三位前輩見多識廣，未識知否破冥蛾之法？」

軒轅子道：「區區雖然不知道方法，但想來也簡單得很，以火攻之！」

董延年說道：「晚輩等已試過，可惜雖能燒死其小部份，但人也無聲無息地死了！」

「小小一隻蛾虫，何來這般大的威力？」軒轅子笑道：「區區倒想見識一下，最好牠晚上再來！」

徐祺心中暗喜，臉上却不露一絲神色。「前輩可得小心，一隻蛾自然不足爲懼，但成千上萬隻蛾虫一齊襲來，可不好對付了！」

軒轅子道：「你放心便是，等下假如蛾蟲來了，你們便都躲在房中，由咱們來對付就是！」

「前輩大恩大德，令晚輩沒齒難忘，請受晚輩一拜！」徐祺又要跪下。

軒轅子冷哼一聲。「區區最討厭叩頭虫！告訴你們區區只是爲了見識一下而已，可不是要爲你們效勞！」

徐祺臉色一變，連聲道：「豈敢！」

軒轅子道：「三位在咸陽多久了？」

徐祺三人互望了一眼，結結巴巴地道：「二十年了！」

「哦？二十年來都在咸陽？」

「是的，一步未離本城！」

軒轅子冷笑一聲：「三位都有順風耳千里眼乎？否則，小傅之名頭你們又如何得悉？」

徐祺臉色再一變，囁嚅道：「晚輩雖然未離本城一步，但傅大俠之名早已傳遍天下，晚輩們素來敬仰，又怎會不知？」

「哈哈，有點道理！」軒轅子冷冷地道：「三位都有一身武藝，爲何在人前却故意扮成無拳無勇之輩？」

徐祺心頭怦怦亂跳，半晌才道：「晚輩有不得已之苦衷，請前輩原諒！」

軒轅子冷哼一聲。「你們不說，也休瞞得過區區，諒你們都不是好貨！」

徐祺三人不敢吭一聲，良久徐祺才道：「前輩寃枉，晚輩是避仇而來的……」

軒轅子揮手道：「不必再說，所謂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如若未報，只是時辰未到！三位好自爲之！那個姓鐵的相士倒說得不錯！」

徐祺心頭猛跳一下，忙道：「請前輩指點！」

軒轅子哈哈笑道：「那相士不是已指點了你麽？你既然不信，又何必再問！」

話音一落，婢子翠雲已捧上香茗及糕餅，接着又捧上茶盞，並爲賓主各斟一杯，然後檢衽一禮，站在一旁。

徐祺道：「請四位先喝杯清茶！」

不拘等人默默喝了一口茶，軒轅子問道：「大黑蛾來了沒有？」

翠雲道：「尚未發現！」

「徐祺，你家可有清靜房間沒有？」

徐祺忙道：「有有，請四位跟晚輩來！」說着在前頭帶路，走向內宅，翠雲走在最後面。

到了內宅，徐祺開了兩間上房，不拘與乘雲分居一室，軒轅子則與傅雨生同處一房。

「這裏沒你的事了，假如大黑蛾來了，才來通報一聲！」軒轅子好像在自己的家中般，老實不客氣地把房門「砰」的一聲關起。

金顯福輕輕地罵道：「這人好大的架子！」

不料軒轅子耳尖，在房內道：「等下若大黑蛾來了，須由你來通知，別人通知



徐祺向着傅雨生等四人跪拜而下。

區區不去！」

金顯福心頭一懍，不敢再言，快步離開。

軒轅子聽脚步聲去遠了，才問道：「小傅，你昨日爲何不殺他倆！」

傅雨生苦笑一聲。「晚輩昨天正想下殺手，無奈病情將發，只得急忙飛逃，否則恐怕殺不了人，反要被人所殺了！」

軒轅子吃了一驚，說道：「有這般嚴重？」

傅雨生苦笑道：「甚至更嚴重——暈迷不醒！」

軒轅子道：「幾件事湊在一起，就難怪人家懷疑你！你盤膝坐下，待老夫用內力助你，看看能否可使病情減輕！」

傅雨生感激地道：「多謝前輩關懷，不過照看並無作用，前輩不用費心了！」

軒轅子道：「老夫一生未曾收過一個徒弟，又與你有緣，一直視你如同子侄，希望你能振作起來！」

傅雨生眼圈一紅，凄然道：「奈何晚輩其心已死！」

軒轅子長嘆一聲：「情之一物，實乃大凶也！刀劍殺人於有形，情却可殺人於無形中！」

傅雨生目光一閃，道：「聽說前輩年青時，曾與一宮女……」

軒轅子喝道：「胡說！」

傅雨生連忙住了口，輕聲道：「對不起……」

軒轅子臉色連動，良久又一聲長嘆。「若不是她破了老夫的童子功，老夫內功豈會輸與禿顱與及牛鼻子！」

傅雨生暗嘆忖道俗三人至此境界，乃看不開勝負成敗，也輕嘆了一聲。

軒轅子目光一凝。「你因何嘆息？」

傅雨生忙道：「晚輩緬懷身世……」

軒轅子哈哈笑道：「凡事天註定，何必多嘆惜！」

傅雨生道：「既然如此，前輩又因何遷怒於那個小宮女？」

軒轅子身子一震，搖搖頭道：「你說得不錯！我爲何要遷怒於她？」他臉上忽然閃過一絲甜蜜之色，喃喃地道：「其實她如同一棵蓮花……咳咳，錯的應該是老夫……」

傅雨生暗笑，忽聽軒轅子猛喝一聲：「既然你也知道凡事天註定，又爲何要折磨自己？」

傅雨生道：「晚輩對此事尚有疑惑，假如凡事天註定，做人尚有什麽意思？」

軒轅子一怔，反問：「你這句話又是什麽意思？」

「人的一切均不由自己，一切由天安排，則人與行屍走肉又有何分別乎！」

軒轅子哈哈一笑：「問得好！但有一句話，成事在天，謀事在人，你可曾聽過？人既可順天而行，亦可逆天而行，當然後果大不相同。比喻一個資質平庸之人，註定一生庸碌，但假如他肯用功，加上勤勞克苦，可使其有一定的成就，但要作爲人上人則難乎哉！」

傅雨生道：「人眞有命運一事？」

「然也！每個人一生出來，其今後發展已有個粗畧的大概！一個出生於窮困之家，要想白手興家，富甲一方，窮一生之努力亦未必可得！即使有成功的，也是萬中無一，但一個富家子弟，不用努力，便可衣食無愁，這不是命是什麽？多少草莽英雄欲圖霸業，大多功敗垂成，而生於帝王之家，帝位王位垂手可得，此非命乎？每一個人都有運好運蹇之時，命好的好運氣一般較長，命不好的，壞運氣也較長，命運之理在於此！」

傅雨生眨眨眼，似懂非懂。軒轅子嘆了一口氣，道：「老夫不是迂腐之輩，我雖窮研命理相學，但老夫的宗旨，便是既相信命運，又不盡信！」

傅雨生一怔，喃喃地道：「這兩句話，只怕晚輩終生也不會明白！」

軒轅子道：「佛家之隨緣而生，倒是最好的處世態度！但人本身仍可在一定的範圍內作主宰！」

傅雨生道：「假如人人隨緣而生，凡

事無所求，國豈會富，民又豈會強？」

「國有國運，地有地運，家有家運，人有人運，國之將強，必盡賢人達士，英雄豪傑，國運數盡，必生妖孽，人運受家運影響，家運也受地運影響，地運更受國運影響。」

「這些晚輩倒未曾聽過。」

「國有興衰，地有旺敗，乃人人均知之事。且不說國運，只說地運，以前地發西北，是故英雄都出於此處，咸陽長安也盛極一時。此外，東方泰山雄冠天下，也因此出了不少有爲之人，但泰山勢孤，少羣峯拱托，又地處一偶，是故這些英雄霸業均不長久，且多草莽之輩，是故魯境多盜匪也。如今地運至中原，所以中原英雄輩出，將來地運恐會逐漸南下，但中原既爲中原，關係至我黃帝子孫至大，其地運可歷久不衰，行至南方恐要數百年後之事矣。」

傅雨生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半晌問道：「鬼神之事又如何？」

軒轅子哈哈笑道：「此事老夫因未曾目擊，不敢妄言，正合見者自信，未見者存疑也。」

說話間，軒轅子忽有所覺，問道：「門外是誰？」

「啓稟兩位大爺，我家老爺有請。」外面傳來翠雲的聲音。

軒轅子道：「可是大黑蛾出現了？」

「不是。老爺說天已黑，請兩位大爺出廳用膳。」

軒轅子看了傅雨生一眼，道：「老夫不餓，同你家老爺，叫他免了吧。」

翠雲應了一聲，退下。軒轅子道：「姓徐的目光閃鑠，生性狡猾，城府又深，加上來歷可疑，老夫可不願意接受他的奉承。」

「晚輩也不想看他的嘴臉。」

說話間，又聽一個匆急的腳步聲傳來。軒轅子笑道：「此人必是金顯福，也必定是大黑蛾來了。」話音一落，外面果然傳來金顯福焦急的聲音：「老前輩，晚輩是金顯福，那些害人的蛾又出來了！」

「在何處？」軒轅子長身而起。

「在大廳及庭院上空飛舞。」

軒轅子與傅雨生一齊出房，隨金顯福至大廳。到得那裏，果見有無數的大黑蛾在飛舞。軒轅子眉頭一皺，道：「快多取火把來。」

金顯福囁嚅地道：「要火把何用？」

「老夫要捉蛾！」

話音一落，庭院內的大黑蛾便齊向大廳飛來，金顯福、董延年與徐祺大驚，都縮入暗廊內，軒轅子閉住呼吸衝落庭院。

大黑蛾兜頭追來，軒轅子雙袖飛舞，那些大黑蛾吃他袖風一擊，不是向上飛逃，便是墮落地上。

疑雲

不拘大師與乘雲道長也飛身落庭院，四隻袖管配合軒轅子組成一個六角形的「桶狀」袖陣，波濤也似的罡風，刮得地上的沙石飛舞，連廳上三人，也衣袂飄飄，袖陣之中的大黑蛾，就更加身不由主，隨着罡風忽上忽落，一時間，蔚爲奇觀。

徐祺見他們三人憑六隻袖管，便可擒住數百隻大黑蛾，興奮得連聲叫道：「快拿火把來！」

飛舞在軒轅子三人之外的大黑蛾見狀便自側後飛將下來，生似通靈一般，懂得避重就輕。

傅雨生標前幾步，倏地抽出徐祺插在後背的長劍，飛身躍落庭院，這一動作疾如閃電，徐祺直至長劍離開劍匣才有所發覺，假如傅雨生在此刻偷襲他，徐祺即使有十條命，也死絕了。

想至此，徐祺後背出了一陣冷汗，忍不住退後幾步，放眼望去，但見傅雨生長劍飛舞，眨眼之間，暴升起一團白光。

白光到處，大黑蛾紛紛斷翅落地，只一忽，跌落地上的大黑蛾，已有數十隻，其他未曾死傷者，連忙振翅高飛。

不拘大師脫口讚道：「傅施主，好凌厲的劍法。」

乘雲道長接道：「何不進來，把這些也殺了？」

傅雨生久未展所長，剛使了幾招，便得三位前輩高手讚賞，精神一振，雄心乍現，笑道：「有何不可，只怕不拘老前輩會怪晚輩多殺生而已。」

不拘嗔道：「貧僧是這種人麽？」

傅雨生一笑，閃身欺進他們三人中間，軒轅子道：「退！」僧道俗三神立即退了兩步，好讓傅雨生展現劍威。

三人一退，罡風稍弱，大黑蛾立即自中間向上急衝，傅雨生大喝一聲，雙腳一頓，人在半空，劍芒大盛，只見他長劍一圈，振翅欲飛的大黑蛾又再墮下幾只。

傅雨生劍刄一落一絞，刹那間，半空如同洒下百十塊黑布片子般。

傅雨生在空中連使三劍，氣竭沉下，腳尖一點，再度拔身而起，這次劍上的寒芒暴漲半尺，手臂一揚，正待後落，猛聽他大叫一聲，身子如斷綫之箏般，筆直跌落！

一落地，一個踉蹌，踣倒於地！這個變化實在大出衆人之意料，忍不住「啊」的叫了一聲。

軒轅子三人更是不約而同，撤掉袖上的罡氣，一齊向地上的傅雨生抓去！

那些大黑蛾因罡氣之消失，如釋重負，立即高飛，逃之夭夭。

乘雲道長因比較接近傅雨生，是故他第一個抓住他的後衣領，把他提起，再一個倒飛，躍上大廳。

火光下只見傅雨生滿頭大汗，臉色蠟黃，牙關緊閉，不醒人事。

徐祺道：「這些鬼東西果然厲害！」

軒轅子滿臉關懷之色，擧袖替傅雨生拭去額上之汗珠，不拘大師及乘雲道長則一人抓住一手，凝神把脈。

軒轅子道：「和尚，如何？」

不拘搖搖頭半晌才道：「經脈紊亂，看來是舊病復發而已，與大黑蛾無關。」

軒轅子噓了一口氣，道：「如何醫治，你們兩個比區區在行。」

乘雲道長向不拘大師遞上一個徵詢之眼色。「用咱們的內力助他如何？」

不拘道：「貧僧正有此意。」當下兩人一齊運起內力，透過手掌，源源注入傅雨生體內。

不料，內力一至，傅雨生忽然大叫一聲，汗出如漿，牙關咬得更緊，軒轅子怒道：「你們兩個不懂便不要亂來！」

不拘與乘雲互視一眼，雙雙苦笑，然後是乘雲鬆手退後一步，不拘再度把內力注入傅雨生，這次却相安無事。

軒轅子問道：「牛鼻子，這到底是怎回事？」

乘雲說道：「貧道內功與和尚雖大同却有小異，兩股內力在傅施主體內一攪，嘿嘿……」

軒轅子跺脚道：「當眞是急暈了。」

乘雲道：「你每次見到他，便與平日神態有異，莫非他已私自拜你爲師乎？」

軒轅子道：「胡說胡說，這小子將來武功只怕還在你我之上，他會拜咱們爲師麽？」

乘雲輕哼一聲，扭頭不答，原來他們三人初見傅雨生時，都爲其資質所震驚，繼而都欲把之據爲己有，希望傳之衣砵，三人曾因此吵了一架，五年不曾見面，傅雨生雖然對他們三人敬佩有加，却也不敢胡亂拜師，以免造成他們的矛盾。

當下乘雲叫徐祺拿筆紙來，開了一張藥方，叫他火速去買藥煎與傅雨生飲服。

徐祺忙叫徐順去辦，徐順哭喪着臉道：「老爺，此刻店鋪都是關門！」

徐祺喝道：「無用的奴才，多給一點錢不就行了，賣藥的應有濟世之心，他們會見死不救麽！」

徐順去了之後，徐祺諂媚地道：「不知三位前輩尚有何吩咐？」

軒轅子淡淡道：「有事自會叫你！」

說話間，不拘已收了掌，擧袖拭去額角的汗漬，輕聲道：「料已無事。」話音一落，果見傅雨生睜開眼睛來，他見自己躺在桌上便知一切，坐起抱拳道：「多謝三位相救，晚輩必又是暈倒了。」

不拘問道：「施主多數在什麽情況之下暈倒的？」

「傷心過度或用力過度。」

「這就是了，藥物及內力，只能有效於一時，最重要的是施主今後須寬懷才能痊癒。」

傅雨生嘆了一口氣：「其實三位前輩根本不必救我，讓晚輩就此解脫，豈非更好？」

乘雲沉着臉道：「胡說胡說，你想死，貧道也不讓你死！」

軒轅子一嘆道：「天妬英才，奈何奈何！」

不拘口喧佛號。「施主如今覺得身體如何？」

「已無大碍，」傅雨生跳落地，衆人見他果已無事，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軒轅子道：「咱們看看那些大黑蛾吧！」當下走至階前，右掌凌空一抓，地上的幾隻死了的大黑蛾立即飛入他掌中，軒轅子轉身入廳把牠放在桌上。

徐祺連忙把燈移近，軒轅子用手指挾起，看了幾眼，道：「除了比尋常的蛾虫較大之外，並無異同之處！」

不拘大師也取了一隻過來，放在鼻端嗅了一下，道：「這些蛾虫亦未曾餵過毒物！」

不拘對毒素有研究，就是軒轅子在這方面也頗有成就，當下取出一根又細又長的銀針來，刺入蛾虫的腹中，銀針依然光亮，證明無毒。

「徐祺，你妖言惑衆，你家內死的人分明是因他們窺破你們的秘密，所以被你殺人滅口，却編了一套鬼話來遮瞞，簡直是豈有此理！」

徐祺臉色一變，霍地跪下，叫道：「老前輩寃枉了，晚輩並無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前輩若是不信，可叫下人們來問問。」

軒轅子見他一臉誠懇，喝道：「起來起來！既然是眞的，你倒說說，大黑蛾憑什麽殺人？」

徐祺身子一抖，道：「傳說牠是拘魂使者的化身，牠要取人性命……自然有牠的辦法。」

乘雲緊接道：「胡說八道！」

金顯福忍不住道：「老前輩們見多識廣，自然知道牠憑什麽害人的了。」

乘雲三人同時冷哼了一聲，半晌，軒轅子接道：「你說牠會咬人？」

「是的，死者可說體無完膚。」

軒轅子揑開一隻冥蛾的嘴，把銀針插入，也不見銀針變色，證明口內並無腺毒，他滿面疑雲，徐祺，金顯福與董延年反而臉色大變，證明大黑蛾的確是拘魂使者，是魔鬼的化身。

「和尚，你看出端倪沒有？」

不拘搖搖頭，乘雲也道：「此事若非他們胡說，便確有奇怪之處！」

軒轅子轉頭嘿嘿冷笑，道：「若是小傅剛才死了，區區還能相信，但……哼！假如牠們是拘魂使者，咱們四人剛才打牠，爲何咱們沒事？」

徐祺囁嚅地道：「也許諸位武功高，牠們近身不得，無從施其技。」

傅雨生道：「若是拘魂使者的化身又豈會無所施其技！」

徐祺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軒轅子眉頭輕皺，道：「這個倒可解釋，大黑蛾無論多大的法力，都會受其本身條件的限制，孫悟空雖然善變，但牠的尾巴終未能隨心所欲而變，大黑蛾也是如此。」

「阿彌陀佛，軒轅施主相信此眞乃九幽地獄十殿閻王御賜的拘魂使者？」

「區區未曾想出牠害人的方法！此蛾既無毒，飛過人們的頭頂，那人便會無緣無故而死，豈不太玄？就算讓牠咬幾口也不會致命。」

金顯福忽然想起一事：「聽說大黑蛾找上人之後，首先讓其得了一種叫做『喉蛾症』的怪病！」

「有什麽特徵？」軒轅子精神一振，忙問道：「你仔細說來聽聽！」

金顯福忙把徐安的話轉述了一次。「咱們已用刀切開死者的咽喉檢查過，除了氣管有一段收縮外，別無異狀！」

「氣管收縮，無氣可通，自然會窒息而死！」軒轅子喃喃地說道：「莫非大黑蛾身上有一種無色無味，又能令氣管收縮的藥物？」

金顯福道：「晚輩愚昧……」

軒轅子道：「你家可有畜牲沒有？」

徐祺說道：「寒舍既有鷄、貓，也有狗！」

「各捉一隻過來！」

徐祺忙吩咐下人去辦。不一刻，貓、狗、鷄都送了上來。

軒轅子以刀把一隻大黑蛾剁碎，然後把其灌入那隻大雄鷄嘴裏，大公鷄對此「美食」似乎甚有胃口，略一咀嚼便嚥了下去。

軒轅子把牠放開，大雄鷄偏偏頭，一對眼睛又望向桌上的黑蛾，似乎意猶未足。軒轅子又把大黑蛾餵給黃狗與黑貓吃，結果這三隻畜牲，吃過都竟無異狀。

「阿彌陀佛！軒轅施主你不會再拿人來試驗吧！」

軒轅子笑罵道：「和尚你若看不過眼，便回房去吧！」

乘雲長嘆一聲：「這件事如今連貧道也給弄糊塗了！」

軒轅子苦笑道：「莫說你，就是區區也糊塗了！」

說着徐順已買了藥回來，徐祺忙吩咐他拿到灶房煎，同時道：「如今大黑蛾既然已去了，三位肚子也該餓了，晚輩已準備了一桌素席……」

不拘道：「施主如此客氣，貧僧若再拒絕，未免絕情！」

徐祺大喜，連忙吩咐下人把素席送上來，就在此刻，衆人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叫道：「郝青寧，快把命送上來！」

那叫聲是異常凄厲，在深夜中，格外令人生畏。

軒轅子目光一凝，問道：「郝青寧是誰？」

徐祺三兄弟大窘，怔怔地說不出話來。那叫聲又道：「郝青寧，你魂魄快來吧……閻王要你三更死，僧道俗三神也留不了你到四更……來吧來吧！」

叫聲未了，屋簷上又出現幾隻大黑蛾。軒轅子道：「和尚老道，咱們先把那人捉來吧！」

乘雲道：「聲音來自左首那叢竹林，咱們分開前進，莫讓他逃脫！」

竹林就在庭院的一角，旁邊尚有一排花盆，距離大廳只有七八丈遠。

乘雲話音一落，三人立即分三個方向射出，只兩個起落，便已投入竹林內。

就在此刻，左首那叢竹林又響起一個叫聲：「郝青寧，你的魂魄還不來？來吧來吧，閻王已上殿了！」

這叫聲凄厲而低沉，空空洞洞的跟剛才那聲音一模一樣。若是人叫的，他又怎能在這一瞬之間，瞞過衆人的眼睛，由左而右？由於庭院較大，兩邊相距足有十二丈，就算飛鳥，也不可能有此速度！

徐祺忽然喝道：「你是誰，裝神扮鬼，嚇得了誰？」

那聲音格格一陣亂笑：「我根本就是鬼，是被你們害死的寃鬼！來吧來吧，岳森、蔣離秋與郝壽已在路上等你們了！」

徐祺臉色一變再變，剎那間，只見軒轅子、不拘、乘雲三道人影已自左首叢林飛了出來，向反右首那邊奔去，速度實在疾如星丸！

「格格格……」竹林內的聲音又是一陣大笑：「可笑僧道俗枉稱三神，却爲惡人効力！」

話音一落，不拘等三人亦已入林。

「郝青寧，金萬福、董延平……魂魄來呀……」那聲音忽然又在左首竹林響起，而且更加凄厲。

就在此刻，屋簷上那些大黑蛾，忽然衝下，飛入大廳，向廳上之人襲去。

金顯福站在最前面，首當其衝，見狀大驚失色，連忙抱頭縮退。

傅雨生體力未復，只顧自保，袖管一捲，捲飛一隻大黑蛾！

那隻大黑蛾並未死，却改向金顯福飛去！

徐祺董延年因所站立處近暗廊，立即縮了入去。

金顯福見那隻大黑蛾向他左頰飛去，一邊揮袖一邊叫道：「傅大俠快救我！」

傅雨生疲乏之地道：「你先躲進去吧！」忙把雙袖護住頭面！

說話間，那些大黑蛾已纏上金顯福，不斷在其頭上飛舞！

金顯福連奔帶跳，飛入暗廊，伸手去推兩旁的廂房木門，奈何廂房早已爲徐祺、董延年及家丁們所佔，他們何嘗不怕？不但上了木門，而且以背頂着！

金顯福心膽俱裂，嘶聲大叫：「老大老三，快開門！」

傅雨生功力只剩三五成，只能自保，救不了他，便叫道：「你快跑吧！」

金顯福叫道：「跑不了啦！」雙袖拚命捂住頭臉，又叫道：「老大，牠們來啦，快開門吧！」

傅雨生聽得毛骨聳然，這叫聲就像女人在淘哭！只得叫道：「老前輩快來！」

乘雲首先穿林出來，幾個起落已躍上大廳，揮掌替傅雨生拍趕冥蛾。傅雨生道：「前輩快去救金顯福！」

乘雲脚尖一點，向暗廊標射過去，就在此刻忽見金顯福身子一陣痙攣，雙臂虛抓一下，向喉頭抓去！

乘雲遙發一記「劈空掌」，一股強勁無匹的掌風立即向那羣大黑蛾湧去！

萬料不到，那些大黑蛾竟然十分通靈，知道厲害，「得手」之後，便向裏面飛去！

乘雲之掌風到處，已不足爲害，反而送了牠們一程！

與此同時，軒轅子與不拘大師也自林內衝了出來。那聲音又自左首傳來：「金萬福魂魄來吧！」

「蓬」的一聲，金顯福應聲跌倒。

那聲音又道：「郝青寧，明日再來取你之命！」

語音一落，傅雨生頭頂那些大黑蛾，也一個急衝向上飛去！

軒轅子大叫一聲，躍起半空，長袖向下一拍，喝道：「有本事的便把區區的魂魄也拘去吧！」

忽聽竹叢中響起一陣尖銳的嘯聲，那些大黑蛾急竄而起，但仍有幾隻反向軒轅子衝下去。

軒轅子撤掉掌風，飛落地上，叫道：「來吧，來吧！」那些大黑蛾立即飛落，附在他臉上。

軒轅子但覺臉上微微一痛，吃了一驚，舉手一翻，左袖攏着一隻大黑蛾，右手食中兩指一挾，把其挾住，隨即倒飛躍上大廳！

乘雲道：「軒轅施主，你沒事吧？」

軒轅子心頭雖然忐忑，但嘴上却道：「是區區故意讓牠咬的，會有什麽事！」

乘雲眨眨眼，道：「眞的沒事？」

軒轅子默運內力，轉了一個小周天，搖頭道：「確是無事！」

乘雲道：「這就奇怪了，這位施主給牠一咬便斃命，爲何你會沒事？」

「阿彌陀佛！」不拘大師合什道：「軒轅施主大概命不該絕，所以拘魂使者也無可奈何了！」

軒轅子一怔，道：「和尚，你也相信那種無稽的傳說？」

和尚閉起眼睛，輕聲唸起往生咒來。

乘雲走至廂房外，拍起門來：「施主們出來吧，大黑蛾已飛跑了！」

半晌，房門才打開，徐祺臉含愧色地走了出來，澀聲道：「多謝四位趕走那些魔鬼！」

軒轅子道：「快再把那隻狗拉來！」

「是是！」徐祺回頭對家丁喝道：「聽見沒有？」

家丁去後，不久便把大黃狗牽來了，軒轅子按住黃狗，把大黑蛾放在牠頭上，誘黑蛾咬牠。燈下看得分明，大黑蛾果然釘了牠兩下，軒轅子雙指一用力，把大黑蛾挾死，放開黃狗。

那狗兒有點驚慌，退後幾步，汪汪地吠了起來，顯然因受辱而大是不滿，可是神態却無異常之處。

過了一陣，狗兒見廳上之人無一怕牠，便跳下庭院，蹲在地上，用前抓搔癢。

軒轅子輕嘆道：「區區被咬過既無事，狗兒被咬過亦無事，此事如何解釋？」

乘雲道：「還有，竹叢內那叫聲忽左忽右，又如何解釋？假如是人，絕不可能逃得過貧道一雙眼睛！」

軒轅子道：「你也相信傳說吧？」

乘雲苦笑道：「你一向足智多謀，連你都解釋不了的，貧道與大師又怎能會知悉！」

不拘道：「貧僧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但大黑蛾當眞是喝過閻王的酒乎？」

董延年道：「一定是的，否則怎會這般厲害！」

乘雲問道：「傅施主又有何看法？」

「晚輩也茫然不解！」

董延年道：「一定是閻王派來的，否則咱們一被咬中便氣絕身亡，而前輩與狗兒却可無事！」

軒轅子冷冷地問：「閣下自己也認爲該死？」

董延年立即閉嘴，軒轅子冷笑一聲，把金顯福的屍體放在桌上，拿燈看了一陣，搖頭道：「他並未被大黑蛾咬及！」

衆人一聽立即走近細看，找來找去果然找不到頭臉及手掌有被大黑蛾咬過的跡象。不拘皺眉道：「奇怪！大黑蛾既然未咬及他，他又爲何會死？」

乘雲道：「以前因大黑蛾而死的人，也很可能是在死後才被咬的！」

軒轅子道：「把他外衣解開！」

一個家丁顫巍巍走前，把其衣襟解開，金顯福身上雖有幾道疤痕，但都是舊傷，軒轅子雙眉深鎖，喃喃地道：「看來他的魂魄的確是被閻王拘走了！」

徐祺與董延年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顫聲道：「晚輩該怎辦？」

軒轅子道：「閻王要你三更死，無人能留你至五更！」

「前輩必有辦法！」

「區區說話向來爽直，諸位以前必然做過什麽虧心事，所以才會匿在此處！」軒轅子冷冷地道：「諸位到底得罪過什麽人，應該心中有數，何必問我？」

徐祺連聲道：「咱們根本沒做過什麽虧心事！」

「那麽有否什麽厲害的仇家？」

「這個……」徐祺忽改口道：「請諸位入內堂用膳，咱們邊吃才邊說！」

內奸

酒席設在內宅徐祺的書房內，一葷一素，尚有兩罈老酒。

軒轅子道：「葷素一齊來吧，和尚及道長並不忌！」

「是是！」徐祺親自把菜捧在一起，又叫翠雲倒酒。

徐祺一直把僧道俗三神視作救命符，自然需用心奉承，於是舉杯道：「三位前輩及傅大俠光臨寒舍，眞是蓬蓽生輝，又是晚輩之榮幸，可惜寒舍正處危難，未能好好招呼……咳咳，唯有以此杯水酒敬四位！」

衆人喝了一杯之後，軒轅子道：「諸位既然沒有做出什麽虧心事，又怎會匿在此處？」

徐祺眼珠子一轉，道：「在江湖上跑過幾天的，誰沒仇家？晚輩兄弟就是厭倦了那種腥風血雨的生活，所以才隱居於此，希望能平安過日子！」

軒轅子道：「理由便是這麽簡單？」

「是的，前輩若不相信，晚輩可以發誓！」徐祺一臉誠懇。

不拘大師道：「阿彌陀佛，施主無須發誓，貧僧相信施主們都是安份之人！」

「多謝大師信任，請再飲一杯！」

軒轅子冷笑一聲。「既然如此，諸位根本無需害怕。」

董延年囁嚅地問道：「爲什麽？」

「既然無做過虧心事，閻王又豈會提前來拘魂？」軒轅子笑道：「若然來拘魂，便是諸位壽元已盡，所謂生死有定，何必驚憂？」

「是的是的……但，就怕他們會找錯了人！」

軒轅子哈哈大笑。「剛才竹叢中傳出的叫聲，已把諸位的名字喊了出來，還會拘錯了魂麽？徐祺，我相信郝青寧才是你的眞姓名吧？」

徐祺臉色大變，半晌才道：「那是晚輩以前在江湖上走動時胡揑的名字！」

不拘等人不用打話，用過膳之後，已過三更，徐祺親送他們進房，更親手把煎好的藥遞給傅雨生。

一宿無話，次早軒轅子等人便向徐祺告辭，徐祺忽道：「前輩，前日黃昏咱們在五福長生店內發現了大黑蛾，會不會福老頭有問題？」

軒轅子望向傅雨生，傅雨生道：「福老頭不曾學武，而且爲人老實，何況以前

我從未見到他店內有什麽大黑蛾！」

董延年道：「那麽這是否大黑蛾的主人，如今躲在他店內？」

傅雨生淡淡地道：「諸位何不再去査一查，不過在下不准你們對福老頭及他的夥計動武。」

「這個自然！」徐祺道：「早點已備好，諸位用了早膳才走吧。」

不拘合什道：「昨晚打擾了一夜，貧僧已好生過意不去，何況貧僧等人還不餓，多謝施主了。」

徐祺道：「大師眞的要走了？」

「自然，老衲四海爲家，無所謂走與不走，告辭。」

董延年道：「老大，你……」

徐祺囁嚅地道：「大師既然四海爲家，可曾聽見『八臂神魔』的名頭否？」

不拘微微一怔。「施主可是指屠千萬屠施主那魔頭，老衲豈有不知之理！」

董延年問：「大師最近曾見過他？」

「這個倒沒有，事實上老衲從未見過他，否則怎容他如此作惡多端，施主爲何突然有此問？」

軒轅子笑接道：「徐家必與屠老魔有仇！」

「是的，當年屠老魔被羣豪圍攻受傷後，恰遇到咱們兄弟，晚輩等加了幾刀，但仍被其逃掉，事後恐他未死，前來報仇，會殃及家人，是故遷來本城隱居！」

不拘點頭道：「原來如此！『八臂神魔』看來已死，諸位但可放心！」

董延年又問道：「大師得到確實的消息？」

不拘搖搖頭。「老衲只是推測耳，當年屠老魔若是未死，養傷也用不着二十年，以他的睚眦必報的性格，豈肯長期隱忍不發！」

董延年道：「那也未必，也許他另有重大的圖謀也未定！」

軒轅子笑道：「以他來說，也斷不會去養蛾來殺人，再說大黑蛾若不是拘魂使者的化身，又怎會如此玄妙，咬府上之人便會氣絕，咬區區却無能爲力？」

徐祺臉色一變，道：「前輩眞的相信牠是……拘魂使者的化身？」

「你能說不是麽？這還是你告訴區區的！」

徐祺下拜道：「請三位前輩爲晚輩指一條明路！」

不拘與乘雲互視一眼，軒轅子道：「這也簡單，一則遠走高飛，二則請幾個法術高強的道士回來驅蛾！」

徐祺哭喪着臉道：「除此之外，尚有其他辦法否？」

「也許有，不過區區不知道！」軒轅子拱一拱手道：「告辭！」

董延年又問道：「前輩欲何往？」

軒轅子笑道：「區區也是四海浪蕩，無一定所！」

「那麽傅大俠呢？可否請他留下來助晚輩禦蛾？」

軒轅子哈哈大笑。「他既然已辭去五福長生店的工作，自然也不留在咸陽！」

傅雨生道：「不，晚輩仍想在咸陽居住！」

「快走快走！」軒轅子拉着傅雨生快步而去，不拘與乘雲向徐祺行了一禮，也轉身去了！

徐祺望着他們的背後，身子一顫，道：「老三，咱們怎辦？走還是留？」

「留！」

「留？」徐祺回頭望了董延年一眼，道：「留下來還不是束手待斃！」

董延年咬牙道：「老二老四老五老六都死在這裏，咱們能離開麽？」

「你不怕死？」

「我當然怕！但帶着大批金銀上路，難道便沒有危險？」

徐祺長嘆一聲：「愚兄沒了主意！」

× × ×

軒轅子出了徐家，脚步仍甚快，乘雲道：「軒轅施主，老道知道你一定另有計劃！」

軒轅子笑道：「還是牛鼻子了解我！小傅，先帶咱們去你那蝸居坐坐！」

傅雨生猶疑了一下才帶路，不久到了傅雨生賃下的那棟破屋，不拘三人都皺起眉頭。

乘雲道：「你住在此處，難怪要患病了！軒轅施主你有話便快說吧，老道不想在這裏久坐！」

軒轅子笑道：「你不想坐也不成，而且還得坐到晚上。」

不拘一怔，道：「阿彌陀佛，施主莫非故意要折磨洒家？」

軒轅子道：「虧你還是出家人，難道沒一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精神！」

「罪過罪過！施主有話請說！」

「區區雖然還不知道那黑蛾殺人的道理，但始終也不大相信牠是拘魂使者的化身！」

乘雲道：「你昨夜與今早又爲何力言牠是來自地獄的！」

軒轅子一笑。「這個你且別理！但徐家雖有凶煞之氣，却無鬼氣，證明這是人爲而非鬼爲的！」

不拘道：「那許多奇怪之事，你如何解釋？」

「區區若已能解釋，還會帶你們來此乎？再說區區也不相信徐祺與屠老魔結仇，是爲了那件事！」

乘雲道：「這個你又如何推測？」

「徐祺與董延年臉帶凶殘狡猾之色，豈會爲了正義而與屠老魔結仇？」

傅雨生忍不住道：「這是憑前輩的相學推測出來的？」言詞間不無揶揄之意。

不料軒轅子正容地道：「然也，但區區自信即使看不到十成，也有八九成！若區區推測無誤的話，徐祺六兄弟以前可能是屠老魔的手下。屠老魔因四面受敵，一次在途中被羣豪圍困，結果因寡不敵衆而受傷，但他的武功確實高強，受傷之後，仍讓其逃脫！」

他頓了一頓，續道：「屠老魔能夠顯赫一時，除了他本人武功高強之外，尚有一班黨羽，可是江湖上却無人知悉其巢穴的地點！屠老魔受傷回去之後，其手下必是發生了內鬨，徐祺等人也可能是叛亂者之一，可惜屠老魔仍能逃過大難，其手下深恐屠老魔傷好之後，會來報復，便紛紛覓地隱居，徐祺等人也必是如此！」

乘雲道：「是故你懷疑這蛾是屠老魔豢養的？」

「也許。不過依屠老魔的性格來看，却又不像！」

不拘道：「這與咱們來此過一日有何關係？」

「區區打算今夜咱們再進去探個究竟，爲恐讓人知道咱們的行踪，所以只好委屈大家在這裏過一宵了。」

不拘道：「你眞要管此閑事？」

軒轅子哈哈笑道：「難道你不想知道眞相？何況除冥蛾之外，尚有昨夜那個叫聲，爲何會忽左忽右，也是難明之事！」

× × ×

中午，徐祺與董延年仍在書房內吃飯，酒菜雖然香味撩人，但他倆都難以下咽，因爲同桌吃飯之人，越來越少，難免有兎死狐悲之感。

良久，徐祺放下竹筷，道：「老三，你有什麽辦法？愚兄已六神無主矣！」

「生死有命，算啦！何况小弟已有一個笨辦法來對付大黑蛾！」

徐祺聽了精神一振，忙問：「什麽辦法？」

「咱們若不到空曠之處，冥蛾任是有無邊的法力，牠也飛不進房內來！」

「但，徐安豈非是死在房內的？」

董延年冷笑一聲：「誰知道他是否來不及關窗，以至讓冥蛾飛了進來！而且牠們於日間又似乎都不來，咱們只不過提早休息而已！」

「這辦法雖不錯，但終非良策，難道咱們長年都不出去？」

董延年嘿了一聲：「一入冬，蛾虫便死了，明年的事，明年再打算！」

「假如牠眞的是拘魂使者的化身，又豈會怕嚴冬？」

「牠若眞的是拘魂使者的化身，咱們就算跑到江南，也難免被拘去魂魄！」

徐祺噓了一口氣，道：「也有道理！」心情稍寬，飯便多吃了幾口。

最後他叫翠雲把殘羹餘飯收去，道：「老三，我一夜沒睡，要回房休息了。」

董延年道：「小弟也要休息了！」

徐祺到他夫人寢室，他夫人是個樸素的鄉家女兒，一向只在家內相夫敎子，既不過問徐祺的往事，也不理閑事，這兩日家內鬧得天翻地覆，她幾曾受過這種折磨，便病倒了。

徐祺對這個老婆還算不錯，走至床前問道：「吃過藥沒有？」

「吃過了。青寧，孩子們不知有否危險？」女人一心只惦念着骨肉的安危。

徐祺生氣地道：「別叫我青寧！爲夫已說過多少次了！」

「是的，我一時忘記了……咱們不如搬到別處吧？」

「搬到那裏去？」徐祺沒好氣地道：「那種蛾虫雖然可怕，但假如把門窗關好，牠如何進來？別怕，凡事有我！」

「還是叫兒子跟女兒回來一下吧！」

「哼！叫他們回來送死？」

女人說道：「青……我昨夜做了一晚的惡夢，夢見了我的爹娘與勝兒一起來找我……」

「你別胡思亂想！」

「眞的！以前我聽人說過，假如死人跟活人一齊在夢中出現，那活的也活不長了！」

徐祺道：「別聽那些鄉愚胡說八道！沒這種事，睡吧！」說着一指戮在她黑甜穴上，那女人便昏昏沉沉進入夢鄉！

徐祺不想再在房內呆下去，輕輕走出房，順手把門關上。

內宅本就人少，加上徐禱、岳參等四人的先後暴斃，便顯得更加清靜了。剛走了兩步，見到以前服侍岳參的丫頭紅燈走過，便道：「你進去主母房內陪她吧，不要隨便打開門窗！」

紅燈應了一聲進去了。徐祺信步穿過後花園，走至董延年的房外，忽聽房內傳來一個女人的嬌笑聲，徐祺認出是丫頭白雪的聲音，他深知把弟的德性，連忙退了開去。

他由內宅一直走向中院下人的居所，沿途竟然不見一個人影，偌大的一座莊院，就像沒人居住般。花樹因乏人澆水，也顯得垂垂欲死。

徐祺深嘆一聲，深覺死神已降落在屋頂上，隨時會撲將下來，攫取未死之人的魂魄！

他帶來的婢僕很多是未至咸陽之前便買下來的，當然，那些年輕的丫環除外，但他素來小心謹愼，要新買婢僕，也派把弟到外地買，以防秘密外洩，而以前帶來的婢僕，年紀大了之後，又盡量讓他們配成對，在徐家成家立室。

若非如此，處於此風雨飄搖之中，那些婢僕早就偷偷跑掉了！

徐祺來至中院叫道：「徐富、徐利，你們都去了那裏？」

叫聲一落，廂房便紛紛開門了。徐富囁嚅地道：「老爺，找小的什麽事？」

「你們怕什麽？照常工作，大黑蛾沒這般早來的！待來了才躲入房內還未遲！」徐祺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找幾個流輪在高處觀察，大黑蛾來了便响鑼通知！平時叫老婆小心注意房內的門窗，勿讓大黑蛾躱在房內！」

衆家丁雖然害怕，但仍不得不遵命。

徐祺吩咐了下人一番，便返回內宅，路經翠雲的房外，忽然聽得裏面傳來一陣水聲，徐祺心頭一跳，用食指醮了點涎沫，刺破了窗紙，凑眼望了進去。

原來翠雲正在房內洗澡，身無寸縷，皮膚雪白光滑，如同一幅緞子般，雙乳如筍，腰肢大腿勻圓有緻，就像處子一般。

徐祺只覺腦海嗡的一响，小腹一片烘熱，再也顧不得什麽，右掌一落，震開房門，閃了進去。

翠雲大叫一聲：「老爺，你你……」雙臂環胸，坐在澡盆內，不敢起來。

徐祺輕罵一聲：「臭婊子，明明是淫婦，還裝什麽貞烈！」回身把門關上。

翠雲道：「那天是大黑蛾來了，婢子才……」

徐祺脫下外衣抛上床，邪笑一聲。「說不定等下又有黑蛾來了，你我都得死！何不趁未死之前歡樂一下？」

人在死神的籠罩之下，是否心志會反常？

翠雲沉吟了一下，咬一咬牙，毅然自

澡盆中站了起來，抓起椅上的毛巾揩拭，徐祺早已把外衣袴脫掉，環腰把其抱起。

翠雲如訴似泣地道：「老爺，你要憐香惜玉呀，婢子可經不起你摧殘！」

徐祺冷哼一聲：「你也不知陪二弟睡了多次了，還矯情什麽？賤人！」

「二爺那裏及得大爺你的強壯……」翠雲輕輕撫着徐祺的胸膛。

徐祺罵道：「好賤人，你怎知道？」脫手把翠雲拋在床上，玉體妙處盡現眼底，徐祺喉頭咕咕一响，如狼似虎般撲了上去！

刹那，房內先是不斷傳來翠雲的嬌笑聲，接着嬌笑改爲嬌喘，滿室春光。

過了好一陣，一切才歸於平靜，也許徐祺連日的緊張，得此一役而鬆弛，身子一歪，自翠雲身上滚落，不久便睡着了。

翠雲悄悄睜開雙眼，眼角忽然沁出兩滴晶瑩的淚珠。她躺了一陣，耳際聽見徐祺的鼻鼾聲，深覺厭惡，忽然坐了起來，跨過徐祺躍落床，重新跳進澡盆內。

洗刷了一陣，翠雲揩乾身體，穿上衣服，輕聲道：「老爺，婢子要去煎藥給主母喝，不服侍你了！」

徐祺轉了個身，也不知聽見沒有，翠雲望着他的後背，雙眼射出兩道怒火，隨即轉身出房，順手把門掩起。

過了兩盞茶功夫，房內忽然被人推開，閃進一個幪面人來，這幪面人手上抓着一把鋒利的匕首，輕輕把門掩上，慢慢走向床前。

他的脚步輕得像狸貓一樣，不發一絲聲音，當他來至床前，舉起匕首，手腕不禁微微發抖，手臂停在半空，久久刺不下去。終於見他身子一抖，手臂一落，匕首直刺下去！

也不知是徐祺命不該絕，還是他恰好醒來，就在此刻，他忽地又轉了個身。

匕首「呼」的一聲落下，只刺破他後背的皮肉！

這刹那，徐祺如受傷的豹子般滚坐起來，眼睛看也不看，左掌便是一掌拍出！

幪面人見功敗垂成，霍地跳開兩步，脚尖一點，橫飛而去，破窗出房！

徐祺後背血流如注，赤身露體又不敢追出去，只得邊穿衣褲，邊叫道：「來人，捉刺客！」

當他穿好袴子，開門出去，恰與一個人碰個滿懷，却是翠雲。

「老爺，你叫我……」

徐祺一把將她抓住，喝道：「好賤人，竟敢來行刺老夫！」右掌一翻，重重地摑了她一巴。「快說，是誰叫你來行刺老夫的！」

翠雲哭道：「婢子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行刺老爺，老爺若不信，可去問福嬸及銀花……」

「你剛才去了那裏？」

「婢子不是對老爺說要去灶房煎藥給主母喝麽？福嬸她們還在灶房內煮飯，老爺可去問問她們！」

徐祺目光一閃，殺機隱現。「賤婢，假如讓老夫查出一絲兒來，可要把你千刀割，萬刀剮！」

說着董延年也聞聲而來，問道：「老大，發生了什麽事？」

「剛才有個刺客進來，刺了我一刀，我懷疑是這賤婢幹的好事！」

「不是婢子……婢子是寃枉的！婢子有證人……我一直在灶房內，一步都未離開！」

董延年一掌把翠雲推入房內，道：「老大，我先拿藥來替你包紮！待我順便去灶堂問問！」

徐祺喝道：「快拿塊乾淨的毛巾替老夫抹去血漬！」

「是是。」翠雲開櫃拿出一塊乾淨的毛巾，小心翼翼替他揩抹。

徐祺雙眼目光灼灼，暗運功力，準備一有不妥便立即轉身解決翠雲。

翠雲顫聲道：「老爺，血……血未止，抹了又流了出來……」

徐祺冷哼一聲：「你給老夫閉嘴！」

話音一落，只聽外面傳來徐富的聲音：「老爺，三位公子都回來啦！」

往事

這消息實在來得太過突然，徐祺心頭震動，怔了半晌才道：「帶他們去看他們的娘親，老夫等下才去書房見他們！」

徐富的脚步聲消失之後，徐祺心潮洶湧，更是焦慮。「那三個小畜生，怎地突然聯袂回家？莫非他們探到了什麽確實的消息？」

若非他此刻受傷，又因家內出了個內奸，他早就衝了出去，問個究竟，想至此，他瞿然一醒，道：「賤婢，你給老夫站到一邊去！」

翠雲應了一聲，楚楚可憐地站在一角，雙手不斷去拿揑着衣角。

幸而董延年很快便把傷藥拿來了，徐祺道：「老三，勝兒他們回來了？」

「我剛才已聽見了！」董延年取出棉花，先拭去血漬，再洒上止血散，然後用紗布包紮。

徐祺問道：「如何？」

「傷還不輕，雖然只深六七分，却長達三寸！幸而沒有傷及筋骨！不過看來也得將息十天八天，才動得身手！」

「老夫不是問這個！我問這賤婢可有說謊？」

董延年道：「小弟去灶房問過了，這死婢到灶房巳有好一陣，是去煎藥的，後來聽見你的叫聲，她才匆匆奔來的！」

徐祺瞟了翠雲一眼，道：「如此看來，咱家內出了內奸了！」

董延年道：「這怎有可能？他們都是經過咱們仔細挑選，才買進來的，而且咱們一向都沒虧待他們！」

「若非內奸所爲，怎會在刺了老夫一刀，又能從容逃去？」

「也不一定，可能是由外頭潛進來的！那些奴才都縮在房內，那裏知道！」

徐祺恨恨地道：「總之老夫要澈底調查一下！這賤婢也有可疑！」轉頭道：「聽見沒有？以後不准你踏出房門一步，若讓老夫看見，打斷你的狗腿！」

「老爺，婢子是寃枉的！」翠雲哭了起來，滿懷委屈。

董延年道：「老大，我看她弱質纖纖的，那有這個胆子？也沒這身功夫！」

徐祺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但也

不准你走出內宅！」

翠雲這才逐漸收了哭聲，說着，董延年巳替徐祺包紮好傷口，徐祺連忙披上衣服，道：「到愚兒書房去！」

董延年收了傷藥，與徐祺到書房內，只見房內巳坐着三個青年，年紀由十八至廿六七左右。那三個青年見他倆進去，立即長身叫道：「爹，三叔！」

徐祺唔了一聲，道：「勝兒，你們怎地一齊回家，可是發生了什麽大事？」

徐祺的大兒子徐勝把書房的門關上，才道：「爹，孩兒探到那魔頭還未死！」

這句話如同一個霹靂般，在徐祺與董延年的頭頂炸响！董延年急問：「勝侄，你可曾見過？」

「沒有！」徐勝搖搖頭：「我聽人說伏牛山內住着一個獨臂獨腿的殘廢老人，而這老人雖然殘廢，却能力敵虎豹，因此孩兒立即找了二弟及三弟，聯袂去找那老人，可是當咱們到達那裏時，却找不到他了！」

徐祺二子徐劭道：「那裏只剩下一堆木燼，料是那殘廢老人臨走時，放火燒掉的！」

徐祺閉起雙眼，道：「當日老魔回來時，右臂巳斷，左腿又讓老三你劈掉，假如他活下來，的確只能是個殘廢人！」

董延年道：「天下間殘廢之人不少，那人也不一定便是屠老魔！」

徐祺的三子徐均道：「據告訴大哥的那個樵夫說，那老殘廢的確只剩下左臂及右腿，而且年齡還甚是接近，所以咱們才會上山去找！」

徐勝道：「不錯！而且孩兒們在其居所附近的一幅岩石上發現被人用利器刻了四個字：臥薪嘗胆！」

「臥薪嘗胆？」董延年只覺腰骨一軟，斜躺在椅背上，喃喃地道：「他是忘不了昔日之仇！」

徐祺眼皮一跳，道：「他素來睚眦必報，自然忘不了當年斷臂之仇！」一頓又問道：「這是什麽時候發生的事？」

徐勝道：「孩兒是在四月底得到消息的……却不敢獨自上山去找他，因爲孩兒小時候，他曾見過……」

董延年說道：「何止見過？而且還抱過！」

「所以孩兒便去商丘與蕪湖找二弟及三弟！二來，若不經證實，咱們不敢貿貿然回來稟告，以免虛驚一場！」

徐祺怒道：「畜生！你們身上不是都有一幅他的肖像麽？」

徐勝道：「告訴孩兒的那個樵夫他說他沒親眼看見，只是聽他的一個同伴提及，說有一日在山上砍柴，見山谷內有個老殘廢，跟一隻豹子搏鬥，那老殘廢赤手空拳，只幾個照面，便把豹子活活打死了。

「那人大驚，後來便見老殘廢取出刀子割下豹皮，又在山溪內洗好了豹肉。後來樵夫下山，路過一處，見岩石下有間簡陋的粗木屋子，屋外張掛着一張豹皮，尚有水漬，因此認定老殘廢是住在那裏！」

董延年問道：「老大，你認爲是不是他？」

徐祺不答而問：「後來又如何？」

徐劭接道：「孩兒們按址去找，因只見當地屋毀人空，便四處去找那樵夫，找了十多天才找到那個傳出消息的樵夫，孩兒們給了他一両銀子，詐稱那老殘廢可能是咱們的一個親戚，要他帶孩兒們去找那個目擊者！

「那目擊者就住在他附近，一找便找到了，孩兒拿出肖像與他看，他認了一陣，說有幾分相像，只是那老殘廢比肖像上的人老得多，而且臉上多了幾道疤痕！」

董延年說道：「當年那老殘廢在山上滚下斷崖時，說不定臉上被砂石擦傷，這並不奇怪，至於老得多，那更是理所當然啦，事隔二十二年啦！咱們也老了，莫說他！」

徐祺點點頭。「看來這老殘廢，必是那魔頭無疑了！他匿了二十二年，直至此時才下山，料又練成了什麽厲害的絕技，認爲有絕對的把握才敢下山！」

徐劭道：「老殘廢所居之所，十分僻靜荒涼，在一個山谷中，又在一叢大石叢內，若非有人指點，外人實難找得到！咱們事後便快馬直趕回來了！」

董延年苦笑一聲：「當年咱們只道他今後回他老家長白山去，却料不到他仍窩在伏牛山內！」

徐勝問道：「爹，三叔，咱家內好像發生了什麽大事般，爲何不見二叔、四叔、五叔及六叔？孩兒問娘親，娘又不說，只叫孩兒問你們！」

董延年嘆了一口氣。「九成是讓那老魔頭找上門來啦！你二叔他們都死了！」

「啊！」三個青年齊都吃了一驚。徐勝道：「看來那老魔可能在五月間便下山了，咦，他又怎會知道咱們隱居在此？」

董延年驚恐地道：「那老魔神通廣大，什麽事都不能瞞得住他。」

徐劭難以置信地說道：「這二十二年來，估計他寸步不曾下山，他還有什麽法力？」

徐祺心頭一動，道：「不錯，事發之後的最早兩年，咱們換了三處地方，最後才由江南搬至此處！老夫便不相信他有這個無所不知的本領！嘿嘿，現在巳非當年『爭氣盟』的全盛時期了！」

董延年道：「老大，你怎地如此死心眼？咱們會跟勝侄他們出去調查，難保當年沒有兄弟與暗中跟他聯絡以及爲他辦事的！」

徐祺身子一震道：「這倒不奇怪！」

徐劭問道：「爹，以前咱們問你有關往事，你老是說時機未至，到今日魔頭巳找上門來，你該對咱們說個明白吧！就算死，也不必做個糊塗鬼！」

徐勝喝道：「二弟，你說什麽死？那魔頭就算找上門來，也不過是個老殘廢罷了，憑咱們五人，也未必會輸給他！」

董延年嘆了一口氣，道：「他若是明挑那倒好，問題是他派了『拘魂使者』上門，才讓人束手無策！」

徐勝三兄弟齊是一怔，脫口道：「什麽是『拘魂使者』？」

徐祺這才扼要地把連日來發生過的事。簡述了一遍，只聽得徐勝三兄弟目呆口瞪，半晌才齊聲道：「眞有此等怪事？」

董延年沒好氣地道：「難道你爹還會騙你們麽？」

徐勝道：「爹，當年的事到底情況如何？當時孩兒尚小，只知你十分敬畏那魔頭！」

徐祺道：「那時爲父跟你五位叔叔在他手下辦事，豈能不敬畏！說來慚愧，當年爲父等在他手下只是香主的角色，由於屬內堂，所以一直在總舵之內，外間的人都不知道咱們是『爭氣盟』的成員！」

董延年道：「說起爭氣盟，也有一段淵源。有一年，嗯，說起來已有二十四五年了，當時你剛出世不久，咳咳，那時黑道上的一些朋友聚在一起，無意中說及受人歧視的事來。咱們出身邪派，畢生已註定有此待遇，因此一呼百諾……」

徐祺插腔道：「所以爲父才不把往事告訴你們！」

徐均懊喪地道：「原來咱們是出身邪派！」

董延年怒道：「出身邪派又如何？你知道咱們爲何會邪麽？只因師傅被衆人視爲邪魔人士，連帶咱們自小也被人當作小邪小魔，咱們一怒之下，才索性邪給他們看的！」

徐祺道：「你們也該知道邪派被歧視的程度吧？」

徐勝嘆了一口氣。「的確如此，孩兒一向都不覺得有什麽不對，如今……」

董延年嘿嘿笑道：「如今如何？」

徐劭道：「江湖上也有不少人改邪歸正的！」

「改邪歸正？」董延年道：「說來簡單，要做到豈有這般容易！除非你得到名門正派頭臉人物賞識，否則性命不長！」

徐劭問道：「三叔，此話怎說？」

「還不簡單？正派不相信你，邪派又認爲你反叛，生恐你會爲了取得正派俠道的信任，而供出他們的情況以及巢穴，自然更加不能放過你！」

徐祺道：「爲父與你三叔要想改邪歸正已無可能，當年爭氣盟殺了不少正派人仕，只要讓他們知道咱們的過去，嘿嘿……你們知道爲父爲何要改名換姓，以及不讓你們經常回家的用意吧？你們還有機會，所以，明早你們便給爲父滾，以後不要再回家！」

徐勝叫道：「爹，孩兒不能如此，何況此刻家遭大禍！」

徐祺道：「輕聲一點，老三，你再說下去吧，你們都別再打岔！」

董延年道：「當時由於大家都感同身受，是故有人提議聯合起來，成立一個秘密組織，跟白道爭一日之長短，這個秘密組織，便叫『爭氣盟』！當日與會之人，由於屠千萬的名頭與武功最高，所以一致推選他爲盟主！」

徐祺道：「由於當時脚根未穩，所以咱們都發下重誓，不得洩露盟內的一切事情，包括總舵的地點，因此爭氣盟成立了兩年多，江湖上仍不知道，本來屠老魔是打算利用三年的時間來打基礎，待得聲勢能蓋過任何大帮派，才對外公佈的，但由於咱們的招兵買馬十分謹慎，生恐出師未捷身先死，是故進展頗慢，後來屠老魔慘敗，這一切希望自然都成了泡影啦！」

徐勝問道：「既然如此，爹你們又爲何會這般怕屠老魔來報復？」

董延年嘆口氣，接道：「爭氣盟成立了一年多，人數漸多，勢力也漸強，雖然未達到咱們的理想，但也非同小可，大家因平日與白道積恨甚深，因此很多弟兄忍耐不住，往往趁白道落單，或勢孤時，合力圍殲之，因此白道都在找尋咱們的下落，使得本盟內風聲鶴唳，由於有人讚成此舉，有人反對，便漸漸形成兩派，而當屠老魔重傷回來後，矛盾便一下子暴發了！

「有人說可能白道有人暗中跟着老魔打探本盟的虛實，應即撤退，有的主張索性跟對方決一死戰，一言不合之下，便自相殘殺起來，咱們……」董延年說至此，臉露尷尬，望着徐祺，說不下去。徐勝道：「爹，你們站在那一方？」

徐祺臉無表情地道：「爹與你們五位叔叔，站在第三方面，這一部份人甚少，他們只想結果屠老魔的性命，奪走盟內的財產！」

徐勝三兄弟「啊」地一聲叫了起來，臉上却有不屑之色。

徐祺若無其事地接道：「當時咱們共有十多個人衝入屠老魔所住的寢室去，他正在療傷，問咱們要幹什麽。爲父便把外面兩派互鬬的事說了一遍，你三叔便乘機抽刀撲前，砍下他一腿，你二叔也補了他一斧，但那老魔重傷之下，仍然神勇難敵，大叫一聲，自後窻跳了出去！

「咱們深知不能放虎歸山之理，是以都退了出去，那老魔雖然斷了一腿一臂，但仍拚命滾動，奈何該處已臨山崖，他只一滾，便跌了下去！」

徐祺的聲音至此一頓，書房之內，寂靜如死。徐勝兄弟雖對父叔之所爲不大同意，但此刻亦聽得如痴如醉。

半晌徐祺才續道：「後來咱們便悄悄返回盟中書房，把金銀元寶搬走，不過庫房內的金銀實在太多了，所以咱們根本搬不了，饒得如此，咱們六個人還是搬了三車之多，最後才悄悄自後山溜逃出來！」

董延年接道：「咱們是先把金銀打包，自山上拋下去，然後才下山拾回的，由於咱們這些金銀來歷不明，所以也不敢把之存入錢莊，免得引人注意，更會驚動官府內的捕快，所以咱們每搬一次，這些金銀也得跟咱們搬一次！」

徐勝道：「如今這些金銀在何處？」

徐祺正欲說，董延年已道：「你們明早便離開，一個月後再回來，假如咱們未死，自然最好，假如愚叔與你們爹爹已死，則自會留下一封遺書寫明藏寶地！」

徐劭道：「孩兒根本不在乎那些不義之財！」

徐祺與董延年臉色齊是一變，就在此時，屋頂上忽然傳來一陣笑聲：「好好！不義之財確是不能要！」

徐祺與董延年以及徐勝三人，臉色更是一變，董延年立即抽出鋼刀，喝道：「誰？滾下來！」

試驗

只聽屋頂那人哈哈笑道：「諸位如何前恭後倨？今早不是希望傅某留下麽？」

徐祺與董延年認出是傅雨生的聲音，臉色更是難看，半晌才道：「不知大俠來

了已久，恕失遠迎！」

「傅某剛至，無意中聽見有人說不要不義之財，忍不住讚了一句而已！」話音一落，餘音已至門外。

徐祺略舒了一口氣，示意董延年把刀收起來，徐勝輕聲道：「爹，他是誰？」

「徐老爺莫非不歡迎我？」

徐祺忙道：「那裏，在下只是高興過頭，忘了開門而已！」說着已把門打開。

「傅大俠請進！」

傅雨生看了徐勝三人一眼，道：「這三位是令郎吧！」

徐祺與董延年臉色又是一變，傅雨生又道：「令郎跟你眞的長得一模一樣！」

董延年「啊」地叫了一聲：「哎呀！不錯，我倒忘記了這是一個漏洞……」

傅雨生一怔，問：「什麽漏洞？」

「沒有沒有！」徐祺忙道：「他一向說話都是沒頭沒腦的，大俠勿怪，快請坐下，劭兒，去灶房看看，飯菜煮好沒有？多拿一罈酒來！」

傅雨生坐下，董延年問道：「大俠爲何改變主意？大師他們三個呢？」

傅雨生笑道：「他們已走了，傅某反正沒事，所以過來看看，嗯，那些冥蛾沒有再來吧？」

徐祺道：「至今尚未出現，等下就不知道了，大俠對此有興趣研究？」

「是的！軒轅前輩對命理甚有研究，她認爲這是拘魂使者的化身，但在下却不相信！」

董延年道：「萬一有什麽意外害了大俠，咱們可過意不去！」

傅雨生苦澀地一笑。五年多前自拙荊死後，在下對生死早已不放在心上，死對我來說，既是一種解脫，也可使在下早點與拙荊相會，諸位大可放心，若有意外，與諸位絕無關係！」

「大俠乃至情至性之人，在下甚是敬佩！」

「豈敢，人各有志，只要不是傷天害己，危害他人的，誰都有他的選擇權，有的男人三妻四妾，有的從一而終，只要雙方同意，各得所哉，說什麽至情至性！」

徐祺問道：「大俠與『僧道俗三神』很熟？」

「前後總共才見過三次面，承三位老前輩青睞，視在下如弟子！」

董延年續問：「大俠已有辦法對付那些魔鬼一般的大黑蛾？」

傅雨生笑了一笑。「現在還未想出辦法，但只要牠再出現，在下便相信能想到辦法了！」

徐祺大喜。「[illegible]眞的有此把握？」

「無十[illegible]七八！」

「可[illegible]露一點與在下知悉？」

傅雨生道：「在下已說過，要待牠再出現才有辦法！現在在下只能告訴你，這些大黑蛾絕不是來自九幽地獄的！」

徐祺道：「若不是來自地獄，爲何在人頭飛過便能殺人？而僧道俗三人與大俠又能無事？」

「因爲他們要對付的不是在下，而是你們！」

董延年不服地道：「昨夜那個叫聲，若是人發出的，爲何見不到人影？又怎能這般快速？」

傅雨生道：「那是另外一回事，與大黑蛾無關！」

說着，翠雲已經把酒菜拿來，擺放在桌上。「老爺，還有甚多酒菜，奴婢拿不了！」

徐祺道：「勝兒，你去走一趟！」

董延年道：「不可！大俠冒險爲咱們驅蛾，這份心意及恩情實在比天還高，還是讓小弟親走一趟，顯示咱們的敬意！」

傅雨生忙說道：「區區小事，何必掛懷！」

徐祺撫掌道：「老三說得對，你便跟翠雲走吧！」

董延年去後，傅雨生默默坐着，不發一言，徐祺忙道：「大俠，咱們先喝一杯吧，勝兒，還不爲傅大俠斟酒！」

傅雨生無可無不可，舉杯與徐祺虛碰一下，一飲而盡。

徐祺又殷勤爲其佈菜，不久，董延年與翠雲把酒菜捧了上來，徐祺揮手示意翠雲出去。

這一頓吃至二更才散席，傅雨生嘆了一口氣：「莫非那些大黑蛾眞的通靈，知道在下來，牠便不來了？」

徐祺諂媚地道：「牠們一定是怕了傅大俠！」

董延年陪笑道：「假如傅大俠長期在寒舍安居，則咱們更加無所畏懼矣！」

傅雨生道：「只怕牠們還是會來，今夜不來，明夜也會來！」

董延年問道：「假如明夜不來呢？」

傅雨生哈哈笑道：「此處不愁吃喝，在下便在府上修養他一年半載吧！」

董延年拊掌大笑，傅雨生道：「在下累了！」

徐祺道：「在下帶你到客房！」

客房就設在內宅，在翠雲房間的斜對面，翠雲房間兩旁也都是內宅的貼身婢女的寢室，徐祺推門請進。

傅雨生一入房，便凝神靜聽了一回，徐祺問道：「大俠若有什麽需要，只須叫一聲便可以了！」

傅雨生揚手示意他出去，隨即把門關上，摸出火摺子把几上的油燈點亮，檢査了一下窻子，門窻無縫，房內並無異狀。

傅雨生再細聽一陣，霍地吹熄了燈火，又在懷內取出一個布製的頭套，只露出兩隻眼睛，然後盤膝坐在地上。

過了一陣，他便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這是無數的蛾虫振翅搧風的聲音。

傅雨生有點緊張，連忙閉氣運勁於臂，說時遲，那時快，大黑蛾已飛臨頭上，傅雨生雙掌突然翻起，兩股掌風洶湧而出，一左一右，相對而發！

「蓬」的一聲輕响，兩股掌風相觸，被其掌風擊中的大黑蛾，紛紛飛落地上。

但那些大黑蛾仍不知死，在他頭上盤旋了一陣，再度降下，傅雨生依樣劃葫蘆，連發三次，那些大黑蛾已死了大半！

也許大黑蛾眞的是魔鬼的化身，經已幾次險死還生，便知道厲害，紛紛向上飛起！

傅雨生長身而起，雙袖連捲，又擊斃了不少大黑蛾，最後又再點起油燈，持燈追逐大黑蛾。

蛾蟲見到火光，自然而然地撲了下來，却被傅雨生輕而易舉一一擊殺！直至此時他才噓了一口氣，接着又躍上橫樑，仔細檢查了一陣，證實房內再無一隻大黑蛾，然後才小心翼翼地脫下頭套，把頭套包了起來，最後才熄燈上床。

× × ×

街上已傳來三更的梆子聲，路上已沒行人。

僧道俗三神却匿在徐家大廳屋頂上，以他們高超的輕功，徐家又有誰能夠發覺？何況他們絕大多數在晚飯之後，便把自己關在房內了！

良久，乘雲用「傳音入密」問道：「軒轅施主，你爲何要派傅施主入徐家？難道你不知道他身上有病，隨時會暈厥？」

軒轅子也以「傳音入密」答道：「你放心，區區不會看錯人，小傅天資奇高，一生多災多難，雖過了四十四歲之後才有好轉，又兼福星高照，每可逢凶化吉，因此雖有災難，但却無性命之憂！」

乘雲問道：「人有相可稽查，這個老道不否認，但有沒有例外的？你閱人千萬，可有試過看錯了，斷錯了的？」

軒轅子登時閉嘴，乘雲道：「假如他有什麽事，別怪老道要跟你反面！」

不拘大師也插腔道：「不錯，軒轅施主你的確太過大意了！」

軒轅子心頭也有點忐忑，但聽見他倆都如此說，忍不住氣道：「區區這次便跟你們打賭一下吧，假如小傅有事，區區便從此返回華山，永不下山！」

不拘與乘雲都知道他的性格，叫他窩在山內，比要他死還難過，當下都不再說話。良久，裏面仍然沒有什麽動靜，也不見有大黑蛾出現，不拘又道：「軒軸施主，咱們是否該進去看看！」

「區區說沒事便沒事！其實區區派小傅去是另有深意的！」

「哦？」乘雲忙問道：「你有什麽目的？」

「他這小子不是想死不想活麽？區區剛才面授機宜，對他說了一些話，引起他的好奇，使他產生探求眞相的慾望，這樣便會漸漸開懷了！」

不拘宣了一聲佛號。「原來施主菩薩心腸，貧僧怪錯了你！」

乘雲接口道：「如今已快四更吧，怎地還沒動靜？」

「沒有動靜便證明小傅沒事！今晚等不到，明晚再來，終有水落石出之時！」

三人又再等了一陣，街角已傳來五更的梆子聲。夏日晝長夜短，五更過後便將天亮，三人趁街上仍沒行人時，提前輕功飛向傅雨生那棟破磚屋。

× × ×

七月初六終於來臨，天才剛剛亮，內宅忽然喧鬧了起來。

傅雨生雖已醒來，却仍躺在床上靜觀其變。

過了一陣，房門便被人敲响了，傅雨生懶懶地道：「是誰？」

「傅大俠？在下董延年，你……你昨夜沒事吧？」

「沒事，睡得很好，多謝關心！」傅雨生躍下床，把房門拉開。

董延年目光一落，見滿地都是大黑蛾的屍體，吃了一驚，忙問：「你……你是用什麽方法打死牠們的？嗯，可否把方法教給咱們！」

傅雨生笑道：「很簡單，用手掌拍用火燒，你也該看得出來！嗯！董三爺大驚小怪的，莫非別人的房間也出現了同樣的冥蛾？」

董延年跺脚道：「正是，是我家大侄子被冥蛾害死在床上了！」

「快帶我去看看！」

兩人來至書房附近的一個房間內，只見徐祺夫婦及徐劭兄弟都立在床前，徐夫人伏在丈夫的肩上痛哭。他們見到傅雨生都讓開。

傅雨生見徐勝身子屈曲如煮熟的小蝦，頭臉上的肌膚，沒一處完整。他忍不住問道：「你們房內可有發現大黑蛾？」

「沒有！」徐祺道：「今早在下來找犬子，見拍門不應，心知有異，所以用掌把門震開，入門便見犬子死了！死狀跟早兩日死去的人一模一樣！後來在下叫了起來，拙荊等人聞聲而來，橫樑上忽然飛下一羣大黑蛾，自房門逃走了！」

傅雨生道：「可惜！」

徐祺目光一亮，冷聲問道：「可惜什麽？」

「可惜讓那些蛾虫逃走了！」

徐祺心頭一動，道：「聽大俠的語氣，似乎已經想到治蛾的辦法？」

「哈哈，傅某昨夜便擊殺了百多隻蛾虫，却完全無事！」

董延年懊喪地道：「前夜軒軸前輩已親身試過，牠們就是欺善怕惡，不敢害……」話至此，猛覺不妥，連忙把下半句話嚥下。

徐祺道：「老三，你別打岔，先聽大俠說！」

傅雨生道：「在下雖然已有辦法，但董三爺說得也有道理，所以還得試驗一下，麻煩找頭狗兒來！」

徐祺連忙叫小兒子去拉狗，不久狗便到了門外，傅雨生接過拉狗之繩，趕牠到天井處，然後道：「你們站遠一點，最好能閉住呼吸！」

衆人不知他要弄什麽玄虛，是以都以疑惑的目光望着他。

傅雨生伸手自懷內揣出那個小布包來，也閉住呼吸，然後把布包解開，拿出那個頭套來，把頭套放在狗鼻之前。

那狗兒下意識地嗅了幾下，傅雨生輕輕地把頭套拿開，狗兒吠了幾聲，顯然沒事。

傅雨生心頭一冷。忖道：「難道軒轅前輩推測錯了？」他曾經誇下海口，說有辦法對付蛾虫　如今辦法不靈，不由甚是懊悔，不由自主地把頭套拋落地上。

那狗兒走前半步，低頭張嘴咬住頭套，剛仰起頭來，突然身子一抖，狂性大發，猛力向前一衝！

傅雨生冷不提防被牠走脫，可是狗兒只奔出幾步，慘叫一聲，滾落地上，掙扎了一下便不能動彈了！

衆人看得又驚又恐，傅雨生靜靜地想了一下，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在下明白了！」

雲散

徐祺一聽，喜道：「大俠，你明白什麽？」

「在下明白大黑蛾殺人的方法！」

董延年淡淡地道：「願知其詳！」

傅雨生走上小廳，道：「你們一開始時以爲死者是被大黑蛾所咬，但如今已證實不是如此！也不是嗅到大黑蛾身上的一種特殊藥物！」

想至此，他頓了一頓，整理思路。董延年又問：「那是什麽原因？」

「原因很簡單！大黑蛾身上有一種藥物，這藥物只對體內的氣管內臟有效！而這藥物功效極速，沾水之後便能迅速發揮作用，但同時有效時間也極短，因此它一定須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到達適合的地方，才能發揮作用！」

徐劭皺眉道：「可否請大俠再詳細解釋一下？」

「這種藥物對氣管能產生一陣強烈的收縮力，使人畜窒息致死！若以鼻嗅之，因由鼻至氣管較長，所以藥物未至氣管時便已發作，這樣便產生不到預期的作用，假如由喉部入便可發揮最高效果了！而這種藥物對血液亦無作用！如此諸位明白了否？」

傅雨生見衆人臉上仍有難明之色，續道：「大黑蛾第一次殺人，徐禱一邊舉火把，一邊跟徐安說話，大黑蛾飛過，便把藥物撒在他嘴內，殺死了他！由於徐禱之死，加上有關大黑蛾的傳說，使人一見到大黑蛾便不期然，驚慌失措，大叫起來，因此，我估計死者都是在這個情況之下死的！令郎昨夜被害，無聲無息，道理很簡單，他很可能鼻子不通，睡覺時便自然會張開嘴巴呼吸，而大黑蛾便毫無困難地把藥物撒在他嘴裏，再隨着口沫流入咽喉！

「當然這些大黑蛾也不是來自九幽地獄，更不是如傳說中所述的曾喝過十殿閻王御賜之酒，而成爲拘魂使者的化身！牠們實際是人加以飼養及訓練的！」

至此衆人的臉上才露出恍然之色，董延年又問：「剛才大俠給狗兒咬的那塊黑布巾，又是什麽？」

傅雨生嘆了一口氣。「其實在下昨夜也沒有十足的把握，不過心想軒轅前輩被其咬過無事，便認定必是吸到大黑蛾身上的一種無色無味的藥物，是以在下便弄了個頭套罩在頭上，當大黑蛾出現時更閉住呼吸，用燈光引牠而擊殺之！剛才那塊黑布便是在下的頭套！還有一點，昨夜在下入房前，房內的門窗是緊緊關着的！」

徐祺接口道：「不錯，在下也留意到此點！」

「事後在下又檢查過門窗，都沒隙縫，那麽大黑蛾是從何而來呢？」

徐劭脫口道：「一定是一早便在裏面了！」

傅雨生含笑道：「不錯，牠們一早便藏在橫樑上了！在下一入房便聽到樑上有個細微的聲音！我想請問，這房子以前是誰睡的？還是一直都是客房？」

徐祺道：「眞正的客房是大廳後的廂房，昨夜大俠所居之寢室，本是舍堂弟生前所居之所！」

傅雨生眉頭輕皺，喃喃地道：「問題是令堂弟已死了兩三天，這些冥蛾是在什麽時候進去的？」

徐劭問道：「這也是個問題？」

傅雨生微微一笑，道：「當然，假如冥蛾是昨夜才進去的，這便表明二件事，第一，冥蛾的主人要殺在下，第二，冥蛾的主人便在府上，否則牠們怎會知道在下會突然而來？」

徐祺道：「有理有理！在下早說寒舍有內奸了，只不知道內奸是誰？」

「這個在下便不敢妄測了！」傅雨生道：「尚有一點，冥蛾主人決定殺死在下是在昨夜才決定的！」

徐劭接問：「大俠不知冥蛾主人是誰，又怎能知道此點？」

「很簡單，前夜在下也在府上歇息，爲何不見大黑蛾？而昨夜才出現？」傅雨生目光忽然一亮，聲音稍高：「昨夜在下所居之房，便是前夜大師與道長的寢室，大師與道長武功比在下不知高了幾許，假如房內棲着了大黑蛾，在下能夠查覺，他們更能知悉，因此證明大黑蛾，是在昨日才飛進那房間的，更可能是在昨夜！」

徐祺等人却「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傅雨生神色有點興奮。「前夜沒有冥蛾出現，昨夜才有，證明冥蛾的主人在昨夜才決定殺死在下的！」

徐祺又問：「一夜之間，有這樣的分別，不知又有什麽原因促使冥蛾主人改變主意？」

傅雨生哈哈大笑。「這道理也不難想像，因爲冥蛾主人知道冥蛾並非拘魂使者，牠並不是法力無邊之輩，因此便顧忌三位老前輩的一身神功，所以不敢造次！而且前夜咱們是兩人合居一室，實力更強，加上出家人很多時候並不睡覺，而只打坐調息而已，那時候耳目特別靈敏，一有什麽風吹草動，自然瞞不過他們！」

徐祺嘆道：「大俠眞神人也，不但武功高超，連心智也比人高上幾籌，當眞令人欽佩！」

董延年也道：「不錯，剛才在下見大俠說全都明白了，在下還是不信！但聽君這一席話，不由不使在下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傅雨生暗叫一聲慚愧，續道：「昨夜只在下一人，那人也許認爲不足爲懼，所以便冒險一試了，當然，也許他還另有目的及原因，不過這些便不是現在可以忖測的了！」

董延年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大俠，你忘記了一件事，前夜軒轅前輩曾把大黑蛾喂給鷄、狗、貓服食，爲何都沒事？看來又要大俠推測一下了！」說至此，他臉上不由泛上幾絲得意之色。

傅雨生淡淡地道：「剛才在下還忘記交代一件事，大黑蛾殺人只是牠身上的藥物，那麽牠方便既可殺人，又可不殺人，是以共有兩種，一種是身上帶藥，另一種則無，視主人的目的而加以利用，更可造成一種玄妙得跡近神話的境界，以便造成更大的威嚇力！那晚給鷄犬吃的一種，自然是無毒的！」

衆人又喝起采來，董延年道：「這樣

說來，冥蛾豈非也通靈，可供人們隨意指揮？」

傅雨生道：「冥蛾絕非通靈，至於人們如何訓練牠，恕在下學識淺，不敢妄言，但蜜蜂、鳥獸均可經訓練，訓練冥蛾雖然困難一點，但也非完全無可能！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大黑蛾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蛾虫而已，牠絕不是拘魂使者的化身！」

徐祺道：「至此尚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冥蛾的主人若非在舍下，舍下也必有人是其內應！」

傅雨生笑道：「亦有可能！」

董延年咬牙道：「找到此人，非把其斬成四塊不可！」

徐祺恨恨地道：「殺我兄弟兒子，此仇不共戴天，何止斬四塊，挫骨揚灰，尚不足洩恨！」一頓轉首問道：「大俠有否良策可助在下擒拿那惡賊？」

傅雨生微微一笑，道：「在下只對冥蛾有興趣，再說此乃閣下等人的事，在下也不便過問！告辭了！」

徐祺一怔，道：「大俠要走？」

傅雨生道：「閣下尚要料理令郎後事，而在下也有事得去辦理一下！」

「如此能否再來？」

「也許！」傅雨生話音一落，身子斜竄，半空左足尖在右足面上一點，拔高八尺，斜落於屋頂，接着身影連閃，轉眼已不見。眾人看得目瞪口呆，董延年道：「好厲害……的輕功，這方面似乎連老魔也不如他！」

徐祺道：「若有他之助力，何懼老魔找上門來。」

董延年道：「可惜他身上有暗疾。」

×　×　×

當徐祺交代完下人收殮兒子的屍體後，帶着一顆驚怒之心返回書房，把門關起，躺在斜椅上想着心事，連他的兩個兒子也不見。就在此刻，樑上忽然跳下一人，徐祺大吃一驚，一躍而起。

「不必驚恐，是我！」

徐祺一回頭，鬆了一口氣。「原來是傅大俠，你何時進來的？」

傅雨生目光在黑暗中發亮。「輕聲一點，有一件事要問你，董延年跟你的感情如何？」

「情同手足。」

「這二十年來，他可曾離開過本城或離家？」

徐祺搖搖頭，半晌才道：「他先後只出去兩次，却是到隣縣買婢僕，每次最多也不超過十天。」

「最後這一次是幾時去的？」

「四年前，四年來舍下已不再買僕。」徐祺目光一閃，問道：「大俠這樣問是……莫非大俠懷疑他？」

傅雨生嘆了一口氣：「本來是有點疑心，但現在沒有了，要訓練蛾虫，豈是十天八天能夠成事的？而且在家內訓練，你們也必然知道，假如他在四年前跟冥蛾主人勾結，也不會至今才發難。」

徐祺道：「在下很信任他。」

「既然不是他，內奸又是誰？」傅雨生沉吟了一下，道：「這些話你莫對人說，再見！」話音一落，推開後窗飛了出去，接着又跳上屋頂，踏瓦而去。

內宅與中院中間隔着一座晒穀場，傅雨生只得躍下了來，飛向中院，就在此刻，他忽見樹後人影一閃，雖然看不到臉龐，但裙帶飄飄，肯定是個女子。

傅雨生略一沉吟，去勢不絕，不久便到了前落的庭院。庭院上不見一人，大概下人們都躲在房內。

傅雨生忽然射入左首那叢小竹林內，過一陣，又見他竄了出來，飛入右首那叢。又再過了一陣，才見他臉露笑容而出。

他一個箭步，飛上大廳屋脊上，向下觀察，似乎沒有人留意到他的行動，他輕輕吐口氣，斜掠而起，幾個起落，已躍出圍牆。

七夕

七月初六夜，傅雨生再度到徐祺家，仍住在那個房間。這一日夜，平安無事，靜得有點出奇。

七月初七，家內的情況有點轉變，連日來死了不少人，一直都冷冷清清，驚驚恐恐的，只因今日是七夕，免不了俗，需拜祭天地，是以僕婢都有點忙碌，張羅一切，也才有點生氣。

傅雨生却很閒，不時在高大的圍牆內四處走動，對那座晒穀場更似是情有獨鍾，經常在樹下徘徊。

祭祀是在黃昏，就在晒穀場處，下人們擺下了香案，把三牲祭品供了上來。插上香燭，徐祺的妻子雖然病尚未好，仍然盥洗乾淨，焚了身子，穿戴整齊，親手點了香燭，然後跪在地上禱告一番。

接着徐祺父子與董延年也各自跪在地上拜了幾拜，傅雨生立在一旁冷眼旁觀。

待得燒了金銀紙，天色快黑了，徐祺吩咐下人把祭品收下，準備晚飯。

「大俠請進內宅喝杯茶。」

傅雨生抬頭看了一下蒼穹，道：「如今正在盛暑，在此吃飯，豈不甚妙？」

徐祺道：「但，但假如大黑蛾……」

傅雨生笑道：「大黑蛾既然不是拘魂使者的化身，又有何懼？」

董延年道：「老大，客人不怕，咱們做主人的難道反而怕了乎？」

徐祺道：「好吧，傅令今夜都在這裏吃飯，叫人多點些火把。」

那些僕婢雖然都有點驚愕，但主人既然有命，也不敢違抗，便把椅桌抬出來。

一會，只見徐均自內宅出來問徐祺：「爹，翠雲那丫頭問今夜是否准她出來吃飯？」

徐祺道：「好，叫她服侍你娘親。」

不久，酒菜便紛紛擺上來了，一共坐了十餘桌，連徐祺的妻子也與兒子及貼身婢女坐在一起。

徐祺請傅雨生坐上首，傅雨生堅決不許，只坐在橫首相陪。

董延年把酒舉了起來，大聲道：「諸位，鬧了咱們幾日幾夜的大黑蛾，人人均以爲是拘魂使者的化身，但昨日經傅大俠證實，那些大黑蛾根本是有人訓練的，咱們雖然還不知道那人是誰，但相信在傅大俠的協助之下，日內必能把他抓出來，傅大俠對咱上下都是恩比天高，咱們都來敬

他一杯。」

眾人一聽，心頭不安之感略消，都哄應一聲，長身把杯高舉。

傅雨生忙也長身而起，道：「諸位且坐，在下也有話要說。」

徐祺見他肯當眾說話，大覺臉上有光，連忙揮手道：「都坐下吧，先聽聽傅大俠的說話。」

傅雨生微微一笑，道：「在下要說的話很簡單，先問一句，這些酒是不是全是剛自泥封罈口的罈子倒出來的？」

眾人一怔，連徐祺也料不到他有此一問，忙道：「聽見沒有？快答！」

一個家丁道：「酒大都是自酒窖內抬出來的，酒窖內的都是泥封的，僅有少數是前幾日喝剩的。」

傅雨生笑道：「那些舊酒便不要喝了，還有一點，吃菜之前，須得先拿畜生試一試。」

徐祺問道：「大俠有何用意？」

「謹慎一點，終是好事，你忘記了麽？大黑蛾身上有藥物，並以此殺人，說不定他們將此藥物下在食物中。」

徐祺霍然一醒，忙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也。」

×　×　×

屋脊上匿着僧道俗三神。軒轅子「傳音」道：「這小子突然仔細起來，可惜笨得很。」

乘雲不服地道：「小心跟笨又有何關係？」

「關係可大，」軒轅子道：「藥物見水即起作用，過了一陣又將消失，那惡魔豈會如此愚蠢，將藥放在酒中及菜中，不信你們看看？」

果聽董延年大呼下人拿貓狗來試嚐，果然都無事。於是徐家上下便大吃起來。

乘雲道：「和尚，你餓不餓？咱們也下去吃他一頓如何？」

「阿彌陀佛，還是先辦正事要緊！」

軒轅子道：「不錯，還是先辦正事爲上，咦，不是已來了。」

與此同時，下面的人也驚呼起來，只見大廳屋脊上飛來了無數的大黑蛾，雙翅在火光下，發出邪惡詭異的氣氛。

傅雨生道：「你們都進去內宅躲藏，拿幾盞油燈出來。」隨又拋了幾個頭套與徐祺，董延年自己也摸出一個頭套戴上，只露出一雙眸子。

眨眼間，那羣大黑蛾已經飛臨頭上，只覺天地忽然一暗，傅雨生抓起一把火把，舉手向上一撩，那些大黑蛾紛紛閃避，閃避不及的便一陣「絲絲」亂響，被燒成灰燼。

其他未死的大黑蛾立即飛高，這時候，場上的婢僕已跑得不見一人。

徐均拿了兩盞油燈出來，傅雨生接過把其他放在桌上，然後退開幾步。

那些大黑蛾紛紛繞着油燈飛轉，眨眼間越聚越多，徐祺倐地標前幾步，火把向大黑蛾湊去，又燒死了好幾隻，未死的飛高，仍在半空盤旋。

董延年叫道：「好方法，待我再去拿幾盞油燈來。」話音一落，飛入內宅。

過了一陣，只見一羣家丁拿了好幾盞油燈出來，這些家丁臉上都以毛巾圍住口臉。

家丁們見傅雨生竟無異狀，胆子漸大，也提着火把過來，用火燒之。

就在此刻，一個飄忽沙啞的聲音斷斷續續傳來：「呼呼……嘶嘶……」

徐祺道：「這是什麽聲音？」

「料是在召喚大黑蛾回去的聲音。」

傅雨生笑道：「冥蛾主人快現身了。」

那些大黑蛾聽見叫聲，果然漸漸飛高，傅雨生道：「那人在前院，快去。」

話音一落，一個家丁自他旁邊跑過，叫道：「快去！」右邊一把匕首忽然向傅雨生的腰側戮去。

混亂之中，這下實在防不勝防，只見傅雨生大叫一聲，踣倒落地，那家丁也不稍停，收刀仍向前面跑去。

與此同時，也有一人揮刀望徐祺後背劈去，鋼刀帶着一股風聲，徐祺瞿然一醒，連忙一閃，但仍慢了半步，肩頭被劈下一塊皮肉來。

他這一閃，牽動了後背的舊傷，傷口迸裂，痛不可擋，幾乎踉蹌跌倒。

說時遲，那時快，那人臉上包得實實的，看不出是誰，他一刀落空之後，第二刀又至。

徐祺身子一滾，縮入桌子底下，那人飛起一腳，把桌子踢飛，第三刀再劈下。

忽聽傅雨生大喝一聲：「住手！」身子矯如豹子般，自地上竄了起來，左掌發出一股罡風，望其湧去。

那人把牙一咬，第三刀繼續劈下，可惜只此一阻，徐祺已拚命再滾開，徐劭徐均兩兄弟見狀都奔了過來，喝道：「惡賊，咱們跟你拚了！」

傅雨生一下子攔在徐劭身前：「扶令尊退下。」

那人惡狠狠地道：「你爲何未死？」

「區區一把匕首便想結果我？哈哈！在下等這個時刻已久，剛才在下只假裝被刺倒，可惜你未檢查過，便急不及待的動手了。」

那人怒道：「現在再殺你也未遲。」

傅雨生冷冷一笑：「你自己掂掂，有幾分把握？」

那人身子一抖，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徐均年少氣盛，道：「大俠，讓我來！」

傅雨生雙臂張開，道：「不急！」

徐劭喝道：「惡賊，你到底是誰？有胆殺人，爲何沒胆以眞面目見人！」

傅雨生道：「你們三叔在那裏？」

徐均轉頭看了一下，道：「三叔可能在前落了。」

傅雨生哈哈笑道：「錯了，這人便是你們三叔！」

「什麽？」徐祺父子一齊驚呼一聲。

傅雨生冷冷地道：「閣下不是要傅某替你解下臉上的毛巾吧。」

那人扯下臉上的毛巾，果然是董延年，只見他恨恨地道：「姓傅的，不要以爲你武功高強，老子便會怕你。」

傅雨生臉上毫無表情，徐祺叫道：「老三，你這是幹什麽？」

「不必多說，算你命大，死不了。」

董延年忽然揮刀向傅雨生劈去。

傅雨生向後退了半步，左袖一拂，如

同一塊鐵板般，向董延年臉上切去。

董延年頭一低，鋼刀一挽，斜削傅雨生腰腹。

傅雨生冷笑一聲，又退了一步，左袖一沉，望其頭頂掃下，這下蘊力怕有數百斤重，給其掃中還不頭破腦裂？

可是董延年當眞橫了心，不顧自身安危，悍不畏死揮刀撲上。

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傅雨生不敢大意，一個倒飛。

董延年大喝一聲，鋼刀舞得如同風車一般，急向傅雨生撲去。

傅雨生眉頭一軒，右袖倏地快疾無比地一彈一拂，拂在董延年的鋼刀上，刀光登時一斂。

說時遲，那時快！傅雨生的左袖幾乎同時臨身，袖角拂在董延年的軟穴上，董延年應聲跌倒，嘴上不斷罵道：「姓傅的，你這多管閒事的小子，老子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徐祺皺眉道：「老三，我實在不明白，你爲何要這樣做！」

「你不明？眞的還是假的？你只是董延平的老大，不是老子！爲何這二十年來，一直讓咱們窩在後花園那座石屋內？而你却娶妻生子，做起大老爺來？好不威風，那些金銀，只你一個搶來的？」

徐祺望了傅雨生一眼，道：「愚兄這樣做還不是爲了大家的安全？」

「這只不過是你的藉口罷了！你當日是『爭氣盟』的香主，名頭也比咱們大，照說你比咱們三個更加不宜露面，爲何你不窩在石屋之內，讓老二或我出面做老爺？你說，我可有說錯了你？」

徐祺臉色微微一變，說道：「我到底是老大，而且當年的計劃，都是由我策劃的！」

董延平怒道：「沒有咱們，你有胆虎口拔牙麼？你一直不把金銀拿出來分，用心便可誅！」

徐祺臉色一沉，道：「那些金銀，愚兄可有私自動過分毫否？」

「嘿嘿，那些銀子一直埋在你書房下面，誰知道實情？何況你一直反對咱們娶妻，讓咱們自然絕種，即使你不私自把金銀吞掉，將來也成了你家兒子之囊中物！你說咱們幾個人跟你一齊搏命，到底得到甚麼好處？便是這二十年的變相幽禁？你說我董延平服不服！」

他一口氣把心中的怨氣發洩出來，漲得滿臉通紅，胸膛起伏不定。

徐祺嘆了一口氣，道：「你不服大可以向我提出來，咱們是兄弟，一切都好商量！」

「哼！郝青寧！你整日把『兄弟』兩字掛在嘴上，幾時曾把咱們當作兄弟了？十天八天才有一次機會跟你在書房內吃飯，你跟郝壽狼狽爲奸，編了一套理由來安定咱們，奈何老二及老四都是有勇無謀之輩！」

徐祺冷笑一聲：「既我有諸般不對，你爲何不先殺我，却把老二老四他們殺了，難道你對他們也有兄弟之情？你沒存了獨吞之心？」

董延平登時閉嘴，傅雨生道：「在下到院落去看看，你們小心一點！」

傅雨生剛到中院，便見那幾個家丁跑了回來，道：「咱們找不到那個人！」

傅雨生道：「很好，大家排成一隊，我有話要說！」

那些家丁迅速橫列一隊，面對傅雨生。傅雨生道：「現在把臉上的毛巾除下來，小心不要讓向外的那面與嘴接觸！」說着，他自己也把頭套解了下來，把它拋在花叢下。

家丁們一齊伸手到頸後去解毛巾，傅雨生目光灼灼一掃而過，身子忽然如離弦之箭般標射出去！

一個家丁向後一縮，但傅雨生比他更快，左脚一抬，他把他踢倒，接着飛前，彎腰點住他的痳穴！

衆家丁不明所以都吃了一驚，傅雨生道：「大要不用怕！」伸手入他懷中摸出一柄七首來！又把他臉上的毛巾扯下來。

「這人是誰，你們認得麼？」

「是徐順！」

「是徐順？」傅雨生略一沉吟，笑道：「棺材是你買的，嘿嘿，難怪裏面有大黑蛾，原來是你在五福長生店的小成子去了之後偷偷放進去的！果然沒捉錯人！」

徐順臉白如冰，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傅雨生喝道：「快說，是誰指使你暗殺我的？」

徐順咬一咬牙道：「是我自己要殺你的！」

傅雨生冷笑一聲：「我與你有仇？」

徐順道：「因爲你這黑小子長得不好看，大爺便恨上你了！」

傅雨生也不生氣，伸出食指在他身上戳了幾下，然後對其他家丁道：「把他抬進內宅去，我再去前面看看！」

他信步來至前邊，身子拔起，落在屋脊上，放眼望去，只見竹叢內有人向他招手，傅雨生又飛了過去。竹叢內那人是軒轅子，但臉上却幪着一塊毛巾，只見他指一指地上，原來他背後趺坐着一個女人，身着黑衣，面目姣好，正是翠雲。

軒轅子用「傳音入密」的功夫跟傅雨生說了一陣子話，傅雨生點點頭，抓起暈了的翠雲向內宅走去。

只見徐祺等人仍在晒穀塲上，董延平倒在地上大罵，徐順却在地上打滾，見到傅雨生拉着翠雲來到，叫道：「饒命饒命，大俠，我招了！」

傅雨生笑道：「你覺得現在如何？」

徐順似哭似笑地叫道：「我體內好像有千百根利針在刺五臟，好生難受也！」

傅雨生一笑解了他穴道。「快說！」

徐順喘了好一陣才道：「是，是三爺他指使我的！」

董延平道：「不錯，是我指使他的，我許他待我做了老爺，便讓他做總管，而且他偷戀翠雲已久，我更許他將來把翠雲賜給他！」

徐祺怒道：「原來那天行刺我的便是你！」

徐順咬牙道：「可惜刺不死你這個淫虫！」

徐祺又是尷尬又是羞怒，走前道：「

你刺不死老夫，老夫可刺得死你！」

傅雨生道：「且慢，待我問清楚他們！」他回身解開了翠雲的啞穴及暈穴，問道：「你爲甚麼要協助董延平？」

「誰說我協助他？他有他的目的，我有我的目的！」

「你有甚麼目的？」

「我要報父仇！」

傅雨生微微一怔。「你父親給徐祺殺死？」

「他不叫徐祺，叫郝青寧！我賣身進來，便是爲了報仇！」

「爲何直至四年後的今日才動手！」

「因爲時機未至！」

傅雨生搖搖頭。「四年之內從無一個下手的機會，某家不相信！」

「我並不望你相信！傅雨生，我念你是個大俠，不想辱罵你，也不想殺你，所以才以無毒的蛾虫襲你們！，但郝青寧也不是個好人，你爲何要助他？」

「誰說我是爲了助他才來的？」傅雨生道：「你跟徐……郝青寧有仇，而來報仇，我不怪你，但爲何連徐安，徐福他們也害死了？他們與你也有仇？」

翠雲臉色一變，也說不出話來。傅雨生又道：「報仇雖是大事，濫殺無辜却是罪過！」

郝青寧（徐祺）問：「令尊是誰？」

「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何必多問！」

翠雲狠狠地道：「可恨老娘白白讓你…」

郝青寧嘿嘿笑道：「徐順來行刺老夫是你指使的！不錯，你跟徐順都是四年前由老三買進來的，難怪你們聯成一氣！」

傅雨生點點頭，忖道：「看來必是在那個時候串通的！但爲甚麼他們佈置了四年，至今才動手？」問道：「你們既然如此痛恨郝青寧，爲何不先下手殺他，却先對付徐禱他們？」

翠雲道：「如果一下子便殺死他，不是太便宜了他麼？我們要他受盡驚恐，然後才動手！」

郝青寧聽她說得咬牙切齒，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大俠，都聽清楚了，不用再問了吧！」

「都清楚了？」傅雨生問道：「那些大黑蛾是誰養的？」

郝青寧道：「不錯，我倒忘記問他們了！董延平，你聽見沒有？」

董延平冷笑一聲。「老子死也不會說！何況老子死後，你們也活不長久了！」

傅雨生道：「你眞的不說？很好，把他們縛在那棵大樹上！」

郝青寧喝道：「聽見沒有？快！」

家丁們立即把董延平、翠雲、徐順縛在大樹上，傅雨生又叫人抱着乾柴來，再淋上油，然後手持火把，冷笑道：「你們若再不說，在下便不客氣了！」

郝青寧說道：「不錯，不說便燒死他們！」

傅雨生道：「在下數十聲，你們若不說……」

翠雲道：「數一百聲也不說！」

「既然你們執迷不悟，在下也不客氣了！」傅雨生彎腰把火把遞向乾柴堆。

就在此刻，一股凌厲的掌風自上壓了下來，傅雨生倒退幾步，喝道：「你們都退下，黑蛾主人來了！」

只見樹上躍下一個獨臂獨腿的老殘廢，郝青寧大吃一驚脫口叫道：「盟主！」

那老殘廢冷笑一聲：「你還記得老夫是你的盟主麼？」獨腿一跳，只見他左臂一揮，白光一閃，縛住董延平、翠雲及徐順的痳繩，應聲而斷！

「珠兒，你受驚了！」

翠雲哭道：「爹！」

衆人這才知道翠雲竟然是屠千萬的女兒，只見屠千萬把他們的痳穴解開，道：「乖女兒，你看爹來親自收拾他們！」

屠珠珠（翠雲）道：「爹，你身子不如前，還是……算了吧！」

「算？」屠千萬冷哼一聲：「那有這等便宜的事！斬掉老夫一條腿，使老夫要把武功重頭練過！不殺他們老夫這口氣怎能得洩！」

「但，這個人武功很厲害！」屠珠珠指一指傅雨生。

「嘿嘿，你爹比他更厲害！」

傅雨生道：「閣下既然已隱居了二十二年，便不應再下山來害人了！」

「害人？這些叛徒，豈能不殺！」

傅雨生問道：「既然如此，你又爲何不殺董延平？」

「嘿嘿，董延平已經投降了老夫，並答應作老夫的內應，老夫早已饒恕他！」

郝青寧道：「你幾時有個女兒的？」

屠千萬哈哈大笑。「老夫不但有個女兒，尚有一個大兒子，可惜他已戰死了！嘿嘿，我怕連累家人，只讓少數人知道自己有家室，老夫樹敵更多，豈能不小心？可惜老夫很少跟他們在一起，所以他們的武功都不行！」

郝青寧又問：「你既然有家室，爲何窩在伏牛山？」

屠珠珠道：「爹失事之後，咱們根本不知道，後來家兄出去打探消息，才聽到一點風聲，他便決定在伏牛山內仔細找一找，希望能找到家父的屍骸！經過三個月的找尋，終於找到家父。

「後來才知道家父自斷崖跌下時，下面剛好有一頭老虎在睡覺，家父跌在虎背，僥得一命，那老虎却一命嗚呼！

「家父憑着頑強的意志及生命力爲自己療傷，等待脫困之機，起初都靠那死虎作糧食，過了幾日，傷口結疤，漸可行動，這才知道那斷崖下面有一個頗大的水潭。四周又有山擋住，陽光照下，水氣蒸發，在上面望下來似乎極深，實際並不深。

「家父在谷內療傷三個月，終於脫困：却決定留在山內，另練武功覓機報仇。家兄找到他時，本要帶他下山，家父却堅持要他重新練成武功才下山！家兄無可奈何，只得替他找到一處隱蔽的地方，建了座大屋給他遮風雨。

「後來我央求哥哥帶我上山，我們帶了不少日用品去，我爹見到我很高興，便留我下來，我在山內住了一年，這一年爹爹教我武功。我在山上無聊，爹又不讓我走得太遠，便捉了些蛾虫回來玩。

「我無意中發覺蛾虫對山上的一種不知名的野菓甚有興趣，於是採了些野菓跟牠玩！」

傅雨生問道：「如何個玩法？」

「牠們很喜歡那種菓子，我要召牠們回來，只要把菓子舉起，牠們便飛了過來，要牠們去，便把菓子拋掉！

「後來哥哥帶我下山，我便把蛾虫留在山上，讓牠們陪伴爹爹，想不到爹把蛾虫練得更厲害，幾乎可以隨心所欲。」

屠千萬接道：「老夫練了幾年，知道最多只能恢復至未殘廢的階段，想再獨霸武林是不可能的了，但想起昔日的事情，我仍不甘心放過那些叛徒，我要報仇，我要他們嚐盡痛苦而死！我無意中發現蛾虫可供訓練，便想借牠們的力量來完成我的心願，因此經常抽出時間來研究！

「老夫本來只想讓牠們放毒，後來發現放毒只能收效於一時，還不如使用『三步死』的效果來得好！因爲這與北方綑間的傳說有吻合之處，所以我決定專門訓練大黑蛾……」

傅雨生插腔問道：「三步死是什麽東西？」

「便是那種菓子，這是老夫起的名字，由於山上野獸頗多，老夫便養了二隻獵犬，有一次發現一羣蛾虫飛過獵犬的頭上，那獵犬吠了幾聲便死了，經過老夫年多的研究，才知道原來蛾虫吃了那種菓子產生的一種排洩物有強烈收縮的作用，若撒在喉內，可使氣管迅速收縮，使人窒息而死！」

傅雨生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得到結果，大喜過望，便改爲訓練大黑蛾，最後摸索出指揮牠們的竅門，終於把牠們訓練得如同一隻獵犬，不過這可得花費老夫無數的心血，因爲蛾虫只長在夏秋兩季，因此訓練甚是困難，往往剛有了一點成績，到冬天便完蛋了！

「那時候，大概是五年前吧，老夫有一次在冬天看見幾隻蛾虫在屋外飛過，十分奇怪，於是追了上去查看，發現那幾隻蛾虫飛入陰暗的石下，採食一種白菌，我一連觀察幾天，都發現每日都有蛾虫來採食，因此知道這些蛾虫在冬季不成蛹，乃吸食了這種白菌，因此次年春季開始便以此餵食大黑蛾，終於便把牠們的生命延長兩年，這樣，老夫的訓練計劃才完成！」

他一口氣道來，臉上滿是得意之色，好像做了一件偉大的工程般。

傅雨生又問屠珠珠：「姑娘又是如何混入此地的？」

「有一次，家兄回家對我說已查到郝青寧他們隱居之所，說要找幾個朋友去報仇，我本來也要去，但家兄不允，在我苦苦央求之下，他才告訴我郝青寧化名徐祺，隱居在咸陽！」

郝青寧截口問道：「令兄與我未曾見過面，他如何認出我？」

「因爲家父把樣貌告訴他，家兄叫人畫了張肖像，再給家父審看，認爲有七分相似，家父便憑此認出了你！」

郝青寧倒抽了一口冷氣，忖道：我畫了肖像叫兒子去找老魔，誰知老魔也如此，想到雙方仇恨之深，不由打了個冷噤。

屠珠珠續道：「可惜家兄來至咸陽，因酒後與人爭執，便被打死了！我立即上山把消息告訴爹，又見他武功未成，便下山到咸陽，查知徐家要買婢僕，心知武藝太差，只能伺機報仇，於是跟在董延平之後，到了魯山鎮，便到薦人館賣身，結果因此混入徐家。由於董延平垂涎我的美色，於是我把身份報告，並勸他倒戈一擊，他說要家父答應饒恕他才肯，我便寫了二封信，叫徐順悄悄送去，不過董延平知悉我的身份後，他反而不敢對我無禮，我爲了取得他們的信任，只得與郝壽胡混！」

傅雨生道：「你所謂的時機未至，便是要等待令尊吧？」

「不錯！家父不至，董延平就不肯舉事！」

傅雨生笑道：「不過傅某早已猜出冥蛾的主人是令尊，也知道他必在附近，傅某要殺你們以及要迫供，辦法多得很，用火燒只不過是爲了迫他現身，而且我知道他必躲在這棵大樹上！」

屠珠珠一怔，道：「你如何知道？」

傅雨生笑道：「猜也猜得出來，因爲冥蛾不可能在此訓練，二來昨早我又發現你冒險來這樹下！」

屠千萬嘿嘿笑道：「小子，你果然有點門道！」

「還有一點，初四夜你的叫聲我也知道，因爲竹林之內各有一根枯竹，這竹是通心的，你人在別處，却透過地底的竹管，駁上那根枯竹，發出聲音。」

屠珠珠道：「徐順無端端把你引進來，是最大的錯誤！」

屠千萬大叫道：「小子，你太聰明了，老夫今日非鬥鬥你不可！快亮兵器！」

傅雨生道：「不是在下自視太高，但你手脚不便，我怎可再用兵器？」

屠千萬大聲道：「好！有種！」他單足一跳，站在傅雨生面前，道：「來吧，不必顧忌老夫是殘廢！」

傅雨生略退半步，道：「在下豈敢？請！」他知道對方必不肯先發招，是故左掌向空處虛劈一下。

屠千萬雙眼一睜，喝道：「小子好狂！」單足一彈，左拳直搗過去，風聲呼呼，直可開碑裂石，氣勢威不可當！

傅雨生心頭微微一懍：「難怪此人能雄霸一時！」當下斜退一步，右臂一抬，把對方格開，左掌正想拍出，不料屠千萬右肩一幌，那隻空空蕩蕩的袖子忽然捲了起來，望傅雨生顏面掃去！

這一着的確出人意料，可是傅雨生能夠打敗武當派第二高手，自有過人之處，只見他身子一蹲，左掌急印對方的小腹！

屠千萬喝聲好，單足一彈，躍起五尺，脚尖蹬向對方的顏面。傅雨生臨危不亂，右掌一翻，反抓對方足踝！

猛見屠千萬上身一俯，空袖掃落，望傅雨生的後腦拍下，同時右脚一縮！

傅雨生矮身錯身，左掌猛向上一擊，一股罡風隨之湧出！

屠千萬一袖落空，忽然打了個沒頭筋斗落下，單足立定，穩如山岳！

傅雨生不見了屠千萬的影子，吃了一驚，連忙轉身，忽見屠千萬如餓狼般急彈過來，左掌挾風拍至！

傅雨生右掌迎了上去，屠千萬左掌突然化爪，捏向傅雨生的手腕！

傅雨生不爲所動，也化掌爲爪，以爪對爪，反抓其手腕！

屠千萬空袖又拂至，傅雨生右爪忽改

抓對方的空袖，屠千萬左爪又化回掌，擊向傅雨生的胸膛，傅雨生左手食中兩指駢起如戟，急戮對方掌心的「勞宮穴」！

這幾招貼身搏鬥既快又狠，更加兇險，任何一人只要稍一不慎便將斃命當場！說時遲，那時快，兩人未待招式使老，便同時向後一退！

傅雨生一退即進，雙掌如山湧出兩股強勁的掌風！

屠千萬只有一足，跳躍自然不如雙脚，是以剛一退，對方掌風已至，只得單掌迎敵！只聽「砰」的一聲巨响，罡風四濺，刮得旁人紛紛後退。

傅雨生退了兩步，屠千萬難以立穩，彈飛八尺，霍地跌倒坐在地上！

傅雨生長嘯一聲，身子如離弦之箭般，向屠千萬射去！

眼看此場惡戰，即將分出勝負，郝青寧心頭暗暗放下一塊大石，忽聽屠珠珠叫道：「你枉稱大俠，欺侮一個殘廢人，算得什麽好漢？」

傅雨生已至屠千萬身前，聞言不由一怔，暗道一聲慚愧，正想後退，不料屠千萬左邊空褲管，忽然捲起，纏住傅雨生的足踝！

傅雨生料不及此，正想先下手爲強，不料屠千萬在地上一滾傅雨生應聲倒地。

「哈！這招才是老夫的救命絕招！」

傅雨生奮力一滾，左拳搗向對方的小腹，但屠千萬也及時把右腿蹬出！

剎那，脚底蹬着手掌，只聽「嗤」的一聲，褲管斷裂，傅雨生與屠千萬同時向後彈開。

傅雨生正想躍起，忽覺肝臟一陣刺痛，四肢抽搐，一口眞氣登時洩了，他知道自己的暗疾又發作了，咬牙暗道：「千萬不可暈厥！」輕吸一口氣，把四肢放鬆。

屠千萬在地上跳了起來，見傅雨生仍躺在地上，不由一怔，道：「小子，你使什麽詭計？」

傅雨生輕笑一聲，道：「閣下只得半邊身子，在下便躺在地上跟你過招吧！」

屠千萬那裏知道他有此疾？只道他看不起自己，不由大怒，獨腿一蹬一跳向傅雨生迫去。「你自己要找死，可怪不得老夫！」

傅雨生心中暗暗叫苦，臉上却裝作輕鬆無比，道：「你有本領的儘管來吧！」

他一副有恃無恐的態度，使屠千萬反而猶疑起來，摸不着對方葫蘆裏面賣什麽藥！

屠千萬輕吸一口氣，左掌緩緩舉起，傅雨生雙臂曲起放在胸前，如個八字，屠千萬又吃了一驚，看不出這是什麽招式，爲安全計，他這一掌只用了五成眞力！

傅雨生雙臂一展，屠千萬心頭一懍，雙眼緊緊瞪住他的雙臂，冷不防傅雨生右脚一掃，把屠千萬踢倒！

這一下出其不意，一招奏功，屠千萬怕對方尚有後着，滾開兩丈才彈跳起來。

傅雨生踢了那一腿之後，肝臟又是一陣疼痛，心頭更驚，却笑道：「再來，再來！」

屠千萬滾得灰頭土面，不由横了心，大喝一聲，一彈丈餘，再彈又是丈餘，來至傅雨生身前，彎腰一掌劈下，傅雨生下意識地把手一伸，五指向上！

不料屠千萬對他甚是顧忌，這一掌只是幌招，剛一動便收掌躍起，右脚向他蹬下。這一脚，他運上七成眞力，任何人在此情況之下，若不是滾身閃開，便是收掌反擊對方的脚底，可是傅雨生根本已痛得五內抽緊，十成功力只剩下一成，那裏尚有什麽力量反擊！

說時遲那時快，屠千萬脚已臨身，傅雨生下意識地閉起雙眼，雙臂十指亂揮。

「蓬」的一聲，傅雨生只覺小腹被重物猛力一撞，登時暈了過去。

却原來屠千萬那一脚蹬下時，一心只注意對方的身形，萬料不到傅雨生雙爪如潑婦扭打般揮來，不由大驚，心念剛一動，竟糊裏糊塗被傅雨生抓及痲穴，四肢力道倏地消失，接着跌倒在傅雨生的小腹。

他痲穴雖被制住，但神智仍清，生怕傅雨生會下殺手，可是見他滿頭大汗，雙眼緊閉，竟然暈死過去，不由滿腹疑雲。

郝青寧他們見他們兩個倒在一堆，也是十分奇怪，屠珠珠心繫老父安危，首先奔了過去：「爹，你怎樣啦？」

屠千萬道：「快叫董延平來替我解開穴道！」

屠珠珠道：「延平，我爹被他點了穴道，你快來替他解穴！」

董延平奔了過去，問道：「盟主，你被他點住那個穴道？」

「腿上的痲穴！」

（以下轉入第64頁）

邊城殲霸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雲劍飛·文
可飛·圖

傾盆大雨

大雨滂沱，天地間彷彿就只有那充斥於天地間的嘩啦雨聲。

大雨已下了將近半天，雨水有如傾盆，看來，雨勢很難在一時三刻間減弱或止歇。

× × ×

龍口鎮座落在距省府南寧大約七十里許的一條公路邊。

嘩啦啦下個不停的雨水，將龍口鎮完全籠罩住，就像一面竹簾一樣，天地混爲一片。

在這樣的大雨天，路上行人絕跡，鎮上亦是人影不見一個，連狗隻亦躲到可以遮擋風雨的角落避一下風雨。

鎮上的店舖大多數經已關門上舖。這樣的大雨天根本不可能有人光顧，而平常人家更是關門閉戶，以防雨水打入屋中。

匪刦錢莊

龍口鎮雖然不是大鎮，但由於位處通衢大道的旁邊，所以平時亦頗爲興旺，鎮上不但有數間頗具規模的茶樓飯舖客棧，更有一座錢莊——興隆號錢莊。

由於大雨的關係，興隆號錢莊亦在晌午過後就關上了大門，只留下一扇邊門虛掩着，以備有急需的人客上門兌錢。

時候已是黃昏。

由於大雨不停地下着的關係，天色昏黯有如傍晚一樣，昏黯迷濛。

雨水落在石板地上，濺起水珠，雨水像溪流一樣順着坑坑縫縫往低處急流。除了雨水聲，天地間再也聽不到有別一種聲响。

驀地，一下震撼人心的響聲打破了那籠罩天地的單調雨水聲。

× × ×

那是一下鎗聲！

鎗聲在嘩啦啦的雨水聲中，幾乎被淹沒，但仍然衝破雨聲，暴响開來。

那一响鎗聲恍如一响焦雷，聽到的人皆心神大震了一下，緊張地竪起耳朵，靜聽那一响鎗聲在什麼地方响起。

又一下鎗聲响起，聽到的人皆心臟劇烈跳動了一下，他們都聽出鎗聲是在興隆錢莊附近响起的。

他們立刻就想到了一個問題，錢莊可能被胆大妄爲，無惡不作的土匪搶刦了。

若是，那些搶刦錢莊的土匪可說眞會選時候，這樣大雨天，可說是天賜良機。

因爲在這樣的大雨中，鎮上行人絕跡，家家關門閉戶，行動自然很方便，加上那只有幾條鎗的民防隊早就龜縮在鎮口碉樓內賭錢喝酒，只要派兩個人堵在碉樓門口，那些民防隊員就成了甕中之鼈，再也威脅不到他們，可以爲所欲爲。

興隆號錢莊眞的遭到土匪光顧。

那些土匪利用這大雨之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悄悄掩進鎮中，將錢莊的前後門堵了起來。

當然，他們不會忘了照顧碉樓內的那些民防隊。

第一响鎗聲，是首先從前面邊門衝進去的一名土匪放的。

那一鎗將一名坐在椅上，保護錢莊的打手一鎗撂倒了。

那名打手可算機警，聽到踢門聲，眼見有人衝進來，不理三七二十一便掏鎗，但可惜仍然快不過有備而來的土匪，手才握在鎗把上，胸膛便中了一鎗，身軀向後一仰，慘叫半聲，重重地仰跌在地上。

第二下鎗聲亦是第一名衝進錢莊的土匪放的，鎗咀一提，將錢櫃內一個年約四十歲，穿長衫，戴眼鏡，正欲彎腰蹲下的中年人一鎗放倒了。

跟着，鎗聲連响，在嘩啦啦的雨聲中，隱約可聞。

鎗聲連响中，堵在錢莊前後門的土匪全部衝進了屋中，一共是四個。

而錢莊內的地上，却一共躺了八具屍體。

這幾名土匪可謂心狠手辣，眨眼間就殺死了八個人，其中有兩個還是女的，一個女的年紀看來只有十一二歲。

那四名土匪皆身穿油布衣，頭上戴一頂寬大的竹笠，將大半邊臉龐遮住。

錢莊內似乎除了這四名土匪之外，再沒有活着的人了，那四名土匪的行動很迅速，似乎也沒有了顧忌，將頭上的竹笠除下，然後在錢莊內大肆搜掠起來。

雨聲雖然嘩啦啦响着，但鎗聲也很响亮，躲在碉樓內賭錢喝酒的民防隊聽到了，一個個像受驚的兔子一樣跳起來，隊長劉金保第一個抓起一條長鎗就往外衝。

他一腳才衝出碉樓，粗大急勁的雨點就打在他臉上身上，一顆鎗彈也夾着雨點射入了他的體內！

他根本上還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上身猛然往後一仰，抓在手中的長鎗脫手掉在地上，悶叫一聲便仰跌在門口地上。

緊跟着劉金保衝出來的一名隊員，差點沒被劉金保仰倒的身軀撞倒，身形一閃，救了他自己一命，一顆鎗彈從他身旁射過，砰一响射在磚壁上，擊得磚屑四射。

怪叫一聲，那名隊員慌不迭撲向牆邊，貼牆站着，臉上血色全無。

隨後衝出來的其他人一見這情形，立刻四散開來，有的跌在地上，有的蹲貼在牆邊，沒有人敢再衝出去。

「砰砰砰……」一連十多下鎗聲連珠响起，鎗彈呼嘯着掠射入碉樓內，雖然射不到人，但射在堅硬的牆壁上，擊得磚屑四濺！

這可謂先聲奪人，碉樓內的民防隊員一個個匍伏在地，個個心驚胆顫，無人胆敢衝出去。

他們的職責雖然是保護鎮上的居民的生命財產，但當他們連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脅時，他們當然先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要緊。

「乖乖地縮在龜洞內不要出來，否則鎗彈無眼，哪個出來死那個！」伏在碉樓斜對面一堵墻脚下的一名土匪惡狠狠地吼叫，換上一梭子彈。

這幾句話就像寒颼颼的尖刀一樣「揷進」那些民防隊員心裏，誰也不敢亂動。

那邊廂錢莊裏的四名土匪個個興奮得雙眼發亮，臉色發紅！

他們經過一番搜掠之後，搜掠到一批銀元及一疊銀票金飾，單是銀元就有萬多塊，銀票的數目也不少，約略計算之下，足有三萬多四萬，加上那批金飾，總數不下六萬塊大洋！

這次他們一共是六個人，按人頭分，每人可以分到一萬大洋，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足够他們風流快活一大段日子。

這怎不令到他們興奮莫名。

將那萬多塊大洋分裝在十二個布袋中，銀票金飾亦分開來揣放好，四名土匪將除下的竹笠重新戴好，其中一個竄了出去，不一會，嘩啦啦的雨聲中傳來一陣馬蹄聲，跟着停在錢莊門口，錢莊內的三名土匪忙不迭動手扛起那些銀元走出去。

門外，停着六匹馬，先前竄了出去的那名土匪牽着韁繩，控制着那六匹馬。

另外三名土匪則動手將一袋袋銀元分別放在馬背上，放妥之後，高興地打了個唿哨，翻身馬鞍，其中兩人各自牽着一匹空馬，吆喝聲中，直往鎮口外奔馳而去。

× × ×

鎮口碉樓內的民防隊員與匿伏在碉樓外面的兩名土匪對峙僵持着，誰也奈何不了誰。

急驟的馬蹄聲有如迅雷一樣响起，衝破了嘩啦啦的雨聲，迅速傳來。

那兩名分別匿伏在碉樓左右斜對面牆脚下的土匪聽聞之下，互相打了個手勢，手上的駁壳鎗一伸，食指一扣，鎗咀火光猛噴，「砰砰」連串响聲中，鎗彈飛射向碉樓門口！

碉樓內的民防隊被這一輪連珠鎗彈壓得個個抱頭縮頸，動也不敢動，急驟的鎗彈砰砰崩崩地射在門口的磚石上，碉樓內的牆壁上，擊得磚屑四濺飛射。

六匹快馬瞬間急馳而至，馬上的四名

土匪手上的駁殼鎗差不多是一齊叫響，鎗彈一串串飛射向碉樓，將碉樓門口封死。

那兩名分別匿伏在牆脚的土匪在四名同伴的掩護下，各自從牆邊竄出來，飛身躍上那兩匹爲他們準備而來馬匹，唿哨聲中，隨着那四匪急馳衝向鎮口的飛騎狂奔出去。

馬上的四名土匪邊策騎狂奔，邊不停地放鎗，瞬眼間，六騎人馬衝開雨幕，衝出了鎮口！

轉瞬間，六人六騎消失在雨幕中。

直到這時，碉樓內才有鎗聲響起，跟着衝出幾名神色驚惶的民防隊員，一邊盲目放鎗，一邊四下張望察看。

但他們什麼也看不到，只看到昏濛濛的雨幕，及聽到嘩啦啦不絕於耳的雨聲中，雜着隱隱急驟的蹄聲。

他們急忙轉身衝向鎮口，像放鞭炮一樣亂放鎗……

× × ×

大雨一直下到翌日午前十一點多才停歇。

午後，藍天如洗，陽光普照，要不是地上各處都是濕漉漉的，坑坑窪窪儲滿了水，樹葉還在滴着水珠，誰也不相信在兩個鐘頭前，還是大雨傾盆。

陽光普照下，加上雨水的冲洗，龍口鎮變得份外明淨。

但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實則，鎮內人心惶惶，就像有一層厚厚的烏雲壓在鎮民的心頭上，每個人皆神色沉重，就連不知愁的無知小童，也知道鎮上出了大事，不再到處亂跑，嘻笑追逐，躲在大人的脚邊身後，閃動着惶恐的眼光。

興隆錢莊的門前擠滿了人，那都是平日與錢莊有銀錢來往的店舖或有銀錢存在錢莊內的鎮民，他們皆懷着惶恐忐忑的心情，希望知道錢莊內損失了多少錢財。

錢莊門口，站着兩名民防隊員，手上拿着長鎗，阻遏那些心焦的鎮民往前擠。

錢莊內，鎮公所的書記與那名老鎮長及幾名在鎮上年高德劭的父老在查察核計着，看看錢莊內損失了多少錢財。

錢莊內死了八個人，那是在昨晚那六名斬千刀的土匪逃去後就知道的了，雖然人命關天，但人們更關心錢莊的損失，因爲這與他們有切身的關係！

——若是錢莊內的銀錢全部被土匪刧去，那麼，他們存在錢莊內的錢便一個子兒也拿不回，這對他們這些升斗小民來說，損失可謂慘重。

昨晚經過辨認，被殺死的八個人其中四人是錢莊東主劉萬中夫婦及他們的一子一女，另一人是錢莊的掌櫃，一名伙計及兩名負責保護錢莊安全的打手，另一名伙計則由於事發前被叫去另一間店舖買東西而倖免於難。

但錢莊東主的小舅子趙振元却不知所踪，這令鎮上的人起了各種各樣的猜測。

事緣劉萬中的小舅子趙振元平日爲人放蕩不羈，結識不少三敎九流的人物，拳脚了得，一手槍也玩得不俗，在錢莊內帮着姐夫劉萬中打點一切，兼負保護錢莊安全之責。

但現在他既不是被殺死，又不見人，這就難免令人起疑了。

經過一番查點核數，鎮公所那名書記擧手抹去額上的汗水，清一清喉嚨，吶吶地道：「一個銅板也沒有剩下，那些殺千刀的土匪一共刧去銀圓六萬零三百七十三個。」

鎮長與那幾位父老一聽，俱臉色一變，你望我我望你，一副又驚又痛的表情。

這也難怪他們會這樣，因爲他們皆與錢莊有銀錢來往，或多或少存了錢在莊內，如今錢莊被刧個清光，他們怎不心痛？

鎮長吁了口氣，鎮長心痛地道：「這……這豈不是血本無歸？」

一名父老却不以爲然地道：「這不單止是你一個啊，外面擠着的人也不是一樣嗎？」

「可憐劉家不但錢財被刧，全家亦死個清光，這才叫慘！」另一名父老唏噓不已。

「世賢，你還是想個辦法向外面的鄉親交代一下吧。」另一名年紀怕不有九十歲，雪白的鬍子長到胸前，但精神依然矍爍的老人對鎮長說。

鎮長搔着頭，苦着臉道：「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只好據實向鄉親們宣佈了。」

「唔，照實說也好，雖然不免會引起騷亂，相信不會收拾不了。」白鬍子老人贊成地點點頭。

鎮長望一眼那名書記。「你同我出去向鄉親們說。」

說完，挺了挺胸，當先走出去。

鎮公所書記無可奈何地站起來，拿起手邊的那本帳簿，跟着走出去。

鎮長出現在錢莊大門口，引起了擠在錢莊門口的人羣起了一陣騷動。

鎮長看見這情形，難過地揮了揮手。

那些人雖然心焦憂急，還是慢慢平靜下來，一雙雙急切的眼睛集中在鎮長的身上。

鎮公所的書記偏着身，拿着帳簿，從門房擠出來，站在鎮長身邊。

「咳！各位鄉親，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回事，不過，我還是要說——」鎮長咳了一聲，掃視了一下傾聽的人羣，語聲仍然澀澀地大聲道：「錢莊被刧，劉老板一家及掌櫃伙記一共八人被殺——」

人羣聽到這裏，雖然早就知道情形，仍然不免發出一陣驚慌的嗡嗡聲，打斷了鎮長的話。

鎮長再次揮了揮手，人羣又慢慢靜下來。

「各位鄉親，經過我與幾位父老及陳書記的查核計算，錢莊內的錢財被那帮土匪搶了個清光！」

人羣一聽，立刻像一鍋燒滾的水那樣「沸騰」起來，有的呼天搶地，有的搥胸頓足，有的哭喊叫罵，場面亂成一團。

「啊呵，皇天無眼，我的棺材本沒有了，我百年之後怎辦？」

「殺千刀的土匪，我等着那筆錢來找數的，現在叫我拿什麼來找那一筆數？」

「嗚哇，無陰功啊，我不如死了好！」一個老婆子跌坐在地上，舞手頓足地呼喊起來。

——難怪她會這樣，她兒子早死，留下一筆錢給她作養老之用，她將之存在錢莊內收息，如今……

這時候場面之混亂，令到鎮長目瞪口呆，深有同感地不知如何是好。

他亦有一筆爲數不菲的錢存在錢莊內，如今連一個銅板也收不回。

坐在錢莊內的幾名父老一聽門外哭喊呼叫之聲大作，不由搖頭嘆氣不已，最後，還是那位白鬍子老人顫巍巍地站起來，拄着拐杖走出去，大聲向人羣道：「各位鄉親，這樣哭喊是哭不回被刧的錢財的，我老漢不也有一筆錢存在錢莊嗎？各位鄉親，錢財身外物，豁達點，你們慘得過劉老板一家嗎？這事不會就這樣算數的！」

人羣被那白鬍子老人這一說，才慢慢擦眼抹鼻地安靜下來。

「陳書記，將錢莊被刧的銀錢數目向各位鄉親說一下。」白鬍子老人抖着鬍子喘了口氣。

捧着帳簿的陳書記恭敬地應了一聲，然後做聲道：「各位鄉親，錢莊一共有銀圓六萬零三百七十三圓，根據兄弟與鎮長及各位父老的查核點算，錢莊被刧去六萬零三百七十三圓，換言之，錢莊內的錢財被刧個清光。」

不等陳書記說完，人羣發出一陣憤怒的咒罵聲。

「各位鄉親，請回去吧，這件事不會就此罷休的，就算不爲那筆被刧去的欵子，單是那八條人命，咱們也不能放過那帮土匪，非要將他們法辦不可！」鎮長握着拳，激昂地大聲說。

人羣亦激動地大聲呼叫起來，慢慢地散去……

× × ×

「三叔，你看這件事怎辦好？」鎮長恭敬地望着白鬍子老人。

白鬍子老人一手輕捋着雪白的長鬚，慢聲道：「世賢，你是一鎮之長，你認爲應該怎辦便怎辦。」

「三哥說得對。」一位紅光滿臉的老人領首道：「你就拿個主意吧。」

「三叔與九叔既然這樣說，世賢就自作主張了。」鎮長眨着眼說：「這件事若報上縣裏，縣裏少不免派人來調查，但他們只是虛應故事，而且諸多需索，依我看，還是不要報上縣裏好。」

「嗯，世賢說得有道理。」白鬍子三叔深有同感地道：「縣裏那帮人只會伸手要錢，幾曾辦過一件事？」

「你既然不想上報縣裏，那你準備怎辦？」九叔問。

「憑咱們鎮上的人手，肯定奈何不了那帮土匪，唯一的辦法就是——懸賞！」鎮長加重語氣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而且，聽聞有不少身手不凡的人是吃這門飯的！」

「這個辦法好是好，但是這筆錢哪裏拿出來？」一直沒有吭聲的五叔冒出這句話。

「這我早就想到了。」鎮長滿有把握地說。「土匪不是刧去了錢莊六萬零三百七十三塊銀圓嗎？」

「是啊。」五叔不明所以地道。

「相信那帮土匪不會這樣快就分掉花光，咱們可以在賞格上訂明，凡緝捕格殺那帮土匪的，將那筆錢的十分一做賞銀。那是六千塊大洋，相信會吸引不少人呢。」鎮長滿有把握地說。

「這個辦法好是好，萬一被刧去的那筆錢追不回來，那怎辦？」九叔攤攤手。

「那唯有在鎮上攤派籌集了。」鎮長無可奈何地說。

「嗯，這個辦法行得通。」三叔吸口烟，長長地噴了出來。

「三哥既然說好，咱們就用這個辦法，只是——」五叔有點遲疑地說：「最好能够找到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去做，那筆錢可不是個小數目。」

「老五說得對，」三叔磕掉烟鍋內的烟灰，慢條斯理地說：「能够找到一個可以信賴的人總比張三李四好。」

「人我倒想到一個。」九叔突然興奮地說：「但不知能不能找到他。」

「九叔，你說的是誰？」鎮長迫不及待地問。

「蕭原！」九叔一字字說。

「九叔，你說的可是人稱天涯海角的追捕能手蕭原？」一直沒有開過聲的陳書記雙眼陡地發出亮光。

「相信沒有第二個吧？」九叔眯着眼笑說。

「天涯海角蕭原，」鎮長興奮地說道：「這個人我也聽過他的大名，聽說此人追捕的悍匪巨盜，無一漏網，而且爲人俠義，能够請到這個人，倒是可以放一百個心！」

「那裏可以找到他？」三叔接口問。

「這一點，包在我身上。」九叔居然拍拍胸口，一口應承下來。

「老九，你認識他？」三叔不由[illegible]。

「那倒不是，」九叔搖手道：「不過仲然家裏的父親聽說是那位的族親，時不時有來往，我托他去找他，相信找到。」

「啊，原來這樣，」三叔亦不由興奮起來：「老九，事不宜遲，煩你立刻去跑一趟。」

九叔立刻站起來，二話不說，往外就走。

「三叔，錢莊被刧殺，獨獨不見了趙振元，會不會是他勾結那帮土匪？」鎮長將放在心裏很久的疑問說出來。

「這不大可能吧？」三叔深深地連吸兩口烟，「他平日雖然放蕩不羈，但心性却很善，他不會喪心病狂到勾結那帮土匪來殺他姐姐全家吧？」

「這可很難說，」老五說：「不然，爲何死不見屍，生不見人？」

「或許他被那帮土匪擄走也說不定。」三叔仍然以不相信的語調說。

「三叔、五叔，依我看，這有兩種可能。」鎮長摸着下頷說。「一是他被土匪擄去，二是他勾結土匪，作下這瀰天大孽，跟那帮土匪走了。」

「依我看，他跟了那帮土匪走的成數大！」五叔固執地說：「他又不是花不溜丟的大姑娘，那些土匪將他擄去幹嗎？爲何偏要將他擄去？」

這番話未嘗沒有道理，三叔只好不出聲。

鎮長却道：「這件事在未查清之前，不能過早下斷語，我看，待九叔請到那位蕭原來，他請一併查一下，不就清楚明白了嗎？」

這確是個好主意，白鬍子三叔首先贊成。

五叔當然亦同意。

× × ×

蕭原來到了龍口鎮。

他之所以來龍口鎮，當然不會是無端端地趕來，他是透過九叔那位親家——二兒子的岳丈——蕭原的族親，找到他，他便立刻趕來的。

他在龍口鎮逗留了只一天，因爲事情緊逼，所以他第二天一早便離開龍口鎮。

在龍口鎮的那一天，他在鎮公所與鎮長談了差不多半天，將錢莊被刦的情形了解清楚，也實地到錢莊查察過，翌日他離開龍口鎮，當然亦是盲頭烏蠅一樣盲目亂追下去，他先要弄清楚搶刦錢莊的那帮土匪到底是些什麼人。

這一點，他自然有他的辦法。

而且他的辦法非常有效，不到半日，已查清楚了搶刦錢莊的那帮土匪的身份。

那帮土匪乃是一向出沒於雲桂滇三省交界的悍匪，原本有十人的，却在去年的一次買賣中，得手後却中途遇到三省聯合偵緝隊的一隊人馬，他們當然不會俯首就擒，於是雙方幹起上來，結果，當然不敵武器精良、彈足人多的偵緝隊，三死一傷，十人只逃出六人，受傷的那名土匪當場被擒。

經此一役之後，他們成了驚弓之鳥，四處流竄作案，成了一股流匪。

這帮匪徒的老大乃是黑道上出了名的悍匪獨角牛張威，一手鎗法不俗，快而準，是一名狠角色。

另外五名匪徒亦是很扎手的慣匪，蕭原這一趟可不輕鬆，一個弄不好，很可能會被張威那帮匪徒撂倒。

查出了那帮匪徒的身份後，這就比較容易着手追查他們的下落，蕭原自有辦法探查出來。

× × ×

今日是六月初五。

大集墟一早就人流如潮，喧嘈嘘冚。

大集墟附近一帶是逢五逢十是墟期，今日是初五，四鄉八井的鄉民皆趁着這個墟期挑的挑，担的担，趕到大集墟去買賣，所以這一天大集墟熱鬧非常。

別看大集墟不到百戶人家，却是這附近一帶唯一的貨物集散地，所以墟上不論茶樓飯舖，烟館賭檔妓寨樣樣皆全，甚至還有一間客棧，眞可以說得上地方雖小，却百業俱全。

天色才大亮，墟場上已擠滿了人，提滿了各式各樣的貨物農產品，華洋併集，可說應有盡有。

在一牲口場上，可謂人頭攢動，牛馬販子在高聲呼喝着，相馬看中的客人在議論揣摩端相着，喧嘈盈耳。

別的攤檔亦擠滿了人，討價還價之聲不絕於耳。

太陽升上了東面石中山峯的時候，墟場上更加熱鬧，一眼望去，盡是人頭。

在一圈馬欄前，聚了不少人，那位四十多歲的馬販子正在大洒口水，正在與一位人客在討價還價。

「老兄，這匹馬眞是千中選一的好馬，三十塊大洋不算貴了。」

那匹馬確實很神駿，毛身油光滑亮，四蹄有勁，不住地在昂首輕嘶，刨動着四蹄。

那人客年紀大約三十六七，個頭很高，起碼比那位身材中等的馬販子高了有大半個頭，皮膚黝黑，相貌粗悍，穿一套竹紗唐裝衫褲，敞開的胸口露出一些濃密的胸毛。

「嗯，三十塊貴了點吧？可否讓一步。」唐裝漢子揑開馬口，察看馬齒。「你看看，年歲大了點。」

馬販子裝着苦臉急急道：「老兄，這個價錢很公道的了，我一個銅板也沒有要多你……」

「好了！」唐裝漢子擺一擺手，截住馬販子的嚕嗦，爽快地道：「二十五塊，怎樣？」

馬販子一聽，當場吞了口口水，苦口苦臉地道：「老兄，這……這……」

唐裝漢子截道：「二十五塊，不賣就算！」說完轉身就走。

「老兄，二十八塊怎樣？」馬販子一見買賣會告吹，慌不迭一閃身上前，攔住唐裝漢子。

「二十五塊，一個銅板也不加！」唐裝漢子一副絕無商量的口氣，舉步欲走。

馬販子裝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心痛地急聲道：「老兄，別走，這樣吧，各讓一步，二十六塊怎樣？」

唐裝漢子露齒一笑道：「好吧，二十六塊！」

馬販子一迭聲道：「二十六塊，二十六塊！」說着立刻去解那匹馬的韁繩。

唐裝漢子露出滿意的笑容，解下腰間那條當腰帶用的寬皮帶，從中倒出一個個的大洋。

數足二十六個大洋後，邊繫回皮帶，邊對那馬販子道：「老板，數一數够不够數。」

馬販子邊將韁繩遞給那唐裝漢子，邊接過那叠大洋，叮噹脆响着數起來。

「二十六塊，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够數了。」馬販子邊將那叠大洋裝入一個皮袋中，邊對那唐裝漢子哈腰點頭。

那唐裝漢子微微頷了一下頭，牽着那匹馬往外走。

在另一邊的牛欄邊，有一個人不着痕跡地朝那唐裝漢子瞥了一眼，伸手拍拍欄邊一頭大水牛的屁股，沒事人一樣離開了牛欄，左看看右望望，遠遠地跟在那唐裝漢子後面。

唐裝漢子顯然很滿意買到那匹馬，神態輕鬆地流目掃視着兩邊的攤檔，信步往外走。

瞧他的神色，一點也不知道有人正在「盯」着他！

唐裝漢子牽着馬好不容易擠出了人山人海一樣的墟場，直往鎮上那條唯一的大街走去。

盯着唐裝漢子的人亦好不容易擠出墟場，停下來，望了那遠在十數丈外的唐裝漢子一眼，沒有立刻跟下去。

看清楚了，這盯着那唐裝漢子的人赫然是道上人稱海角天涯的蕭原！

× × ×

蕭原直到那唐裝漢子牽着馬走入大街

，才慢條斯理地信步走向大街。

蕭原走入大街的時候，已不見了那唐裝漢子的踪影，連那匹馬也不見了。

不過，他絕不心急，因爲他絕不担心會失去了那唐裝漢子的影踪！

若那唐裝漢子只是一個人，而不是牽着一匹馬，那就可能會很難找到那唐裝漢子，但那唐裝漢子牽着一匹馬，那不就同了，他的人可以溜入任何一間屋內，但那匹馬就不可能了。只要找到那匹馬，就能够找到那唐裝漢子。

至於那唐裝漢子又是誰呢？

原來那漢子就是搶刦龍口鎮與隆錢莊的那帮土匪之一——山豹李金！

蕭原在大街上溜躂着，終於在一間茶樓——福如居的側邊橫巷內發現那匹馬。

馬在人當然不會不在，蕭原咀角泛起一抹冷笑，悠閒地走入了福如居內。

立刻，他的目光就瞥到那漢子一個人佔了裏面靠牆的一張桌子在喝着茶，他於是隨便找了一張靠邊門口的桌子坐下來。

由於還未散墟，時候也還早，所以茶樓內客人不很多，只是疏疏落落地坐了二三十個茶客。

蕭原不敢太過着痕跡，所以坐下來後，一眼也沒有再望山豹李金一眼，待跑堂的砌好茶送上，立刻邊斟茶邊叫跑堂的寫了兩個菜。

連喝了三杯茶，兩個菜送了上來，他再叫伙記送上兩碗白飯，便狠吞虎嚥地吃起來。

不到一刻鐘，他已吃了個清光，也不再坐一會，立刻結帳離去。

他這樣做，目的是不想引起山豹李金的注意，反正他已知道李金在茶樓內，在外面監視他也是一樣。

這時候他的打扮穿着十足一個鄉農，脚穿草鞋，褲脚捲起一大截，手上拿着一頂破草笠，就像附近四鄉來趕墟的鄉農一個模樣。

走出福如居，他在大街上溜了一會，却不走遠，然後在福如居斜對面的一間賣布料的店舖停下來，打量了一眼店舖內那些花花綠綠的洋土布匹，走了進去。

店舖內原就有不少人在揀布買布，他也裝模作樣地東揀西揀，十足一個鄉巴佬，雜在那些買布的鄉人中。

實則，他的一雙眼沒有一刻錯過福如居門口的動靜。

揀挑了足有一刻鐘，還不見福如居內的山豹李金走出來，他只好胡亂挑了一匹布，剪了幾尺，挾在腋下，走了出來。

他才走出布舖，山豹李金亦一脚跨了出來，他連忙將目光垂下，匆匆朝鎮口走去。

山豹李金跨出門口，目光很自然地掃了大街上的人一眼，當然亦掃到蕭原，但却沒有特別留意他。

這證明蕭原的裝扮十足那些鄉巴佬，沒有礙眼之處。

蕭原連頭也沒有側一下，迎着山豹李金走了過去。

在走過山豹李金的身旁時，他幾乎忍不住拔出藏在破草笠內的匣子鎗，喝令李金停下來。

但他還是忍住了。

在大街上，人來人往，一個弄不好，山豹李金若是發起兇性，拔鎗反抗，那很可能會殃及途人，而且若是一下子制不住他，亦會被他乘混亂逸去。

蕭原就是考慮到這兩點，才忍着沒有發難。

他甚至在走過山豹李金之後，連頭也不敢回，一直往前走去。

要知道山豹李金亦是個異常醒目的人物，稍有一點不對眼都會引起他的疑心。

他隨着人潮一直走向鎮口，不過走得很慢。

但背後却聽不到有馬蹄聲响起，這令到他不禁有點心焦起來。

要知道，若是山豹李金與他背道而走，豈不是越走越遠，很可能會走失了，終於，他忍不住脚步一拐，走向一間買油鹽醬醋的店舖。

乘這機會，他的目光迅快地溜瞥了一眼大街那面。

這一瞥，令到他寬心大放。

山豹李金正牽着他那匹馬信步隨着人潮走向這面。

蕭原慌不迭背轉身，向那位年紀老邁的老板要了三個銅板的豆醬。

腋下挾着一塊花布，手上捧着一大包豆醬，蕭原走出醬油舖，朝鎮口那面望過去，恰好看到山豹李金牽着他那匹馬走到鎮口。

蕭原慌不迭急步走向鎮口。

因爲出了鎮口，行人就比較少，山豹李金一定會試一下新購的馬匹的脚程，那時要想憑兩條腿追上他那就難了。

但是他又不敢走得太快，因爲那樣有點「着跡」了，若是被李金驚覺，那就麻煩了。所以他的心裏焦急非常。

幸好山豹李金出到鎮口後，沒有立刻上馬馳騁，因爲恰好有幾個鄉農挑着大糞，忽悠悠地走入鎮來。

這可是天賜良機，蕭原一陣急走，終於趕上了李金。

他這時就像一個急着趕回家的鄉農，低着頭，脚步急急，越過了李金。

李金由於要閃避那幾個挑着大糞的鄉農，所以將馬匹拉到一邊，待那幾個鄉農走過後，才再牽馬往前走，蕭原就是憑這機會趕上他，並走在前頭的。

山豹李金雖然機警，但他發夢也料不到走在他前面，脚步急急的鄉巴佬，就是道上鼎鼎大名的追捕能手蕭原！

他現在可說一步步走向死亡或監牢。

因爲從來沒有一個被蕭原緝捕的悍匪巨盜能從他手上溜脫的，不是被擊殺，便是被送進監牢。

若是沒有奇跡出現，相信山豹李金也逃不脫這兩種命運！

生死決鬥　邊城殲霸

時候應該離正午大約還有一個小時左右，慢慢朝中天爬上去的日頭晒在人身上，熱辣辣的，晒得人腦門直沁汗珠，眼睛也不由眯起來。

離鎮口越遠，路上的行人越稀少，因爲出鎮的人都是附近四鄉八井的鄉農，出了鎮後，各自四散朝自己的村子走去。

這時蕭原抛離山豹李金足有十多丈。

山豹李金終於翻身騎上那匹沒有鞍子的光背馬。

憑他精湛的騎術，沒有鞍子一樣可以縱轡馳騁。

他才翻上馬背，還未挺起腰，在這刹那，一聲叱喝自側後傳來：「李金！」

李金驀然聽到有人叫他，心頭劇震，他絕不清楚背後喝叫他的那人是敵是友，但他巳肯定不是他的同伙，因爲他聽不出來，既然不是他的同伙，而他的朋友可說絕無僅有，那麼，一定是他的對頭了。

幹他這一行的，隨時往壞處想，這是有利無害的，起碼，可以讓他提高警覺，以第一時間應付來自各方面的意外！

他這時候正是這樣想，所以他第一時間就伸手摸向腰間。

可惜，他現在的姿勢對他極之不利，因爲他正翻上馬背，一只手抓着馬轠，另一只手扳着馬頭，而上身幾乎平貼在馬頭上，這個姿勢，妨碍了他拔鎗的速度。

若是他的腰身是挺直的話，他自信可以在喝聲入耳的那刹那，拔鎗朝喝聲傳來的方向連放數鎗！

在他們那帮土匪中，若論到拔鎗的速度，他是最快的一個！

但這一次他的手才摸到鎗柄，一下震人心弦的鎗聲「砰」地乍响，倏地，他的手背上感到一陣火辣辣般痛，一聲厲喝亦緊接傳來。「李金，你若再動，我一鎗轟爆你的腦袋！」

李金刹那整個人僵住。

因爲他巳感到死神正向他逼近。

手背上的劇痛令到他不敢妄動，粘糊糊濕熱的血從他手背上淌流出來，流到他的指縫手指上，他却感到有如一條毒蛇正爬在他手背上一樣，令到他全身發冷，他是一個有經驗的悍匪，從手背被鎗彈擦中這一點，他十足相信，那人的鎗法很準，他若妄動，他的腦袋眞的會被轟爆！

「慢慢將那只手舉起，別耍花樣，你若有一點異動，我立刻開鎗！」這時他巳聽出在背後向他開鎗的人是在右邊路旁。

他雖然兇悍，但却是個頗有機心的人，他知道這時候巳完全處於下風，只有乖乖地按那人的話做，否則，他想多活一分鐘也不可能。

他照着那人的吩咐，乖乖地將摸在腰間鎗柄上的右手慢慢抬起，然後舉起來。

右手舉起來之後，他的樣子怪異至極，看了令人忍不住發笑。

× × ×

蕭原這時正又驚異又好笑。

他是在聽到喝聲鎗聲後，吃驚地倏然轉過身，但却看不到搶先他一步向山豹李金猝然發難的人是誰，因爲那人不但躱在路旁一棵樹後，而且爬伏在足有膝高的野草中，所以他看不到那人是個什麼人物。

但他却看到李金那怪相的姿勢，所以他忍不住笑了。

李金亦看到他，却仍然瞧不出蕭原的身份，還以爲他是個鄉巴佬，惡狠狠地直向他瞪眼。

蕭原有心要看個究竟，所以立刻裝出害怕的樣子，驚惶地閃到路旁。

這時候路上原本走着的幾個鄉農，在鎗聲一响後，立時驚惶失措拔脚走避不迭，刹那走得無影無踪。

但李金新購的那匹馬不知怎的，却沒有被鎗聲驚得撒蹄狂奔，像生了根一樣，站在原地不動，只是甩脖子噴鼻息。

山豹李金對蕭原兇不了多久，匿在樹後草叢中的人又喝叫起來。「右手仍然舉起來，慢慢從馬背上爬下來！」

山豹李金目中兇光亂閃，但又不敢發作，只好乖乖地從馬背上爬下來。

這時他巳顧不了理會蕭原。

對於一個「鄉巴佬」，有什麼好担心的。

由於他是一只手舉起的，而另一只手又抓着轠繩，所以與其說他是爬下來，不如說他是滑下來還恰當。

而事實上他亦是滑下來的！

起初是慢慢滑，在滑到馬肚，雙脚將要沾地的刹那，他終於耍出「花樣」了。

那刹那間，他抓着馬頭的左手驀然一鬆，整個人便像一塊大石一樣墜在地上。

這一着，顯然大出那位匿在樹後草叢中的人的意料之外，因爲李金是從右邊爬下馬的，他整個人完全暴露在對方的鎗口下，而那人的鎗法顯然不俗，李金這一着可說是險中求勝。

就連在路旁一棵樹旁看着的蕭原，亦爲李金這一着而大感意外。

山豹李金不愧山豹的外號，動作矯捷異常，腰背甫着地，一滾便滾入馬肚下！

「砰」一下鎗聲响起，却難不住李金，因爲李金巳從馬肚下滾到了另一邊。

鎗彈却射傷了馬腿，那匹馬痛嘶聲中，一蹦跳起，撒開四蹄，狂奔而去！

馬奔出，地上却不見了李金的影子！

原來他巳趁那匹馬受傷驚跳起的刹那，身形一彈，像一頭豹子般從地上竄躍起，雙手一搭一箍，箍住馬頸，一條腿則翻搭在馬背上，讓那匹馬馱着他狂奔而去。

這位山豹李金的人不但兇悍矯捷，而且見機行事，確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

馬才奔去，一條人影像山貓一樣從樹後草叢中疾竄出來，手一揚，「砰砰」聲中，連放四鎗！

可惜四鎗皆射不中馬匹，更加射不中李金。

那人不禁呆了一呆。

一下鎗聲緊接着响起，「嘯」然擦着那人的耳邊掠過，嚇得那人一個餓狗搶屎，仆在地上。

那匹馬的脚程確實很快，只不過一眨眼，巳狂奔出十數丈！

那人在仆在地上的刹那，一連又開了兩鎗，可惜却射不中人馬。

那人急起上來，霍地從地上標起來，彎着腰，邊開鎗邊飛奔追上去。

人追馬，那簡直像龜追兎，又怎會追得到呢？只會越追越離得遠。

那匹馬眨眼間又奔出數丈。

那人情急之下，竟然邊跑邊狂叫起來：「李金，你跑不了的，天涯海角，我也要捉到你！」

就在那人嘶聲大叫中，一下清脆的鎗聲劃空响起。

那匹狂奔中的馬像遭到電殛一樣，整匹馬雙蹄揚起，接着身子一歪，轟然摔倒落地。

那匹馬倒在地上，仍然抖動着四蹄，嘶鳴不巳。

那人顯然料不到有人助他將那匹馬撂倒，不由怔了一怔，鎗聲乍响中，他的身形歪了一下，順勢滾爬在地上。他的肩膀上有血流出來，迅速將他的衣袖染紅。

他急忙循着鎗聲望過去，却望不到李金，他猜李金一定是伏在馬身後的地上。

李金果然是伏在馬身後的地上，馬中鎗倒下的刹那，差點將他壓住，幸而他反應靈捷，鬆開箍住馬頭的雙手，身形凌空一滾，滾開幾尺才落地。

剛才那一鎗就是他放的，將那人的手臂射傷了。

雖然他現在暫時比較安全，不過他却很驚慌，因爲明顯地，在這附近還有一個對他不利的人！

——那就是將他的馬射倒的人。

那匹馬這時巳停止了掙扎，從馬肚上流出來的血染紅了那片地。

山豹李金雖然驚却不亂，緊緊地伏在地上，一雙賊溜溜的眼睛亂轉着，不知他又在打什麼主意。

但對方却不給他出蠱惑的時間。

× × ×

「喂，小伙子，我掩護你，你衝上去！」從路旁一棵樹後，傳出蕭原的聲音。

他是向着仆在地上那人說的。

而且他讓那人看到他。

這不用說，將馬撂倒的那一鎗就是他放的。

因爲這時候這段路空蕩蕩的，一個人影也不見，只有熱辣辣的日頭，無情地烤晒着大地。

那人看清楚了蕭原之後，雖然看不出蕭原是什麼人，但可以肯定的友非敵，不然，又怎會與他聯手對付李金？所以他感激地用力點了一下頭，而且微彎起腰身，作出縱跑的姿勢。

李金匍伏在馬身後的地上，連頭也不敢稍抬一下，因爲他很明白現在的處境非常危殆，稍有暴露，就會讓窺伺在一旁的蕭原以練靶的機會。

他一聽到蕭原向那人的提議，驚得他全身涼透了，整個人像跌進冰窟一樣，一顆心抽緊了，額上由於又驚又熱，暴沁出豆大的汗珠，順着臉頰流下來，流入他的眼角咀角，澀澀的。

這時候他巳別無選擇，若是讓蕭原的鎗火將他壓住，那人乘機衝過來，他肯定逃不了，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他猛一咬牙，決定豁出去，來個險中求活。

猛然間，他抬臂一揮，向蕭原發話處作扇面形掃出了一連串鎗火，鎗聲連串响起，噗噗聲中射得附近那幾株樹皮屑激飛！

鎗聲連响中，他巳斜竄起來，彎着腰，往另一邊路邊疾縱過去。

但一下清脆的槍聲嚇得他忙一骨碌滾伏在地上，一顆心在蹦蹦亂跳。

因爲他才竄起，隨着那一响鎗聲，他驀覺頭頂上一凉，跟着火辣辣般痛，嚇得他魂魄皆冒。

滾伏在地上用手一摸，粘糊糊的，濕熱熱的，不是血還是什麼？

好明顯，剛才那一鎗若是射低一點，就不止是在他頭頂擦去一塊頭皮，而是在他頭上開了個血洞！

他一滾伏在地上之後，再沒有機會行動了，因爲鎗聲一下接一下响起，鎗彈貼着他的身上射在附近的地上，他哪裏還敢動。

從鎗聲傳來的方向，李金聽出不是從蕭原原先發話的那處樹後傳出來的。

蕭原確實巳不在原先那棵樹後，先李金一步竄到另外一棵樹後。

李金由於不敢抬起頭來察看，所以看不到蕭原巳換了地方，這是很吃虧的。

那人在蕭原的鎗彈將李金壓得動彈不得的刹那，從地上標竄起來，疾衝前去。

李金仆在地上，那人奔跑的脚步聲他聽得很清楚，「咚咚」地有如鼓槌敲在他的心上一樣，令到他心胆俱裂！

終於，他忍受不住了，兇徒之性大發，這樣不動肯定死路一條，不如搏一搏。

像一條兇性大發的豹子般大吼一聲，山豹李金猛然從地上竄起來，朝蕭原匿着的方向連放數鎗！

但他身上巳先中了兩鎗，一鎗射在左臂上，另一鎗擊在他的腿膝上！

他射出的數鎗却一鎗也射不中蕭原。

因爲蕭原將身形遮蔽得很好，而李金又是胡亂放鎗，自然大失準頭，又怎能射得中他？

那人這時巳衝到李金不到五丈，乍見李金竄起來，立刻咬着牙，邊衝邊食指一扣，連放數鎗！

山豹李金先是中了兩鎗，而那人連放五鎗却有一鎗將他的右肩膊射中，身形晃了一下，那裏還支持得住，摔倒在地上。

那人雙眼像充了血般紅，繼續衝向李金，食指連扣，一口氣將鎗膛內的子彈連珠般射向李金！

刹那間，鎗聲中，李金的身上「噗噗」連响，起碼再中了三四鎗，身形在地上連滾幾滾。

那人終於衝到山豹李金身前，恨恨地飛起一脚，踢得渾身成了一個血人的李金滾了兩滾！

李金在身中五六鎗之後，居然還未死，而且哼也沒有哼出一聲，這人眞够狠！

那人踢了李金一脚之後，似乎像瘋了一樣，撲在李金身上，雙手卡住李金的喉嚨，卡得李金張口吐舌，直翻白眼！

李金身上的血巳流了一地，也染紅了那人的衣衫。

「小伙子，快放手，我還有話問他。」蕭原早就從樹後閃出來，衝上前扳開那人的手。

那人的年紀很輕，只有二十多歲，臉色雖然有點憔悴，但仍然掩不住那股子英氣。

那年輕人見是蕭原，才勉强放開了雙手。

幸好李金的生命力很强，身受重傷之下，依然還挺受得住，沒有被卡得窒息而死。

蕭原待山豹李金緩過氣來之後，才蹲下來，冷然問：「山豹李金？」

山豹李金這時仍有點渾渾噩噩的，聞聲本能地點了一下頭。及至睜開失神的眼睛，一眼看清楚眼前這個「鄉巴佬」之後

，不由驚愕地瞪大了眼睛，沙啞地道：「你……你是誰？」

蕭原淡然一笑道：「不認識了？這之前你不是向我兇狠狠地瞪眼睛嗎？」

山豹李金喉頭上下移動了好一會，才艱難地道：「你……到底……是誰？」

「蕭原，」蕭原很清楚地說：「大概你也聽過吧。」

血不斷地從李金身上的傷口流出來。臉色白得怕人，無神的目光在聽到「蕭原」兩個字，忽然有了亮光，氣促地道：「蕭原，原來你就是人稱海角天涯的蕭原，我眞是看走了眼，那之前還以爲你是個鄉巴佬。」

「蕭原？」那年輕人瞪大了眼，驚異地打量着蕭原。「想不到你就是聞名已久的蕭原！」

蕭原淡笑道：「我若不是扮成這個樣子，只怕早已引起你的注意而心存戒意，想將你撂倒，只怕沒有這樣容易。」

山豹李金的眼神逐漸黯淡下來，氣息也越來越急促。「那麼……這……這人又是……誰？」說時他將頭側向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臉露悲憤之色，激動地道：「我……我就是龍口鎭興隆號錢莊死剩的人！」

山豹一聽，臉肌急促抽動了幾下，有點不甘地道：「我……估道……是誰，原來你……你這……個死……剩……種。」

說完猛烈抽搐起來。

蕭原一見不對，忙伸手搓揉着李金的胸口，一邊急聲問道：「李金，獨角牛張威他們在哪裏？」

李金直翻白眼，但居然仍能說話，而且據實而說：「他們在……在……」

突然雙眼一閉，沒了聲息。

蕭原急得伸手連連拍打着李金的臉頰，同時俯下來，大聲在李金的耳邊叫：「在什麼地方！」

在一旁看着的年輕人瞧見李金這樣，焦急得直搓手。

李金居然又微微張開了眼睛，咀唇噏動着，蕭原忙俯下來，側着耳朵移到李金的唇邊。

李金幾經辛苦，終於吐出幾個僅可聽聞的字音：「在西……納……鎭……」

頭一歪，雙眼重新閉上，這一次眞的死了！

他不是傷中要害而死的，而是流血太多而死的。

他在臨咽氣的刹那，咀角上竟然泛起一抹詭笑，那抹詭笑說不出的詭異。

蕭原直起腰來長長地吐了口氣，跟着像想起了什麼般，動手在山豹李金的身上翻搜起來。

那年輕人見蕭原在李金身上翻搜，欲言又止，看着蕭原呆呆地站着。

李金身上什麼也沒有，只有那條作錢帶的皮帶，蕭原拍拍手站起來，吁口氣自語道：「看來他們還未有分掉那筆錢。」

那年輕人忽然道：「蕭兄，李金臨死時說的那句話是什麼？」

蕭原像突然省起他一般，霍然轉過來，上下打量了那年輕人一眼，目光一亮道：「若是我沒有猜錯，你就是龍口鎭興隆號錢莊僥倖不死的那位趙振元。」

趙振元吃驚地望着蕭原：「你怎會認識我？」

「因爲我受龍口鎭鎭長及各位父老所托，追緝那批土匪，並追回那筆被刦去的欵子，我聽他們說起過你，剛才聽見你與李金說的話，自然就會想到是你。」蕭原的目光倏然轉厲：「你怎會在這裏的？」

「我要爲姐姐一家報仇，而我又見過他們這帮殺千刀的土匪的相貌，一路追踪之下，終於尋找到了這個李金！」趙振元悲憤異常地指着地上死去的山豹李金。

「原來是這樣。」蕭原放緩了聲音道：「但鎭長與幾位鄉紳父老却懷疑你勾結土匪，畏罪而逃。」

趙振元大吃一驚，委屈地道：「他們怎會這樣想的？」

「換轉是我，也會這樣懷疑。」蕭原同情地望着趙振元：「你怎會沒有被他們殺死的？當時你在什麼地方？」

「也許是上天有眼，亦可能我命不該絕。」趙振元長吸口氣：「當時我亦是在屋中的，外面下着那樣大的雨，連狗也趕不出街，但我却忽然腹痛如絞，忍也忍不住，只好撐把紙傘，冒雨到後院的茅厠去如厠。」

頓了一頓，他的語聲嘶啞起來，眼中也噴出怒火：「就在我剛如厠完畢之後，就聽到屋內傳來第一下鎗聲，跟着是我那兩個外甥的驚叫哭喊聲，接下來是鎗聲與慘叫聲，雖然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也心知不妙，立刻繫好褲帶，踮起脚尖從外偸偸看出去，剛好看到山豹李金手上握着鎗，想衝院出後院來搜查，但由於雨勢太大，立刻縮回門後，探頭探腦地朝後院四面看了幾眼，嘀咕了一句不知什麼話，便轉身走入去，當時我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貼牆站着，從一條縫隙往外看，所以他看不到我，大概他認爲這樣大的雨，沒有那樣巧會有人去如厠的，想不到却救了我一命。」

趙振元說完，左手已握得緊緊的。

「現在山豹李金已死，你打算怎辦？」蕭原對趙振元頗爲賞識，不想他再出意外：「我想，你還是回去向鎭上的鄉親父老解釋一下吧。」

「不！」趙振元憤激地道：「不殺死那帮土匪，爲我姐姐一家報仇，我決不回去！」

「老弟，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悍匪，厲害得很，不容易對付，我不想看着你被他們殺死，還是回去吧，我自然會對付他們。」蕭原伸手拍拍趙振元的肩頭。

趙振元却固執地道：「我一定要親手殺了他們！」

「好，那你就去報仇吧！」蕭原說着冷不防一拳擊在趙振元的太陽穴上。

趙振元料不到蕭原會向他出手，猝不及防之下，被擊個正着，軟軟地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當然，蕭原那一拳是極有分寸的，只是將趙振元擊暈，若是他想殺他，那一拳的力道只要重些，不難將他擊斃！

而他的目的亦只是不想趙振元跟着他，因爲看趙振元那堅決的樣子，他若不告訴他山豹李金臨死時說出來的地名，他一定會死跟着他。

× × ×

西納鎭乃是雲貴交界處，僻處邊界的一個小鎭。

鎭上漢苗各族雜處，鎭外不但有山，也有密林，這裏是政府很難管到的地方。

也所以，在這裏，有鎗就有勢力，而且可以稱王稱霸，只是由於這裏僻處邊陲，人窮地瘠，沒有什麼油水好撈。

但將這裏作爲落脚點，却非常安全，因爲這裏的人都很怕事，對於帶着鎗的外來人，連看多一眼也不敢。

獨角牛張威這一次作案之後，跑到這裏來，正是看中了這一點。

在這裏，他不用怕什麼，也不用東躲西藏，因爲這裏鎗就是代表法令，不用担心有人敢動他們，所以他們在鎭上可以大搖大擺，威風凛凛，因爲他們不但有鎗，也有錢——刦來的六萬多塊大洋。

別以爲他們躲在這樣荒僻邊遠的地方，消息很閉塞，相反，他們的消息很靈通，因爲他們身上有錢，錢在那時候，特別是那種地方，是什麼也可以辦到的。

所以，他們很快便知道李金的死訊。

而且，他們還知道山豹李金是被兩個人殺死的。

但他們却無法知道殺死李金的兩個人是什麼人。

但他們在聽聞李金的死訊後，推測之下，有點想到那可能與這一次的買賣有關，這不免令他們有點恐慌，於是，他們小心行藏了。

× × ×

蕭原終於來到西納鎭。

入到鎭上之後，他已累得幾乎連站也站不穩。

約略計算一下，他由大清早起身動程，足足趕了有三十里山路，而且有一段山路特別崎嶇，幸而他是個跑慣江湖的人，要是換了別人，早巳支持不住了。

時候巳經是下午二時多三時，鎭上的行人很疏落，因爲太熱了。

蕭原一身汗濕，頭上直冒熱氣，這時他什麼也不想，只想找個地方坐下來，灌它兩壺水。

鎭上的人對於來了一個陌生人却顯得毫不驚訝好奇，甚至沒有人多看他兩眼，每一個人都顯得很冷淡。

蕭原也無心理會這些，走在發燙的石板路上，終於找到鎭上唯一的一間茶寮。

這間茶寮是用竹木搭成的，地方頗大，很通爽，不但有茶沏，也有飯菜供應。

蕭原一頭走了進去，找了個就近沒有人坐的空座頭坐下來，伙計立刻趨前來招呼他。

蕭原舔舔乾燥的咀唇，沙着聲道：「先來一壺龍井，再來幾個拿手小菜，三碗白飯，要快。」

伙記是個見慣各色各樣人物的人，雖然他看不出蕭原有何特別之處，但他却看出蕭原不是普通平常人，所以他連連應諾着，急忙走向厨房那邊。

茶一送到，蕭原立刻倒了一杯，也不管是滾熱的，立刻喝起來。

他就是有這個本領，再燙熱的東西，他也可以吃喝下肚，一點也不會燙着。

一連喝了四五杯茶，蕭原才放下茶杯，舉袖抹抹頭臉上的汗水，背脊向椅背上一靠，打量起茶寮內的情形來。

由於是午後，所以茶寮內只有寥寥幾個茶客，看他們的穿扮，一看就看出是本地的，沒有一個碍眼的人，要有，就只有他自己。

於是他放心了。

由於客人很少，所以他叫的飯菜很快便送了上來。

他實在是飢腸轆轆了，立刻大嚼起來，他的吃相可以用「狠吞虎嚥」，「風捲殘雲」八個字來形容，可謂最恰當不過。

連那位見過各種吃相的伙記，在看到他的吃相時，亦不由露出驚奇的樣子，目不轉睛地望着他。

吞下最後一口飯，蕭原直起腰來，滿足地吐了一口氣，目光恰好與那伙記的目光相觸，他自己不禁有點難爲情地笑了一下。

那伙記不由亦朝蕭原露齒一笑。

蕭原這刹那心頭不由一動，揚手招呼那伙記過來。

那伙記立刻趕過來。「老哥有什麼吩咐？」

蕭原呷口茶，裝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道：「老弟，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那伙記看着蕭原道：「不知老哥要找的是什麼人，若是鎭上的，我全認識。」

蕭原却搖搖頭道：「我向你打聽的人，不是鎭上的，而是最近來到這裏的。」

那伙記有點作難地道：「這就很難說了。」

蕭原忙道：「但這人很好認，只要是見過他的人，都會記得這人。」

「那老哥說來聽聽。」

「這人額頭正中長着一顆大肉瘤。」蕭原直視着那伙記：「這特徵是不是很惹人注目？」

那伙記聽了，目中閃過一抹異光，可惜蕭原却看不出，搖搖頭，那伙記有點歉然地道：「老哥，很對不起，我記不起曾經見過一個這樣的人。」

蕭原不禁有點失望，但却不氣餒，他知道，旣然來到這裏，遲早會找到獨角牛的。

「那麻煩你算一算賬吧。」蕭原拿着一支牙簽，剔着牙齒，站了起來。

伙記很快便算好賬，向櫃枱那邊很有聲韻地唱起來：「嗨——七毫八仙。」

蕭原走到櫃枱，結賬後走出了茶寮。左右望了一下，他向大街那頭走去。

熟悉一下這個鎭的環境也是好的。

石板鋪路的大街上，若是光着脚走在上面，怕不連脚板也燙起泡，兩旁的店舖冷冷清清地，店舖內的人不是打瞌睡便是表情呆木地坐着，與人一種了無生氣的感覺。

蕭原冒着灼人的西斜日光，信步走着，表面上漫不經心，實則上一雙目光却精警地四下掃視着。

整條大街不過二三十丈長，就算他行得再慢，也會行到盡頭，他只好轉身再走回去。

豈料就在他轉身的刹那，一聲沉喝就在他左面的一條窄巷內傳出來：「站住，將雙手舉起！」

跟着他聽到一下扳動機頭的聲音。

他的脚步不由一窒，却沒有將雙手舉起，但也不敢妄動，因爲他知道對方不是虛言恫嚇的。

他是個玩鎗的人，剛才聽到的那一下鎗機扳動的聲音，他是很熟悉的。

這表示對方是用鎗指着他的。

他全身不由一冷，慢慢轉頭望過去。

他立刻望到一個身材壯碩如牛，穿一身黑紗唐裝衫褲的漢子，異常穩定地拿着一把駁壳鎗指着他。

他吸了口氣，裝出鎭定的樣子，對那漢子道：「朋友，無端端的，用鎗指着我幹什麼？小心走火。」

那漢子惡狠狠地道：「你若不亂動，我的鎗是不會走火的。」目光一閃，接道：「聽說你要找一個人，是嗎？」

蕭原心中思念電閃，心知這人這樣問他，一定有蹊蹺，不然斷不會問出這句話的，於是笑笑道：「你怎會知道？」

那人神色一冷，厲聲道：「在這裏，只要肯出錢，是沒有什麼事辦不到的！」

接喝道：「你還未答我！」

蕭原苦笑笑道：「不錯，我確是找一個人。」

「是不是找我？」驀然一把沙而沉的聲音從他右面的窄巷中傳出來。

蕭原語聲入耳，不由全身震了一下，臉上却神色不變，轉頭望向右面窄巷口。

不知什麼緣故，這時候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連兩旁店舖內的人也不知去了那裏，只有斜陽依舊晒射在街上，蕭原的身上。

蕭原一眼看到巷口貼牆站着的那人後，不由倒抽了口涼氣。

那漢子身材很粗壯，頭大頸粗，穿一套白紗衫褲，最令人觸目的不是他像牛一樣的身材，而是他額頭上正中的那一顆足有拳大的肉瘤。

——獨角牛張威！

不是他，還有誰？

剎那，蕭原全身有一種僵硬的感覺。

他感到喉頭一陣乾噪，不由咳了聲。

獨角牛張威一雙銳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蕭原，蕭原只感到全身有如針刺一樣。

「若是我沒猜錯，朋友你應該是找我！」獨角牛張威手上亦握着一把二十响可以連發的匣子鎗，烏黑的鎗口對準蕭原。

蕭原只好硬着頭皮道：「不錯，我確是找你。」

「不知找我有何貴幹？」獨角牛的目光瞬也不瞬。

一時間，蕭原却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獨角牛張威的目光一閃，冷笑道：「不是來找我談買賣的吧？」

蕭原擠出一絲笑容，點點頭道：「不錯……」

「別耍花樣了！」獨角牛張威目中兇光倏閃，厲聲道：「若我沒有走眼，你就是咱們這一行的死對頭，叫什麼天涯海角的蕭原！」

蕭原心頭一凜，但仍力持鎭定：「你我相信還是第一次照面，你怎會認爲我就是那位蕭什麼的？」

「嘿嘿」陰笑兩聲，張威惡聲惡氣地道：「我雖然沒有見過你，但却久聞大名，也聽過不少關於你的事情，更聽人詳細描述過你，幹我們這一行的，又怎會不對你這樣有名氣的人加以注意？哼，你竟然找到這裏來，本事不小！」

蕭原聽了張威這一番話，只好閉口不語。

「老大，李金一定是他殺死的！」對面巷口那個漢子突然叫起來。

「張財，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也只有他，才殺得了李金！」獨角牛張威手上握着的鎗紋風不動，由此可知，他是個「玩」鎗的老手。

「姓蕭的！你這一次落在咱們手上，正好爲李金報仇！」張財連眼也紅了。

「張財，過去繳了他的鎗，仔細搜清楚。」獨角牛張威臉上露出一抹殘忍的獰笑。

張財應了一聲，從巷口走出來，手中的鎗始終對着蕭原，走到離蕭原身前大約有五步遠時，停下來，喝道：「將雙手舉起來！」

蕭原這時可說是肉在刀俎上，一點反抗的餘地也沒有，只好將雙手舉起來。

那漢子戒備地一步步走上前，空着的左手伸前去作勢欲摸他插在腰上的鎗，握鎗的手却驀然閃電般揮擊向蕭原的腦袋！

蕭原只覺得腦袋「嗡」的一响，眼前一黑，身體打了半個轉，摔在地上，然後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蕭原終於又有了知覺，眼皮顫動了一下張開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獨角牛張威那張額上長了顆大肉瘤的臉龐，接着，他看到了張財，還有另外三張獰惡的臉孔。

他想動一下，却絲毫也動彈不得，這才發覺原來手脚被細縛得緊緊的，也才發覺自己躺在地上。

頭上隱隱作痛，仍然有點暈眩的感覺，蕭原將雙眼閉起來。

「姓蕭的，別裝死了！」張財一脚狠狠地踢在蕭原的腰上，踢得蕭原身軀側轉了一下，發出一聲痛哼。

「老大，他既然殺了李金，咱們也斃了他算了！」一個身材精瘦得像猴子的漢子尖聲叫起來。

這人的外號確實叫猴子，身手敏捷，生性兇殘，名叫阮昌。

「猴子，你急什麼？別忘了殺死李金的是兩個人！」獨角牛張威陰沉地冷笑。

「老大的意思是——」一個滿臉麻坑的漢子問。

這人的外號就叫麻子，名叫陳光。

「當然是要一網打盡，他就是現成的餌，正好利用他來引出另一個，此計妙不妙？」獨角牛陰沉地說。

張財阮昌等四人一齊叫妙：「老大，虧你想得到這樣妙的好計，這小子遲早也是死，就讓他多活一兩日，待那另一個落網之後，一齊殺個痛快，咱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只是別太便宜了這姓蕭的，先揍他一頓解解恨！」三角眼漢子狠狠地踢了蕭原一脚。

這人名叫孫林。

「那就揍他一頓解解恨吧。」獨角牛

張威獰笑一聲。

剎那間，拳脚如雨，直往蕭原的身上招呼，打得蕭原滿地亂滾，却咬着牙關一聲也沒有哼出來。

五人直將蕭原揍得暈死過去，才罷手，然後他們才離開屋子，將屋門反鎖了起來。

× × ×

蕭原悠悠甦醒過來的時候，連他自己也不知暈了多久時間，屋內黑漆漆的，從那個唯一的窗口望出去，亦是黑漆一片，這應該是夜晚了。

動一動，全身的骨頭像要散開來一樣，喉嚨乾澀得像有火燒一樣，渾身疼痛難忍。

他只好就那樣躺着不動，腦子裏却在飛快地轉着，想着怎樣才能脫身。

他這個人是從來也不氣餒的，在任何惡劣兇險的環境下，他也絕不會束手待斃，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求生。

他若不是這樣的人，他也不會活到現在，早匕死了。

他試着弄鬆手上的繩索，不知張威他們是怎樣綁法的，越弄綁着雙手的繩索却越緊，他只好放棄了。

他忍着痛滾了個身，想滾到門角邊，但只滾了一下，便痛得他全身像刀割一樣，痛得他全身乏力，額上冒汗，再也沒有氣力滾動了。

這一剎那，他心頭不由有一種絕望的感覺。

喘了幾口氣，他的心定下來，又在轉着念頭，看看能不能脫困。

就在這時，他依稀聽到幾下極輕微的聲响，他還以爲自己聽錯了，凝神再聽一下，却眞的聽到幾下輕微的悉㗭磨擦聲，再聽清楚點，聲响原來從窗口那邊傳來，於是他艱難地側轉頭，張大眼，想看看窗口那邊發生了什麼。

但由於屋內屋外太黑暗了，他什麼也看不到，只看到無邊的黑暗。

但他仍然張大雙眼，眨也不眨地望着窗口那面。

驀地，他的心中閃過一抹異樣的感覺，彷彿會有奇跡出現般！

果然是有奇跡出現了。

沉靜的黑夜中，驀地响起一聲馬嘶聲，緊接着是馬蹄聲，與此同時，猛地响起一聲「勒」的裂响，隨即轟隆隆大响聲中，蕭原依稀看到窗口那面牆倒磚墜，跟着他看到一片天光射了入來，這一來，他立刻看到，窗口不見了，代之的是，那面牆塌了一個大洞，一股灰塵味直撲入他的鼻孔。

這剎那，他的心頭不由狂跳起來，好明顯，有人來救他了。

他想得一點也沒有錯。

因爲他立刻就看到一條人影夜貓子般從那個破洞中竄入來！

那人影的身手很敏捷，一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光，一眼就看到躺在地上的蕭原，一撲上前，伸手一摸，另一只隻手中刀光一閃，閃落在蕭原的身上。

蕭原看得心頭一凜。

他還以爲那人手上的刀光是刺入他身上的。

刀光確實落在他身上，不過却是割斷綁細他手脚的繩索，他的手脚立時一鬆。

那人二話不說，伸手疾忙挾起蕭原，這才聽到他開聲：「你走不走得動？」

一陣叱喝聲以及脚步聲恰在這時候從前門那邊傳過來，那人不等蕭原答他，背一躬，將蕭原搭在背上，猛奔向那個破洞，頭一低，竄了出去，脚步不停，奔跑如飛。

蕭原這剎那終於想起了這救他的人是誰。

他是從這人的聲音省起的。

× × ×

「砰砰」聲中，那兩扇鎖着的板門被獨角牛張威一脚踢得倒塌下來，一道雪白的手電筒光射入屋中，有人立刻怪叫起來：「姓蕭的不見了！」

「嘩，後窗那面牆破了個大洞！」

「快追，一定是讓那另一個人將他救走了！」張威大喝一聲，搶先從那個人多高的破洞中衝了出去。

張財、陳光、阮昌、孫林四人喝罵聲中，緊跟着張威衝出了那個破牆洞。

那人背着蕭原拚命往前跑，一道手電光乍然閃射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就在前面，快追！」張威的手上原來拿着一個在當時還很罕見，只有洋鬼子才有的手電筒。

這剎那，背着蕭原的那人身形突然向前一撲，整個人撲跌在地上。

兩下清脆的鎗聲也在這一剎那劃空响起，鎗彈「嘯嘯」地從蕭原的頭頂上掠過！

蕭原從那人背上滾地跌落，跌得他整個人像要散開來般難受，但他却沒有埋怨那人，反而暗讚那人够機警。

因爲那人若不是先那麼剎那撲跌在地上，鎗彈就不會從他頭上掠過，而是射在他的身上。

那人的身手很靈敏，撲落地上後身形疾翻，手臂向後一甩，「砰砰砰」一連向後面連放了四鎗！

立刻，後面响起了一下殺豬般的痛叫聲。

原來麻子陳光腰側被子彈擦傷了。

張威等人慌不迭撲伏在地上，剎那間鎗聲像炒豆一樣爆响起，子彈曳着閃光，射向那人。

而張威在撲伏在地的剎那，手上的手電筒匕熄滅了。

子彈射在地上，噗噗亂响，那人却匕經不在那裏，原來他匕經在開鎗的剎那，身形疾滾，滾入了一堵破牆後。

伸手一拉，他將蕭原也拉入了那堵只有半個人高的破牆後。

蕭原噓了口氣，忍着身上的劇痛，壓低聲音問：「你是趙老弟？」

「不是我，你以爲還有誰來這裏救你？」果然是趙振元！

這時候他們匕經無暇再多說什麼，因爲獨角牛張威等人顯然匕經逼近了不少，鎗聲更响，鎗彈匕織成一道猛烈的火網，罩射向他們伏身的地方，擊得磚屑泥土四濺。

趙振元當然不甘示弱，亦從牆邊伸出鎗咀，回射過去。

但對方鎗火猛烈，壓得趙振元連忙縮回牆後。

蕭原倚在牆脚上，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忍着痛舒展一下手脚，對當前的形勢他看得很清楚，若繼續這樣下去，只怕趙振元支持不了多久，就會被獨角牛他們摸上來，那時就糟了。

若想退，四下皆是一片開闊地，那樣將會暴露在對方的眼下，加上他渾身是傷，跑不快，就算跑得快，也快不過鎗彈，權衡了一下形勢之後，他認爲只有險中求勝這個辦法行得通。

在這樣的情形下，只好賭一賭了。

舐舐咀唇，蕭原低啞地道：「老弟，你身上還帶有鎗嗎？」

趙振元邊抽冷子放鎗，邊從腰間摸出一把駁壳鎗遞給他。

鎗聲依然密如驟雨，只要聽一下鎗聲，就知道獨角牛他們又逼近了。

若再不採取行動，後果不堪設想，蕭原湊近趙振元，低聲地道：「老弟，這樣遲早會被他們逼上來，那時咱們就成了甕中鼈，你快從牆那面摸出去，繞到他們背後，這裏由我頂着，只有這個辦法，或者可以死裏求生。」

趙振元邊放鎗邊聽蕭原說，亦壓低聲音道：「蕭兄，還是你想得到，怎麼我就想不到呢？那麼這裏就由你頂着吧，小心點。」

說完立即離開了牆脚，手脚併用，竄到牆的另一面，接一伏身，貼地手脚並用，迅速地爬了出去，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蕭原撐起身，從牆頭望出去，迅快地瞥了一眼，急不迭蹲下來，嘯地一聲，一顆鎗彈曳着閃光從牆頭上掠過。

那一眼，蕭原從鎗火閃現的地方，發現獨角牛他們離他伏身的這堵斷牆不過三四丈遠，而從閃光的數目，獨角牛只有三個人在放鎗，而他們却有五個人，想到這裏，蕭原的心劇跳了一下——莫非他們也派出兩個人，偷偷摸過來？

他的手心捏了把汗，暗暗爲趙振元担心起來。

× × ×

趙振元連滾帶爬，繞了半個圈子，掩向獨角牛他們匿伏的地方。

此時雖然天很黑，但他却憑獨角牛他們不斷閃現的鎗火，發現了他們藏身的位置。

他心中暗自竊喜不已，亦佩服蕭原想出這個好主意，手脚加快，望着獨角牛等人藏身的地方爬去。

但才爬了不到一丈，他便驀然停下來，而且整個人緊緊地貼伏在地上，連呼吸也停止了，一雙眼睜得大大的，直望着黑沉沉的前方。

由於夜色太黑，他什麼也看不到，但耳朶却聽到一陣急促的磨擦聲。

就是這磨擦聲令到他停止爬行的。

終於，讓他看到兩條淡淡的黑影在他身前丈許的地方急促地向前移動，一看就知道對方摸向那堵斷牆。

咬着牙，趙振元一時間不知怎樣辦才好，心裏十五十六，委決不下。

但很快他便作出了決定，先將這兩名傢伙解決掉，雖然暴露了意圖，但也解除了蕭原的威脅！

主意一定，他仍伏在地上不動，直待到那兩條人影從他前面爬了過去，他才像貓一樣弓起身，接向前那兩條人影撲去，手上的鎗同時叫響了。

「砰砰砰……」他一連開了六鎗。

那兩條人影發夢也估不到有人會在他們的側後開鎗，雙雙應聲慘叫出聲，身形抽搐了幾下，接着一伸，便伏在地上不動了。

趙振元在這刹那，身形一側，滾在地上，接連幾個翻滾，滾出了丈多遠。

那幾下乍响的鎗聲，當然驚動了獨角牛他們，也驚動了蕭原。

獨角牛他們一聽，就知道死的是他們的人——猴子阮昌與孫林，因爲他們從那兩聲慘叫聽出來。

獨角牛他們知道偷襲不成功了，不由又驚又怒，咬牙切齒地，向着鎗聲响起的地方，一口氣掃了一梭子彈。

蕭原從那兩聲慘叫聲中，却聽出趙振元無恙，他不由放下心中大石，趁着獨角牛他們向趙振元那面放鎗的刹那間，他猛地冒起來，覷準了鎗火閃現的地方連放兩鎗。

蕭原的鎗法是道上公認第一流的，快而準，這兩鎗看來沒有白放，「哎喲」一聲中，他聽出有兩人受了傷，而最明顯的是，鎗聲立刻沉寂下來。

蕭原知道機不可失，忍着身上的傷痛，倒身一滾，從斷牆後滾了出來，接連再滾了幾滾。

恰在這時，趙振元那邊又開鎗了，鎗彈有如流星一樣射向獨角牛他們伏着的地方。

從鎗火的不斷移動，蕭原看出趙振元是邊快速地移動，邊開鎗的。

他不由暗讚一聲，因爲趙振元這樣對敵人的威脅更大，危險性反而沒有伏在沒有遮擋的地上那樣大。

因爲急速移動的目標是很難打中的，何況又是在這樣黑漆的夜晚。

立刻，有兩支鎗噴着鎗火，緊緊地追擊趙振元急速移動的身形，但看來沒有射中。

獨角牛他們當然不會忘記斷墻那面還有一個蕭原，而且令到他與張財手上受了傷，這一面由獨角牛親自應付，鎗聲連响中，鎗彈不斷射向那堵斷牆。

他却不知道蕭原已經離開了那堵斷牆，而且悄沒聲地從側面爬近了他們。

蕭原已很接近獨角牛他們藏匿的地方，他爬在地上不動，右手穩定地抬起伸前，瞄準了獨角牛的頭部，食指一扣，「砰」地開了一鎗。

他之所以看到獨角牛，是藉着從獨角牛鎗咀噴出的火光看出的，獨角牛不知是輕敵還是大意，竟然從遮蔽他的一塊大石後冒出整個腦袋。

鎗聲中蕭原看得很清楚，獨角牛張威發出一聲短促的悶叫，腦袋一歪，不見。

蕭原開鎗後，身形立刻滾動。

一串鎗火立刻射向他剛伏着的地上。

那邊，趙振元的鎗又叫响了，原來他在放了一陣鎗後，忽然匿在黑暗中，一點

聲息也沒有。

這一次他開鎗的位置，又迫近了獨角牛他們。

他仍採取「游擊」的辦法，開一鎗又移動一下，令到獨角牛他們捉摸不到他。

獨角牛他們立刻又追着趙振元移動的身形猛開鎗。

蕭原這一邊，立刻又朝獨角牛他們開鎗。

而且是邊滾動邊開鎗。

這一來，令到獨角牛他們窮於應付，終於，他們再也忍受不住了，各自從匿藏的地方邊開鎗邊竄了出來——分開兩邊竄出來。

竄出來的人影只有兩條，那麼，獨角牛可能讓蕭原那一鎗撂倒了。

蕭原正想他們如此，他的鎗又快又準，鎗咀一移，對準了一條人影放了一鎗。

那條疾竄的人影身形一窒，雙手猛張，打了半個轉，發出一聲慘叫，摔撲在地上。

另一條一拐一拐地竄出的人影也竄不了多遠，鎗聲中身形猛地向前撞出去，撲伏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這一個是趙振元放倒的。

蕭原伏在地上，長長地吐了口氣，攤開手脚，一陣陣疼痛襲遍他全身，他不由閉起了雙眼……

× × ×

走在崎嶇的山路上，若是步行，蕭原肯定支持不了。

幸好他們順手牽了獨角牛他們兩匹馬，騎在馬背上，可舒服多了。

「老弟，獨角牛他們全死了，你已報了大仇，應該回去向鎮上的鄉親父老交代一下了。」蕭原笑望着趙振元。

「那你呢？」趙振元勒住馬望着蕭原問。

「我一身是傷，想及早醫治一下，不陪你去龍口鎮了，錢莊失去的那些錢，你一並帶回去。」蕭原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大疊銀票，遞給趙振元。

後面兩匹馬上，亦馱着幾袋沉甸甸的銀元。

趙振元邊伸手接過，邊道：「那你不取回你應得的酬金？」

「我已在獨角牛他們的身上拿取了。」蕭原眨眼笑道。

接着，他像忽然省起了什麼，問：「對了，我差點忘了問你，你是怎樣找到來的？」

趙振元失笑道：「其實在李金說出西納鎮時，我依稀也聽到了，我問你，只不過想證實一下……我找到鎮上時，恰好見到你被獨角牛他們用鎗指嚇住，我於是閃入一間店舖中……暗暗跟踪獨角牛他們，直到半夜，我才偷偷將一條找到的鐵鍊繫在囚你的那間土屋後窗的鐵條上，再去偷偷帶來他們一匹馬，將鐵鍊套在馬頸上，然後一脚踢在馬屁股上，就那樣弄開一個大洞……」

趙振元說完，不由興奮地哈哈大笑了起來。

他們終於走到大路上，各自一揚手，各自催馬朝相反的方向馳去……

（全文完）

奇女人傳奇軼事／文風・文

董雙成

跨鶴吹笙上玉霄，白雲片片捲鵝毛；杭州女子多清福，千載滄桑守一桃。

董雙成，浙江通志所載：「周、董雙成，西王母侍女，其故宅在杭州西湖妙庭觀。丹成得道，自吹玉笙，駕鶴仙去。邑人立橋上望之，因名望仙橋。宋紹興初，道士董行元掘土得銅牌，有字云：我有蟠桃樹，千年一度生，是誰來竊去？須問董雙成。」

那麼，董雙成也是一位杭州小姐。她是遠古時代周朝的一名美女，家世如何，不得而考，只知道她在西湖一個道觀做女道士，得道登仙。

董雙成成仙後，充任王母娘娘的侍女。據說王母信任的侍女，有王子登、郭密香、紀維容等，而以董雙成爲班首。因此，天宮一項重要的職守，管理蟠桃，特派董雙成負專責。宋道士董行元掘得的銅牌，銅牌上的詩句，顯然是王母的口氣，把看守蟠桃的功罪都歸到董雙成。每年瑤池盛會，王母賜給羣仙的蟠桃，關於蟠桃平時培養與保護，頒賜時的摘取與分配，完全責成董雙成處理。

但，王母又是怎樣一位神仙？一般的考證，王母不過是一個古國名，並非眞有其人。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有作爲仙人名的，如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像這樣一個猙獰醜惡的國王怎樣會變成一位雍容華貴的美婦？大概自周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見竹書紀年）後，把這故事詩化神化美化，於是王母不再是西方古國的女王，而成爲天上最有權威的女神。她代表玉帝執行天宮的任務，而她的侍女董雙成也成爲天宮裏最紅的人物。

在歷史傳說中第二個接見王母的是漢武帝。「漢武內傳」記述元封元年（公元一一〇）四月戊辰，武帝迎候王母，綺麗而奇幻，如：「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元璚鳳文之舄，視之年可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而扶着王母上承華殿的那個美女，以及捧出玉盤中蟠桃的那個美女，就是董雙成。

漢武帝的侍臣有名的東方朔，嘗偷過蟠桃三次，王母曾公開發表過，但不見譴責，也沒有責罰董雙成，不知何故？

據說：董雙成不但善吹笙，而且善唱「丹小鳳」一支歌曲。當她唱這支歌時，那隻翩翩的仙鶴就飛來了。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龍飛常護花和火狐商議如何打探天地會司馬縱橫的下落，以及如何打聽賀昇的問題，火狐決定答應和他們合作，早一些將賀昇救出來，亦需要一個高手如常護花的相助，看能否找到甚麽綫索，他們先到臥龍寺，因爲賀昇曾約過火狐有說話留給閒雲方丈，來到方丈室見到二三十個和尚橫屍在雲床前，對門的照壁上掛着老和尚閒雲方丈，二人正在搜索，發現一個黑衣人從樑上倒吊下來，經過問話，知道是司馬縱橫派來的黑羅刹殺手，雙方互相厮殺，黑羅刹被殺死，臨死前說出司馬縱橫的行踪去了大雁塔，於是二人跟踪去找……

屍橫雁塔下 殺手亦難逃

塔高聳七層，成四方，中有扶梯直達塔頂，據「大唐三藏法師傳」卷七：「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粒。」却早已失去。

整座塔最名貴的據說是四座門楣與兩塊石碑。門楣成弓形，上刻佛敎故事和花紋圖案，非常精細。兩塊石碑就是中國碑版中最有名的聖敎序碑和聖敎序記碑，前者是唐太宗所賜，後者是唐高宗所撰，都由當時身爲中書會的名書法家褚遂良寫成，也被認爲褚書的精品，所謂「波沸如鐵綫」，兼有遒勁逸雅之美。

到盛唐，文風鼎盛，新進士們中第後，大都在曲江張宴慶賀，然後登雁塔，各題姓名年月於壁上，以留念而誌榮幸，後世相沿成風，也就是有名的所謂「雁塔題名」。

常護花火狐當然都已沒有心情瀏覽，入寺之後，立即直撲雁塔，才來到塔下便已看見一個人倒懸在第七層的飛簷下。

那個人的咽喉已然給割開，鮮血仍然一滴一滴的尚未滴盡。

火狐目光及處，面色慘變，這個人的冷靜很少有，但現在還是抑制不住了，只因爲他到底還有感情，倒懸在飛簷下的那個人又是他惟一的親人。

常護花沒有見過賀昇，但看見火狐狸這種反應便知道那個人不會是別人。

火狐的身形也隨即停下，仰首上望，眼角的肌肉開始顫抖起來。

常護花亦在他身旁停下，目光閃電般四顧，一道寒光也就在這時候閃電般射來，射向火狐的要害。

火狐沒有反應，常護花的劍及時出鞘，只一劍便將射來的暗器擊中。

那枚暗器是一枚梭子般的東西，形狀肥大，被擊中立即爆開，可是在爆開之前，已經被常護花以披風蓋上，爆開的暗器都射在披風上。

常護花反應雖然敏銳，化危爲安，仍不禁揑一把冷汗。

火狐目光這才落在披風上，道：「這是子母奪命梭！」

常護花點頭。「這種暗器已經在江湖上消失了三年，想不到在這裏又出現。」

火狐道：「而且用得很絕，若非你在我身旁，我相信難逃一死。」

常護花道：「前輩也是性情中人。」

火狐苦笑道：「我只有這一個親人，雖然我知道他難逃此刦是死定的了，一些也不會意外，看見仍難免有些激動。」

常護花道：「前輩對賀昇的感情，司馬縱橫當然已非常清楚。」

火狐道：「當然，但他用到子母奪命梭還是大出我意料。」

常護花道：「我也一樣，這種暗器在我的意念中應該不會出現的了。」

火狐道：「你知道這個人是怎會突然在江湖上消失？」

常護花道：「與前輩有關係？」

火狐道：「他就是敗在我手下，一怒而退出江湖。」

一個人也就即時從一個矮樹叢中冒出來，一身黑衣，中年，雙顴高聳，風骨稜稜，隨即道：「那次你是用詭計，我敗得一些也不心服。」

火狐道：「暗器的勝負，在於如何製造機會，控制機會，將敵人擊倒，連這一點你若也不懂，根本不配用暗器。」

那個人冷笑道：「我若是不懂也不會有方才的一着。」

火狐道：「這不是較量決勝負，是暗算。」

那個人道：「暗器不用來暗算，叫什麽暗器？」

火狐怔了怔，道：「好，你果然明白了。」

那個人目光轉落在常護花面上。「你也懂暗器？」

火狐道：「他是唐門老祖宗的徒弟，你說懂不懂？」

那個人詫異的道：「唐千手？」

火狐道：「若是連這個人你也不知道，還叫什麽暗器高手？」

那個人道：「好像我這種一流暗器高手，不知道唐千手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火狐大笑道：「傳言不錯未必是事實，只是你這種子母奪命梭輕易便爲之破解，可見得唐門的暗器手法名不虛傳。」

那個人冷冷的看着火狐。「這個時候你居然還能夠笑得出來，連我也有些佩服了。」

火狐仰首道：「難道哭便可以起死回生，解決一切？」

那個人道：「我以爲你最低限度也會傷感一番。」

火狐道：「那應該在報復之後。」

那個人道：「你莫要將我當做報復的對像才好。」

火狐道：「難道你在這裏出現另有別情與天地會司馬縱橫一些關係也沒有？」

「我就是這樣說，相信你也不會相信的。」

火狐道：「那一枚子母奪命梭已經足夠了，難道你能夠令我相信那一枚子母奪命梭的對像是另有其人？」

那個人道：「這附近除了你們二人，好像便沒有其他人了。」

火狐歎息道：「你本來獨來獨往，想不到也成了天地會司馬縱橫的人。」

那個人道：「司馬縱橫的價錢高，而且我們之間有過節，正好趁這個機會來一個了斷。」

火狐揚眉道：「你其實沒有加入天地會，只是看在錢份上。」

那個人說道：「當然還有你我間的過節。」

火狐道：「我們間的過節不一定要在這個時候解決。」

「難得有人重價請我，因利乘便，沒有比這個時候更適合的時間了。」

火狐道：「我只是想不到你也是一個乘人之危的人，江湖上傳說……」

「傳說不一定是事實，這種例子不是已經太多？」

火狐回顧常護花道：「司馬縱橫果然是個老江湖，在應付江湖人另有一套。」

常護花道：「這位可是子母奪命梭柳平？」

火狐道：「沒有第二個能夠用這種暗器的了。」

常護花道：「傳說他是一個殺手，這個傳說……」

「倒是眞的。」火狐笑接道：「我們的衝突却不是在生意上。」

柳平道：「那只是他擾了一宗生意，在那宗生意中不幸殺了一個人。」

「那個人不幸正是他的兒子。」火狐又搖頭。「更不幸的是事後我才知道。」

柳平道：「這對你其實也是一件好事，好讓你以後不再隨便殺人。」

火狐道：「一個人的行事作風不會隨便改變的，除非那令他非常後悔。」

柳平道：「怎麽你原來還沒有後悔之意？」

火狐道：「那是因爲你那個兒子的死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一種錯殺的感覺。」

柳平點了點頭，道：「他的確也不是一個怎樣好的人，但的確是我的兒子，就是這一點理由，已足够支持我對你採取報復的行動。」

火狐道：「你現在已經報復了。」

柳平道：「據說賀昇已差不多是你的兒子。」

「最低限度，我也是只有這麽一個親人。」

「可惜的就是，他並非眞的是你的兒子，所以這個賬還是要算下去。」

火狐道：「你與我一樣固執，司馬縱

橫到底沒有用錯人。」

柳平道：「你也不用再東張西望，這裏只剩下我一個人。」

火狐道：「司馬縱橫當然是不敢再逗留。」

柳平道：「他若是逗留根本就不用我出手。」

火狐道：「你好像也有一種習慣，在殺人的時候不喜歡有其他人在場。」

「老習慣的了。」柳平移步走出矮樹叢。

火狐道：「這是說，在殺我之前，必須先將常護花殺掉的了。」

柳平道：「一定要先殺他只有先殺他，這個是次序問題，亦無關輕重。」

火狐目光轉向常護花。「你跟我走在一起，並不是一件好事。」

柳平道：「最低限度目前就是這個樣子。」

常護花笑笑。「但無論如何，目前我仍然活得很好。」

火狐道：「有這樣的一個保鏢我當然是絕不會反對的。」

柳平道：「這樣的保鏢並不多，相信也只有這位常公子願意做。」

火狐道：「也只有我請得動。」一頓接又道：「看情形司馬縱橫只怕會將我所有的仇敵請來，縱然不能夠將我殺掉，也要給我相當的麻煩。」

柳平道：「除非你放棄與他作對。」

火狐道：「我就是這樣說他也未必會相信的。」

柳平道：「你若是一個會妥協的人根本不會有這裏的事發生。」

火狐道：「我比你應該更固執。」

柳平道：「臥龍寺的事已可以證明，我若是司馬縱橫根本就不會多此一舉。」

火狐道：「幸好你不是司馬縱橫。」

柳平道：「但我仍贊成司馬縱橫將你所有的仇敵請出來，趁這個機會報復。」

火狐道：「連你他也能夠請得動，沒有什麼人他請不動的了。」

柳平道：「可惜你的仇敵並非全都集中在這裏。」

火狐道：「能夠與我一戰的更少，這方面司馬縱橫當然不會不兼顧到。」

柳平道：「所以我還是只得一個人動手。」

火狐搖頭道：「我不明白你說這許多幹什麼，是不是要我與你公平一戰。」

柳平反問：「難道你沒這個意思。」

火狐道：「有是有的，可惜現在不是時候，現在我只想速戰速決。」

柳平冷笑道：「原來你是一個這樣的人。難怪你一直避不見面。」

火狐道：「無論你怎樣說我都不會改變主意的了。」

柳平道：「也不在乎賀昇是死在我手上？」

火狐道：「常護花與我聯手，最後一劍，也還是會交給我，這一點我是絕對放心。」

常護花接道：「這個人未必是殺賀昇的人，但知道的也一定不會太多。」

火狐道：「你意思也是說，問也不用多問，直接動手就是了。」

常護花道：「我們還有其他很多事要做。」

火狐道：「不錯。」仰首看着賀昇的屍體接道：「反正人都死了，還有什麼顧慮？」語聲甫落，那柄彎月也似的緬刀又在手裏出現。

刀光暴閃，斬向柳平，常護花的劍同時刺到，柳平一個身子却往上拔起來，倒躍上第一層的飛簷，雙手四枚暗器射出，分襲常護花火狐，射到一半，便已兩兩交擊，藏在母梭中的子梭四下迸射。

常護花火狐却彷彿早有默契，雙雙一個風車大轉身倒躍進一旁的塔壁後，正好閃開這一陣暗器。

柳平大笑，再倒躍上第二層跟着第三層，常護花這才從第一層的飛簷上出現。

柳平暴喝，兩枚子母梭射出，常護花與之同時拔起來，弩箭一樣射至，在兩枚子母梭快要相撞在一起之前，將其中一枚抄住，同時將另一枚閃開。

柳平身形再倒躍，又是兩枚暗器在手，在他暗器出手之前常護花抄在手那枚暗器已射出。

一看來勢，柳平便知道射來這枚暗器有多少火候，暗器來不及出手，身形再倒躍。一道閃電也似的刀光即時飛至，柳平目光瞥見，連怎樣應付的念頭也還沒有，那道刀光已然將他要立足的那層的飛簷斬下來。

這一着實在出柳平意料之外，不等雙腳踏定，身形已倒翻，兩枚暗器同時出手，分襲常護花火狐。

火狐緬刀擲出，暗器已準備，一面閃過射來子母梭，暗器一面連珠般射出。

柳平人在半空，身形再風車一轉，往塔壁後躲去，那知道常護花的劍已等着。

常護花只刺出一劍，那一劍却有如青天陡裂，疾走雷霆。

柳平到底是高手，只看來勢便知道那一劍非同小可，尖嘯一聲，身形再一個翻滾，這個人的內功絕無疑問也有相當造詣，而且很小心，每一個動作都留有分寸，所以在危急關頭總能夠及時避開，再一個變化。

常護花的反應也不慢，隨即往上拔起來，柳平雙手都已扣住暗器，來不及發出，子母梭只有當作雙鋒筆使用，扎向常護花要害。

雙方的距離非常接近，柳平也是有意接近常護花，身形一拔同時旋過去。

常護花的劍來不及施展，但移動間亦擋開柳平左手的子母梭，柳平還有右手的一枚繼續刺前去，常護花即時一掌拍出。

那刹那他的左掌竟然變成淡金色，柳平的子母梭刺上去一些作用也沒有，反而覺得一股強勁的內力湧來，震得他整個身子倒飛出去。

這一着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驚呼未已，一個身子已然連中十數枚暗器，火狐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雙手的暗器連珠般交錯射出，無一落空。

柳平一個身子暗器中亂顫，一股股鮮血隨着暗器的穿透身子激射，然後疾墮了下去。

火狐再射出一枚暗器，這枚暗器却是射向縛着賀昇雙腳的那條繩子，也正中繩

子將之射斷，賀昇的屍體隨即飛墮下來。

常護花身形急掠而過，在屍體快要撞在地面之前一把將繩子拉住，屍體也就在離地一丈處停下。

火狐一聲有勞，身形在屍體旁邊落下，正要將屍體抱住，常護花突然一聲小心，一抖繩子將屍體疾拋了出去。

火狐一怔，那具屍體已然在半空中爆炸開來，血肉橫飛。

火藥是藏在小腹附近，火狐若是抱住了屍體，縱然不死，也得重傷。

常護花拋出屍體，身形便又往上拔起來，一條人影即時從第七層的塔內竄出，雙手執日月輪，迎向常護花。

日月輪不住旋轉，一截常護花的劍，一切常護花的胸腹，常護花劍一觸及，身子便倒翻，從那個人的頭上翻過，那個人一個身子隨即裹在日月輪內，一個球也似落在第五層的飛簷上，火狐幾枚暗器射來都被他的日月輪擋開。

常護花人劍追踪而下，那個人日月輪亦迎上，火狐突然大呼道：「小心他的嘴巴！」

語聲甫落，一枚暗器已然從那個人的嘴巴射出，射向常護花的要害，沒有火狐這一聲，常護花很可能被射中，現在當然絕不可能了。

常護花掌一抹，那枚暗器便被一股掌風迫開，他的劍同時截下了日月輪。

那個人日月輪一陣狠攻，回頭罵道：「你這隻老狐狸就是多管閒事。」

火狐冷笑，道：「沙一絕就只得這一絕？」

沙一絕道：「一絕已足以致命！」一枚暗器突然又從口內射出。

這枚暗器當然更令人意外，說了這許多話口裏竟然還有暗器射出來，就是火狐也意料不到，常護花却又一掌將之震飛。

那刹那他的手掌又現出那種淡金色，沙一絕看在眼內，詫異道：「你這是什麼武功。」

常護花道：「金剛氣功，練到最高的境界據說能夠刀槍不入。」

沙一絕道：「你當然還未練到這般境界。」突然又一枚暗器從嘴巴射出。

常護花抬手一抹，又將之震飛，道：「你若是只得這十絕，還是到此爲止，不要再出醜了。」

沙一絕道：「想不到你這個小伙子這麼死心眼，那條老狐狸只叫了你一次小心我的嘴巴，你竟然小心到現在，看來我這張嘴巴在你面前是沒用的了。」

常護花道：「到現在你才發覺？」

沙一絕道：「大概是我這個人一直都非常固執，認爲這一絕始終能夠將敵人射殺。」

常護花道：「若是一般的敵人，應該絕不會有問題，這一絕事實絕得很。」

沙一絕接問：「你就是常護花？」

「正是。」常護花反問：「司馬縱橫又在那兒？」

沙一絕大笑。「聽說你來了，他怎敢再逗留，還不趕快開溜。」

常護花再問道：「你不知道他溜到那兒？」

沙一絕道：「若是知道早就拿這個消息賣了，用得着等在這裏殺人賺錢？」

常護花道：「你只是司馬縱橫請回來的？」

沙一絕道：「只憑他還請不動。」

常護花道：「你也是與柳平一樣？」

沙一絕道：「那條老狐狸沒有殺我的兒子，只殺了我的妻子。」

常護花道：「又是什麼原因？」

沙一絕道：「我以爲你也知道有我這個人的。」

常護花一聲「抱歉」，沙一絕接道：「我是附近有名的殺手，可是我的妻子比我更有名。」

火狐插口道：「而且兇得多。」

沙一絕道：「與你當然是沒得比的，否則也不會輕易便給你殺掉。」

火狐道：「所以你一直都躲起來。」

沙一絕道：「我也想躲下去的，可惜這聽來實在是一個報仇的好機會，所以我只有出來冒險了。」

火狐道：「在屍體內放火藥不是你的主意？」

沙一絕道：「我若是想到這麼好的辦法，大概也不會等到今時今日。」

火狐道：「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

沙一絕道：「最妙就是藥引子藏在繩子內，燃着了表面也瞧不出來。」一頓轉向常護花。「你又是怎樣發現的。」

常護花道：「抓着繩子的時候我嗅到火藥的氣味，考慮了幾種可能……」

沙一絕嘟喃道：「我想來想去也只得這一種，你居然想到好幾種又想得那麼快，看來我得要找個時候向你學習學習。」

常護花道：「我就是答應也要問：」「那條老狐狸？」沙一絕用力的搖手說道：「你管他幹什麼，難道他竟然會反對？」

火狐搖搖頭道：「不要廢話了，你若是要找機會施放你那一絕，還是死了心的好。」

沙一說道：「你就是老子肚裏的蛔蟲。」

常護花道：「我們難道還看不出在你搖手那刹那，你將暗器納進嘴巴裏。」

沙一絕一怔道：「不得了，我這暗器豈不是又沒用？」語聲一落，口再張，三枚暗器疾射了出來。

常護花劍一劃，一股激烈的劍風疾湧了出去，那三枚暗器才射到一半便已給劍風捲飛。

沙一絕道：「你這是存心賣弄？」

常護花道：「怎麼也好，你今天是完了。」

沙一絕點頭。「我若是火狐的對手根本就不會到現在才報復，一個火狐已經不是我應付得來，再加上你這個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當然是一些希望也沒有，非死不可。」

火狐道：「你若還是一個有頭有面的高手，便自行了斷。」

沙一絕道：「我應該是的，可惜這裏沒有其他江湖朋友看着，就是再丟臉又有何妨？」

火狐道：「難道你要屈膝求饒？」

沙一絕道：「你若是肯饒我一命，屈膝是小事。」隨即跪了下去，雙膝才接觸

瓦面，身形却便動，滾球也似的凌空滾向火狐。

常護花追踪而下，有如一陣急風吹飄，在沙一絕身形滾到火狐那邊一半的距離已然將之截下。

沙一絕再滾身避開了要害，常護花的劍仍然刺在他右手的月輪上。

「叮」的一聲，沙一絕一個身子被常護花劍上強勁的內力震得一旁斜飛了出去，火狐連珠也似的暗器緊接射到。

沙一絕知道火狐的暗器厲害，却是身不由己，耳聽破空聲响，日月輪勉強護住了部份要害。

他看着暗器射在日月輪上，也看到不是全部，有三枝射向自己的身體，然後他感到暗器的衝擊，尖銳，最後是刺痛。

火狐第二批的暗器隨即又襲至，沙一絕在刺痛下動作已不由緩下來，也難以阻止身子的下墮。

暗器一枚接一枚穿透他的身子，他倒在地面上的時候，身子已有如一堆爛泥。

常護花火狐的身子差不多同時落下來，看看沙一絕的屍體，火狐道：「我們合作得眞還不錯。」

常護花道：「這個人若是與柳平合作，我們也不容易應付。」

火狐道：「所謂不容易其實就是殺得沒有那麽爽快，他們還是免不了一死。」

常護花道：「看來你的仇人爲數也不少。」

火狐道：「幸好武功最高的也只是到這個地步，也幸好他們都獨來獨往，否則我如何活得到現在？」

常護花道：「司馬縱橫當然清楚這一點，所以寄望並不大。」

火狐道：「他們若非這樣，也根本不配做我的對手，而若非在這種環境，我甚至或者會跟他們公平的來一次決鬥。」

常護花道：「這種環境的確只宜速戰速決。」

火狐道：「除了這兩個，我看不會再有第三個的了，相信亦再沒有什麽陷阱能够令我墮進去。」說着他緩步走向賀昇的屍體。

常護花看着他的背影，突然間有一種蒼老的感覺，火狐挺直的腰身已然佝僂起來。

走着，火狐又道：「這個小伙子本該不要學人跑江湖，可惜他不得不成爲一個江湖人。」

常護花道：「這不是你的錯。」

火狐道：「也不是什麽人的，只能够說是天意。」

常護花道：「若是天意如此，前輩也不必再掛在心上。」

火狐笑了笑。「你看我掛在心上？」

常護花搖頭。「這還不是時候。」

火狐大笑道：「不錯，這只是還不是時候。」隨即俯身揮刀，砍在旁邊的樹下，一面問：「我現在應該還有足够的時間去做一些屬於私人的事情。」

常護花道：「應該有的。」

火狐又一刀砍下。「有才華的人在塔上留名，沒有的人能够在雁塔下留屍，也應該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說着他刀下如雨，迅速在地上挖了一個坑，常護花看着輕歎一聲，踱了開去。

他雖然不清楚火狐對賀昇的感情，却從他神態看到了一份強烈的悲哀。

火狐一面將賀昇的屍體放進土坑一面又道：「江湖險惡，但我若是有兒子，還是會讓他做一個江湖人。」

常護花道：「沒有比江湖更刺激的了，尤其一個有本領的人，不到江湖上走走本領就是再好也沒用。」

火狐道：「這等如學成文武藝的豪傑，不賣與帝王家，又有什麽用處？」

常護花道：「無論如何，這總比較平平凡凡過一生好得多。」

火狐接道：「却就是因爲我們知道江湖的險惡，看見別人要將兒子送進去，不免要極力勸阻。」

常護花完全明白火狐的心情。

火狐繼續將泥土埋下，有意無意的仰首一看，嘟喃道：「黑羅刹聽到的太陽，到底是怎樣的地方？」

「不會是高掛在天空上的一個却是可以肯定的。」

× × ×

長安城中並沒有花名册，也沒有其他什麽特別的設施，只要是因爲本來就已是駐兵重地，天地會沒可能冒這個險在附近建立之分壇或什麽。

一擊即退出城外，走的是沒有官兵駐紮的方向，亦可見司馬縱橫對長安附近一帶的情形瞭如指掌。

在到來長安之前，龍飛已吩咐仔細檢視花名册，對長安的名人先有一個透徹的瞭解。

那已經證實都與天地會沒有太大的關係，而龍飛現在需要知道的也不是人，是地方。

以太陽爲名的地方長安一帶都沒有，龍飛他們的記憶，花名册上長安的名人也沒有一個與太陽爲名的地方有關係。

他們部份是江湖俠義道上的精英，來自不同的地方，見識也不少，也就根據他們的記憶找到了八個以太陽爲名的地方。

那有些太遠，有些則太接近大城鎭，分析下來，只有兩個地方比較適合，一個是荒漠中的太陽湖，一個是十萬大山中的太陽谷。

這兩個地方一東一西，距離長安都差不多距離，也都是周圍百里無人的地方。

龍飛綜合各人的意見，道：「應該就是這兩個地方的了，但那一個才是則甚成問題。」

常護花道：「主要是因爲這兩個地方都甚爲荒僻，沒有人知道是怎樣情形。」

龍飛道：「巧合的是都有一段與太陽有關的古老傳說，兩個都是太陽沒入的地方。」

常護花道：「根據種種蛛絲馬跡，司馬縱橫一夥是往西移動。」

龍飛道：「虛則實之，實則虛之，是西是東，除非有足够證據，否則如何能够肯定？」

常護花點頭道：「司馬縱橫一向狡猾，往西未必是西，但若推測是東，是西亦未可知。」

龍飛道：「最麻煩的就是這兩個地方四面八方都是進口，周圍又全部是荒僻的

地方，人最多也沒有用。」

常護花道：「派太多的人進去，萬一兩地都撲一個空，司馬縱橫在另一個地方出現，我們未必能够兼顧，不難反爲他所乘。」

龍飛道：「你的意思是只怕小數人進去，其他的人都用在傳遞追查消息方面，肯定了才大擧進攻？」

常護花道：「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龍飛道：「那就這樣做，你要不要走一趟？」

常護花道：「我選擇西面。」

火狐立即道：「那我往東面好了。」

龍飛道：「你們各選幾個身手好的去，也好得連絡。」

坐在旁邊的一個小老頭即時道：「我跟姓常的小伙子一起足够了。」

龍飛目光一轉一怔。「老人家是跟我們說笑啊。」

小老頭笑道：「這是說笑的時候？」

龍飛又一怔，小老頭道：「我雖然是一堂之主，但霹靂堂一切都已經給我擺弄得妥妥當當，我就是死掉，十年之內也不會出亂子，而我的七個兒子五個媳婦有九個是人才，足以將霹靂堂發揚光大，我這個老頭兒閒着也是無事，難得有機會到外面跑跑！」

這個小老頭也就是霹靂堂的堂主天雷曹霸，樣子很風趣，言談擧止也是，平日一些架子也沒有，也不喜歡別人擺架子，所以跟龍飛特別談得來。

龍飛待他說完了才道：「這件事可不是輕鬆的，而且會非常辛苦。」

曹霸道：「你是當我一個沒有用的老頭兒了，居然考慮到我會怕辛苦啊。」

龍飛道：「我只知道你决定了的事情什麽人也阻止不了。」

曹霸道：「你既然不敢阻止，這件事便這樣決定。」一頓轉向常護花，「小伙子，有我在你身旁保管你會很舒暢。」

常護花道：「當然了，老前輩一身火器，要火有火用不着吃生的已是樂事。」

曹霸道：「還有，你要發怎樣的訊號我也能够弄出來，保管一定作得到。」

常護花道：「對老前輩來說這還不是簡單。」

曹霸大笑道：「好小子，懂得說話博取我老人家的歡心，看來我那幾下子壓箱底的本領非要傳給你不可了。」

常護花道：「多謝老前輩成全。」

曹霸道：「我就是不明白你學這許多幹什麽，憑你現在的身手還不足够行走江湖？」

常護花道：「晚輩現在還不是一個江湖人，對付天地會，多一些本領傍身總是好的。」

曹霸點頭道：「也要有你這種天份，學得來，可惜我的女兒都嫁掉了，孫女兒年紀又還小。」

常護花看看旁邊的香芸，笑笑，曹霸目光及處，道：「你不用看她的，我那些女兒孫女兒那有她的多才美麗，如何是她的對手？」

香芸嬌靨一紅，輕聲道：「老前輩又來取笑我了。」

曹霸嘟喃道：「香九齡那個老小子也不知積了什麽福，居然有一個這樣好的女兒，我其實不比他壞到那兒去。」

香芸道：「老前輩的女兒孫女兒俱都才貌雙全，豈是我這個醜丫頭比得上。」

曹霸道：「不得了，原來也是一個會說話的，珠聯璧合，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啊。」

香芸垂下頭，曹霸回顧龍飛道：「我這就去準備，好些年沒有出動，骨頭雖然沒有發銹，當年那批隨身工具只怕難退銹運。」

龍飛道：「寶刀未老，既然是寶刀，又那來的銹。」

曹霸大笑，轉身擧步，龍飛目光轉向火狐，道：「你那邊——」

一個聲音即時傳來：「有我一起。」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鬼劍宗薩巴幽靈般從堂外飄進來，神態雖然有些疲乏，但仍然帶着高手的氣勢。

火狐目光一落一笑：「有宗兄相助，又有什麽解決不來？」

他們本來是仇敵，現在眼瞳中却都沒有敵意，龍飛看在眼內，一顆心終於放下來。

宗薩巴接道：「過去我們一遇上便是拚過你死我活，這一次應該例外。」

火狐道：「宗兄寬懷大量，我還有什麽話說？」

宗薩巴道：「清眞寺你就是不動手，天地會一夥殺進來，我的人還是難免一死，這其實並無仇恨可言，至於過去的，到底已成爲過去。」

火狐道：「能够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不枉此生。」

宗薩巴目注龍飛，道：「我要說的都已經說了。」

龍飛只是問：「你的傷勢怎樣，要不要再歇息？」

宗薩巴道：「傷勢已無碍，再歇息骨頭要發銹了。」

龍飛一聲「很好」，目光從四人面上一轉。「與四位動身同時我的人會沿途分佈，與四位保持密切的連絡，當然，我們最理想是能够及早肯定司馬縱橫一夥的去向，以免白跑一趟。」

宗薩巴道：「能够這樣最好。」

龍飛道：「這附近百里都已密佈眼綫，在我們到來之前經已安排妥當，但經過連串的失敗，司馬縱橫必定不敢再低估官府的勢力，是必會化整爲零，改變裝束，我們的人未必能够看出他們的僞裝。」

常護花道：「有一點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爲人絕不會隨便選擇一個地方。」

龍飛道：「不錯，他所以選擇那個地方，必定因爲那個地方非常適合，而相信他的人部份已集中在那裏，準備他需要的一切。」

常護花道：「歐陽絕與他的手下相信亦已經在那裏等候，說不定冶鐵的工具都已經準備好了。」

龍飛道：「那也要圖樣到了才可以動工，而製成了那具火炮之後還要運到施用的地方。」

常護花道：「由太陽谷或者太陽湖到京城都要好些日子。」

曹霸接道：「最佳的一組匠人也要三

個月才能够造好一具火炮。」

常護花道：「歐陽絕的手下絕無疑問都是最佳的匠人。若是萬事俱備，圖樣一到，所有人全力進行，時間應該會縮短很多。」

曹霸道：「我們以五十人為一組。」

常護花道：「曹霸的手下應該有七八組人。」

「問題是他們對火炮的構造完全陌生，歐陽絕縱然聰明，也要一段時間才能够完全明白。」曹霸笑接道：「圖樣雖然很詳細，有些簡單的部份我們並沒有寫上去，那份圖樣到底是給我們的匠人看的。」

龍飛點頭道：「在你們來說簡單，在別人來說可就不簡單的了。」

曹霸道：「那雖然簡單，却是絕不能缺少，火炮到底是複雜的東西，結構必須完整，每一部份都缺少了一點兒，加起來便很嚴重的了。」

「那會有什麽結果？」火狐揷口問。

曹霸道：「火藥可能在火炮內爆炸亦可能跑離角度出現問題不能命中目標。」

龍飛道：「霹靂堂那份名單我看過了，也已派人去調查過，這附近一帶的都沒有出事。」

曹霸道：「歐陽絕這人一向自負，相信他是認為以他的才智足以應付有餘。」

龍飛道：「京師那兒退休的幾個老師傅也沒有出事，我離開之前已經吩咐了人嚴加保護。」

曹霸道：「司馬縱橫也很自負，他與歐陽絕混在一起，就是沒有考慮到圖樣之外的問題也不足為怪。」

龍飛道：「可是以他們的才智，有部份亦已考慮到，眞的弄出了一具能够發射的火砲亦未可知。」

曹霸道：「你這是說無論怎樣也要將圖樣拿回，殺掉歐陽絕一夥才安心。」

龍飛道：「這個人非殺不可，就是沒有火袍他也有很多殺人的關機消息，對我們始終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他是又想起了長風僧的死，長風僧是死在歐陽絕的機關下，這個人當時並不在現場，而雖然有內奸，但是要在白馬寺毘盧閣佈置一個那樣的機關並不容易，也可見他心思的巧妙，同樣或類似的機關不難又出現，防不勝防，惟一的辦法就是殺盡這一羣人，永絕後患。

與天地會對抗以來，龍飛終於明白一個道理，對這種人絕不能姑息仁慈，必須斬盡殺絕。

曹霸聽罷沉吟了一會，歎息道：「這個人絕無疑問是一個天才，可惜被司馬縱橫捷足先登。」

龍飛搖頭道：「好像他這種天才並不多，你以為朝廷沒有在意？」

曹霸道：「難道有人不贊成招攬這種天才？」

龍飛道：「只是他不答應，你大概沒有忘記這個人有一個外號叫做賽臥龍。」

曹霸道：「也是說你們已經做到三顧茅廬的了。」

龍飛道：「他却是一些興趣也沒有，綜合有關的資料看來，應該是一個不喜歡受拘束的人。」

曹霸道：「不受拘束也有不受拘束的做法。」

龍飛道：「條件環境我們已盡量遷就，他就是拒絕，可見得並不是完全因為不能够自由發展。」

曹霸道：「那會是什麽原因？」

龍飛道：「唯一的解釋就是：他並不是我們這種人，根本不喜歡與我們混在一起。」

曹霸道：「正道的工作有時也的確是苦悶一些，但對一個他那樣的天才來說，只要有適合他的工作，應該就不會有苦悶的感受。」一頓，援歎道：「這的確除了他並非我們這種之外沒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釋。」

龍飛道：「正道的人大都能够忍受刺激的誘惑，只有邪道才追求那樣刺激，快感。」

曹霸大笑道：「這一點我絕對同意，我也有幾樣別緻的火藥玩意很想在人潮中試一試那種殺傷力 但結果都忍下來。」

龍飛微笑道：「你的確比歐陽絕危險得多，幸好到現在為止你仍然走正道。」

曹霸道：「也幸好我現在已經是一大把年紀，又有種種開解辦法，不會再受外界任何誘惑的了。」

龍飛道：「那你替我將歐陽絕抓起來，看看能否以你的辦法將他開解一番。」

曹霸大笑道：「這個險還是不要冒的好，我現在完全同意你的辦法。」

龍飛道：「這個辦法雖然殘忍，却是簡單而有效。」

曹霸目光一轉，大呼道：「小伙子，我們還不動身去實行這個簡單而有效的辦法。」

龍飛笑了笑，顯得有些兒感慨，好像曹霸這種身份這把年紀的人若不是一腔正義，無論如何是絕不會冒這個險的了。

常護花輕拍香芸的肩膀，說道：「放心。」

香芸回一句：「小心——」少柔情蜜意已盡在其中。

曹霸看着二人，笑笑道：「你們其實可以多說幾句的，我們也可以暫時迴避一下。」

香芸身子一縮，躲到常護花身後，龍飛即時道：「他們年輕人那有我們這些老頭兒嚕嗦。」

曹霸道：「你就是罵我老糊塗也不用繞彎子的。」

話說完他又大笑起來，雖然是一個成名的老前輩，仍然是如此豪放。火狐宗薩巴也似乎被這種笑聲將鬥志刺激起來，一個個神采飛揚。

（未完．七）

拘魂使者

（本文承自第42頁）

董延平雙眼閃過一絲殺機，道：「好吧，讓屬下試試看！」抵出食指，彎下腰去，手臂一橫，食指倏地戳在屠千萬的太陽穴上！這一下，更是大出在場之人的意外，屠千萬大叫一聲：「你好……」

叫聲未了，經已氣絕，屠珠珠也是一呆，尚未來得及發出驚呼，只見董延平右腿一個橫蹬，便把其踢飛！

董延平嘿嘿一陣冷笑。「你莫怪我心狠手辣！」說着又抽出鋼刀來，望地上的傅雨生砍去！

只見遠處飛來一塊石頭，擊在董延平刀刃上，「噹」的一聲，鋼刀應聲落地。

董延平抱腕而退，但見圍牆上躍下僧道俗三神，他這一驚非同小可。

就在此刻 郝劭郝均及屠珠珠巳把他團團圍住。

不拘大師快步走至傅雨生身前，把手掌按在他後背「靈台穴」上。

軒轅子嘆了一口氣，道：「幸而咱們來早了一步，否則小傅……」

乘雲老道長怒道：「都是你，說什麽有驚無險，硬要老道帮你把地上的竹管挖出來！」

軒轅子笑道：「如今不正是有驚無險麽？」

「呸！他要是有了什麽不測，貧道可不放過你！」

軒轅子也有氣。「區區這樣做還不是為了激勵他求生之志？也不是為了他的好？你發什麽脾氣？難道區區怕你不成？」

乘雲道長冷笑一聲：「莫非老道會怕你這江湖術士！」

軒轅子斜退半步，怒道：「區區是江湖術士，那麽你是什麽？老不死的牛鼻子罷了！」

眼看兩人一觸即發，只見不拘大師道：「別吵，傅施主醒來了！」

軒轅子忙問：「小傅你覺得如何？」

傅雨生睜開雙眼道：「屠老魔呢？」

「讓他的手下殺死了！」

傅雨生只覺身體虛弱，其他倒沒有什麽不妥，便掙扎地坐了起來，但見董延平以一敵三，與徐氏兄弟及屠珠珠殺得甚是激烈，他勝在經驗豐富，功力深厚，但對方三人都懷着一腔怒火，奮不顧身，逐漸佔了上風。

軒轅子道：「郝青寧，你的事咱們巳知道了！你認為該如何善後？」

郝青寧身上既有新傷又有舊傷，臉色雪白，聞言跪下道：「晚輩只知罪孽深重，請前輩處置，只是拙荊及犬子都不曾傷害過人，請高抬貴手放過他們！」

「阿彌陀佛！」不拘大師喧了一聲佛號，合什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既然知錯，往事便休再提，不過老衲有個小小的要求，未知施主能否答應？」

郝青寧忙道：「大師請說，晚輩無不遵令！」

「把你自爭氣盟處搶來的金銀挖出來，設問善堂，周濟貧寒之仕，未知你做得到否？」

郝青寧叩頭道：「晚輩遵命，實在晚輩巳再無雄心，將來家內的事也盡交與犬子主理，將專心禮佛！」

「好吧，你且起來。」

話音一落，董延平巳被郝劭削斷一條腿，跌倒在血泊中。

乘雲說道：「無量壽佛，施主都住手吧！」

屠珠珠垂淚道：「此人狼心狗肺，豈可留他在世！」

乘雲道：「待貧道廢掉他一身武功，讓他自去吧！女施主孝心動天，不過將來須分清正邪是非，郝施主，請取一百兩銀子與她，讓她回家事母吧！」

屠珠珠道：「我才不要他的錢！」

乘雲道：「他的錢乃不義之財，為何取之不得！」

屠珠珠這才不再堅持，郝青寧忙叫兒子封了一百兩銀子與她，屠珠珠謝也不謝一聲，與徐順離開。

郝青寧道：「今日多謝四位……」

軒轅子道：「區區最怕聽這種話，咱們還有一點小事要善後，等下再來叨你一頓飯！」

傅雨生問道：「前輩尚有什麽事？」

軒轅子道：「跟區區來便是！」

四人到前落，一直走至竹林附近，然後翻出圍牆，圍牆之外是一條小巷，鋪着青石板路，此刻地上有一處石板巳被撬開，石下露出一兩條竹管。

軒轅子道：「這兩節竹管一端通圍牆內的竹林，另一端咱們再找一找。」

「屠老魔巳死，還找來做什麽？」傅雨生有點奇怪。

「哈哈，你忘記尚有一窩大黑蛾麽？不把其殲滅，飛到外間去，果眞要變成拘魂使者了！」

不拘道：「不錯，剛才老衲等便是趁黑準備找一找，才錯過了你與屠老魔的一場惡鬥！」

四人不斷撬起石板，沿下面竹管找去，竹管終於穿入小巷末端一間小屋，不拘大師伏耳聽了一陣道：「不錯，大黑蛾就在裏面，此處也必是屠老魔臨時的窩！」

乘雲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屠老魔若不是太過凶殘，要想慢慢折磨郝青寧，憑他的武功，早巳可把郝青寧一家殺得鷄犬不留了！」

軒轅子道：「這叫做作法自斃，爭氣盟內亂一役，上天留下他一條命，他若能修心養性，未嘗不能安渡餘年！」

不拘接道：「所以好事不妨多做，壞事却不可做！更不容一錯再錯！」

軒轅子道：「咱們三個老東西進去，小傅你在外面替咱們把風！」說着揣出汗巾遮住口臉。傅雨生知道他怕自己體力未復，而那些大黑蛾看來易對付，却又不太容易對付，因為一運內功發掌，恐又會牽動內腑，當下心頭泛起一陣暖流，五年來他的心田，第一次有了溫暖。

不拘震開木門，乘雲與軒轅子隨後閃身進去，又把木扉關起，不久，屋子內便傳來陣陣的罡風流竄聲。

傅雨生後背倚在牆上，猛一抬頭，天際巳現出一絲魚肚白……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磨劍江湖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估計師父爲武當派所擄，便立刻趕往武當山，他化裝成一名年老的香客，帶着香燭菓品上山，一路上憑他機警及輕功順利來到武當掌門人抱月住處，恰巧偷聽得抱月和抱風之間的談話，了解了武當派的一些內情，抱月也發覺他的踪跡，邀他坐下詳談，楚峻把三十六招劍法錄了出來，交還抱月，並求他釋放薛文鴻，正談話間，門人來報抱石、抱雪押着薛文鴻來了，他們在抱月面前要逼薛文鴻交出劍譜，而抱月反對抱石抱雪的卑鄙做法，並要釋放薛文鴻，兩方一言不合立刻動武，抱石抱雪想趁機殺掉抱月，楚峻見狀躍下來助抱月迎敵……

名利薰心 害己害人

諸葛錦暉知道他的厲害，回身一劍，把薛文鴻的劍擋住，獰笑一聲：「薛文鴻，明年今日便是你的死忌！」

楚峻見抱月獨力難支，叫道：「師父小心！」慢慢向抱月處前進！

可是抱石與抱雪重新加入戰團，兩人兩把劍，雙雙把他截住！

楚峻每進一步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抱月雖是一派之掌門，但他不曾下過武當山，幾時歷過這種場面？饒得他素來冷靜，此刻也禁不住大聲求援：「六弟、七弟快來！衆弟子聽着，本派叛徒在此，還不快來？」

楚峻心中也是暗暗奇怪，怎地打了這許久，仍不見武當派的弟子來援？却不知抱石與抱雪早有預謀，另外有信給其徒子徒孫，要他們配合他的行動，另外他倆這次上山一共帶了二三十個武功高強的「新弟子」，這些人只衝進一半入抱月的丹房，另一半配合抱石抱雪的徒弟，在院子內阻擋援兵，最後抱風與抱雷（抱月之六師弟）雖然帶着弟子趕來，却被其攔住！

楚峻幾番衝殺，雖又殺了一人，自己後背也着了一劍，始終難越雷池半步！

就在此刻，殿頂上忽然傳來「嘩啦啦」一陣暴響，磚瓦灰塵飛揚中，一個面目呆板，死氣沉沉的青衣人，如飛將軍自天而降般，由屋頂躍了下來！

人未落地，手中的一柄長劍已指向岌岌可危的抱月道長！

這一劍，力蘊千鈞，氣吞河嶽，抱月已經被迫至手忙脚亂，肯定閃避不了。

楚峻在遠處看見，大吃一驚，顧不得自身的危險，脫手把長劍向青衣人拋去！

青衣人那一劍雖然可以斬死抱月，但劍招一老，便無法閃開楚峻這雷霆萬鈞的一劍！他無可奈何，只得橫劍一挑！

只聞「噹」的一聲巨响，兩劍相觸，發出一蓬火星子來。

青衣人但覺手腕一麻，幾乎拿揑不住掌中劍，而身子也被劍上傳來的力量彈開五尺，然後翻身落地！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如同白駒過隙，眨眼即逝！

楚峻長劍脫手之後，手上已無兵刃，當然知道危險，猛地向抱雪拍出一掌！他此刻無劍在手，迫得以內家氣功尅敵，這一掌用上八成眞力，似平地湧起一陣狂飇。抱雪不敢攖其鋒，提劍閃開兩步！

楚峻趁抱石劍尚未至，立即竄前，反手再向抱雪發出一掌！

這一掌，一來抱雪已有準備，二來反手掃出，力道較弱，抱雪也遞起左掌，發出一股罡風！

「蓬！」兩股掌風相碰，楚峻立即借勢飄前，擋在青衣人與抱月之間，大喝道：「青木狂神，這次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呀！」

青木狂神狂笑一聲，恨恨地道：「臭小子，你死到臨頭，猶不自知，還不快滾，不再壞我大事，便饒你一命！」

楚峻擺下一個門戶，喝道：「何止要壞你大事，尚要殺你以報父仇！」

青木狂神目光一變，道：「氣死我也！看劍！」長劍刷地刺前！

楚峻雙手一錯，避開劍刃，手臂暴長，掌緣望其手腕切落。

青木狂神沉肘揚劍，劍尖指向楚峻的臂彎！楚峻左掌一拍，震開劍鋒，飛起一脚，蹬向青木狂神小腹！

青木狂神不退不進，右脚也同時飛起，「啪！」兩脚相觸，楚峻因料不到對方有此一着，不及應變，立即被彈退八尺。

相反青木狂神正欲其如此，不但不退，反而飛前，長劍急刺抱月的後背！

楚峻救駕不及，再加上抱月只顧抵擋兩個五行盟弟子的正面攻擊，也無餘力抵擋。

急切間楚峻大叫道：「道長快跳！」

抱月不愧是一派之尊，臨危不亂，先是聞得後背金刃破空之聲，再而聽見楚峻的提醒，不假思索，雙脚一蹬，身子倏地躍起！

這一着當眞是千鈞一髮，抱月剛避過一劍，不料青木狂神身子也倏地飛起，第二劍急刺其丹田！

他吃了一驚，彎腰揮劍格下！猛聽青木狂神冷笑一聲，手臂一掄，避過抱月長劍，再度削到！

抱月氣已濁，無法使出武當派的絕技「雲梯縱」，身子向下一墜，望青木狂神的劍尖撞去！

這剎那，楚峻連驚呼聲也發不出來，抱石與抱雪則歡呼一聲！

說時遲，那時快！忽見一道黑光一閃，接着「叮」的一响，青木狂神的長劍被什麽物件撞開尺餘！與此同時，一條白索如蛇兒般飛下，「唰」的一聲，攔腰把抱月捲住！

猛聽屋頂上有人喝道：「上來！」話音未落，白繩向上一抛！抱月及時換氣吸氣，身子便向剛才被青木狂神踏破的那處破洞飛去！

青木狂神長嘯一聲，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借氣飛起，手臂暴長，再度刺向抱月的下身！

楚峻見他凌空，有機可乘，也躍起，雙掌向上一拍！

青木狂神的第三劍依然差三寸才刺得及抱月，眨眼間，抱月已自破洞處飛上屋頂，他不知救抱月的那人是誰，更不知其深淺，不敢造次，正想先落地再作打算，不料楚峻的掌風經已湧至！

這剎那，他無暇細想，左掌向下一拍，同時猛吸一口氣護住心頭，借楚峻之掌風，也破洞射出！

楚峻因爲在下面，反被迫落地上！這一變化，實非楚峻始料所及，一抬頭，已不見了青木狂神的踪影！

而在這瞬息間，煉丹房內惡鬥的雙方，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仰頭觀望！

楚峻微怔之下，立道：「師父，上！」話音未落，也自破洞穿射上去！

薛文鴻雖然恨不得殺死諸葛錦暉，但他却非魯莽之人，知道形勢惡劣，不敢久躭，也隨着楚峻躍了上去。

諸葛錦暉等人目的是要殺抱月，如今抱月踪影已失，自亦不甘就此功敗垂成，喝道：「快追！不殺死那牛鼻子，誓不罷休！」

× × ×

楚峻躍上屋頂，只見前殿屋上有三條人影在飛奔，其中一個是青衣人，料必是青木狂神，彎腰揭下一塊瓦片，放足向前殿飛去！

他此刻內功倍增，輕功自亦大進，幾乎一掠便是三丈，幾個起落經已迫近，抬頭一望，喜道：「師父，你來啦！」

原來那人正是「百變靈猴」侯百通，他尾隨愛徒沿途跟踪至此。他武功雖然未臻一流高手之境，但旁門左道之術，以及輕身小巧功夫，比之楚峻猶勝一籌，趕到

之時，正好救了抱月道長！

侯百通乍到雖然不知就裏，見他徒兒對抱月的安危，至感關心，便伸手救了抱月一命！

且說侯百通見楚峻來至，忙道：「乖徒兒快來，這廝兇得緊！」

楚峻再一個起落，已飛落戰場，左手先把手中的瓦片拋去，先把青木狂神迫退一步，右手一落，抓住抱月的右手，道：「請道長借劍一用！」

抱月料不到楚峻會向他下手，再聽他這一說，便把劍送上，回身反向煉丹房方向飛去。

此際但聽長嘯連連，武當派高手紛紛躍上屋頂，望掌門人迎去。

楚峻一劍在手，長嘯一聲：「惡賊，今日便是你滿盈之期！看劍！」長劍一圈，使了一招「大象無形」！他心急報仇，又知對方厲害，一上來，便使出絕招！

可是青木狂神對「無量劍法」的奧妙，似乎知道不少，雙脚一錯，手臂暴長，長劍穿入劍圈之中，反刺楚峻的手臂！

這一劍不知是何招式，但正恰好是破解「大象無形」的唯一方法！

楚峻心頭一凜，忖道：「抱石與抱雪既然與五行盟勾結，說不得已把劍法傳授與他！好，讓我再施這一招！」

心念未了，漫天的劍芒一斂，手臂縮回，堪堪避過青木狂神的劍尖。

「唰」的一聲，劍芒一斂之後，楚峻的長劍再度刺出，這一劍毫無變化，走中宮，踏洪門，直刺對方的胸膛，正是「無量劍法」的第三十五招「有生於無」！

青木狂神冷笑一聲，道：「老子再說一次，你立即滾下山，現在還來得及，否則死無葬身之地，到時不要怨我！」橫劍欲擋。

話音未落，楚峻那直刺的一劍，倏地一變，劍鋒一圈一落，向青木狂神手臂絞落！

這一劍的變化，事先毫無先兆，正合「有生於無」的精義。抱石等只懂得三十二招「無量劍法」，不識此招，青木狂神又自何得知奧妙？只道楚峻經已技盡，因爲以前他已跟楚峻交鋒過，自忖高過對方兩籌，未免心存大意！

劍刄將到之時，青木狂神才瞿然一醒，忙不迭後退，此時自然慢了一步，只覺右臂一痛，已着了一劍，幸而他反應快，臨危一退，否則手臂早已斷了！

楚峻一劍得手，精神一振，倉促間，不及前進，上身向前一俯，手臂暴長，劍尖如離弦之矢般飛刺過去！

這一劍怪異非常，但最重要的還是一個快字！因爲踏步再發劍，名如何及得上就此順勢一俯？

「颼！」青木狂神小腹再中一劍，鮮血汩汩流下！

這刹那，楚峻神情忽然一呆，隨即歡叫一聲：「我終於練成了！」原來他苦思數年不得其解的第三十七招「千里之行」，此刻在下意識中以及時機湊巧下，竟然豁然而通！

青木狂神目光一變，先是驚怒，再而恐懼，最後又是一陣惘然，異常複雜，令人難以得知他心中有何感想！

楚峻在得意中，青木狂神見機不可失，身不轉，雙脚一蹬便向後倒飛，一飛兩丈，再轉身飛遁！

侯百通叫道：「乖徒兒還不快追！」

楚峻瞿然一醒，長嘯一聲，踏瓦急追，侯百通與薛文鴻也在後面追下去！

青木狂神起步在先，與楚峻相差三丈，他此刻受傷，逃命要緊，竭盡全力而馳，楚峻雖然拚命追趕，但始終無法把距離縮短。

眼看已來至殿頂，青木狂神飛身躍落土坪，向左首山林飛去！

楚峻長嘯一聲，暴喝一聲：「留下命來！」提氣飄身，去勢更急，也躍落土坪，就在此刻，山林內忽然飛出一蓬鐵蓮子來，直奔楚峻！

楚峻吃了一驚，料不到五行盟尚有伏兵，身子一錯，雙掌齊出，兩股掌風如波濤似的湧出，把鐵蓮子盡掃落地。

經此一阻，青木狂神身形已隱在林內，侯百通也在此時趕到，叫道：「乖徒兒，咱們分開入林！」

楚峻見兩位師父趕到，胆氣更壯，「颼」的一聲，首先自中間射入樹林，薛文鴻在左，侯百通在右，也同時起步！

楚峻一入林，便聽見「啊」的一聲驚呼，楚峻再一聲尖嘯，循聲飛去！

只聽青木狂神叫道：「你……你好陰毒……」

話音一落，楚峻已追到，只見青木狂神雙掌按胸，斜倚着一棵大樹，身子如篩米般亂抖，楚峻不及細想，飛身而上，隔空一尺，以指風制住青木狂神麻穴，喝道：「誰是殺死九華山青雲莊主的主兇？」

青木狂神雙眼露出驚恐羞愧之極的神色，道：「我，我也不知道！」一語剛畢，嘴角湧出一口鮮血！

這刹那，薛文鴻與侯百通亦雙雙趕到，薛文鴻道：「峻兒，先扯下他臉上的罩巾！」

青木狂神目光更是慌亂，結結巴巴地道：「那人暗算我……他……他……就在林內……」

楚峻心頭一跳，立即抬頭四處張望，薛文鴻道：「別聽他胡說！」

青木狂神忙道：「我……我怎還會騙你……你們快追……不然就追不上了……反正我已跑不動……」

「他是誰？」

「便是五行盟盟主……」

侯百通道：「乖徒兒，我看住他，你快追！」

楚峻一想五行盟盟主才是正點兒，立即向林深處射去！薛文鴻道：「小心！」也提劍追去。

這山林雖然濃密，但並不大，盡處便是一道懸崖，林內並無別人，楚峻咬牙道：「該死！那惡魔死至臨頭，尚敢欺騙咱們！」

薛文鴻伸頭向下一望，天色微亮，只見下面山石樹木，一片灰濛濛，却不見有人。道：「峻兒，你到右首查看！」言畢向左首那端飄去，那端的盡頭也是下臨深淵，怪石嶙峋，山壁陡直。

就在此刻，忽聽楚峻大叫一聲，薛文鴻一個風車大轉身，急向楚峻之處飛去。

楚峻脚下也是一道懸崖，形勢與左首那端差不多。薛文鴻問道：「什麽事？」

「師父，剛才徒兒見有一道人影，在下面石後閃過！您看，石上尚有一截麻繩！那人一定是由此沿繩攀下去，人至下面，才把繩子扯斷！」

薛文鴻游目向身後一望，果見背後一棵大樹，樹幹上有一截繩子，繩子的斷口參差不齊，料楚峻所猜不錯，便嘆息道：「可惜咱們來遲一步！」

兩人返回林內，此刻侯百通已把青木狂神的罩巾扯下，楚峻目光一及，身子一震，霍地跌坐落地！

薛文鴻見愛徒臉色青白嚇人，額角沁汗，似是受了極大的驚嚇，不由訝然問道：「峻兒，你受了傷麽？」

楚峻身子如篩米一般，忽然大叫一聲：「不是的，不是的！」

這一叫如同平地起了個焦雷，連侯百通也被嚇了一跳，與薛文鴻互換一個眼色，都是詫異難明。

薛文鴻大喝一聲：「峻兒！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楚峻恍似沒聞，忽然垂下淚來，哭道：「不是的，不是的…是我認錯了人！」

青木狂神忽然亦發出一道長嘆。楚峻如豹子般躍了上來，叫道：「你還未死？你，你……到底是誰？」他邊說邊向青木狂神走去，但來至六尺處却似遇到什麽阻力，再也踏不出一步。

青木狂神雙眼緊閉，似不敢與楚峻接觸，眼角忽然也沁下兩行淚水。沙着聲道：「你……沒有看錯……」

楚峻神態顚狂，嘶聲叫道：「爲什麽，爲什麽！」

薛文鴻與侯百通心中都隱隱感到有點不妙，忙雙雙搶前，立在楚峻兩旁。

青木狂神也大叫一聲：「不要問！我內心也很痛苦……」聲音未落，鮮血又再由嘴角湧出，一襲青衣已染滿了鮮血。

薛文鴻見青木狂神只在中年，面目俊朗，眉宇間有一股狂傲之氣，鼻高而彎，嘴唇向下微彎。這張面孔給他的印象是個野心勃勃，爲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侯百通頗有觀人鑑相之能，輕聲對薛文鴻說了幾句話，薛文鴻身子一抖，不敢相信。

楚峻見他吐血，神情略斂，道：「你……若有理由……我，我會原諒你……」

「不，我不値得你原諒……」

「爲什麽？」

「因爲你娘及你兄長之死，全是我策劃的……」

楚峻神情再一變，猛地大叫一聲，也噴出一口鮮血！

薛文鴻連忙一掌按在他後背，輕聲道：「峻兒，鎭定一點！」

只聽青木狂神又道：「若不是你命不該絕，也早已死在我計劃之中了！」

楚峻格格大笑起來：「人謂虎毒不食兒，你不但害死自己的妻子，連兒子也害了，你，你簡直是禽獸！」

薛文鴻臉色一動，暗嘆一聲：「老猴子果然沒猜錯！」

青木狂神喃喃地道：「是的，我是禽獸……但我是先中了人家設下的『美人計』，最後才想出此策，先『死』再另以一個面目出現……但我並不求你原諒！」

楚峻嘶聲道：「爲什麽？」

「因爲我雖然是中了『美人計』才入彀，但我家刀法難以在武林稱霸，我一直都希望能出人頭地，叱咤風雲……那人答應除賜我一個美人之外，尚送我兩套劍法，而且尚有其他很多好處……」

楚峻又「哇」地噴了一口鮮血，喃喃地道：「難怪你劍中夾着刀法！」薛文鴻接問：「那人是誰？」

「五行盟盟主！」

「他到底是誰？」薛文鴻再問一句。

青木狂神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他一向不以眞面面現身，不過他武功極高，而且揑住咱們的痛脚，咱們只能聽命於他！」

「這人如此神秘，當眞沒有一絲痕跡麽？」

青木狂神想了一下，道：「也不是沒有，那次咱們在摩天嶺上襲擊丐帮，是接了他的命令才去的！而且命令上指明，臨危時以烟花指示行動！」

「如何指示？」

「若放的是紅色烟花，便是撤退，若是黃色便是相機行事，若是藍色的則是不顧一切強攻！」青木狂神聲音逐漸微弱：「因此估計盟主當時必在土坪上！」

薛文鴻三人齊是「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須知當日祖十三也有此疑，但坪上之人若非丐帮精英份子，便都是俠義道上的頭臉人物，假如五行盟盟主，是其中的一位，那麽不但令人震驚難信，而且後果堪虞！

楚峻怪叫一聲道：「那人是不是祖十三？」

薛文鴻與侯百通齊是一怔，青木狂神搖搖頭，道：「我只知道不是他！因爲本盟的活動是因他上次的失踪才頻密起來的……換言之，若祖十三在世，本盟尚不敢如此明目張胆……」

薛文鴻又問：「你在五行盟之內，排行第幾？」

「五個堂主以金，木，水，火，土之列定次序，堂主之上，尚有正副盟主！」

「尚有一個副盟主？」

「副盟主更加神秘，不但不曾露過面，而且也未曾下過命令！咱們只知道尚有此人而已，其他的則完全不知道！」

「抱石、抱雪與五行盟勾結，是何時的事？」

「去年初。他倆破了色戒，被咱們抓住痛脚，不得不聽命就範！」

楚峻問：「抱玉呢？」

「此人雖久有謀奪掌門之心，但性子頗硬，不肯就範，讓抱石與抱雪合力殺死了！」

楚峻又垂下淚來：「你一定也害死不少人了……」

青木狂神輕嘆一聲，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夫復何言！我爲了向盟主表明心迹，而害死妻兒……但我事後也時有悔意，你多番在五行盟襲擊之下，而不能死，我……我也出了不少力！」

楚峻大叫一聲：「我，我不感激你！」

你雖生我養我，但生我之身巳死，現在的我巳非楚峻，而是齊高！楚峻巳死在九華山青雲莊後的懸崖下了！」

這句話，無疑更加點明青木狂神的身份，侯百通雖早巳猜着，但聽後仍忍不住問道：「你眞的是楚青雲？」

青木狂神點點頭，隨即把頭垂下，薛文鴻暗嘆一聲，忖道：「難怪峻兒一見到他，便神情大變……」

侯百通道：「一個人的名頭眞的對你這般重要？」

薛文鴻道：「不但是名，還有野心！求名而無如此大的野心，也絕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楚青雲長嘆一聲道：「常人把名利權慾放在一起，名又排在頭一位，可知他的魔力！」

侯百通問道：「你現在得到什麼？」

「得到一場敎訓！」楚青雲深有感觸地道：「若人人學你這般知足常樂的話，這世間便少了很多爭端了，可惜，世人又有幾個人能擺脫名、利、權、慾這四大魔鬼的糾纏，薛兄，你也做不到，只不過咱們着魔的程度有所分別而巳！」

薛文鴻臉上一熱，訕訕地說不出話來。楚峻道：「世人眞正能脫離這四大魔鬼的荼毒的，雖然極少，但正因爲程度有所差別，所以差異極大！你不擇手段，不惜殺死妻兒以達目的，師父只是折磨自己而巳，並無害過一人！若人人只如師父那般，也不過少些歡樂而巳，絕不會出現一些禽獸的行爲！」

青木狂神身子一震，喃喃地道：「想不到我還不如你！」

侯百通道：「剛才打你一掌的便是五行盟盟主？他爲什麼要暗算你？」

「因爲他知道……知道楚峻與我的關係，又見我屢次護着他，恐怕我會念着父子之情而洩露他們的秘密……」楚青雲垂淚道：「若非峻兒那道長嘯，使他不敢多逗留，再加上一掌，我必喪命當場！」

「不錯！他們尚有什麼秘密？」薛文鴻道：「你如今也不妨說說！」

楚青雲道：「華山派掌門人『雪花劍客』何戴道巳歸順五行盟！而崑崙派的『火鳳凰』廖鳳珠亦巳是本盟的成員！少林寺的慧根、慧德兩位也巳加入本盟！」

侯百通吃了一驚，道：「這兩位高僧是少林掌門方丈慧光的師弟，他倆也與五行貴盟同流合汚？你有否故意胡說？」

「名利權慾魔力無邊，和尚又眞能四大皆空？慧根欲練最高無上的武功，希望能主持藏經閣，慧德却想得到綠玉神杖，而坐上掌門之位，與本盟合作，又有何奇怪？」

薛文鴻輕嘆道：「眞是人心叵測！」

楚青雲喃喃道：「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覆滅丐帮一事失敗，我估計盟主下一個對象必是少林寺！你們若要消滅他，便不可再躭誤時間了！不過，那人武功極高，又無人知其身份，你們必須小心，千萬不能大意！」

楚峻頓了一頓，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只有一句話：我對不起你們母子，還有你外祖父一家……」

楚峻喃喃地道：「這些年來，直接與間接死在你手內的，又何止這些人……」

楚青雲道：「我去了……」一頓，急急又睜開雙眼，道：「我尚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你還是找個清靜的地方讀書去吧！書生雖然百無一用，但畢竟較能明理，能明理而又無用，名利權慾四魔便也無能爲力了！」

侯百通冷笑一聲：「有用之人，也未必敵不過名利權慾四魔的糾纏，能否拒抗魔力，不在於能力，而在於心力！」

楚青雲身子又是一震，點點頭，又閉上雙眼，接着身子一抖，便不動了。

楚峻流下兩行清淚，上前探一探其鼻息，楚青雲巳自震經脈而死。

薛文鴻道：「峻兒，他到底是你的生身之父，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的屍體曝野！」

楚峻點點頭，三人立即取出兵器，就在林內挖了個大坑，把楚青雲草草葬了。

侯百通道：「不知武當派的內亂，巳否平息，咱們去看看！」

三人穿林而出，到了大殿，只見地上倒着不少屍體，但殿內甚是平靜，三人悄，悄入內，只見抱月道長正登壇訓話，料抱石抱雪等人巳伏誅。

侯百通道：「趁這些牛鼻子不覺，咱們走吧！」

薛文鴻道：「不，且再等一等！」

三人悄悄退後，立在柱後。不料抱月早巳看到，解散門人之後，立即走了過來，稽首道：「無量壽佛，今日多得三位施主大力協助，否則敝派難免爲邪魔所乘！貧道僅代表本派上下，向三位致謝！」

楚峻道：「道長千萬勿客氣，說起來，咱師徒與貴派多少也有些淵源，晚輩亦不想貴派爲邪魔小人所乘！」

薛文鴻道：「不錯，『無量劍法』乃貴派之物，如今秘笈雖不在薛某身上，但他日必定送交道長！」

抱月道：「適才令徒巳把口訣錄了一份與貧道！」

「雖如此，薛某仍會把秘笈送上！」

抱月謝道：「賢師徒高風亮節，志比松柏，着實令人欽佩！三位對敝派之情，貧道沒齒難忘！」

薛文鴻問道：「剛才那些五行盟的人呢？」

「大多巳伏誅，只讓他們逃去了三五個！」

薛文鴻道：「薛某有個仇人在其中，我想查視一下屍體，不知方便否！」

抱月道：「有何不可？只是貧道剛才巳吩咐弟子安葬，未知進行得如何，請三位施主與貧道來！」

四人到了後山，見一些武當弟子正在掘坑，屍體堆在一旁，薛文鴻逐一辨認，都沒有諸葛錦暉的屍體，料巳讓他逃脫！

當下三人立即向抱月先辭，到了解劍池附近，侯百通道：「如今咱們巳成爲五行盟的死敵，今後行動可得小心一點！」

薛文鴻道：「這個自然。」

侯百通道：「恕我倚老賣老，痴長你幾歲，便叫你一聲老弟吧！薛老弟，別的我不如你，易容之術却也頗有心得，待我替你改頭換面一番如何？」

薛文鴻大喜，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三人易過容才下山，沿途楚峻把別後的情況，一一告訴兩個師父，薛文鴻大吃一驚，道：「你說窩在諸葛莊內那個漢子，是祖十三？」

楚峻道：「的而且確，他亦親口承認！只是徒兒命不該絕才得知此秘！」

薛文鴻道：「當眞不可思議！」

楚峻道：「不可思議的是祖十三原來是個如此邪惡的人，他在做帮主時，所作所爲只是爲了沽名釣譽，當眞可怕！」

侯百通道：「我相信他是這樣的人，也相信他眞的是勾引了屬下的老婆！」

「侯兄聽到什麼消息？」

侯百通道：「他自認強姦獵戶的妻子，又說到諸葛莊是爲了莊內的美女如雲，既然如此，勾引屬下妻子有何奇怪？」

薛文鴻點點頭，道：「看來是眞有其事，所以五行盟乘機唆使姜獨臂出來爭奪帮主之位，這次若非祖十三突然出現，使對方措手不及，丐帮也完了！」

楚峻道：「師父，對祖十三這人，咱們該如何看待？」

薛文鴻長嘆一聲：「祖十三的確是個梟雄，屬下雖知他勾引屬下妻子犯了帮規，但在危險之際，仍然思念他，可見他確有過人之處！」

侯百通接說道：「祖十三雖然卑鄙，但千眞萬確爲白道做了不少好事，只要他此後仍能本此宗旨，讓他沽名釣譽又有何妨？」

薛文鴻頷首，道：「侯兄說得有理！不過峻兒你以後跟歐陽虹交往可得小心一點！」

「大哥不是那種人！」

「不防歐陽虹，須防祖十三！」

楚峻默然一頓，才道：「現在咱們去那裏？」

侯百通道：「照理該去少林報個信，若能在少林寺內把五行盟一網打盡，豈不更好？」

薛文鴻道：「五行盟實力雄厚，加上少林有其內應，而且又是有備而戰，不一定是五行盟的敵手！」

楚峻道：「咱們大可以把這消息放出去，召集天下英雄齊集少林，與五行盟決一雌雄！」

薛文鴻搖頭道：「不行，一走漏風聲，五行盟不去，或偃旗息鼓一段時日，咱們又去那裏找他們？」

侯百通道：「不如由我悄悄去通知祖十三，看他怎辦？」

薛文鴻大喜，讚道：「好極！祖十三重登丐帮主之位，必想立新功，以挽回昔日的聲譽，利用他與五行盟主決一死戰，倒是一石二鳥之計，不過這事可不能張揚出去！」

侯百通道：「這個我自然知道！」

說着巳來至武當山下，侯百通道：「咱們就此分手吧？免得人多引人注意！」

薛文鴻道：「小弟與峻兒先上少林寺，靜候佳音！」

× × ×

薛文鴻與楚峻心繫少林安危，下山買了坐騎之後，便兼程趕進，楚峻在日間尚可，每至更闌夜靜之時，想起家事來，都難以成眠。

他一直以爲父親巳亡，却料不到父親未死！更料不到殺死自己一家的，竟是父親的陰謀！

這件事，他極不願意它是事實，可是偏偏又是事實，他寧願父親在五行盟手中，也不願他如此，可是老天爺却似故意要作弄人般，偏要叫人難受。

他以前一直有個目的，爲父母兄長及外祖父報仇，如今得悉那人竟是自己的父親，而且父親也巳死亡，忽然似失去生存的意義，如同一具行屍走肉！

本來在此之前，他都會想起郭蕙蘭，但這件痛心刺骨之事發生後，郭蕙蘭便從未在他腦海內出現過。

薛文鴻自然知道愛徒的心情，在旁百般勸解，但效果始終不大，只有讓時間慢慢醫治心頭之創傷。

他倆是在容城過漢水的，兩日後，巳來至豫南境界，準備由過白河到新野，來至渡頭，但見河水滔滔，一片白茫茫，却不見有渡船，心頭雖然有點詫異，却也不在意，打算沿江北上，一直找到渡船才過河。

走了五六里路，猛聽背後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薛文鴻不由自主向後望去，只見七八乘人馬，也沿河馳來，那些騎客却是眼神充足，太陽穴高高鼓起，一望便知不是庸手！

但令薛文鴻奇怪的是，這些人臉上神情都是甚是呆板奇特。楚峻跟侯百通學過易容術，輕聲對薛文鴻道：「師父，這些人臉上都易了容！」

薛文鴻心頭一動，忖道：「莫非是五行盟的人？且看他們趕着去何處！」

心念未了，只聽背後傳來一個粗豪的叫聲：「操他奶奶的！那些舟子都去那裏了！」

另一個道：「別嚷，早過河跟遲過河也躭誤不了時間！」

薛文鴻又忖道：「看來他們的目的地是在東北方，所以這漢子才會這樣說！」

馬蹄聲越來越近，薛文鴻示意楚峻把馬拉停在路旁，同時叫他低下頭。

那八乘人馬「唰」地一聲，在他倆身邊馳過，其中兩人轉過頭來，望了他倆幾眼，但眨眼間便巳去遠，馬蹄揚起的黃塵，把他們身形遮住。

薛文鴻再度催騎，吊在他們後面，不即不離地跟着，沿河望去，寬廣的河面，都不見有一艘船影，一直馳了十八九里，才見一艘小船自對面駛來。

那八乘騎客歡呼一聲，立即把馬拉停，薛文鴻待得與楚峻馳至，那船也巳將泊岸。

一個漢子叫道：「喂，船家，快送咱們過河！」

那舟子道：「客官對不起，今日咱們不做生意！」

那漢子奇道：「爲何不見一艘渡船，却是什麼原因？」

「今日是咱們祭水鬼的日子，咱是忘了拿香燭，所以同來一趟！」

另一個漢子道：「你不載也不行，咱們給你的銀子。」

舟子道：「對不起，五倍錢也不行，明日請早吧！」

「放你娘的屁！」漢子道：「由現在到明日尚有半日一夜，殺人也可殺上千百個啦，那還等得！」

舟子吃了一驚，忙把櫓一盪，滑開三尺，一個漢子立即跳上船，抽出鋼刀，道：「乖乖聽話，否則把你卸成八塊，然後拋落河內餵魚！」

舟子見那刀子明幌幌的，一張臉早已變白，喃喃地道：「可是這樣要躭誤很久時間，祭禮快開始啦……」

漢子大笑：「就拿你做祭品如何？」

另一個漢子道：「你不用怕，咱們仍給你的渡錢，一人一馬算半兩銀子如何，咱們八人八騎，索性給你五兩銀子，你要銀子還是要命，隨你挑！」

舟子在淫威下，寒着臉道：「我……自然要銀子啦！」

羣漢大笑，那跳落船上的漢子把馬牽上，舟子便要開船，年紀較大的漢子道：「老七，你跟着上船，等下等老趙人馬上岸之後，你再押他回來，免得他回來時，在半路溜掉！」

一個瘦如竹篙的漢子立即也躍了上去，那船只略晃一下，微微一沉便不動了，楚峻吃了一驚，暗道：「此人輕身功夫好生了得。」

耳畔忽聽薛文鴻如蚊蚋的話兒：「那個年紀最大的，聽聲音似是諸葛錦暉！」

楚峻心頭一跳，只見那六個漢子也轉頭過來，薛文鴻見對方人多，且武功高絕，便粗着聲道：「賢侄，咱們到前面去找渡船吧！」

兩人越過那六個漢子，向前走去，走了三十餘丈，河道忽然一拐，岸邊生了一叢矮樹，薛文鴻即把馬按住，道：「峻兒，這次眞是天賜良機！」

楚峻道：「師父，你要在此殺他？」

薛文鴻搖搖頭，道：「不！一來，未能肯定他是否是諸葛錦暉，二來看他們行色匆匆，必定有什麽重大的任務，好歹也得先探一探！」

「如此師父準備如何辦？此處又沒渡船，要追也追不上！」

薛文鴻道：「不怕，咱們立即快馬馳前，前頭不遠之處便是湍河，湍河與白河相交，他們祭水鬼的日子，不一定相同，若如此，咱們便由湍河買渡過白河，再快馬回新野等他們！」

楚峻喜道：「希望湍河有渡船，事不宜遲，快去！」

馳了三四里，果見前頭有一道河流橫在眼前，兩人來到河邊，放聲叫道：「可有梢公？」

叫了幾遍，只見蘆葦中「欸乃」一聲，滑出一艘小船來，梢公道：「客官要去那裏？」

楚峻正想開腔，薛文鴻已快口道：「要到對岸去！」

梢公把船泊定，道：「老漢還以爲你要過白河哩，請下船吧，不過一次只能載一人一馬！」

薛文鴻道：「人過河，馬不過，他向楚峻打了一個眼色，雙雙飛身落船。」梢公立即划起槳來，來至河中，薛文鴻道：「請轉渡過白河！」

梢公驚異地道：「客官剛才可是說到對岸的，那白河去不得！」

「你又非在白河接渡，爲何不得？」

「這是咱們間的協議！」

楚峻道：「你不去也得去！」想起那些漢子的行徑，說着把劍抽了出來。

薛文鴻却道：「老丈，咱們的確有急事要過河，你若不敢過去，便請上岸，替咱們看住馬匹，咱們給你銀子，自個划船過河如何？」

梢公想了一下，道：「這便使得！」

薛文鴻接過槳來，划了幾下，梢公說道：「原來客官也會。」

薛文鴻笑道：「學過幾天而已！」回到河邊，梢公拿了銀子上岸，薛文鴻先把楚峻送到白河彼岸，再回來載馬，如此來回兩趟，最後一次，梢公道：「你把船泊在對岸用繩拴住木樁或樹幹便可，明早老漢再去取船！」

薛文鴻謝了一聲，不久便到對岸，繫了船，騎上馬，先向右馳去，再向南馳。

馳了一陣，便見那八個大漢也剛好全部過了河，薛文鴻忙把馬藏在樹林內，然後躍上樹梢。

不久，那八騎便逐漸接近，臨至樹林，拐向東去了。

薛文鴻待他們馳出里多，才與楚峻上馬，馳了幾里，八乘又改向北行，日落之後，便歇在一座小集的客棧內。

薛文鴻與楚峻先到斜對面的一家小飯館晚飯，然後再投店，這家客棧不大，房子也不多，因此他們倆的房間就在那八個漢子的隔隣。

天色全黑後，薛文鴻與楚峻自窗口跳出，窗外是道窄窄的甬道，一旁是圍牆，另一旁則是住房，窗子全向着甬道。

他倆越過兩間住房，到第三間才聽到裏面有聲音，一聽之下，才知道那八個大漢都是在房內吃飯。

薛文鴻與楚峻閉住呼吸，把耳貼近窗子，只聽一個漢子道：「堂主，咱們這次有幾分把握？」

一人答道：「假如不走漏風聲的話，應該有九成把握！」聽口氣，料是這干人的首領。

先頭那個道：「可惜武當失敗，否則少林、武當、華山全歸咱們統率，單只這份氣勢也眞够瞧的啦！」

另一個道：「武當那些牛鼻子們實力不够，待料理了賊禿顱之後，再回頭來收拾他們，也不太費勁！」

「若不是薛文鴻與楚峻在中作梗，武當早已是咱們的囊中物！」

這人說得咬牙切齒，一聽便是堂主的聲音，薛文鴻聽後更是心頭狂跳，忖道：「果然是諸葛錦暉的聲音，他必已晉級代替姜獨臂之位！」

先頭那個道：「聽說青木堂堂主已在武當一役中殉難，咱們倒少了個好手！」

堂主道：「你們放心，盟主最近已召集了不少高手，加入本盟，本盟實力比前只強不弱！」

衆漢子齊是歡呼一聲。堂主斥道：「輕聲一點，這裏並不是小地方，也須防隔牆有耳！」

另一個漢子低聲道：「盟主可有交代咱們如何混上少林寺配合內應？」

堂主道：「詳細日期尚未定，這得視各地的人手是否已經會齊，不過估計必是冒充香客上山！」

一個漢子道：「依我看不會在這一兩個月間進行！因爲少林寺不同武當，臥龍藏虎之士極多，這一戰關係到咱們五行盟的成敗，盟主必不會魯莽從事！」

堂主道：「這點不必咱們煩惱，如今是盡快籌集銀子，以備將來發展之需！」

最先說話的那個漢子道：「郾城那個周老頭，家當眞的有這般豐厚麽？」

堂主道：「難道本座還不清楚？」接着房內衆人低聲商量到周家洗刦的事來。

薛文鴻向楚峻打了個手勢，兩人悄悄回房，楚峻道：「師父，咱們去不去郾城周家報訊！」

薛文鴻搖頭道：「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咱們最大的目的是爲了消滅五行盟，千萬不能打草驚蛇！」

「咱們一直吊着他們？」

薛文鴻沉吟了一下，道：「不，明早咱們立即回武當！」

楚峻一怔，驚詫得張大了口。薛文鴻道：「咱師徒朋友極少，只能到武當，憑武當與少林的關係，到嵩山少室山直謁少林方丈慧光禪師，把五行盟的事陳述一番，若非如此，誰肯相信咱們的話？爲師一早不曾仔細計算好，却多走了不少的寃枉路。」

楚峻道：「不請抱月道長同行，便無法見到慧光禪師麽？」

「不是無法，而是怕驚動到五行盟的內應，便大是不美了。」

楚峻道：「這倒也是。」當下兩人便上床歇息了。

次日一早，師徒倆立即回馬向南，兼程趕路，不一日，便到了武當山下，兩人拾級登至解劍池，向武當弟子表明身份。

那兩個武當弟子知道他師徒是武當的恩人，立即派出一位年紀較大的引他倆上山。

到了玉虛觀外，值日弟子向內傳報，抱月道長聞訊趕來，一面說着客氣的門面話，一面暗暗忖思：「莫非他倆師徒欲取回劍譜，或是薛施主送秘笈上山？」

當下到了煉丹房內，便忍不住問道：「賢師徒去而復返，莫非有什麽指教？」

薛文鴻抱拳說道：「指教不敢當，薛某有一件事來求掌門，希望掌門能玉成其事！」

抱月心頭一動，暗道：「來了！」嘴上却道：「薛施主是敝派恩人，有話但說不妨，請勿用求字，否則折殺貧道也！」

薛文鴻當下把探到五行盟欲不利于少林寺的事說了一遍。「薛某聲譽不佳，生怕不爲少林歡迎，而且也不够份量，驚動了旁人，走漏風聲，使對方有所準備，則大爲不美了，是以斗胆懇求掌門與愚師徒到嵩山一行！」

抱月道長暗中叫了一聲慚愧，正色道：「賢師徒急公好義，使貧道異常感動，這件事若是貧道知道，也義不容辭要啓程到少林一行，何況現在有兩位爲伴，兩位稍坐一忽，待貧道去交代一下，明早便與賢師徒下山！」

× × ×

翌日，抱月道長帶了抱風與薛文鴻師徒下山，爲恐道俗同道引人注目，楚峻又替師父及自己易容，扮成兩個道童身份。

四人四馬，一日後便過漢水，沿着白河前進，這次過河却方便得很。

四人一直向北，薛文鴻心頭忽然一動，道：「掌門，貴派的那本秘笈猶在諸葛莊，既然順便何不先去一取？」

抱月自無異議，於是向南陽的方向前進。到了諸葛莊附近，楚峻又替抱月師兄弟易過容，抱風問道：「薛施主可需咱們入莊相助？」

薛文鴻略一沉吟，道：「料諸葛錦暉並不莊內，餘者武功雖不錯，已不足爲懼，就讓咱師徒自個進去吧！而且在下在此莊躭過不少年頭，路徑熟悉料無大碍！」

抱月道：「貧道師兄弟便在外面守候，若有危險，請發嘯爲號！」

薛文鴻謝了一聲，四人把馬栓在樹林內，待到天色全黑，薛文鴻才帶着楚峻向諸葛莊飛去。

薛文鴻先飛入圍牆，立足之處，便在聽竹軒附近，此處他閉目可行，閃在一塊假山之後，向後探望一番，見周圍沒人，便「咪嗚」一叫，楚峻聽見師父的暗號，也翻了進去。

兩人蛇行鼠伏，向內宅走去，一路上見到護院人數比前大少，薛文鴻更加肯定諸葛錦暉不在家。

到了內宅的小花園，才見有幾個護院在附近巡邏，薛文鴻附耳對楚峻交代了幾句，楚峻點點頭，悄悄向一棟小樓潛去。

眼看離小樓已不遠，他突然自柱後竄出，飛身躍向小樓，他故意讓衣袂發出一陣獵獵聲音，引得那幾個護院轉頭望去。

楚峻脚尖在雨簷上一點，再向二樓飛去！

這刹那，那幾個護院經已發現，大聲叫道：「有刺客！」

楚峻目的只在引開他們，聽得叫聲，凌空折腰，改向屋簷飛去，那幾個護院吆喝一聲，振衣追去！

薛文鴻立即自另一條柱子後閃出，飛向另一座小樓，幾個起落，已躍上二樓的迴廊上，伸手在窗上輕輕一敲，道：「玉蘭，我回來啦！」

房內黑燈瞎火，薛文鴻再敲了一陣，仍不見有回音，又恐那些護院返身回來，顧不得什麽禮儀，用掌震開一扇窗子，翻身躍入。

一入房內便聞到一陣霉氣，他心頭一跳，回身關好窗子，輕聲呼道：「玉蘭，玉蘭！」

假如房內有人，自沒聽不到之理，偏生又沒人應他，薛文鴻心頭一跳，忖道：「莫非諸葛錦暉把玉蘭搬到別處居住？」

想到此，他顧不得危險，摸出火摺子來把其燃亮，高擧一照，只見房內椅桌面上，全都鋪着一層厚厚的灰塵，顯然已久沒人住。他心頭暗覺不妙，需知那本「無量劍法」的羊皮秘笈，他是交與玉蘭收藏的。他呆了一陣，走前挑起床帳，裏面沒人，薛文鴻把床板揭起，只見床板背後讓人用利器刻了一個箭頭，他立即擧頭向上

一望，床頂恰好有一根橫樑經過，心頭一動，輕輕放下床板，飛身躍上橫樑。

火摺子一晃又亮，目光一落，但見橫樑佈滿灰塵，一眼望去並無異狀。

「那個箭頭是不是玉蘭劃下的？若是的話，她必有深意！」薛文鴻一想至此，立即抽出長劍，用劍柄輕輕敲動起來。

果然找到一處發出空洞的聲音，他用衣袖拭去灰塵，便見樑上有道痕跡，用掌在旁一拍，一塊木塊跳了上來，原來樑子的一截，被人挖空。

薛文鴻把火摺子移近，便見裏面放着一本羊皮册子，一看正是要找之物，立即把其取出揣入懷內，吹熄了火躍回地上。

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外面傳來一個輕微的脚步聲，立即斜竄一步，伏在窗台下。聽呼吸聲，那人亦正伏在窗外，薛文鴻身子倏地站立起來，一掌震開窗子。

猛聽一聲暴喝，一柄鬼頭刀，自外劈了進來！薛文鴻早有準備，身子一歪，讓過刀刃，長劍揮前，迅速沉下，再向橫一拉，一道驚叫聲，隨即響起，接着便是兵刃落地之聲！

薛文鴻身子如麻鷹穿窗而出，依稀見到一個漢子正欲逃走，幾個起落追前，長劍暴現，又在其後背扎了一劍！

那漢子身形一慢，已讓薛文鴻抓住，喝道：「快說，樓內之人去了那裏？」

那漢子驚恐道：「可是大夫人麽？」

「便是大夫人！」薛文鴻雙眼圓睜，長劍格在他喉前，道：「敢有一句不實，便教你命歸陰曹！」

那漢子道：「大夫人已經死了幾個月了！」

薛文鴻大吃一驚，喝道：「胡說！」

漢子道：「眞的！這事全莊的人都知道，不是胡說……」

薛文鴻厲聲道：「她是怎樣死的？」

漢子顫聲道：「我，我不知道……」

薛文鴻心頭如遭巨木所撞，瘋狂似的大叫一聲：「再不說便殺了你！」

「好像是被人殺死的……」

「誰殺的？」

「我……我不知道！」

薛文鴻又大叫一聲：「是不是諸葛錦暉殺的？」

那漢子不敢應聲，薛文鴻大怒，飛起一脚，把那漢子踢飛！

就在此刻，其他護院已聞聲趕了過來，擧起火把高聲叫道：「捉拿刺客！」

薛文鴻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幹一塲再走，便飛身下樓揮劍衝入人叢中。

那些護院見他神態瘋狂，如餓虎下山，心胆一寒，眨眼間便被其撂倒兩個。

只見一個身形高大的中年漢子趕了過來，叫道：「只他一人，不必害怕，慢慢困死他！」

薛文鴻飛身向其撲去，可是半途已被人截住，一時之間殺聲震天，四野皆聞。

楚峻聽見喊殺聲，去而復返，見師父陷在重圍，不由大吃一驚。

正想不顧一切躍下，助師父脫困，忽聽「呀」的一响，左首那座小樓一扇窗子打開，露出一張年青的面龐來，正是他昔日的主人諸葛錦暉的獨子諸葛浩！

楚峻心頭一動，暗道：「我即使拚了命，也未必能使師父脫困，何不拿這膿包開路？」心念剛一動，只見圍牆上多了兩道黑影，來的正是抱月與抱風兩師兄弟。

抱月道長見薛文鴻陷在重圍，忙與師弟躍下衝前，兩柄長劍如兩條入雲蛟龍翻翻騰騰，殺開一條路來，向薛文鴻靠去。

「施主快退！」

薛文鴻雙眼盡赤，「噗」的一聲，刺傷一人，喝道：「老子跟你們拚了！」

抱月如何知道他的心情，不過見他神情狂亂，心中還道是楚峻落在對方手中，忙安慰道：「施主，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大事要緊！」

這幾句話如醍醐灌頂，薛文鴻心頭一跳，暗道：「我跟這些狗爪子拚命幹甚？要拚命該找諸葛錦暉！」心神一定，雙眼向四周打量起來，可是那些護院越來越多，此刻要想脫困，談何容易？當下忙叫道：「道長快退，在下爲你們殿後！」

那身形高大的漢子，冷笑一聲，道：「要退也行，留下首級來吧！」

薛文鴻罵道：「操你祖奶奶的，老子即使戰死，也要先殺了你！」他此刻因大受打擊，早已失却平時文質彬彬的神態，出口全不擇言！

那身形高大的漢子叫道：「你們抬頭看看！」

抱月抬頭一望，只見假山上不知何時已站立了不少手持弓箭的護院，弓如滿月，箭上弦，不由暗吃一驚，料不到自己一出江湖，便要栽在此處！

「都給我放下劍來，否則一聲令下，便要萬箭穿心了！」　（未完・廿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喪屍山莊

馮嘉・文　可飛・圖

特殊武器　喪屍驚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警察局派了守衛和警探保護一個重要人物克里賓博士，警衛森嚴，以爲萬無一失，誰料被兩個不明來歷的人打死，而兩個亡命之徒自己也死了，一個被警衛用機槍掃斷頭顱，一個中彈後身藏炸藥爆炸而死，警方不明所以，司馬洛對探長說明來意，願代爲偵察此事，他先去找碧玉問清她弟弟的下落，到拆車工塲找田子明，再追查碧玉的弟弟區玉成，知道被一個叫熊貓的人殺死，由田子明把他葬在附近的山崗上，司馬洛同田子明到山崗上掘墓，證明屍體已被人搬走，司馬洛心中有數，再作下一步的偵察……

司馬洛在酒店的房間裏看報紙的時候，有人敲門，他說：「進來吧！」

他不是住在此地，而在此地亦沒有屋子，所以就是住在酒店中。房間的門推開了，一個美麗的女人踏進來。

「哦，紫蘭，是你！」司馬洛說。

紫蘭掩上了門，走過來，摸摸他的臉：「怎麼你看見了我，連笑容都沒有？」

「我正在工作呀！」司馬洛說。

「也許你在這裏已經另有一個女人呢。」紫蘭說。

司馬洛聳聳肩，不置可否。雖然他在這裏的確有碧玉，但碧玉却不是理由，因爲他是多數不會再去找她的，除非在工作上有需要，否則他也不願意把危險帶到她的身上去。

「我還特別要求莫先生把我派來呢！」紫蘭說。

紫蘭是莫先生手下的女性人員之一。莫先生主持一個龐大的世界性反罪案組織，司馬洛雖然不是他的手下，却常常爲他工作，現在亦是的。司馬洛與紫蘭合作過，與她亦有過一段霧水情緣，這在他這個風流人物來說是難免的。

他說：「怎麼你今天打扮成一隻彩雀似的？」

「因我是正駐在這裏，」紫蘭說：「而我在此的掩護身份乃是時裝模特兒！」

「唔，你的美麗已經足够勝任了！」司馬洛說：「實在不必用這許多香水，你不知道你本來已經很好聞，香水反而刺鼻嗎？」

「這是香水廠送的，」紫蘭說：「要幫助他們宣傳，不能不用。」

「噢，原來是這樣。」司馬洛說。

她已在他的身邊也坐下和踢掉了鞋子，光着的脚伸過來擱在他的腿上，輕輕地磨擦着。

他說：「你是把脚送來給我還是把別的送來呢！」

她伸手進裙子下面，變魔術似地拿出來一隻大信封。

「怎麼收藏在那裏？」司馬洛此時才露出一個淡淡微笑，「怕給人搶掉嗎？」

「我是時裝模特兒，」紫蘭說：「打扮要很講究，這衣服不能帶大手袋，沒有別的地方好放。」

司馬洛把那信封打開來，裏面就是關於那個熊貓的資料。熊貓之所以有這個綽號，乃是因爲他的臉寬而皮膚白，眼圈却經常都是黑黑的，有點像熊貓，人有這樣的特徵，並不是可愛的，這資料是莫先生的總部供應的。

司馬洛在看着那資料的時候，紫蘭就說：「最重要的一點這裏：沒有——還查不到熊貓現時在什麼地方，祇是知道他應該在此地，因爲資料顯示他來了之後並未離開，但是不知道他躲到了何處。」

司馬洛一面研究着熊貓的其他資料，一面說：「看來這個地方有古怪，喪屍兇手現出在這裏，應該是在這裏製造的，因爲這樣奇臭的人不方便旅行，不容易從別

的地方來！」

「是呀，」紫蘭說：「不過眞奇怪，爲什麼克里賓博士竟是被刺殺了的呢？我一直都以爲他祇是有被綁票的危險，而他們亦差點被綁過一次了，但這一次却是明顯的刺殺行動，完全沒有綁架的企圖。」

司馬洛還是在沉默着研究那些資料，紫蘭又說：「克里賓博士是神經學專家，對方把他捉去了是會很有用處的，但是却殺死了他。一個死了的人有什麼用處呢？有用的祇是他的腦子，而他已死了。」

司馬洛巳看完了那些資料，抬起頭來看着紫蘭，問道：「你在幹什麼？」

因爲紫蘭那一身彩雀似的衣服巳經棄在地上了，她的身上就祇有內褲和乳罩，乳罩却是祇有下半截那一種，托着乳房的下一半，粉紅色的乳頭也可以清楚看到，她說：「你不知道穿這衣服多辛苦，脫下來舒服得多了，而且，我也可以令你舒服！」她對他作一個誘惑的微笑。

「我却剛剛想出外。」司馬洛說。

「哦？」紫蘭說：「到什麼地方？」

「墳場。」司馬洛把報紙交給她，指着一段新聞。

「墳場的管理員死去了？」紫蘭看着新聞說。

「所以我要去看看。」司馬洛說。

「爲什麼呢？」紫蘭問：「你認識這個人嗎？」

「不是，」司馬洛說：「但那墳場是埋葬克里賓博士的地方！」

「管理員是死於刦殺——」紫蘭說：「這個時代的賊，什麼地方都一樣去刦的，並不選擇。」

「假如不是刦殺呢？」司馬洛說：「假如是爲了別的目的而殺人了，不想透露太多，有些人會把情形佈置成是刦殺似的了。」

「唔，」紫蘭皺着眉頭想了一想：「你爲什麼不早出聲呢？這衣服脫下來還容易，要穿上却麻煩得很！」

「別穿上好了。」司馬洛說。

「別穿上？」紫蘭說：「你要我就這樣出去？」

「你在這裏休息一下好了。」司馬洛說：「反正，你這樣打扮成一隻彩雀似的，跟着我一起去，也是太惹人注目了！」

紫蘭馬上就開心地微笑起來：「在這裏等你回來嗎？」

「很好。」司馬洛點着頭，一面披上上裝。紫蘭在沙發上軟軟地靠着，媚眼如絲地看着他：「你可不要忘記回來！」

「我不會忘記的，」司馬洛說道：「不過却不能講定是什麼時間，也許會遲一些！」

「總之你一定回來，」她說：「我就等你！」

× × ×

墳場裏那件刦殺案雖然是死了一個人，但是並不受到警方的特別重視，因爲正如紫蘭講的，這個時代的賊人，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刦，爲了一點點錢也可以殺人。事實上他去到的時候，調查的探員巳經走了，也沒有什麼可以調查的，事情是在夜間發生，而地點是墳場，這裏是最難找到目擊證人的地方。

那個日班的管理員是一個老人，他說：「我也不知道什麼，我晚間是不在這裏的，早上回來接班時看見出了事才報警，就是這樣。」嘆一口氣：「唉，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爲什麼你認爲是年輕人做呢？」司馬洛問。

「這個——」那老人說：「我似乎巳經好多年沒有聽過殺人打刦的人是超過廿五歲的了！」

這話也很有道理，司馬洛一時亦不能提出異議，於是他自己再問一次，以及觀察現場，報紙上的報導不够詳細，不過他此時實地問過了之後，亦不見得就能够問出什麼新的綫索來，因爲正如老人所講，他是回來上班時才發現此事的，他告訴司馬洛，根據到場調查的探員所講，這個死者似乎是死在屋外，後來才給搬進來的，因爲他的頭顱被擊破，流了很多血，而屋子中並沒有那許多血。但是天亮之前下過大雨，所以這個人究竟是在多遠的地方受襲，就不容易肯定了。

「爲什麼要殺他呢？」那老人又嘆着氣說：「他是個老人，沒有抵抗的能力，亦不會抵抗。而且，他也沒有多少錢！」

「我還是出去走走看看吧？」司馬洛說。

這管理員也不反對，他還以爲司馬洛是來自另一個部門的調查人員。

克里賓博士那座墳場是新的，而因爲這墳墓是依山而建，所以分成一層一層，墳墓就是在較上面的一層。

司馬洛在墳場的周圍走了一遍，然後再下了一層，在那裏徘徊着。

探長說：「墳墓是在這上面呀！」

司馬洛抬頭，看見探長就出現在克里賓博士的墳墓旁邊，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不來了。」

「我還有一些事情辦好才能動身，而且我也要研究一下這件命案的報告，看看有什麼不妥，你知道，這不是一件很不尋常的案子，不是我親手處理的，而我沒有發現有什麼不妥。」

「下來吧，」司馬洛說：「你看看這裏。」

探長也下來了，但是他不明白司馬洛的意思，不知道司馬洛要他看的究竟是什麼，司馬洛做着手勢作再進一步的解釋：「你看這裏，這些泥土不大整齊。」

「這裏的泥土都是不大整齊的。」探長說道：「而且克里賓博士的墳墓是在上面。」

「那裏是墳面，假如從這裏直掘進去，就是棺材所在！」

「哦？」探長說着，打量了一番，點點頭說：「不錯，應該是的。」

這是由於墳地是一層一層的，他們此時所站的地方，應該就是差不多棺材在泥土之內的高度。

司馬洛說：「從這裏掘進去，就不會損壞墳面，而且這裏的泥土表面又參差不齊，掘過了之後再把石頭嵌回上去，亦不容易看出來。」

「你在講什麼？」探長詫異地，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我們祇要現在找一把鏟子來掘進去看看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你瘋了！」探長說。

「你不敢動手，」司馬洛說：「那就讓我來好了。」他四面望望，找尋工具。

「等一等，」探長說：「你不能够這樣做，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因爲這墳場的管理員死得離奇，」司馬洛說：「我得弄清楚這件事情！」

「這個……」探長狐疑地看着他。

「你去拖着那個管理員，讓我來掘吧。」司馬洛說。

「你是認爲，」探長說：「有人來掘過這裏，但是掘的時候給管理員發覺了，所以就要把管理員殺掉滅口嗎？」

「是的，」司馬洛說：「當然這祇是一種猜想，不過通常我的猜想都是不會錯得太厲害的！」

「你不能這樣掘的。」探長說。

「你制止我吧！」司馬洛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探長說道：「我是說，你一個人之力，而且你的身上又是穿這樣的衣服——我找兩個人來替你做吧！」

司馬洛微笑：「你叫人來做？你可知道，這樣做對你的職位會有影响嗎？」

「我知道有些什麼事情我是應該做和不應該做的，」探長說：「我也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做些什麼。」

「可靠的人？」司馬洛問：「會守秘密的嗎？」

「這樣的事情，」探長說：「難道我就喜歡人家到處講出去嗎？」

「好吧，」司馬洛說：「你來做也好，反正我也的確不想糟塌了我這一身名貴的衣服！」

於是探長從身上摘下一隻無綫電對講機，把他帶來的手下召來。事實上由他來做這件事情也是容易得多的，他人多，而且又有很好的藉口把那個墳場的管理員拖住，祇要派人向他繼續盤問，管理員就不會到這邊來了。而這個時間和日子也不是很多人會到墳場來的。

探長亦是看到司馬洛所指的地方的確有疑點。

那個地方是在泥土外面砌上了石頭的，那些石頭看上去似乎是給移動過，很可能這祇是心理作用吧了，不過，那個夜班的管理員也確是死得離奇，雖然刦殺案是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不過發生到這裏來，總是巧合一些。

探長手下的兩個探員就拿着鏟子，小心地把那些石頭掘開。當石頭移開了之後，懷疑就差不多變成肯定了。因爲那裏面有一個地方的泥土是特別鬆的，與旁邊的不同，看來似乎乃是這裏的泥土是曾經給掘了出來，然後再塡回進去的。

由於這裏的泥土很鬆，所以掘進去就很容易。

「這裏果然是給掘過的，」其中一個動手掘的探員說：「昨天晚上下過雨，即使有些泥土在這裏的地面剩下，亦會給冲走了！」

「我們留下來的泥土却沒有雨水冲走，」另一個動手的探員半埋怨地說：「我們得要費好一番功夫才能够清理好！」

他們繼續掘進去，很快就掘到了棺材所在的地方。

那裏面是陰暗處，但白天也不會太黑暗，再加上探長帶來的一隻電筒向裏面照一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棺材的一端巳經被擊破了，有部份泥土塡了進去，而電筒光亦可以照入棺材之內。

「空的！」探長說：「老天，眞的有人把屍體偷走了！」

× × ×

「爲什麼會有人把屍體偷走？」紫蘭問。

司馬洛吸着香烟，沒有做聲。

「爲什麼他們要殺死克里賓博士，」紫蘭說：「又把屍體偷走呢？」

「因爲他們要得到克里賓博士的屍體！」司馬洛說：「所以把他殺死！」

「但是得到了屍體有什麼用？」紫蘭說：「活着的人才有用呀！」

「他們對死屍也是很揀擇的，」司馬洛說：「區玉成與他那個同伴就是因爲槍法好才被殺，管理汽車墳場那人用處不大，就可免一死！」

「但是克里賓博士又不是槍手。」紫蘭說。

「克里賓博士有一副非常超卓的腦袋。」司馬洛說：「這腦袋是很有用的！」

「但是一個人一死，腦子就失效了呀！」紫蘭說。

「你別跟我辯好不好？」司馬洛煩惱地說：「我也不知道那麼多，我祇是知道，他們可以把屍體挖出來再使他們去殺人，那麼我們就得假定他們是什麼都做得到的！」

紫蘭不做聲了，祇是摸在他的身上，她現在仍沒有把她那複雜的時裝再穿上，而且事實上還穿得更少一些，就是連那副乳罩亦脫了下來，身上就祇有一條內褲。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本來是很富誘惑性的，祇是，司馬洛却是正在想着一些重要的事情，心不在焉，於是她的誘惑性就也暫時無效了。

「爲什麼你不鬆弛一下呢？」紫蘭輕撫着他說道：「現在就是煩惱也沒有用呀。起碼，我們得先找到熊貓！」

司馬洛沉默着，他仍然在想着，爲什麼那些人會把克里賓博士的屍體盜走了。除了是爲了盜取克里賓的腦子之外，還可能有什麼其他的目的呢？他還打算來跟克里賓博士談談，研究一下，然而克里賓博士巳經死去了。

是爲了制止他與克里賓博士談而把克里賓博士殺死的嗎？也許不是，否則的話，那些人亦可能企圖殺死他了。

取得克里賓博士的腦子？他們起先可能是企圖綁架克里賓博士的，但是眼見不能成功，就連屍體也要了。取得克里賓的腦子，這有用處嗎？一個人死了，腦子裏的記憶就沒有了，但又不一定，也許就像一隻電子的鐘，拔去了插蘇之後就停了，鐘上的字又沒有了。但電路是仍然存在的，再插上電，字又出現，祇要把時間再較好……

紫蘭身上的香氣透進他的鼻孔，却好像是臭氣。

那是因爲他亦無法忘記那些喪屍的奇臭，是的，他也遇到過那些喪屍，上一次

，他就是遇到，而且幾乎被殺掉。

不過，紫蘭身上的香氣，再加上她的手那美妙而溫柔的動作，終於把他拉回眼前這個現實的世界來了。

紫蘭說：「那個碧玉，她有些什麼本領呢？難道她比我做得更好嗎？」

「沒有的事。」司馬洛輕輕擁着她。

「別去想那麼多吧，」紫蘭說：「鬆弛一下，你的頭腦會清醒得多！」

事實上現在他已不能再集中精神去想那些事情了，紫蘭已經佔據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於是司馬洛一騰身把她按倒，紫蘭與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親近，他們以前已經有過，所以可以說是合作熟練的，她知道他喜歡怎樣，而他亦知道她喜歡怎樣。

合作美滿，電流互通，最後就果然是一切的緊張都流瀉出來了，於是他們都鬆弛地軟下來。

「那麼久……」紫蘭嘆息着：「已經那麼久沒有……」

「天下的男人這樣多，」司馬洛說：「我們又沒有作過什麼承諾……」

「我祇是喜歡你！」紫蘭說。

「那我不在身邊的時候你豈不是很辛苦嗎？」司馬洛說。

「這個你別管！」紫蘭嬌嗔地說。

司馬洛閉上了眼睛，現在，高度的享受過去了之後，他就有了很濃的睡意，漸漸，他就滑入了睡鄉之中。

但是他仍然沒有忘記那件事情。

回憶的碎片又在睡中閃現，偶然砌起來，成爲畫面，使他記起了這件事情是如何開始的。

那一次，他就是碰到了那些喪屍。

他那一次是正在那個叫葛烈勞的人的豪華住宅中吃晚飯，飯後在露台上飲酒，忽然之間，那股奇臭就隨着微風飄來。他問葛烈勞：「你有嗅到那氣味嗎？」

高大而強壯，滿頭白髮，臉像牛肉的葛烈勞亦皺起了眉頭和鼻子，他說：「奇怪，我這裏是不會有垃圾車經過的！」

「垃圾也沒這樣臭的！」司馬洛說。

這時，他們就聽到槍聲響了。

司馬洛眼力特別敏銳，他已經看到，守在花園門口處的一個守衞中槍而飛跌了進來。他也看見這個守衞是先開槍的，而雖然如此，也還是佔不到優勢，反而是中槍而跌了進來。跟着有一個人閃了進來。

葛烈勞立即跳起來往屋裏跑。

司馬洛急急追上去，一手執住他的手臂，說：「不要逃！」

「怎麼了？」葛烈勞說：「你認爲在這情形之下，我不應該躲起來嗎？」

「到車子去。」司馬洛叫道。

葛烈勞亦馬上明白了司馬洛的意思，他們兩個人便從側門逃出，到了車房中，登上了葛烈勞那部豪華的大汽車，司馬洛則權充司機，把車子開動了。

車子轉出了花園的路上，他們可以看到其他的守衞正在與來人槍戰。來的似乎祇有兩個人。當時，司馬洛亦不敢完全肯定這兩個人是打不死抑或是守衞們的槍法不濟，祇有守衞中槍，而那二個人卻毫無所傷。

這兩個刺客的目標果然正是葛烈勞，他們一見車出來，其中一人便站到汽車路的中間，兩手執着槍，向車子迎面放槍。

在車頭燈光照射之下，他們可以很清楚看到這個人。樣子可怖，臉上毫無表情，就像一具死屍，而身上的衣服亦是襤褸得很難看。

而且，這人竟是毫不怕死的，車子向他直撞，他還是站在那裏，把槍中的槍彈放完了，跟着，車子就撞中了他。

司馬洛之所勸葛烈勞逃上車子，乃是因爲這是一部避彈的車子，迎頭射擊，槍彈都彈開了。

這人不閃開，又是有什麼把握呢？車子撞着這人飛上了半空，再跌下來，就不動了。

司馬洛把車子停了下來，一手執着槍，他是準備通過那祇關剩一條縫的車窗向餘下一人射擊。

但那人卻閃到了車尾，使司馬洛不能射他。

司馬洛馬上一伸手出去，按下了後座的門掣，這也剛好及時，因爲那人就是伸手要拉開車門，門鎖上了就拉不開了。

葛烈勞嚇得叫了起來，司馬洛繼續把其他車門的門掣也按下去了。跟着，那人卻一跳跳上了車頂。

那些守衞們紛紛向車頂上這人開槍，卻似乎並不生效。一個守衞叫道：「老天！這人是打不死的！」

司馬洛心中一陣大震，連忙把車子開動了，猛的前衝，向花園門口疾馳而去。

他相信這一衝是應該可以使那人跌下來的，但是仍然不能。

這個人似乎黏在車頂上似的。於是司馬洛祇有繼續衝前，車子就出了花園的門外。

有人來刺殺，開着一部避彈車子在馳行着，其實確是比較躲在家中更爲安全。假如車子不是避彈的，那當然可不同了。

司馬洛在外面的郊野之中擺來擺去，走着之字路，卻還是不能把那人從車頂上甩下來。

跟着，後座的葛烈勞就尖叫了起來，因爲，那人的一隻手伸進了車窗的縫中。車窗的玻璃是沒有完全關上去的，頂部還留着一條縫，司馬洛本來是預備利用這條縫向外放槍的，此時對方的人在車頂，他無法射中，那人反而利用這條縫把一隻手伸進來。

幸而這人的槍彈一定是用盡了。所以沒有把槍伸進來。司馬洛連忙按自動掣，使玻璃完全升上去。那隻手給玻璃的頂部夾住了，就不能再繼續伸進來，手指在一動一動的。

葛烈勞的喉嚨間吐出了一陣陣「格格」的聲音，而司馬洛也明白是爲什麼？就是爲了那臭氣。他自己亦是給那臭氣薰得就要嘔吐出來了。那麼臭，比最初在屋中聞到的不知濃多少倍，而這臭顯然就是發自那人的手。

爲什麼這樣臭呢？

司馬洛咬緊牙齒，把車子駛離了路上，直向一處懸崖的邊緣衝去，似乎要撞下崖下似的，不過在最後一刻，他又一扭呔盤，車子便兜轉來，而在崖邊擦過，同時亦在一根橫伸的樹枝下面鑽了過去。

這樹枝的高度是不容車子經過的，車

子祇是硬鑽過去，車子過去了，在車頂上的人就無法過去了，他們可以聽到樹枝「托」的一聲撞着那人，而葛烈勞可以看到伸進車窗內的那隻手硬扯出去了。因爲那人離開了車子，手就不能再留下。一些皮肉給刮下，留在窗內，那人則是飛開了，跌到了崖下。

司馬洛馬上停車，與葛烈勞兩個人一起下車，葛烈芬就嘔吐了起來，因爲車子實在臭，那人留下來的皮肉的氣味，眞是臭得難以置信。

那個人跌到了崖下，下面就是大海，波濤洶湧，浪很大，後來屍體已找不回，可能落在崖下的石上時已經肢離破碎，再給大浪捲了出去，便給海中的魚吃掉了。

車子是那麼臭，司馬洛亦不願意再同到車子去駕駛，幸而這車子上是有無綫電話設備的，他就用車上的無綫電話召來警車接他們。

另一方面，那另一個刺客亦沒有在葛烈勞的住宅留下來。他給車子那樣一撞，飛到高高的，再跌下來，竟然也沒有死去，仍然能夠爬起身，當時那些守衞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走掉了。那些守衞們的槍彈亦都已經射完了，一時不能再放槍，而那人身上的臭氣又是那麼強烈，他們都沒有辦法接近，不能衝前去把他截住。

祇是留下了車中的那些手部的皮肉，後來經過化驗，發現那些是腐肉，應該是屬於死屍的。也許，那人的手本來已經壞得很嚴重，正在腐爛了。不過假如一個人的手腐爛到這個程度的話，他應該是已經痛到不能行動了，怎麼還能夠來做這件事情呢？而且，那隻手是還會動的，伸進車窗內時就是正在動着。祇有葛烈勞與司馬洛知道這是活死屍，是喪屍。

司馬洛那天晚上到葛烈勞的家中，就是談那件事情的。

葛烈勞是經營科學器材生意的，有好幾間大工廠，他接到一個電話，要求購買一批重要的科學儀器，但是葛烈芬因爲這些儀器可作犯罪用途，雖然要求購買的人乃是一位朋友傅利沙，亦不能不拒絕，除非傅利沙能夠提出正當的政府批准文件。

傅利沙表示很生氣，他說假如他有這些文件，就不必出面了，祇要付錢就可以買。葛烈勞仍然堅決拒絕，傅利沙就揚言要殺死他，而且講得很奇怪，他說葛烈勞有保鑣也沒有用，因爲他派來的殺手是不怕死的。那些殺手，本身就已經是死人。

葛烈勞調查一下，發現傅利沙原來亦是已經死去了一年的。

葛烈勞覺得這件事情不很妙，便把也是他的老朋友之一的司馬洛找來。司馬洛也證實傅利沙是已經死掉了的。傅利沙是一個相當大的罪犯，也是莫先生那個組織要找的人之一，一年前已經找到了，在槍戰之中死去。

死去了是眞的，因爲有屍體爲證，屍體後來發還給傅利沙的妻子。傅利沙的妻子如何處理屍體，莫先生他們當然不重視，祇是聽說是火葬了。不過要查清楚也不容易，因爲傅利沙的妻子在幾個月後也病死了。傅利沙的墳墓中的骨灰瓶中相信是有骨灰在着的，不過那到底是誰的骨灰，卻也是一件無法考證的事情。

而葛烈勞很有理由相信傅利沙沒有死去，不單是爲了那個電話而已。在接到電話的次日，葛烈勞還在街上見到傅利沙本人。他的車子經過一處僻靜的地方時，忽然有人從行人路邊走出來，橫過車前，葛烈勞的司機連忙緊急煞車，那人揮揮手，葛烈勞可以看到那人就是傅利沙。

跟着再過了一天，葛烈勞才查出傅利沙原來是一個已經死去的人，於是他就找來了司馬洛。

他與司馬洛正在討論的時候，事情就發生，刺客來了。

葛烈勞與司馬洛事後也不便把這件事情的內幕對警方透露，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警方可能不會相信。

當時，葛烈勞比司馬洛更有理由相信，因爲他與傅利沙已有很久的交情。葛烈勞在未發跡之前曾經賣過不少貨物給傅利沙，都是非法或者是走法律罅的，而傅利沙顯然就是要賣以往的交情，但葛烈勞再購買，像多數已發了達的人一樣，葛烈勞不願意再冒這種險，就拒絕了，傅利沙也因而採取報復的手段。

葛烈勞對傅利沙了解得多。他對司馬洛說：「他是一個天才，也是一個瘋子，在科學方面，他是無師自通的，而他一直說他有一個夢想，就是可以使死了的人再活起來，成爲喪屍，沒有腦筋，不怕死，而絕對服從指揮。有這樣一隊喪屍，他就可以行刺任何人。

似乎葛烈勞就是第一個行刺的對象。

而克里賓博士是第二個。

克里賓博士亦是由葛烈勞指出來的。

他告訴司馬洛，傅利沙曾經說，假如能夠得到克里賓博士合作，就最理想了。

假如傅利沙曾經企圖招攬克里賓博士合作的話，他可能亦是無從入手，因爲克里賓早已成爲了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應國家之聘做研究工作的，因此一直受到相當嚴密的保安設備保護着，在傅利沙與葛烈勞聯絡之前，克里賓博士已遭遇過了一次綁架的企圖，他在回家的途中被兩部汽車一前一後截住，他的保鏢雖然拔槍抵抗，卻不及對方人多勢衆，其中一個保鑣被槍彈擊中了。不過很幸運，有一部警方的巡邏車剛剛巡到，那些企圖綁架的人即使能敵得住巡邏車上的警察，亦是無法應付巡邏車召來的增援的，於是祇好放棄而逃。

這一次負責綁架克里賓博士的匪徒顯然並非那些喪屍，所以沒有不怕死亡而勇往直前。

克里賓博士亦說不出是爲了什麼會有人綁架他，不過爲了安全起見，就受着更嚴密的保護。

這之後，再發生了葛烈勞這件事情，葛烈勞就對司馬洛說，克里賓的被企圖綁架，亦可能是傅利沙之所爲，而說不定傅利沙是曾經游說過克里賓博士的。假如與克里賓博士一談，也許可問出一些綫索。

但太遲了，司馬洛來到之前，克里賓博士已經死去了。克里賓博士之死是滅口行動嗎？抑或，傅利沙是退而思其次，祇要克里賓博士的腦子呢？司馬洛不能肯定。也許兩者都是，因爲，傅利沙向葛烈勞要求購買的儀器是一種很複雜的儀器，科學家是用以在接受試驗的動物的身上通電

，而試驗動物的反應的。這些東西，假如不是由正式專家應用，就會很殘酷，而且，亦可能用在人類的身上，所以葛烈勞拒絕隨便出售。

這種儀器，亦不是不可以自己製造。祇不過費用很貴而困難，葛烈勞的工廠已經有了規模，又有一切需要用到的設備，要生產並不困難，所以傅利沙向他買會簡單得多。傅利沙未必就不是已經沒有這種儀器，很可能祇是不夠而要添置吧了。

傅利沙就是利用這一類的儀器把死屍震到復活起來的嗎？

但傅利沙自己又如何的呢？他不是已經死掉了的嗎？他又是由誰把他弄活過來的呢？

司馬洛這一次並不是因爲好大喜功而碰了釘，並不是因爲他堅持自己來向克里賓博士問話。在他趕來之前，他已叫其他的莫先生手下的人員初步向克里賓博士問過了，但克里賓博士說他毫不知情。

初步問話的人認爲，克里賓博士所講的未必是眞話。科學家有時是很難講的，他們往往喜歡做一些奇怪的研究，但這些研究亦往往是非法的，他們做過了，就不願意提起來。他們認爲克里賓博士是知道一些內幕的，可惜克里賓可不是犯罪的人，不能夠當他罪犯的進行盤問，於是就祇有等司馬洛來做這件工作了。司馬洛是另有他的一套辦法的。可惜司馬洛來遲了。

×　×　×

司馬洛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紫蘭則是比他醒得早的，正在黑暗中看着他。司馬洛說：「有什麼新的綫索嗎？」

「假如有的話，」紫蘭說道：「你也不可能不知道的。電話一响，你就會醒過來的！」

司馬洛聳聳肩。其實他也明白他實在多此一問的，祇不過他太心急了。

紫蘭輕輕撫着他的額說：「你出了不少冷汗，是不是做了許多噩夢？」

「有所思就有所夢，」司馬洛說：「你也知道我這次的對手是不比尋常！」

「凡是你的對手，都不是尋常的了。」紫蘭說。

「但是，」司馬洛說道：「這一次是眞不尋常，因爲這一次的對手不是人，又不是鬼！」

「是呀，」紫蘭說：「我就是正在想，這樣的活死屍，根本不怕死，因爲他們是已經沒有了性命的，他們可以刺殺任何人，他們可能出現在任何地方！」

「他們不可能刺殺任何人，」司馬洛說：「他們也不能出現在任何地方。他們的身體是那麼臭，就是在絕對的黑暗之中，看不見，亦可以嗅得出來！」

紫蘭不由得坐了起身，鼻子皺着。氣味這東西，一疑心起來，就是像有又像無的了。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到我們的房間來要經過許多人的鼻子，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在想，」紫蘭又說：「假如這個傅利沙是活着的話，那麼他亦是一個喪屍了，這件事情，似乎應該不是由他主持，而他實在是與其他那些喪屍一樣，受人控制的。」

「不錯，」司馬洛說：「我也認爲是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紫蘭說：「是什麼人在控制他呢？控制他的人，也一定是一個本事很大的人，這個計劃本來是他想出來的，現在他亦變成了一件工具了。」

「那些妄作胡爲的人，」司馬洛說：「往往就是會遭遇到這種命運，與他們合作的人都是難有什麼道義可講的，怎樣做對自己有利，就怎樣做了，違背道義沒有關係。」

「但是經歷臭，」紫蘭說：「傅利沙既然已變成了喪屍，他一定是臭得很厲害了，怎麼可以忍受這麼臭呢？」

「這個已經不是問題了，」司馬洛說：「那些出手殺人的喪屍就已經是那麼臭，而他們都已經給派出來了，就證明派他們出來的人，是不怕他們臭的了。」

「眞可怕，」紫蘭說：「這麼可怕的事情，做出來了，他們又有些什麼好處呢？他們這樣做，究竟是什麼目的呢？」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司馬洛說：「人做事不會沒有目的的，這裏面一定有個陰謀，一個很大的陰謀在內。」

「是呀，」紫蘭說：「但是很可惜，我們現在却是沒有什麼綫索可以跟尋的，克里賓博士顯然就是知道得最多的人，然而他現在又死了。」

「我認爲葛烈勞應該也是知道得不少的，」司馬洛說：「他既然知道有這件事情，他就不會祇知道一點。我看他是不想牽連自己，便推到克里賓博士的身上，而讓克里賓博士來講吧。」

「那你爲什麼不問葛烈勞呢？」紫蘭問。

「假如他不肯講，」司馬洛說：「他這樣一個人，你又怎麼能夠逼他呢，既然他已經推薦了克里賓博士，那我當然就是問克里賓博士好一些了，不過現在，既然克里賓博士已經死掉，我就要問他了。」

「也許，」紫蘭說道：「他亦會肯講了！」

這時，就有人敲响了他們的房門。

紫蘭馬上向被子裏一鑽，遮住了裸露的身體，司馬洛問道：「是誰？」

「送貨。」門外的人說。

「來了，」司馬洛下了床，拿一條毛巾圍着身子走出去。

紫蘭聽見他開了門，又關上了，再走回來，回來時手中拿着一隻盒子。

「送什麼貨？」紫蘭問。

「就是這個。」司馬洛說着，舉舉手中那隻箱子。

「難道不能先打個電話上來嗎？」紫蘭問。

「可以是可以，」司馬洛說：「不過不好如此，因爲我是要守秘密的，我不想有人知道有人拿來了這東西，這人上樓，並不是來找我的，外表上他是來找別人，但是他實在是把東西送來給我。」

「這究竟是什麼？」紫蘭問。

「這是我訂製的特殊武器，」司馬洛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認爲我是應該用得着的，好了，我得洗一個澡，然後我要與葛烈勞聯絡，設法使他招供，抑或，是你先洗。」

「你先洗好了。」紫蘭打個呵欠說道：「我還想躺一躺。」

司馬洛在浴室中洗澡的時候，聽見電話响起來，聽見紫蘭代爲接聽了，跟着，他又聽見紫蘭叫起來說：「又來了！」

「什麼又來了！」司馬洛問。

「又一個那活死屍，」紫蘭說：「正上來，我們得快逃！」

「老天！」司馬洛從浴室中跳出來，匆匆忙忙打開那隻送來的盒子。

「快穿衣服逃走呀，」紫蘭叫道：「那東西是打不死的，祇有逃走。」

「我這裏的武器也許是可以用的！」司馬洛說。

這個時候，酒店的樓下正在秩序大亂，就是因爲有一個活死屍闖了進來，而正如司馬洛所講的，這些活死屍，身上的氣味騙不了人。

守門的人就因爲這個人衣衫襤褸而身子奇臭，就拒絕他進入，但這個人一手就把守門人推得跌出了外面的路口中心，差點沒有給一部經過的汽車撞死。

跟着這個人就直衝向升降機。

有幾個維持秩序的人衝前來制止，但是沒有機會碰到這個不速之客，因爲這人的身子實在太臭了，不能逼近，而一間酒店並不是一間銀行，是沒有身懷武器的人在守衛着的，那個人進了升降機，沒有人能制止，而負責駕駛那升降機的女孩子更加難忍那臭味，連忙逃出來，就已經暈倒在地上了。

升降機升上去。

在同一時間，又有另一個人在紛亂之中衝進了另一部升降機。由於第一人的身上已經有那麼濃的臭氣，因此這第二個人，就沒有人注意到他是相同的人，這升降機的駕駛女郎亦是逃了出來，嘔吐着。

酒店裏雖然沒有武裝的保安人員，却有一個莫先生的手下，他是跟隨紫蘭而來，在附近留心着一切的，這個人身上有槍，不過沒有取出來應用，他已經知道這些喪屍是不能夠開槍制止的，於是他就馬上打電話上樓，通知司馬洛。

他相信這二個喪屍此來的目標極可能就是司馬洛，而他們也極可能是爲了殺人而來的。

那二個喪屍在升降機上升的途中，就從身上取出了手槍，而他們的目標，也明顯地果然乃是司馬洛，升降機都是在司馬洛所住的一層樓停下來。

樓下那個莫先生的手下看着升降機頂上的燈號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不過他却是沒有辦法的，祇有希望司馬洛能夠好好地應付，而司馬洛的本領比他高強，假如是連司馬洛亦不能應付的，他應該亦是不能應付了。

那二個喪屍毫無表情地踏出升降機，那一層樓中的侍者看見了他們，就馬上企圖詢問，不過一看見他們手上有槍，便又馬上改變主意，縮到櫃枱下面了，他不是保安人員，這不是他能夠應付的事情。

那二個喪屍的目標並非這個侍者，便也不去理他，而直接走到司馬洛的房門，一先一後，一人先行，另一人在一段距離之外，似乎是做後備軍。

到了房門面前，這個人向鎖上放了兩槍，門鎖便毀掉，房門亦可以打開了，他一脚把門踢開，仍是毫無表情地望着房中，他却看不見房中有人。

他站在門口，遲疑着，此時，司馬洛的頭就從沙發的背後現了一現，叫道：「唏，我在這裏。」

那張沙發是擺在露台前面的，沿過沙發就可以走到露台，而司馬洛就是躲在這張沙發的後面。

這個喪屍立即放了一槍，但是司馬洛已縮低了，那一彈給沙發的靠背擋去了。

這個喪屍繼續放槍，一面向前走。

他佔優的地方仍然就是不怕死，司馬洛即使放槍也是打不死他的，因此他可以直走過來，繞到沙發後面去放槍，但是，司馬洛既然留在房間裏等他，那司馬洛當然亦是有自己的主意的。

忽然之間，司馬洛又把身子從沙發的後面伸出來了，但這一次却是在旁邊出現，而且手中亦出現了一把槍。

這喪屍的動作是無可否認地比普通人遲緩的，他祇是不怕死而已，他看見了司馬洛出現，就馬上把自己的槍擺過去發射，但是已經太遲了。

司馬洛已經比他先放槍，而司馬洛這槍的槍聲很特別，是分外沉雄的。不過，子彈的速度快過聲音，在這喪屍能聽到槍聲之前，槍彈已經擊中目標了，槍彈擊中的乃是頭部，而跟着再「蓬」的一聲，槍彈就在頭內爆炸，這喪屍的頭部便不見了，這顯然就是司馬洛所講的特殊武器，就是不久之前裝在那隻盒子裏運來的，普通的槍彈，彈頭沒有爆炸之力，這槍彈則是有的。

這喪屍沒有了頭部，就像一隻沒有了頭的蒼蠅，跌到地上，手脚仍不斷揮動着，不過沒有了頭部，顯然也迷失了方向，動不出什麼花樣來，最後，他也就停下來不動了。

司馬洛放過了槍之後就在地上緊伏了下來，此時才一個滾身滾出了外面露台上，紫蘭就在露台上，正緊貼在牆壁上，手上亦是拿着一把槍，他們二人現在的打扮都不大好看，祇是有時間穿上了內衣褲，而紫蘭因爲那襲彩雀似的時裝很難穿上，所以上身是披着一件司馬洛的睡衣。

「他不動了，」司馬洛低聲說：「也沒有爆炸，但是我們走吧！」

他扶着紫蘭，使她爬上了露台的欄干，她一躍躍了出去。

紫蘭當然不是從十幾層樓的上面跳下去，她祇是跳到隣房的露台上，而進入隣房而已，司馬洛跟着她跳了過去，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會在露台上了，這是一條後路，假如司馬洛這爆炸的槍彈還是制止不了那喪屍，他們就可以從露台逃走。

現在，他們仍然到隣房去，則是爲了餘下的那個喪屍。

那餘下來的一個，假如要進攻的話，當然還是會進入他們的房間，而不是進入與他們毫無關係的隣房的。

他們這隣房是沒有人居住的，他們就從露台的門口進去，而從房門口出來。

他們把房門打開一綫，窺看一下。

他們本來是打算採取從後包抄的戰略的，那個喪屍進入了他們的房間，他們就

從後面跟進去對付。

但是現在他們看一看，却發現這個喪屍正在離去。

「他正在逃走。」紫蘭低聲說。

「你留在這裏，」司馬洛說：「讓我來對付他。」

他主要就是怕這喪屍會爆炸起來，因爲上一次巳經爆炸過了，一炸起來，是可能同歸於盡的，所以他不能够不小心，他要避免發生爆炸，但同時又希望得到一個完整的，以便研究，這事情就沒有那麽容易做了。

這個餘來的喪屍正站在升降機的前面，等着升降機上來，以便他踏進去逃走。

這時，司馬洛就把半邊身子及槍伸出去，叫道：「噓，你不要走！」

這個喪屍除了滿身臭味，而動作較爲遲鈍之外，大致上似乎是仍然保持人類的特性的，司馬洛這樣一叫，它就更加要逃了，升降機巳等不及，他就連忙向走廊末端，樓梯的方向逃去，顯然他是打算跑樓梯逃走的。

司馬洛祇要一開槍，就會使他遭遇到與他的同伴相同的命運了，但是司馬洛又不想這樣做。

於是司馬洛蹲下去，一手抓住鋪在走廊地面上的那長條地毡，發力一扯，這樣一扯，這喪屍便失去平衡而跌倒了，他却是剛好飛出走了廊末端的窗子之外。

司馬洛大爲恐怖，連忙衝過去，向窗外望出去。

他及時看到這喪屍正跌進了樓下的泳池中。

幸而這時是在夜間，祇有一個人在游泳，是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嚇得尖聲大叫，連忙爬出泳池。

「快走！」司馬洛在樓上大聲叫道，「快找地方躲起來！可能會發生爆炸！」

這個女人不明白爲什麽有爆炸的可能，不過有人從樓上掉了下來，她就沒有心情游泳了。她也匆匆離開了。倒是有很多別的人却跑出來看。

這喪屍掉了下去而沒有發生爆炸，司馬洛巳經是舒了一口氣，但這也並不就是說保證不會爆炸，如此他還是大聲叫着，叫那些人躲開。那些人聽不明白，而司馬洛也無法解釋。但幸而此時，守在樓下的莫先生的人員亦出現了，他們與酒店方面的人講了幾句，就大致弄清楚了情形，那個地方給封鎖了起來，閒人給勸諭遠離。

很奇怪，爲了某種原因，這喪屍跌下去既未爆炸，亦停止了動作，祇是一動不動地半浮沉在水中。

「跌死了？」紫蘭問。

「很有可能，」司馬洛說：「人這樣高跌下去，也是會死的！」

「但他本來是巳死了呀！」紫蘭說。

「就當是一架機器吧，」司馬洛說：「從這樣高處跌下去，也是會跌壞的！你看，我們現在總算有點成績了，這些喪屍，槍彈射不死，但是用特殊的槍彈把頭轟去，就不動了！而我又意外發現，高處跌下，又是會跌壞的！」

「爲什麽又不爆炸呢？」紫蘭問。

「我猜他們身上裝的炸藥不是隨便會爆炸的，」司馬洛說：「否則在中槍時應該就會爆炸！」

「也許，」紫蘭說：「這兩個的身上是根本沒有炸藥。」

「不可能，」司馬洛說：「最先去行刺葛烈勞的那一些是沒有裝炸藥的，所以失敗了，後來去行刺克里賓博士的那一批巳經有了炸藥，那是一種改良。不可能來殺我的這兩個就沒有！」

也因此，把這二具「屍體」移去就成爲一件艱鉅的工作，要由拆彈專家來檢驗清楚，看看屍體之中有沒有炸彈存在。而屍體是那麽臭，專家還要戴上了防毒面具才能工作。他們探出了炸彈乃是藏在腹部，把腹部剖開才能拿走。

正如司馬洛所希望的，他們終於得到了完整的喪屍。司馬洛找來了這種彈頭有爆炸力的槍，也就是爲了要做到這件事情。他倒沒有想到，做成得這樣快。槍一來，喪屍也來了。

紫蘭說：「他們現在要開始殺你了！他們一開始之後，就不肯罷手！」

「我不担心，」司馬洛說：「他們要能接近我才可以成功的！」

「你別忘記，」紫蘭說：「他們祇是要你死吧了，不一定要派喪屍來的。即使派個職業兇手來，也一樣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

「這却是我害怕的了，」司馬洛說：「不過，他們還是得找到我才行！」

他們現在巳經不是住在酒店。他們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隱居起來了。而那喪屍遭遇的經驗，仍使司馬洛不時感到一陣作悶，因爲頭部被他打破的那一個，血肉飛得房中到處都是，房中的衣物用品都不能要了，但是他們還是要忍着臭，把那些絕對不能失去的東西，例如證件之類取同。

司馬洛巳經是第二次與這些喪屍遭遇了，還是受不住，紫蘭祇是第一次，她更加受不住，這是可想而知的了。因此紫蘭說：「我實在不希望那些東西再來，寧可職業兇手來好一些了！」

「我們現在最希望的是葛烈勞能告訴我多一些內幕！」司馬洛說：「他似乎是我們剩下來的最大情報來源了！」

「你有沒有跟他講過？」紫蘭問。

「講過了，」司馬洛說：「我們巳經通過長途電話。他對我說他會考慮一下。他說考慮一下，那就明顯地是表示他是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而未說出來的了。」

「你爲什麽不催他快一點呢？」紫蘭問。

「葛烈勞這樣一個人是不能催的，」司馬洛說：「他肯就是肯，假如他不肯，也不能逼他。他太大了。」

「奇怪，」紫蘭說：「我們總算巳得到了完整的喪屍，然而我們却研究不出什麽來！」

最初得到的一個喪屍的頭，他們是巳經拿來解剖研究過了。他們研究出雖然其他的一切都是正在腐爛，腦子却還是新鮮的。對方似乎能使死人的腦子再活起來。

但是由於祇得到一個頭部，而沒有身軀，所以還是不能够研究得澈底的。現在，他們就得到了完整的喪屍了。把喪屍派來的人，在屍身內裝了炸藥乃是爲在必要時把喪屍毀滅，以使人家不能够把他們的

秘密研究出來。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爆炸的設備不知如何失靈，喪屍便落入人家的手中了。

不過，雖然得到了喪屍的屍體，他們却又還是一時研究不出什麽來。似乎，關鍵就是在那炸彈的部份。炸彈專家把炸彈折了下來，也是等於屍體之內的最重要秘密取了下來。炸彈乃是一個小小的金屬容器，代替了屍體的心臟，神經及動脈都是通到那裏面的，這就是爲什麽喪屍中槍亦不會爆炸，因爲槍彈射不破那隻金屬容器，不能够使裏面的炸藥爆炸。但是，因爲裏面裝了炸藥，也無法把這金屬容器打開來。假如一打開來，就會爆炸了。一爆炸固然會傷人，而且容器之內的秘密亦是會給全部炸掉了的。那時也一樣研究不出什麽來。

事實上，這二個容器的處置問題亦是很費思量，因爲裏面是炸藥，很難肯定什麽時候會自己爆起來，不能弄開，放着很危險的，又不捨得加以引爆，於是莫先生手下的科學家就祇好把放置在總部的空地上的一個角落裏，不讓任何人接近。在二十四小時後，這二個容器就自動爆炸了。

裏面究竟有些什麽神秘的儀器，以及如何安排，還是無法知道。而且亦不知道這二具屍體本來究竟是什麽人。指紋是沒有了的，屍體的姆指巳給用某些酸性液體腐蝕過，指紋巳給蝕去了。沒有了指紋，這二個屍體就變成沒有身份，可能是任何人。不知道他們是什麽人，便又再少了一條可能查出派他們來的是什麽人的綫索。

「這些人是很聰明的人，」司馬洛說，「可以說是天才。可惜，他們却是把他們的才能用在古靈精怪的用途上！」

「天才總是這樣的呀，」紫蘭說：「他們總是喜歡做古靈精怪的事情。我們也見得不少了。」

「讓我們睡吧，」司馬洛說：「明天，我會再打一個長途電話給葛烈勞！」

「你先睡吧，」紫蘭說：「我還要出去！」

「出去？」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到什麽地方去？」

「工作，」紫蘭說：「我是有工作做的。我是時裝模特兒，記得嗎？」

「嘿，對了。」司馬洛點點頭。

「我這工作還要保持下去，」紫蘭說：「我不能够就這樣就忽然失踪的。我不見了，工作就要丟掉，我就要找尋另外一種身份的掩護了。」

「但是——」司馬洛說。

紫蘭輕輕撫着他的臉，露着一個嫵媚的微笑：「其實我也不是不想陪你的，祇是今天晚上——你知道——每月總有幾天是不方便的！」

「我明白。」司馬洛說。

紫蘭走了，她是仍然可以放心出去的。因爲她是秘密到酒店去探訪司馬洛吧了，而那些喪屍到酒店去祇是刺殺司馬洛，而不是刺殺她，所以她是仍可繼續她的活動的。

在她走了之後，司馬洛就點上了一根香烟，抽吸着，尋思起來。他感到很寂寞，這也是難免的，他這個人，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靜下來等。他是希望有些行動的機會的，但目前他却沒有什麽行動的機會。他可以說是暫時停滯了下來了。

× × ×

不過，司馬洛雖然是停滯了下來，却並不等於說是整個世界都停滯了下來的。在別的地方，世界的事情仍是繼續進行着不幸的事情還是繼續發生。

這一件不幸的事情亦是暴力的事情。

這個金色頭髮的西方青年正與他的女朋友一起，夜間在郊外停車，就在車子裏擁吻調情起來，像許許多多年紀與他們相同的男女一樣。

但這個世界總是這樣的，有些人的運氣特別壞，環境相同，遭遇却不盡相同，他們就是這樣，運氣特別壞。

兩個人情到濃處時，忽然發覺有些不對，那個女的首先抬頭，看見原來車窗外有一張臉正在窺看。她尖聲叫起來，連忙把她這個金色頭髮的男伴推開，而把衣服拉好。

這個金色頭髮的青年憤怒地吼道：「滾吧！你在這裏幹什麽？」

那個人還是在車子外面看着，而且涎臉而笑。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人都是沉不住氣的，而尤其是在女朋友的面前，更加是不能够隱忍不發，而是要爭回面子的。於是他便把牛仔褲頭的鈕子扣好了，推開車門跳出去。

那人馬上退後。這個金髮的青年人舉起拳頭，怒吼叫道：「媽的，你這——」

那個偷窺的人是一個並不高大的人，看樣子是一定打不過他的。而他認爲這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侮辱，決心把這個人好好地揍一頓。

但是他沒有想到，來者是不止一個人的。在他的背後，另一個聲音說：「好了，金毛小子，靜下來，不要亂動！」

這個金髮的青年扭過頭去看看，一時呆住了，因爲後面這個人，不祇身裁比他高大，而且手上還是拿着一把槍，槍咀對着他。

這個人說：「你想打人嗎？」

「聽着，」這個金髮的青年人說：「我跟你們沒有什麽過不去，你們究竟想怎樣，你們好好地講吧！」

「我們來，當然是想得到一點便宜了！」那個在車窗外偷窺的人吃吃笑着說。

「很好，你們要錢，我給你好了！」

「你給我們？」拿槍的人不屑地冷笑着：「我的手上有槍，我們根本不需要問你拿！你所有的錢都屬於我們的了！」

「那你們拿好了。」

「我們却是對人看得比錢更重要的！」那拿槍的人說：「有些人是錢買不到的。比如你這位漂亮的女朋友，就是錢買不到的了！」

「你別碰她！否則——」

「否則又如何？」拿槍的人冷笑：「把她拉出來！」

那個偷窺的立即拉開車門去拉車中的那個女郎，那個女郎恐怖地尖叫起來，死命抗拒着。

這個金髮青年遲疑起來。他雖然很有把握可以制止這個侵犯他的女朋友的人，然而對這個拿槍的人却是毫無辦法的，他必須先解決這個有槍的人。（未完・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何日飛離開醉桃莊，師姐蛇娘子來接應，一同出走，到𨙸縣山鎮，蛇郎君遵師命前來接應，在保安驛寄宿，捉到都統張宏範派來的奸細，跟着蘇獻和嵩陽帮主馬延夾攻何日飛，蛇郎君師兄妹對付玉樓郡主派來的兩名高手，何日飛負傷正在危殆之際，秋紅及時趕到，趁機將馬延一劍擊斃，蘇獻被秋山擊傷逃脫，還有鐵甲山主葉嘯風，禪門魔尼崔妙常，蛇魔樊湇等協助。陽嵩帮全部被殲，十幾名元廷高手無一倖免，全部殲滅，秋山提出建議，將洗劍帮重新組織，樊湇等去後理國借兵，何日飛率領目前義士，舉起義旗攻下黔省的首府貴陽，然後徐圖發展……

義軍突重圍　聯手抗頑敵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皋飛·文　高可·圖

江山處處哀鴻

何日飛縱目遠眺，只見十餘條人影，由虜營悄悄地向城垣撲來，這般人的身手全都十分矯捷，只不過眨眼之間，便已撲到護城河外，守城義軍欲以弩箭射擊，何日飛阻止道：「距離過遠，弩箭傷他們不到的，待他們接近城垣再射。」

那些黑影躍過護城河後，忽然四下一分，他們似已防到城頭的弩箭，因而分開來搶攻。

撲上西城的，是三名面目森冷的老者，他們撥打着守軍攢射的強弩，從容躍登雉堞之上。

蛇娘子辛玫驚噫一聲道：「來人是言家門的十大法身，師弟要小心應付！」

秋紅輕哼一聲，首先一聲嬌叱，向迎面撲來的老者一指點出，那老者右臂急抬，吐掌猛揮，在勁風四溢之中，硬行接下秋紅那記洞金爍石般的指力。

嗤的一聲輕响，那老者如遭雷擊，脚下一連後退三步，差一點就摔下城去了，但他的一條右臂却也軟綿綿的垂了下來。

他雙目怒張，滿臉都是震駭之色，顯然這位一向橫行武林的言家門十大法身，絕未想到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會是一個可怕的強敵，想不到一時疏忽，竟然吃了一個大虧。

不過，言家門十大法身，功力之高確實異於常人，他的右臂雖然折斷，仍然一聲怒吼，悍然撲擊，同時左臂一圈，五隻鐵指，向着秋紅的酥肩猛抓。

秋紅心知言家門十大法身，沒有一個是好惹的人物，在那人撲來之前，她已撤出身後的長劍，不待他五指臨近，銀芒急閃，一招「望斷雲山」逕向他左臂劈去。

浮雲劍法天下無雙，這招「望斷雲山」更具有驚俗駭世的威力，此人只剩下一條獨臂，焉能不立陷險境！

另外兩名十大法身，由何日飛接下一個，蛇娘子辛玫與絹姑共同接下一個，意外的是這兩名黑衣老者的功力，高得出乎他們的想像，接戰不到十招，何日飛等三人竟然主動全失，陷入苦戰之中，好在秋紅已經解決了她的對手，彈身一躍，加入了蛇娘子拚鬥的行列。

此時叱喝之聲此起彼落，顯然，敵方來人雖是不多，貴陽城已被他們攪得一片紊亂。

蛇娘子辛玫乘秋紅接鬥敵人之際，抽身後退幾步，然後撮口發出一陣急嘯，片刻之後，幾點小小的黑影，突然由雲端俯衝急下。

兩聲劃破夜空的嘷慘响過，那兩名言家門的十大法身，竟然雙手捧着面孔，不住的跳躍悲號，鮮紅的血水，正汩汩的由指縫中流出。敢情他們的雙目，已經被蛇娘子的鴟休（鳥旁。以下同）抓瞎，秋紅絹姑再給他們穿心一劍，西門的戰事也就宣告結束了。

何日飛吁了一口氣，道：「師姊趕快帶着鴟休前往北門，那兒的守備比較單薄一點。」

蛇娘子辛玫應了一聲，立即帶着九隻鷙鳥，向北門急馳而去。

北門的守將是君子劍程浩及獨臂擎天周天健，力量是弱了一點，護法葉嘯風雖是隨後趕來，依然無法扭轉險惡的形勢。

來敵只有五個，是三名言家門的十大法身，及三絕神猴鄢展鵬，三眼秀士鄭大椿，但這五名敵人，都具有絕乘的身手，足以毀掉北門的守軍，使貴陽城陷入敵人手中。

因此，程浩及周天健皆全力以赴，所謂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充份表現出漢家兒女的氣節。

經過一段慘烈的搏殺，獨臂擎天周天健，已與三絕神猴同歸於盡，橫屍城樓，

葉嘯風獨鬥兩名十大法身，打得驚險百出，君子劍程浩力戰一名十大法身，已是創傷遍體，危若纍卵，另有數十名義軍在圍攻三眼秀士鄭大椿，傷亡更爲慘重。

此時蛇娘子帶着鴟休趕到，瞧見義軍傷亡的情形，感到無比的激怒，口中一聲嬌叱，一人九鳥一起投入戰團。

何日飛放心不下，隨後也趕到了北門，當他瞧到鄭大椿追殺義軍之時，口中大喝一聲，挺劍飛身撲了上去。

三眼秀士鄭大椿正以鐵骨摺扇擊向一名義軍的後腦，倏見銀芒耀眼，冷焰鍼肌，他那隻遞出的右臂，竟然帶着一溜血雨連同摺扇拋到城門下去了，他方自一呆，銀虹再閃，他那斗大的頭顱也立時飛了起來。

何日飛雖是劍誅漢賊，面頰上仍是一片悽厲之色，他爲死難的義軍哀傷，也爲那些數典忘祖的漢賊痛心，同爲漢家兒女，忠奸竟是這般的不同。

他縱目四瞥，發現來敵已全部伏誅，北門可以暫保無事了，遂抱拳向葉嘯風一拱，身形一轉，再向東門奔去。

葉嘯風瞅着他的背影長長一嘆道：「他的負担太重了，辛姑娘，妳要多照顧他一點。」

辛玫知道葉嘯風要爲君子劍程浩療傷，並暫時守護北門，只好螓首微頷，擰身向何日飛追去，待他倆趕到東門，全城的戰事均已解決，虜方派出來偷襲的高手，除了言家門掌門之外，可以說無一生還。

這一仗，言家門的十大法身傷亡殆盡，是一個極爲沉重的打擊，但對元虜的軍力，並沒有什麼影响，因而天色剛剛破曉，元虜萬騎齊發，眞箇是聲動四野，他們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貴陽四週，展開了搶攻。

元虜軍力之強是罕見的，而守城的義軍不過三萬之衆，要守住這座孤城，其艱巨不言可知，由於貴陽城的東西二門之外，是貫通西南的驛道，虜騎的主力也集中於東西二門，當他們直薄城垣之際，忽然火光一閃，烟屑彈丸像焦雷驟發一般的狂噴而出，城頭上的石炮強弩也像驟雨一般向虜騎展開痛擊，一時殺聲動地，血肉橫飛，戰況之烈，是元虜橫行天下以來的僅見。

自晨至午，元虜以傷亡過重，攻勢才暫行停歇，但守城的義軍也已傷亡過半。

何日飛心知事不可爲，遂與秋山等計議，決定在日落之後由南門突圍，否則一旦城破，義軍的傷亡必然更爲慘重，他叫義軍飽餐戰飯，然後齊集南門，其他各門只是虛設旗幟，以作疑兵。

但人算不如天算，元虜午後又運來幾門炮火，在一陣猛烈的轟擊之下，東西兩門已被火藥炸開，元虜驃悍的鐵騎便像潮水般的湧了進來。

何日飛叱喝一聲道：「開門。」他便一馬當先，向南門之外衝了出去，虜騎的主力是在東西二門，圍困南門的約莫兩萬餘衆，他們的人數雖較義軍爲多，仍被紅衣隊以波分浪裂之勢，直透重圍。

忽然，一名身着長衫的英俊青年，領着一隊元騎，橫戈躍馬，攔着去路道：「想逃？嘿嘿……閣下既有胆量造反，又何

必急急逃生！」

何日飛擧目一瞥，攔路者原來是神龍馬驥，不由煞凝眉宇，冷峻的一哼道：「狗賊利慾薰心，數典忘祖，既不知男兒應重氣節，更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何某要不叫你肝腦塗地，怎能對得起爲國死難的英烈忠魂？」

語音甫落，振劍如飛，一片森烈的劍氣，猛襲馬驥的胸腹。

神龍馬驥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當年四海亡命的簪花書生，如今竟然身具這等高明的武功，匆忙中以掌中金戈格架，並運集了全身功力，但克察一聲輕响，他掌中的長戈竟爲劍氣劈爲兩斷，如非他逃得夠快，非把性命留下來不可。

何日飛不願饒過這個漢賊，本想彈身追出，但一股嘯聲忽然傳了過來，道：「好好，老夫見獵心喜，也來湊個熱鬧。」

原來是言家門的掌門，領着殘缺不全的天驕地靈趕來，他口中像是在輕鬆的笑談，其實雙目冷焰暴吐，射出一片殺機。

秋山哼了一聲，示意何日飛與葉嘯風繼續率領義軍突圍，掌中長劍一橫，迎着言振雄道：「昨晚掌門匆匆一走，使得老朽意有未盡，來來，咱們再玩玩。」

言振雄賣身投靠，本想夜襲義軍立功，以邀取元虜的恩寵，想不到門下的精銳，幾乎喪失殆盡，此時仇人見面，份外眼明，大袖一抖之際，一柄淬毒鋼爪直向秋山的面目奔去。

秋山雙目凝神，兀立如山，直待淬毒鋼爪迫近眼前，長劍陡的一振，幾乎以肉眼難見的速度挑在淬毒鋼爪的爪尖之上。

一股無與倫比的暗勁，將鋼爪蕩得沖霄而起，同時左手倏的一吐，言振雄忽然一聲悶哼，便已傴僂着倒了下去。

秋山一招傷敵，秋紅辛玫更像兩隻瘋虎，在天驕地靈中逢人便螫，於是，貴陽一戰，名列武林四大門派一的言家門，又在武林中註銷了，不過何日飛葉嘯風所領的義軍尚未脫出重圍，他們趕上何日飛，道：「不要戀戰，咱們衝！」

他們繼續向前衝殺，但形勢並不樂觀，因爲虜軍全是長槍怒馬，便於往返衝刺，義軍多半是步卒，論兵器，論人數，都處於絕對的劣勢。好在秋山老於行伍，對付元虜的鐵騎，他想出一套特殊的戰法，他將洗劍帮的高手分爲兩半，一半突圍一半斷後，紅衣隊分散在義軍的四週，圈成一個嚴整的突圍隊形。

虜騎像波潮一般，一波一波的不斷衝出，怒馬奔騰，風雷俱動，以江河倒瀉之勢，向義軍四週猛壓，他們如同一羣餓狼，張牙舞爪，發着扣人心弦的怪嘷。

鐵戈發着耀眼的閃光，矛頭帶起尖銳的呼嘯，配合着雷鳴一般的鐵蹄，無情而殘忍的向義軍衝殺。

紅衣隊那些身手矯捷的少女，一個個像彩燕般的飛了起來，他們躍身空際，然後俯衝下擊，但見寒芒急舞，虜騎一顆顆斗大的頭顱，帶着血水旋轉四飛，義軍隨後急衝，跟蹤殺開一條血路。

這是一種有效的戰法，剛開始頗爲成功，然而虜騎太多，有些殺不勝殺，時間一久，紅衣隊的少女就顯出行動遲緩，眞力不繼的趨勢了。

而且虜騎之中也有能者，此時正有兩名身着盔甲，手執鐵戈的虜酋迎面衝來，其中一名手揮長槍的虜酋，使的竟是楊家槍法，槍頭一陣急顫，紅衣隊的兩名少女竟然喪生在槍尖之下。

黃素素距離那名虜酋較近，一見他連傷紅衣隊兩名少女，不由大吃一驚，口中一聲嬌叱，軟帶呼嘯着捲了過去，那虜酋十分了得，槍頭亂點，帶起一股勁風，竟將黃素素的軟帶震開，跟着一招黃龍點頭，一截二進，槍頭挾着勁風，向着黃素素的酥胸猛刺。

黃素素心頭一懍，柳腰一擰，纖掌急挫，軟帶呼的一聲，巳纏在虜酋的槍尖之上，不容虜酋變招，猛的運勁一抖，將那人扯下馬來。然而這名虜酋驃悍以極，他身軀還未着地，單臂猛然一振，長槍如同飛鏢，脫手向黃素素扎去，他那龐大的身形，像一座由天而降的鐵塔，隨後向着黃素素猛勇的衝撞。

這幾下動作一氣呵成，快得連轉念頭的時間都沒有，黃素素只得棄掉纏在槍尖上的軟帶，素手暴吐，一掌擊在虜酋的天靈蓋上。

噗的一聲脆响，接着紅白齊飛，虜酋一聲未哼，就巳橫屍馬前，但他右手五指，却插在黃素素的左胸之上。

黃素素血染沙場，爲民族盡了大忠，而且漢家兒女的血並未白流，她殺了元虜的一名千夫長，此人在元虜軍中號稱無敵勇士。

另一名虜酋的運氣更糟，他碰到了鐵甲山主葉嘯風，三招未到就被活生生的劈下馬來。

兩名虜酋先後授首，他們的危機仍未解除，雖是疲兵再戰，以一當百，但紅衣隊及義軍的傷亡，依然在不斷的增加。

義軍正當進退兩難之際，一陣號角之聲忽然遙遙傳來，何日飛擧目一瞥，只見虜騎西北角陣角大亂，人潮波分浪裂，响起一片鬼哭狼嚎之聲，何日飛見狀大喜，回顧秋山道：「機不可失，咱們向西北角衝！」

求生的本能，使他們忘記了疲乏，也忘記了創痛，他們像一座狂噴着烈焰的火山，蹤跡所至，便燃起無窮無盡的怒火。

最後，他們終於與援軍會合，那只是一個乾癟的老人，與兩隻白毛神獸，但他們衝鋒陷陣，如入無人之境，擧手投足，有如摧朽拉枯一般。

蛇娘子露出興奮的笑容，她掠了一下蓬亂的秀髮，遠遠地向那老者打着招呼：「師父，快來，咱們在這兒……」

來人原來是蛇魔樊淆，他微微一笑道：「我知道，玫兒，先護着妳師弟衝出去，我還要接應一下妳的師兄。」語音一落，這一人二獸又向北面衝去。

那雙白猿堅逾金剛，週身刀槍不入，只要牠們長臂一揮，無論是人是馬，當者無一倖免，經他們接應之下，北面的睡獅盧舒，及蛇郎君率領的義師，很快的就與大隊會合，終於，他們擺脫了元虜，然後沿六冲河至七星關，再進入後理國境。

現在他們安全了，雖然不是絕對的，一時之間，元虜還不至大擧來犯。因爲貴陽一戰，虜軍受到慘重的打擊，調配整補

，還需要相當的時日。

不過，義軍的傷亡，也令人悚目心驚，連傷帶殘，剩下的巳不足萬人之數了。

在路邊歇息之際，蛇魔樊淆嘆口氣道：「段挺畏懼元人，說甚麽也不肯發兵，老夫費盡了唇舌，只獲得容許本帮在邊境過路的承諾……」

睡獅盧舒與蛇郎君卞天仇，也因爲沒有攻下遵義，願意接受帮規懲處，何日飛長長一嘆道：「落日胡塵未斷，西風塞馬空肥，天意如此，人謀何罪！」

天意如此，人謀何罪，這是多麽沉痛，多麽悲哀的結論？這般血戰餘生的孤臣孽子，威武不屈的炎黃子孫，全被這無可宣洩的悲哀籠罩着。

蛇郎君忽然大吼一聲道：「師弟，咱們進兵後理……」

何日飛一怔道：「師兄之意是……」

蛇郎君道：「後理雖是邊陲小邦，却可以做咱們的復興基地……」

何日飛向義軍流目瞥了一眼，道：「段挺答允咱們借路，必然巳有防備，咱們太疲乏了，不能再受任何打擊。」

秋山道：「帮主說的是，咱們目前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後理國不過彈丸之地，要奪取它隨時都可以，但現在却不太適宜。」

於是他們繼續起程，逕向復興基地銀龍谷奔去。

× × ×

大雪山亦名雲嶺，在雲南維西縣的東南，劍川縣之北，此地終年雲封霧繞，冰雪經年不化，是一個人跡罕見，鳥獸絕跡的荒山。

但那冰雪覆蓋，高接雲表的絕嶺之中，却有一塊氣候溫和、草木密菁的盆地「銀龍谷」。

入谷須要經過九道十八彎，只要一處設伏，便如金城湯池，縱有大軍百萬，也對它無可奈何。

谷內地域廣大，土壤亦佳，可以開墾農場，種植牧畜均無不可。

許雙城巳經率領先到的老弱婦孺，搭蓋了一些木造房屋及開墾了一些菜圃，對谷中的佈置也作了一個初步的規劃。

義軍到達之後，立即披荊斬棘，開墾農地，鑿山爲屋，廣建居處，經過幾個月的胼手胝足，終於初具規模的安頓下來。

然後傳授義軍的武功，生聚教訓，拭劍以待。

× × ×

在一個晌午時分，頭關關卡以飛鴿傳來訊息，說是後理國翼親王段淵求見。

翼親王段淵，是國王段挺的胞弟，職掌後理國的兵馬，專責綏靖及征伐，這是一個擧足輕重，聲勢喧赫的人物，他居然不辭勞苦，跑到這蠻荒之區來了。

何日飛接到飛鴿傳書之後，立即與幾位護法研究，他要明白段淵的來意，以及應對之策。

秋山道：「段挺畏懼元人，當日只答允咱們借過他的邊境，咱們却住到他的國境之內，他自然有點不能安枕了。」

何日飛道：「這個我明白，我是說咱們生聚教訓的情形要不要讓他們看到？」

樊淆道：「這會使後理君臣更加不安的，最好能够避免。」

卞天仇道：「這很簡單，咱們在前谷接待他們，我用左右雙將守着二天門，我不相信他們有胆量進來！」

前谷就是九道十八彎的最後一彎，是自成一體的一個小山谷，它與本谷之間，還有二十餘丈的要隘，他們稱它爲二天門，如果用兩條大毒蟒在要隘之間一堵，除非生有翅膀，誰也別想過去。

何日飛同意了卞天仇的建議，由他率領黑衣隊十幾名高手，及左右雙將守着二天門，任他是何等人物，也休想擅越雷池半步。

然後，何日飛領着四大護法，及秋紅辛玫兩名特使，由十二名紅衣隊的少女擁着，一逕來到前谷。

後理國翼親王段淵，是一個身材中等，冷靜而倨傲的中年人，他帶來的人不多，只有丞相勞欽，侍衛淺昭，班塔，及武士四名。

蛇魔樊淆跟段淵是素識，由他居間替雙方介紹，待主客寒暄之後，丞相勞欽咳了一聲道：「敝國蕞爾小邦，土地澆薄，居然住有貴客，實在是敝貴的榮幸，翼王爺親來貴帮，就是表示慰問之意。」

何日飛雙拳一抱道：「江湖草莽，怎敢當王爺慰問，咱們只是替貴國看守這杳無人跡，冰天雪地的荒山而巳，如此勞動王爺，實在愧不敢當。」

勞欽面色一沉道：「何帮主，勞欽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帮主不要見怪。」

何日飛淡淡的道：「不要緊，丞相請說。」

勞欽道：「此地雖是荒凉，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兒是後理國的國土，何帮主不會不承認吧？」

何日飛道：「丞相不必說得如此嚴重，咱們對貴國並無領土的野心，只因亡國孤臣，寄身無地，暫借這片山谷，只不過苟延殘喘而巳。」

勞欽長長一吁道：「貴帮苟延殘喘，却給敝國帶來極大的危機，敝國君臣只怕連殘喘都無法苟延了！」

蛇魔樊淆道：「丞相是說元人會因爲咱們的寄居，而遷怒貴國？」

勞欽道：「是的，自貴帮退出貴陽之後，元人就緹騎四出，大搜天下，對西南各地尤爲注意，目前敝國巳經接到元廷的通告，如若收容貴帮，或隱匿不報者，即視爲叛逆，將調集大軍，予以撻伐——」

秋紅撇撇嘴道：「你去告訴元虜，叫他們來好了，只要他們胆敢踏進大雪山，本姑娘就會讓他片甲不留！」

後理國的侍衛淺昭哼了一聲道：「好大的口氣，洗劍帮既然如此厲害，爲甚麽亡命天涯，躲到這窮山僻壤之中來了？」

秋紅面色一寒道：「這麽說你是瞧不起本帮了，你是誰？」

淺昭道：「本侍衛是後理國第一勇士淺昭，那位不服本侍衛可以接受挑戰。」

一言不合，拔劍相鬥，原是武林人物的本色，不過淺昭分明是在找碴，翼親王段淵及丞相勞欽又都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可見他們早有默契，存心給點顏色讓洗劍帮瞧瞧。

這倒是合了何日飛及幾位護法的心意

，給後理國第一勇士一個教訓，叫他們對洗劍帮不敢妄生非份之心。

此時秋紅已經踏前幾步，冷冷道：「本姑娘向你挑戰，請賜招。」

淺昭一怔道：「妳？嘿嘿，換一個大男人吧，姑娘，兵兇戰危，這可不是好玩的！」

秋紅道：「不要自己往臉上貼金，只要你能勝得過本姑娘，自然會有男人向你討教。」

淺昭哈哈一笑道：「姑娘既然這麽說，在下只好得罪了，請。」

他雙掌一錯，脚下斜跨，圍着秋紅一陣遊走，身形帶起的風力，連秋紅的衣袂都帶得飄起來了。他越走越快，只見人影流轉，急如鷹隼，後理國的第一勇士果然並非浪得虛名。

秋紅兀立如山，無論淺昭如何遊走，她連瞧都不肯瞧他一眼，那份處變不驚的沉穩氣度，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淺昭一連遊走八圈，他那骨節不斷暴响的雙臂，就是擊不出去，因爲他發覺秋紅當眞像一座山，他竟然找不到她半點破綻。

這樣下去可就有點不妙，別人一點氣力都沒有花，他就要累個半死了！

最後總算被他找出了一個勉強可以出招之處，那是秋紅的左脅，似乎只有這兒才是她的弱點。

拳風凌厲，勢如奔雷，刹那之間，他一共擊出六拳，拳拳有如巨斧開山，的確不愧爲後理國的第一勇士。

但這竭盡全力的六招，似乎拳拳擊向虛空，秋紅那嬌小的軀體，好像只是一個幻影，無論他的鐵拳如何剛猛，却連秋紅的衣角都無法沾到。

他不再遊走了，只以懷疑的目光瞪着秋紅道：「妳既然不敢接招，爲甚麽賴着不走？」

秋紅嘆息一聲道：「蠢材，你既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本姑娘只好讓你長點見識，你出招吧。」

淺昭口中一聲暴叱，連環三拳急吐而出。

出招就是三拳，三拳如同一招，這是淺昭的看家本領，但這回他只擊出了一拳，就抱着手腕跳了起來。

原來他的第一拳就碰到一根鋼條，竟在他的腕脈上穿了一個大洞，此時痛澈心脾，血流如注，還有兩拳就再也擊不出去了。

秋紅賞了他一記雷音指，並沒有跟踪返擊，只是對翼親王抱拳一拱道：「小女子一時收手不住，請王爺多多鑒諒。」

段淵倨傲冷漠，目無餘子，不過他是識貨的，秋紅那纖纖玉指，不亞於無堅不摧的彈丸，當今之世，能够接下她一指的爲數不多，淺昭能够留得命在，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於是他面色一整道：「多謝姑娘手下留情，不過本王此來，是想跟貴帮帮主相商，並無絲毫惡意，適才之事，希望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秋紅道：「既然如此小女子告退。」

待秋紅退出鬪場，段淵這才抱拳一禮道：「何帮主……」

何日飛道：「王爺有甚麽指教？」

段淵道：「小王有幾句肺腑之言，希望帮主不要誤會。」

何日飛說道：「不要緊，王爺但說無妨。」

段淵道：「銀龍谷地形險要，易守難攻，的確是一個生聚敎訓的好去處，但對元人而言，就當別論了。」

何日飛說道：「哦，請王爺說明白一點。」

段淵道：「銀龍谷四週高峯插天，雪封冰凍，形如銀龍，因而得名，它最大的缺點是怕雪崩，如若以炮火向四週的山嶺轟擊，千百年的積雪堅冰，必然會傾瀉而下，那時銀龍谷就會變成一個大雪塚，其中的生物就難逃悲慘的命運了……」

何日飛及秋山等心頭一震，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只不過這項失誤太過嚴重，因而他們全是一片怔忡不安的表情。

段淵微微一笑道：「各位放心，現在補救，爲時並不嫌晚。」

何日飛雙拳一抱道：「多承指敎，請問補救之法是甚麽？」

段淵道：「敝國民不習武，兵不習戰，只以地處偏僻，才能苟延殘喘，一旦遭受外敵侵襲，後果實在不堪設想，小王焦思苦慮，除了與貴帮合作外，實在別無良策。」

何日飛道：「咱們怎樣合作？」

段淵道：「貴帮所屬，都是身經百戰，千錘百煉的健兒，如若將他們分散安插在敝國的民間，貴帮既不必日處危堂，敝國的民氣也將爲之大振，這是兩全其美，彼此有益之事，希望帮主加以考慮。」

何日飛的確在詳加考慮，秋紅却已提出反對的意見，道：「不，這樣一來，洗劍帮就算是瓦解了，咱們不能同意，至於元虜可能炮轟山峯之事，敝帮自有對策，勿勞王爺煩心。」

段淵一怔道：「小王是站在雙方利益上着想，絕無瓦解貴帮之意，請各位不要誤會。」

何日飛道：「在下有一個折衷的辦法，提供王爺作爲參攷。」

段淵道：「哦——」

何日飛道：「由敝帮派遣高手至貴國軍中担任訓練並在各地開設武館，使武技及民氣同時提高，不知王爺是否同意？」

段淵略作思忖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一頓接道：「新疆天山南路維吾爾族的國師哈曷夫，求見帮主。」

何日飛道：「維吾爾族的國師？在下不認識此人。」

段淵道：「他是慕名而來，有求於帮主。」

何日飛問道：「他有求於在下？怎麽說？」

段淵道：「事情是這樣的，維吾爾族原名回紇或回鶻，擁有內外蒙及天山南路，後來屢敗於元人，就只剩下天山南路維吾爾族一個部落了，年前在元人鐵騎踐踏之下，天山南路也被征服，回王保申無力反抗，只得拱手輸誠，但王子祝角不忍億萬同胞顫抖在元人暴政之下，才暗蓄死士，力圖恢復……」

何日飛道：「好男兒，我倒是應該交他一交。」

段淵拈鬚微笑道：「自古惺惺相惜，小王預祝兩位合作成功。」

何日飛道：「哈國師是王子派來的？他現在何處？」

段淵道：「帮主在貴陽一戰，不只是使元人聞名喪胆，也激發了被壓迫着的士氣，祝角王子與小王私交極篤，才派哈國師前來敦請帮主，希望帮主能够移玉天山南路共商大計。小王不便帶哈國師前來此地，所以將他留在大理。」

何日飛道：「好，王爺請先回去，在下不日當率領有關人員前往大理拜候。」

段淵道：「既然如此，小王就在大理恭候俠駕，告辭。」

送走了翼親王段淵，何日飛立即召開一次臨時會議，小隊長以上都奉命參加。

首先，何日飛提出段淵的警告，元虜火炮犀利，果眞讓他們炮轟山嶺，必然會造成雪崩，這是一項可怕的危機，不能不預作防範。秋紅立起身來道：「屬下有一點拙見，及一點小小的建議。」

何日飛道：「右特使請說。」

秋紅道：「此地是冰天雪地的荒山峻嶺，元虜不只是騎兵活動困難，笨重的火炮更是難有用武之地，所以咱們不必畏懼元虜，也不必放棄銀龍谷……」

葉嘯風雙掌一擊道：「右特使說的對，老夫完全贊同，不過狡兎三窟，才能有備無患，所以老夫有一點補充。」

何日飛道：「護法請說。」

葉嘯風道：「元騎在山區雖是活動困難，但如果他們以龐大的兵力，步步爲營，仍可逐次迫近銀龍谷，因此咱們必須實施山地作戰訓練，以及神出鬼沒的游擊戰法，只要元騎一入山區，就將他們徹底摧毀，使他們永遠無法步步爲營，咱們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何日飛道：「好辦法，請五大護法尅日研擬山地作戰及游擊戰法的實施細則，並立即開始訓練。」

秋山等齊聲道：「遵命。」

何日飛道：「右特使還有甚建議？」

秋紅道：「葉伯伯洞觸機先，屬下無話可說了。」

何日飛微微一笑，轉而討論與維吾爾王子的合作問題，提出的意見很多，經過一番綜合整理，作出了以下幾點決議。

一，由帮主何日飛率領秋山夫婦，蛇魔樊淆，睡獅盧舒等四大護法，及秋紅，辛玫二特使，另調黑衣隊二十名，紅衣隊三十名，追隨帮主赴天山南路。

二，選派黑衣隊高手六名，義軍中的好手二十四名，在昆明，箇舊，下關，河口，蒙自，大理等六個重要城市設立武館，收攬忠義之士，激勵民氣，廣植心腹，並担負偵察傳報元虜行動的工作。

三，君子劍程浩率領十名黑衣隊赴後理王宮，担任訓練後理國校尉及武士的工作，並督導及支援各地的武館。

四，銀龍谷基地由葉嘯風全權總理，蛇郎君從旁協助，積極訓練義軍，及守衛基地。

經過三天的整備，洗劍帮奉派出谷之人分批出發了，最後一批是何日飛等五十七人，翼親王派人在距離大理數十里外守候他們，然後乘黑夜進入王宮，對民間沒有絲毫驚動。

他們會見了段王朝的主要人物，及維吾爾的哈國師，並接受了隆重的招待。

後理國王段挺，身材瘦長，約莫六十出頭，個性隨和，具有儒家的風度，是治世的好國君，在亂世他就要依靠他的胞弟翼親王了。

維吾爾的哈國師短小精幹，具有一副永不屈服的性格，何日飛瞧得出維吾爾是一個倔強的民族，元人可以暫時征服他們，但絕對不會太久。

哈國師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他開出的條件是請求何日飛帮他們驅逐元人，使維吾爾得能重新控制天山南路，他們願意帮助洗劍帮奪取天山北路，雙方結爲兄弟之邦，分疆而治。

何日飛經與秋山等商討之後，答允了哈曷夫的條件，於是他們將人數化整爲零，喬裝爲邊陲最易見的商旅，由大理出發，經劍川，徳欽之綫直奔西康，再經鹽井，昌都而達青海的囊謙縣城。

此時日正當中，大家都有點餓了，待趕到城裏打個尖，就便清洗一下僕僕的征塵。

但何日飛遠遠向城門一瞧，不由勒住韁繩道：「此地好像出了事！」

跟隨何日飛的是秋紅及辛玫，她們自然也瞧出城門警衛森嚴，正在盤查出入的民衆。

辛玫眉峯一揚道：「一定是出了事，咱們呢？要不要進去？」

秋紅道：「百姓在元虜暴政之下，五家共用一把菜刀，江湖人物携帶兵刄，更是犯了他們的大忌，咱們帶着長劍，如何能够過關？」

辛玫道：「那不要緊，只要叫他們迷糊一下，咱們不是就可以過去了麽？」

蛇娘子長於使毒，叫守門的元軍迷糊一下當然不成問題，但何日飛却搖搖頭道：「城門這般盤查，客棧飯館他們豈能放過？進城痲煩太多，倒不如在城外找個地方落脚吧。」

秋紅忽然目光一亮，指着道路左側的一條小徑道：「紅衣隊的副領隊拏月來了，咱們快迎上去。」

來人一身鄉下人打扮，果然是紅衣隊的拏月，她向何日飛躬身一禮道：「屬下參見帮主及兩位特使。」

何日飛說道：「不必多禮，妳們的人呢？」

拏月道：「屬下這一組，跟黑衣隊韋大哥一組暫住前面的村莊裏面……」

何日飛道：「好，好，咱們先去村莊再說。」

這個村莊不大，一共只有四戶人家，老少十幾口，全是務農爲生。

在進村的路口，紅黑兩隊各有一名瞭望的暗樁，對安全他們已有戒備。

何日飛進入農家之後，拏月帶着兩名紅衣隊的少女捧來食物，道：「帮主特使只怕餓了，這兒只有這些。」

麥米飯，蘿蔔，鹹菜，鹹魚，再加一碗白菜湯。

何日飛微微一笑道：「這樣就很好了

，你們吃過了沒有？」

黑衣隊領隊韋彪道：「屬下等都吃過了，帮主請。」

待何日飛吃過飯，韋彪雙拳一抱道：「禀帮主，咱們有一個兄弟出了事……」

何日飛一怔，道：「出了甚麽事？快說。」

韋彪道：「裘琨到城裏去買點東西，遇到虜軍調戲一個少婦，她的丈夫挺身保護，竟被虜軍殺死……」

秋紅道：「裘琨是路見不平，仗義出手了？」

韋彪道：「是的，他殺了五名虜軍，不幸在混亂中中了暗算……」

何日飛道：「他殉難了？」

韋彪道：「重傷被擄，屬下曾託這兒的主人喬大叔到城裏打聽打聽，據說被擄往城防營去了，結果如何，他們無法打聽出來。」

辛玫道：「他殺了五名虜軍，這一被擄，必然凶多吉少，師弟，咱們現在要不要到城裏去瞧瞧？」

何日飛搖搖頭道：「如果裘琨已經被害，現在去也於事無補——」

秋紅道：「晚上去，能救則救，否則殺盡元狗替他復仇！」

何日飛道：「我正是這個主意，韋彪，你可知道城防營在甚麽地方，虜軍共有多少？」

韋彪道：「屬下問過喬大叔，是在西門內左側的城根之下，虜軍約莫三百人，由一名百夫長率領。」

何日飛道：「好，各位好好的歇息，咱們二更時分進城。」

韋彪道：「是，屬下告退。」

秋紅道：「韋副領隊，本帮其他各組，是不是都過去了？」

韋彪道：「屬下查過暗號，全都過去了。」

秋紅道：「好了，你去歇着吧。」

他們將馬匹留在村裏，待二更將近，便分批向西門急撲。

城上有兩名守軍，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煞神由天而降，但見人影一閃，一名喪生在秋紅的雷音指下，另一個脖子一凉，夜空飛頭，被何日飛剁下了他的腦袋。

距城樓約莫十幾二十丈遠，有一片黑壓壓的房屋，門旁兩盞氣死風燈，照着兩名手執長矛的守衛者。

何日飛與秋紅分左右悄悄摸近，長劍一揮，虜軍斷頭，又被他們收拾了兩個。

進門是一個大校塲，在靠右首的一角，倒着一個無頭屍體，經韋彪辨認，正是黑衣隊的裘琨。

瞧到自己兄弟的屍體，他們全都紅了眼，韋彪一聲暴吼，提着流星錘就向營房衝去。

何日飛一把拉着他道：「別忙，韋彪，房子裏厮殺展不開手脚，待拏月趕他們出來，咱們再殺個痛快。」

此時拏月領着四名紅衣隊少女四處放火，恰逢天乾物燥，房屋遇火即燃，立時天下大亂，虜軍由睡夢中紛紛逃了出來。

仇恨縈心的洗劍帮衆逢人便殺，虜軍措手不及，那還能夠抵抗，片刻之後，營房固然是燒個精光，近三百名虜軍也沒有留下一個活口，但見鮮血四溢，肢體橫陳，景象之慘，使人不忍卒覩。

裘琨的屍體不便携帶，只得給他來個火葬，然後何日飛率領帮中弟子越城而出，當即趕回農村，跨上馬匹，聯騎向新疆奔去。

× × ×

在「柴達木盆地」的西沿，有一個小鎭名叫「甘森」，它位於青新二省的交界之處，何日飛等一行於午後到達甘森，他們才到鎭外，便有十餘人迎了上來。

何日飛認出其中有秋山夫婦，及維吾爾的國師哈曷夫，就知道目的地已經不遠了。

待雙方道了疲乏之後，何日飛等被迎至鎭中，在一幢頗具規模的房屋之內，已經設下了酒席，他們飽餐了一頓立刻上道，却將馬匹留在鎭上。

由甘森往西走，進入阿爾金山脈，再轉西南是崑崙山脈，此地山高林密，濤壑無盡，舉目四矚，好像天地之間，除了山再也沒有別的。

一連走了十二天，終於到達「阿次克庫立湖」畔，如非沿途都有維吾爾族的健兒接待，他們是否能夠到達此地就很難說了。

阿次克庫立湖是維吾爾王子的基地，他擁有一支驍勇善戰的戰士約莫五千餘人，盤據在這峭拔廣大的深山之中，橫掃歐亞元虜，也對他們無可奈何。

對陸續到達的洗劍門下，祝角王子均親自接待，最後並享以盛筵及歌舞，招待這般遠道前來的貴賓。

祝角王子約莫三十餘歲，身材魁梧，面目精幹，頗具領導才能，甚獲維吾爾民衆的擁戴，此時他收回目光，回顧坐在身側的何日飛道：「何帮主，你看我這般兒郎還能一戰麽？」

何日飛道：「能，不過就在下往日與元虜作戰的經驗，想對王子提出了幾點建議。」

祝角王子道：「帮主不必客氣，請指敎。」

何日飛道：「元人長戈怒馬，還挾有犀利的火炮，在平地作正規戰，很少人能勝過他們。」

祝角王子道：「不錯，本族無數英勇戰士，就是在此等情況下損失的，請敎帮主，咱們應該如何挽救？」

何日飛道：「第一，咱們要建立完整的情報網，蒐集元虜兵力分配及活動的情形，所謂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第二，訓練機動作戰的戰法，不打硬仗，不打無把握的仗，以多吃少，以謀勝力，機動敏捷，快速集散，使元虜防不勝防。第三，要訓練若干狙擊手，專門搏殺元虜的指揮者，將帥被殺，必然兵無鬥志，這也是獲取勝利的方法之一。」

祝角王子大喜道：「同君一席語，勝讀十年書，帮主，除了第一項情報網，二三兩項還望帮主成全。」

何日飛道：「王子放心，在下理當効勞。」

王子手下有三名勇士，名叫比津、常駝子、苗挑，五千多名戰士，分別歸他們三人管轄。

比津身材高大，不亞於一頭巨猿，而且力大無窮，在天山南北路，沒有人能夠跟他相比，他使用兩種兵刃，盾牌和鋼叉，加起來有六十多斤。

常駝子較比津大了幾歲，也沒有超過五十，他雖是背部微駝，功力可是三勇士中最高的一個，流星錘是他擅用的兵刃，一旦舞動起來，滴水也難滲入。

苗挑是一個高頭大馬的姑娘，以輕功，暗器，及小巧功夫見長，在邊陲，像她這樣的女中豪傑是罕見的。

祝角王子當即召來三勇士，爲他們介紹何日飛及洗劍門下，並告訴他們要充份與洗劍帮合作，接受訓練。

比津苗挑沒有說甚麽，常駝子却提出意見，道：「王子，有一件事駝子不得不說。」

祝角王子道：「哦，你說。」

常駝子道：「咱們維吾爾的戰士並不排斥外人，何況洗劍帮是來帮助咱們的，不過王子也知道，要他們合作只怕頗有困難，除非……」

祝角王子呆了一呆道：「何帮主是我派國師請來的，咱們怎能失禮？再說洗劍帮在貴陽的輝煌戰績莫非你還不知道？」

常駝子道：「駝子知道沒有用，這並不能讓兒郎們心服。」

何日飛微微一笑道：「王子不必顧慮，要怎樣才能使貴族戰士合作？王子不妨說出來咱們再作研究。」

祝角王子道：「這個……」

常駝子道：「其實也沒有甚麽，只是想觀摩一下何帮主的武技而已。」

何日飛立起身來，哈哈一笑，道：「這果然沒有甚麽，如何觀摩法，常兄請命題。」

常駝子道：「這樣吧，由比津向帮主討教討教，不知帮主肯不肯賞臉？」

何日飛道：「好，就這麽辦。」

秋紅道：「帮主，讓我去會他。」

何日飛道：「不，如果我不能讓他們心服，他們是不會合作的。」

祝角王子帶着歉意道：「何帮主，眞是對不起，比津天生神力，帮主要當心一點！」

何日飛道：「多謝王子提醒。」脚下一挪，緩步向塲中走去。

比津身如鐵塔，兩人往塲中一站，何日飛就矮了一個頭，不必等待比鬥，在氣勢上何日飛就輸了三分。

不過他並未將這個放在心上，雙拳一抱道：「比兄請賜招。」

比津道了一聲「有僭」，雙臂一掄，兩隻斗大的拳頭猛擊何日飛的前胸及肩頭，拳頭帶風，暗勁泉湧，此人果然是天生神力。

何日飛哼了一聲，身形微側，左掌急抓，一把扣着比津的右腕，順勢一抖，一具龐大的軀體，吧的一聲摔了出去。

比津打遍天山南北路，從未遇到過對手，估不到今天出師不利，一出手就摔了個狗吃屎。

好在他皮粗肉厚，摔兩下並不在乎，何日飛也無意傷他，只用了三成眞力，因此，他只是呆了一下便躍了起來，口中一聲怒吼，縱身撲了上去。

吧的一聲，依樣畫葫蘆，他還是摔在原來的地方。

兩度被摔，似乎摔出了他的眞火，在一聲虎吼之後，他展開了第三次撲擊！

這一次跟前二次沒有兩樣，只是摔得又重了一點。

此後噗噗之聲連响，直待第九次被摔，他才當眞服了。

比津一拐一拐的退了下去，常駝子手執流星錘躍了過來，道：「何帮主好高明的沾衣十八跌，原來你是少林門下，駝子見獵心喜，想在兵刃上討敎幾招。」

何日飛並非少林門下，適才所用的是「鬼王神抓」，不過沒有說明的必要，遂摘下長劍道：「常兄請。」

常駝子也不客套，右臂一振，流星錘呼的一聲，挾着一溜寒芒，逕奔何日飛的肩頭。

這只是一記虛招，不待何日飛出手，流星錘已然收了同去。

待他再度出招，就顯出他的功力來了，但見寒芒飛舞，流星四射，何日飛的全身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受到流星錘的攻擊。

這招「萬星奔月」是常駝子的絕活，他憑這招成名，也的確無往不利，只要他使出這招絕活，對手非死即傷，沒有人能夠全身而退。

由於何日飛功力太高，迫得他孤注一擲，但他這招仗以成名的絕學，依然逃不過鬼王神抓，何日飛左手倏伸，一把抓住連接流星錘的鍊子，足尖輕輕一彈，鋒芒迫人的劍鋒，已經壓在常駝子的咽喉之上了。

現在，常駝子的生命捏在何日飛的手裏，他却不爲已甚，立即撤劍飄身，急退丈外，同時雙拳一抱道：「常兄功力驚人，在下甘拜下風，好在咱們是對抗元虜，同舟共濟，誰輸誰贏，彼此都不要放在心上。」

常駝子躬身一禮道：「帮主藝業通玄，舉世無兩，咱們兄弟輸得口服心服。」

祝角王子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是一家人，彼此都不必客氣，培蕎，替我敬何帮主及常駝子每人一杯。」

培蕎是王子妃，也是一位風姿卓約罕見麗人，她緩緩站立起來，帶着兩名貼身丫環，俏生生的走向塲中。

「帮主，水酒一杯，不成敬意，只是聊表慰勞之忱，請。」她接過丫環手中的一隻海碗，翠袖帶着香風，送到何日飛的眼前。

「多謝王子妃。」何日飛接過海碗，一口氣灌了下去。

王子妃也敬了常駝子一杯酒，這才蓮步姍姍的返同王子身邊。

當晚盡歡而散，洗劍帮衆被安置在一幢單獨的院落之中，這是一片低矮的房屋，在這綿亘不斷的山嶺之間，能有這樣一棟房屋居住，已經算是不錯了。

其實在整個山區之中，除了王子與王子妃的居處較爲高大之外，其餘的全是一般低矮。

次日早餐之後，哈國師前來相請，何日飛領着四護法，二特使，及紅黑領隊，在王子的府邸開了一次重要會議。

（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少林寺智達禪師來到東北小桑河的僻區探訪淮南大俠，見他夫婦被仇家所殺，留下八歲兒子劉稼便將他帶同少林寺交給悟凡掌門撫養，自己年老亦證果圓寂了。悟凡將劉稼交智通師叔看管，囑托不准教他武功，尤其是少林絕學，恐怕他造孽江湖，智通知道劉稼身負血海深仇，如果不懂武功，怎能報仇，心有不忍，暗中教他世俗各家專長，但巳被悟凡知道，初時要將劉稼殺害，經過智通說情，但仍要劉稼能否挨得他三杖，劉稼在智通釋心教導下，順利地接過三招，悟凡才放他下山，贈送智達禪師寶劍遺物，另給五十兩金葉作盤川，劉稼拜辭而去。

九玄絕學 一鳴驚人

這書生來到萬隆客棧門口，剛欲下馬，陡見客棧裏奔出了幾個夥計，左侍右奉，拉轡托鞍，忙個不停，而那適才回告自己客滿的店小二，却已換了一副面目，笑容滿頰地恭恭敬敬向書生說道：「相公，小店乃是洛陽城中最高等幽雅的客棧，前院上房尤是雅潔，非但小店招待週全，而且還有專厨烹調佳餚，恭請相公下馬，待小的帶領相公內進觀看，當知小的所言不虛。」

那書生微微一笑，就在那夥計攙扶之下，落了馬鞍。一派文弱的樣子，方步踱處，就隨小二走了進去。劉稼看在眼中，聽在耳裏，不禁又驚又怒，暗念：「敢情世俗勢利得緊，小看了我衣冠不整而不予招待？」

當下一個箭步，瞬巳竄越而進，將身攔在這小二的面前，說道：「店家，適才我進店投宿，你說早巳客滿，怎的這位公子前來投店，你却又有房廊，難道看我衣飾不華，會短少你的不成？」

店小二頓時面色陡變，那書生「咦」了一聲，不禁朝着劉稼打量了一眼，店小二皺緊雙眉忙道：「客官，並非是小的看輕客官，怎奈五天之前，這洛陽城中來了幾位備刀帶劍之人，分住在大街上各客棧房中，焉知當夜個個被殺，累得各客棧報官驗屍，官府至今猶未查出行兇之人，故而有恐重覆前轍，各客棧公議嗣後概不招納備帶兵器的過路客商。」

劉稼聽得店小二說出了理由，不禁大為詫異，側首朝那書生望了一眼，却見行他拂扇四顧，對那店堂中掛着的四幅掛屏在那裏搖首輕吟，一派書生本色，竟然將自己與小二的對話充耳不聞。

店小二見得劉稼對那書生打量，有恐失去了這筆生意，急忙面堆笑容，作了一揖朝書生恭道：「相公請隨小的來。」說罷，竟然將劉稼擱置不睬。

這書生驀地「咦」了一聲，轉身愕道：「店家，我且問你，當眞這洛陽城中出了這等怪事？」小二忙道：「小的焉敢說

謊。」書生遂又問道：「那麽我再問你，在此店中死了幾人？」

店小二聽得這書生盤問，心中雖不高興，可是嘴裏祇有據實而答，說道：「小店中僅死一人，敝東三日之前，已將那人收殮，而且請了本府高僧誦經超度。」

這書生皺了一皺眉，說道：「我不管這些，我再問你，這人死在那間房廊？」

店小二聽得書生喋喋不休盤問，越發嘀咕，就道：「這人死在偏院東廂客房。」

書生突地微微一笑說道：「妙呀，我倒要見識見識，店家，有勞帶路，我就住在這偏院東廂客房。」

店小二爲之愕然，望着這書生楞笑不已，書生笑問道：「店家，你是否拒納於我？」

店小二忙不迭打恭說道：「小的焉敢拒納相公，祇是有恐……」店小二語猶未了，這書生接道：「人言正能克邪，何況我乃一介書生，何懼之有？」

店小二既見這書生固執，當下堆了笑容恭道：「既然相公喜歡，小的不便過問，容小的帶路。」

這書生酸氣端的驚人，手按鼻間，道了一聲「妙呀」，方步踱處，一搖三擺，就隨着店小二朝偏院走了進去。

劉稼被擱一旁，心中自是不服，喝嚷一聲：「店家且慢！」一個箭步，却朝偏院中竄了進去。

店小二驚悸之餘，方始想起了尚未打發這個備劍少年，正欲開口，這書生手中摺扇一拂，若嗔非嗔，若笑非笑朝着劉稼瞪了一眼說道：「你這個人倒是不識好歹得緊，適才店家分明是顧全你的性命，方始拒納，你理該知趣速速離去，怎的又甘願送死，難道你自以爲備了一截廢鐵，能闖得過那閻王的關口不成！」

劉稼聽得書生言出不遜，不由怒滿胸膛，可是轉念一忖，看這書生文弱得難禁微風，倘若自己與他動武，豈不恃藝欺人，可是心中却不服氣，就道：「在下之事，毋須台端勞神！」

此時，店小二見得劉稼竟與書生衝突起來，有恐書生一怒而去，當下急忙踏上一步，朝着劉稼勸道：「客官休得發怒，適才這個相公之言，也是他一番好意，倘若客官不嫌待慢，這偏院東廂倒有一個隱蔽的房間，小的斗胆甘願担當不納備帶兵刃的客商，就屈駕在那房中屈宿一宵，可是小的有言在先，客官你要諸多小心。」

劉稼既見店小二答應讓自己宿店，當下也就緘口，那書生也不出聲，手搖摺扇，微微而笑，店小二就朝旁邊一個夥計遞了一個眼色，這伙夥就踏上一步，向劉稼恭道：「客官請隨小的來罷。」

劉稼就隨着這夥計步向東廂裏進那間隱蔽的房間而去，越過東廂庭院，走進這間隱蔽的房間，祇見房雖狹小，可是打掃得却一塵不染，房中枱几全備，靠牆邊還擺着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齊全，端是室雅何須大，這隱蔽的小房倒也怡靜清雅。

劉稼甚覺稱心，就將適才的憤怒早巳棄忘，隔了一陣，自有店小二進來招待問候，劉稼出得少林，奔跑了十數天，也省得再出外用膳，當下就囑咐店小二略備一些飯菜，以便裹腹。

居靜處雅，劉稼不由又引起了一陣感觸，想到自己這血海深仇，那仇家究竟何人，左思右想，竟然將這十數天奔跑的疲勞也驅盡，輾轉床第，怎的也無法入眠。

院中越來越靜，微聞街外更敲三下，劉稼猶未成眠，正在此時，陡聞院中「卜」地一聲微响，劉稼不由直竄而起，輕推院窗，從那窗隙中朝外望去，祇見院中黑黝黝地一片，心中不免好氣，敢情自己日間聽了那店小二的那番說話，以致草木皆兵。

劉稼朝那院中覽望了一眼，正欲掩窗回床，却見庭院對面亮起了桌燈燭光，刹那，窗戶啓開，日間的那個書生却持燭放在窗畔的桌上，也朝庭院中覽望了一眼，見他面露笑容，一按鼻間，又是：「妙呀」一聲，竟然輕吟：「梆敲三更難成眠，貪夜一客不速來！」

書生吟畢，陡見他朝這燭上輕輕一吹，燭光歛滅，兩扇窗門却巳關上。

劉稼正恐這書生酸得厲害，突然一聲巨響，一團黑影却從自己窗上跌下。

這一驚，劉稼端的非同小可，似乎本能地雙足一蹬，推窗躍出，人甫落地，却聞對房這書生一聲清叱：「誰個討厭至此，半夜三更猶在吵鬧。」

說時，燭光又燃，書生持燭啓門，面露慍色，竟自一搖三擺走出。

劉稼見得書生持燭而出，此時，巳自踏立院中，心下嘀咕，這書生明明適才尚未入睡，吟了二句，如今却怪人擾他清夢，這幾句話，不問而知是針對自己所發，可是轉念一忖，也免得半夜三更與他爭論，就藉着這書生的燭光往那適才響聲所在望去，却見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大漢，手持一把亮晶晶的金刀，倒臥在自己窗下院庭之旁，竟巳昏過去。

這時書生也巳持燭走到庭院之中，臉上一副驚愕的神情，對着躺在地下的那個大漢望了一眼，罵道：「啊呀呀，日間店小二說不是虛言打謊，可是他有眼無珠，原來這位相公……」這書生說到此間，臉上堆起了笑容又道：「原來是這位相公身懷絕藝！」

劉稼聽罷這書生之言，心中越感費解，暗想：這躺在地下的持刀大漢，絕不會無端端摔地，定有高手在暗中相助，可是這酸氣十足的書生却不知內蘊，說了出來反而惹他多問。於是，劉稼也不答話，就湊下身去，對這大漢的身上仔細察看，究竟他傷在那裏？

劉稼俯身細察，正在此時，陡聞一聲冷笑傳來，笑聲未歛，從那院牆巳翻進來了一個白髮老叟，見他白髮滿頭，可是精神甚爲飽滿，太陽兩穴隆起，一望而知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這老叟竟然不將劉稼與書生看在眼裏，祇朝地下那個大漢瞅了一眼，臉上微露驚愕之色，冷笑一聲道：「人言謝家堡暗器名馳天下，老朽今晚倒也開了眼界。」

老叟說至此間，將眼光却停在書生的臉上，又是一聲冷笑，說道：「這位諒是謝家堡少主謝珏公子。」

書生聽了老叟此言，頗覺驚異，略爲一震，就恢復了平靜，笑道：「沈某乃酸丁一名，雖然不諳武藝之道，可是也曾策

馬遍遊天下，對這武林之中的事兒也略知一二，適才老先生所說的謝家堡乃是人盡皆知的武林敗類，未知老先生是否存意挖苦，竟將沈某當作了這欺世盜名謝文龍的後嗣不成！」老叟陡地臉色一變，聽得這俊俏書生出言竟將名滿天下的謝文龍辱罵，便道：「你自稱不諳武藝，對這武林中的事兒却又自稱知覺，可是，謝家堡謝文龍乃是當今武林俊彥，俠名滿天下，你怎的將他貶作欺世盜名的武林敗類，好在老朽一向吾行吾素，既不與人爭名，又不與人攀交，如果這些話聽在旁人的耳中，傳到謝文龍的耳中，休說你是一個文弱的書生，就算你身懷絕學，也逃不過他那五毒魔針！」

劉稼在旁將這老叟與書生的對話聽得一清二楚，暗想：「謝家堡謝文龍乃是名重一時的大俠，雖則所使暗器毒辣，可是智通長老却推譽他名在藝上，剛才這個書生沒口遮攔，竟然說他是欺世盜名的武林敗類。」當下情不自禁，也就插口說道：「這位公子諒是誤聽人言，謝家堡謝文龍老前輩乃是名滿天下的大俠，就算當今武林五秀也列名其下。」

這書生不聽猶可，聽得劉稼之言，陡地一聲冷笑，說道：「我說你們這一老一少眞是可笑得很，一個老而昏庸，一個幼而無知，諺曰：話不投機半言多，沈某這廂告辭了。」

書生說畢，輕移脚步，逕朝東邊廂房，走了過去。

老叟陡喝一聲「且慢！」見他身子一飄，人已攔在書生前面，問道：「你罵謝老頭兒，不關我的事，適才言出不遜竟然罵我老而昏庸，我與你素昧生平，這昏庸兩字倒要再聆教言了！」

書生停步而聽，臉上居然神色自若，聽罷之後，却又冷笑一聲道：「不義之徒人人能予貶之，欺世盜名之輩更應殲除，老先生身懷絕學而猶在爲虎作倀，難道武林之中盡是些助紂爲虐之人不成？」

書生這番說話，竟然豪氣干雲，絕無懼色，饒是這老叟自稱吾行吾素，素向不與武林諸人攀交，聽了此言也不由驚愕莫名。

劉稼格外感到驚慌，正欲上前解釋，陡聞腦後勁風吹至，急忙將身一閃，避開這股勁風，却見一塊晶光閃閃的金牌，「噗」地一聲，擦面而過，堪堪嵌入那書生所立身旁的木欄之中，燭光照處，祇見這金牌上清晰刻着：「追命索魄令」五個楷書。

老叟見得這塊金牌，臉色陡變，忙不迭倒退三步，將身閃過一旁，那書生却是紋風不動，神色自若，略爲一顧，鼻中「哼」一聲，竟然嗤之以鼻，又是冷笑一聲說道：「這倒奇了，適才我貶的是謝家堡，罵的是謝文龍，理該受的是五毒魔針，怎的毒物不來却來了個魔頭，敢情謝文龍與這陶冠常臭味相投，狼狽爲奸，竟由這老魔頭出面替他出頭不成！」

書生這句話說得字字清晰，句句清楚，手持燭台屹立金牌之旁，眨目一顧又道：「陶冠常貴爲天南帮一帮之主，怎的也效那江湖宵小的恥行，縮頭縮尾起來，沈某曾聞天南帮追命索魄令一到，休說是人，就是鷄犬也不留其命，難道陶老魔頭今晚另有忌諱？」書生說到這裏，忽地一聲大笑，接道：「原來一狼一狽已來了！」

書生神色從容，說罷此言，竟然一步三擺，逕朝庭院之中走去。

書生豪氣干雲，休說劉稼驚得楞住，就是這老叟也面露驚慌之色，見這書生非但將謝文龍辱罵，竟然見到這「追命索魄令」，還處之泰然，公然譏辱。

果然，突聞一聲叱喝，繼而傳來一聲狂笑，刹那之間，由院牆之外竄來一條黑影，迅捷絕倫。

書生臨風屹立，這份胆色果然驚人，倒將這來者貴爲天南帮帮主陶冠常也爲之驚奇不已。

書生用目朝着陶冠常微觀一眼，微微一笑道：「久聞江湖流傳所言，追命索魄令一到，鷄犬盡屠，今晚在下何幸，得睹此令，敢情你這老魔頭欲將這客棧中的住客殺盡？」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出道以還，那聽得如此刻薄的說話。就算那武林五秀東島、西谷、南嶺、北嶽、中少林見了自己，也少不得尊稱一聲陶帮主，饒他涵養再好，陶冠常不由勃然大怒，叱道：「竪子休得饒舌，汝既想死，本帮主就成全於你！」

陶冠常語猶未了，空手反掌，用了七成掌力，一招「風起浪湧」，反掌就朝書生當胸劈下，掌甫發出，勁風已起，端的內蘊無比神力。

書生饒他神色從容，態度安逸，見得掌風勁襲而來，也不由秀眉一皺，冷笑一聲，輕叱說道：「天南帮爲禍江湖，辱沒武林，今晚既送上門來，我沈羽倒要討些公道。」

這自稱沈羽的書生邊說邊將衫袖一拂，陡見手從袖口伸出，迎掌擊出，姿態却又恢復了適才那般安逸自在，始聞「嘭」地一聲，已將這貫爲天南帮帮主，名噪一十三省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陶冠常擊出五步之外。沈羽輕描淡寫這一手，却將陶冠常震退五步，頓時使庭中那老叟驚到目瞪口呆，劉稼初下少林，江湖閱歷猶淺，雖則自己十載苦習，對這武功兩字也不算太差，可是與這書生比擬，簡直小巫見大巫，不由驚嘆不已。

陶冠常縱橫江湖，那裏受過這種挫折，明知這自稱沈羽的書生身負絕學，自己萬難討好，可是當着這站在庭旁的北嶽叟朱堯面前焉能就此知難而退罷休，當下提氣凝神用足十成功力雙掌齊發，右出「晴空劈雷」，左發「雲湧雷起」，刹時勁風陡起，將這庭院一丈方圓之中湧起了一陣狂風，雙掌翻出，齊向沈羽擊去。

沈羽微微一笑，依舊處之泰然，雙手輕輕一推，邊道：「陶老魔頭何苦如此，沈羽並非像你一般趕盡殺絕之人，可是公道却要討還一二，你且小心了！」

沈羽雙掌迎出，說也令人驚異，他這次並非還擊，竟然將陶冠常的十成掌力輕易化去，這一驚，陶冠常非同小可，驚怒之餘，暗忖：「這自稱沈羽的少年書生莫非就是正邪不分明武林第一高手金陵神君不成？」可是轉念一忖：「金陵神君成名已久，江湖上人認識他的雖然祇有寥寥數人，可是估計他的年齡，至少也有一甲子

以上。」

陶冠常疑惑難釋，當下也就顧不得自己身份，更顧不得適才拚着自己絕學却被他輕易化去，當下微側數步，冷冷一笑說：「金陵神君與陶某數十年來彼此以禮相待，素向互不相侵，你身爲神君門下，怎的你目無尊長，竟與老夫爲難，也罷，我且看在金陵神君子祺兄的份上，饒過你一次，速速去罷。」

陶冠常這幾句話說得極是體面，敗中求榮，端的不愧黑道上的頂尖兒的成名人物，而且從這少年書生沈羽這輕易兩招中，果然給他瞧出了沈羽身負金陵神君的絕學，於是就拿出老一輩的身份說出這句話來，饒這沈羽機靈絕頂也不禁爲之一愕。

沈羽這一驚愕不打緊，却將避在一旁的五秀之一的北嶽叟朱堯驚得更爲恐懼，劉稼究竟初涉江湖，聽得這自稱姓沈名羽的書生竟是金陵神君的門下，僅覺羡仰之意，站在一邊倒也不慌不忙。

沈羽聽得天南帮帮主陶冠常竟然看出自己身列金陵神君門下，當下自是驚愕，知道這縱橫一十三省的黑道上的老魔頭果然是多見識廣，目光銳利，而且聽他自稱與恩師金陵神君秦子祺論交數十年，彼此以禮相待互不相侵，如果今晚定要淌上這混水，雖則自己恩師向來對自己愛護，親同己出，平時百依百順，可是萬一這魔頭當眞與恩師有一段交情，那麽自己日後也難得在恩師面前交代，於是，將適才七分怒氣三分不平抛諸腦後，微微一笑道：「原來陶帮主與家師彼此以禮相待，沈某也不便多講了，可是在下有一事相求，萬望陶帮主看在下的薄面，將帮主的『追命索魄令』取回，今晚之事就此結束如何？」

沈羽那幾句話也說得極是磊落大方，軟中帶硬，硬裏軟化，頓將這黑道上頂腦人物天南帮帮主陶冠常爲之語塞。

眼見這塊「追命索魄令」今晚得不到利是之時，陡聞一聲清脆嬌叱，傳自內院，叱聲未巳，從那東廊邊裏走出了一個嬌小玲瓏的少女，見她身穿翠綠緊身衫褲，年約十五六歲上下，足登一雙同色小蠻靴，瞧她蓮步輕移，竟然巳迅捷來至庭院。

休道劉稼看得一呆，就是天南帮帮主與自稱金陵神君門下的沈羽也雙雙爲之一驚。

這少女走至距離陶冠常與沈羽三尺中間，忽地嬌容陡變，伸出葱指左右朝他兩人一指，叱道：「半夜三更，乃是人家安睡的時候，你們竟然在此吵吵鬧鬧。」少女說至此間，却朝沈羽瞪了一眼抿嘴嗔道：「瞧你頭戴方巾，身穿海青，這麽寒冷的天氣還拿了一柄摺扇，猶在作狀，分明是一個酸丁，怎麽好好的書不去讀，孔孟二賢的榜樣不好好的去學，竟然與這像殺豬宰牛的屠夫一般見識，叫打喊殺起來，唉，你自誤前程是你自己自甘墮落，可是，孔孟二賢的斯文却給你這個不成才的酸丁所辱，這眞是，孺子不可教也！」

這綠衣少女口沒遮攔，非但將沈羽辱罵一頓，語中又將陶冠常譏罵，別說沈羽被她罵得一時驚怒得說不出話，舉不起手，就是見多識廣的陶冠常也驚愕在一旁不能出聲。

綠衣少女却是滔滔不絕又道：「我瞧你們兩人都不是好東西，就算你們略知一些拳脚，僅識一些刀棒，在旁人的眼中或許以爲你們了不起，可是在我翠菊的眼中，僅不過是些雕虫小技，我爲着你們妄大太甚，故而與你們率直而說，常言道得好：良藥苦口，你們休得忠言逆耳，我經巳說完，快快去罷！」

饒是沈羽涵養再好，陶冠常自認技不如人，聽了這自稱翠菊的少女如此揶揄，也不禁各自勃然大怒，兩人一左一右，不約而同正欲雙雙出手發難，却見呆在一旁巳久的劉稼却滿面驚慌一個箭步竄了過來，忙不迭向着沈羽與陶冠常兩人打恭作揖，一邊就向這綠衣少女翠菊，輕道：「小姐請自回房，這裏巳事過境遷，不會再有人擾清夢了。」

翠菊陡地瞪眼叱道：「呀！眞瞧不出你這個儍小子，竟然挖苦起我來了，我翠菊祇是我家小姐身邊的一名丫環，你竟將我喚作小姐，敢情你這張嘴嫌乞討厭，要我撕破了？」

劉稼想不到這嬌美的綠衣少女竟是丫環身份，雖聽她蠻不講理，可是依舊沉住了氣，作了一揖說道：「請恕在下不知之罪，翠菊姑娘請回房休息去罷。」

翠菊聽了劉稼這聲「翠菊姑娘」，頓時「噗哧」一笑，臉上露出笑容，說道：「這次我倒走了眼，你這小子並不儍。」

劉稼不由自認晦氣，心忖：「自己爲了她的性命，冒險替她打一個下場，焉知左一聲儍子，右一聲小子不儍，救了她一命却替自己換來一個小子。」可是轉念一忖：瞧她年幼無知而又是女流之輩，也就算了。

焉知突然一聲輕喚，其聲宛如黃鶯出谷，繼續自內院傳來一聲嬌滴絕倫的美妙聲音：「翠菊，喚你出去止住那吵聲，怎的吵聲未了，你也吵了起來，口口聲聲罵人小子，敢不情有人不服，怕你欺侮不成？」衆人聽得這嬌滴滴宛如出谷黃鶯的聲音，個個不約而同用目朝聲發之處望去。

劉稼尤爲驚訝，目之所見，閃地一亮，祇見一個身穿白衫，年約十八九歲，美麗得宛如天仙化人一般的少女，輕擺衣裙，姍姍移步從那東廊那邊走了出來。

這美麗絕倫的少女走至庭院廊邊，就止住了脚步，美目一盼，向着衆人打量了一眼，驀地臉色一沉，猶以面罩重霜一般，就對翠菊問道：「敢情他們不聽？」

翠菊頓露驚慌之狀，忙道：「小姐，這班人端的令人討厭，一個自稱縱橫江湖數十載，叫什麽天南地北的帮主，一個目空一切，天不懼地不怕的酸丁，這一個呢……」翠菊說至此間對着劉稼一指，接道：「這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儍小子！」

衆人此時都被這絕世少女的美艷懾住了，故而任得翠菊向這少女禀告，可是這白衣少女聽了之後，陡地鳳目一瞪，面露慍色，冷冷一笑，明眸轉，皓齒啓，說道：「翠菊，這也難怪他們，諒他們見陋聞寡，不知咱九玄門的絕學冠甲天下，剛才是那個先不聽你的話？」

翠菊就指了指天南帮帮主陶冠常說：「啓禀小姐，就是這個長鬚的老頭兒。」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說道：「翠菊，我限你祇能用咱九玄門最差的那象形四式

，而且僅限用其中功力最次的那招『象走西瑤』，將這老頭兒從左邊數起，那第九十七根斷了半截的鬍鬚，將它拔了下來，以懲其罪！」

白衣少女說得如此輕易，頓將庭中各人嚇了一跳，原因並不是爲了這少女道出九玄門，更非是爲了她自稱武藝冠甲天下，乃是驚的她目光如此銳利，遠離天南帮帮主陶冠常二丈向外，竟然看出陶冠常從左邊數起第九十七根的短鬚，單是這份目力，已知這少女並非自誇。

翠菊聽了少女的話，連聲稱諾，當下就向陶冠常說道：「喂！老頭兒你聽到了沒有，我家小姐怪咎於你不聽說話，如今喚我拔掉你從左邊數起第九十七根斷了半截的短鬚，並且祇限我用九玄門最淺的象形四式，又僅限用功力最次的那招，我翠菊在九玄門中雖則武功最差，可是做事素向光明正大，因此先告訴你聽，以便讓你有一個準備，日後傳將出去，休道我們九玄門以技欺侮你這個年邁的老頭兒！」

饒個天南帮帮主陶冠常明知對方甚是扎手，當着沈羽與五秀之一北嶽叟朱堯的面，焉能被這丫環身份的小姑娘如此侮辱，當下大吼一聲，叱道：「丫環，你想找死！」丫環兩字甫出，雙掌已發，竟然拚着這四十餘載的功力，分朝翠菊雙肩直劈了下去，掌風勁厲，頓聞「虎虎」作响，一丈圓方之內立刻沙飛塵揚，掌力端的凌厲萬分。

劉稼此時正站在翠菊對面三尺之外，想不到這成名黑道頂尖腦兒的一帮帮主竟然陡出煞手，變生倉猝，劉稼也顧不得自己也身在陶冠常那凌厲的掌風之內，驚叫一聲：「翠姑娘當心！」竟然用手朝翠菊一招「飛燕掠影」，準備攫住她一片衣襟，而將她救出這掌風範圍。

翠菊那裏料得到劉稼會出手捨身冒險相救，心中又感又恨，說了一聲：「傻小子你是個泥菩薩那能救得了我。」她反手朝劉稼腰間一推，劉稼突感有一股軟綿綿的勁力，頓將自己推出二丈之外，說也驚人，竟然推出落在庭院木欄旁邊，適才陶冠常發出那塊「追命索魄令」的金牌下。

劉稼猶替翠菊担心，急忙定神望去，只見翠菊笑吟吟的巳從這丈方圓的飛沙揚塵之中竄了出來，右手兩指夾在一起，陡地臉色一變，滿面失望的樣子，輕步走到東邊院廊那白衣少女面前，面帶怨色道：「啓稟小姐，婢子不才，雖則巳將這老頭兒打從左邊數起第九十七根那斷了半截的灰鬚拔了下來，可是小婢正欲出招之時，却被那傻小子不知好歹的闖了進來，小婢見他不懷惡意，免喪身在這老頭兒的掌風之下，故而先將這傻小子推送而出，再出象形四式中那招象走西瑤，一時慢了一些，措手不及，竟將這老頭兒從左邊數起第九十六根那條長鬚也一齊拔了下來。」

此時這黑道上的頂腦人物天南帮帮主陶冠常巳成木鷄那般呆立在院中，劉稼聽得翠菊這番說話，幾乎爲之失聲驚叫，同目急忙朝那沈羽望去，見得沈羽臉色陡變，諒他也驚慄不巳。

白衣少女皺眉一聲苦笑，嘆道：「翠菊，九玄神功乃天下絕藝，你拔多了這老頭兒一根長鬚不打緊，咱九玄門的顏面却損了一分，你怎的疏忽無用至此，這次過失暫且記下，等待將來回家之後，罸你替四隻白象洗刷一年。」

翠菊忙不迭連聲稱諾，又道：「婢子該罸。」心中却在嘀咕，暗自打算，思忖：「如果就一會輪到這傻小子，這刷象受罪一年的烏氣定要出在他的身上。」

白衣少女忽地又喚了一聲翠菊，問道：「你適才稟告於我，說是這酸丁天不懼地不怕，如今我囑你用咱九玄門中比象形四式略高一籌的臘梅五式，規定祇限其中最差的一招『梅瓣初萌』將這酸丁方巾內的那根紮髮絲帶解它下來，可是，你休得損他半根頭髮，倘若損他一根頭髮，罸你再添一年洗刷白象，以此類推。」

翠菊應了一聲，竟然將這難同移山倒海的命令，視作等閒那般，微微一笑緩步走到沈羽面前，說道：「喂！酸丁你聽見沒有？」

沈羽饒他豪氣干雲，見得適才陶冠常被她拔鬚時的身手，知道這翠菊身負絕學絕非等閒，可是自己身爲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休說求饒，就是語氣之中也不能露出氣餒之音，於是昂首仰天一聲笑嘯，說道：「丫頭，休得大言不慚，沈某焉會像這陶老魔頭那般膿包。」

沈羽笑聲未巳。翠菊却道：「你休好笑在先，留些力用來躭會兒好好的去抱頭痛哭一場，我發招了！」

翠菊果然光明正大，等待這最後一個「了」字聲音收歛，身子陡地將身一幌，頓時化成一團綠光，向着沈羽欺身而去，敢情在這綠光之中，巳出「梅瓣初萌」這梅瓣五式的招式。

沈羽身爲當今武林第一高手，金陵神君的得意子弟，焉是等閒之輩，見得翠菊欺身直入，知道這丫環乃是奉了那白衣少女之命來取自己方巾內那條紮髮絲帶，於是，一招「撥雲見天」，將師門絕學一十三式穿雲掌中最具威力的一招施展了出來，祇見掌風果然凌厲，每一招都具有開碑劈石的威力，只見掌風呼呼，把四周的空氣都激盪起來，勁道之強，得未曾有！他那一十三式穿雲掌法，果然厲害非凡，當施展出來時，當眞是飛沙走石，在自己頭上舞起了一層濃巨的掌風。

劉稼看得清楚，心下不由暗暗喝采，心忖：「這綠衣丫環此番該是陣上失風的了。」焉知劉稼猶未忖巳，却聞那丫環失聲嬌呼：「啊呀，不好了！」綠光頓歛。

劉稼不由更爲驚愕，心下暗替這丫環着急，敢情非但取不到這絲帶，而反被沈羽掌風所傷，急忙定目望去，却見丫環暴退一丈，將身飄落在東邊那白衣少女所站的廊下，忽地雙膝下跪，不勝慚疚，向那白衣少女稟道：「小姐，婢子端是不才，雖將這酸丁方巾之中那條紮髮絲帶取了下去，可是小婢……」

翠菊說到這裏，手指一指，果見她指中揑了一條玄色的紮髮絲帶。但，又從帶邊取出了三條烏黑長髮，滿頰慚羞地說道：「可是却損了這酸丁三條頭髮。」

翠菊此語旣畢，劉稼急朝沈羽望去，祇見他驀地臉色一變，用手除下方巾，秋風過處，滿頭長髮，那條紮髮的絲帶，巳然不翼而飛，翠菊果未說謊，一招「梅瓣

初萌」已將他方巾內那條紮髮絲帶已經解了下來。

天南帮帮主陶冠常看在眼裏，頓時將適才的那份慚憤之色化爲烏有，顯然是幸災樂禍的樣子，心忖：「就算今晚栽倒在這洛陽城中，嗣後被人譏笑，總算貴爲當今天下第一高手金陵神君的得意弟子也落得如此下塲，何況江湖之上人盡皆知，自己與金陵神君之間的武藝尚有一段距離，他的入室弟子也被栽倒，何況自己。」

因此，陶冠常微微冷笑，在旁靜觀其變。

沈羽慚羞之餘，端是無地自容，饒他身負絕學，氣豪貫日，受到莫大恥辱也不禁淚含眼眶。

那白衣少女傲氣盎然，冷冷一笑對着翠菊輕聲道：「我巳言明在先，你自知該受怎樣懲罸。」

翠菊急忙答道：「婢子知罪。」

那白衣少女妙目盼處，竟然落在北嶽叟朱堯的身上，遂向翠菊問道：「這個老頭兒剛才可曾吵鬧過？」

翠菊忙道：「這老頭似未曾多口。」

白衣少女眉尖微皺，說道：「這老頭兒諒也不是好人，賁夜擅闖客棧，就算他未驚人家酣夢，也難辭此罪。」

劉稼聽得這白衣少女竟然要責怪五秀之中德高望重的北嶽叟朱堯，頓露憤怒不平之色，雙目一瞪，未待那翠菊丫環接口，一個箭步竄了過去，抱拳作揖向那白衣少女說道：「朱老前輩貴爲當今武林俊彥，素向德高望重，萬望小姐三思而行。」

旁觀衆人見得劉稼竟然上前仗義執言，勸阻白衣少女將五秀之一的北嶽叟朱堯戲弄，不由齊感驚愕。

劉稼雖則出諸自己一番好意，朱堯身列五秀之一，焉肯讓這武藝平平的劉稼替自己出頭，於是陡地一聲大笑，說道：「九玄門既然堅要與老朽比劃，朱某總算臉上貼金，劉賢侄休且代老朽出頭，老朽自問這幾根老骨頭還捱得住。」

劉稼聽得北嶽叟朱堯竟然提出自己之姓，口稱：「劉賢侄。」不由一驚，朱堯大概巳看出劉稼心思，就踱前幾步，走至庭中對着劉稼微微笑道：「劉賢侄，老朽身受智通長老託咐，予以照顧，老朽怎能反而受你的關注，你且站立一旁，老朽自會對付。」

劉稼聽得北嶽叟說是受了智通長老的託咐沿途照顧自己，更感難以解釋，此時，陡聞白衣少女冷冷一笑，皓齒啓處，巳然發出一陣美妙悅耳的聲音，輕道：「翠菊，這趟我命你以一對二，並且自縛雙手，祇用雙足，左足踢取這老頭兒的曲池穴，右脚踢取這傻小子的章門穴，祇限你用象形四式中的那招『象轉笨軀』，倘若你將這兩人誤踢斃命，你當賠命，倘若你將這兩人誤踢成傷，你亦要以傷賠傷。」

翠菊聽後，又是連聲稱諾，劉稼聽在耳中，不由更爲憤怒，明知自己武藝拙劣，休說絕非這翠菊的對手，就是口舌上也不及翠菊這般便與，可是此時被這白衣少女這種豪氣所迫，不由憤懣胸膛，當下臉色一沉，冷笑說道：「劉某不學無術，雖則自知武藝拙劣，萬難與比，可是小姐這種氣燄劉某却看不過眼，就算身葬此地，拚着這條命，劉某甘願獨自領教九玄門的幾招絕學。」

劉稼這幾句話說得豪氣干雲，休說朱堯、沈羽、陶冠常等人聽了各自大驚，就是這神情安逸的白衣少女，也不禁微微一驚，祇見她秀眉一皺，鼻中冷哼一聲，輕問道：「你這傻小子敢情要自取其辱？」

劉稼却漠不關懷，絲毫不以爲懼，答道：「劉某與小姐素昧生平，既稱不上恩，又說不上仇，可是見得小姐這份凌氣，委實迫人太甚，故而率直而告，倘若小姐收回成命，我與朱老前輩就此告辭，倘若小姐執意不移，劉某休說自取此辱，就是粉身碎骨，也要領教幾招九玄門中絕學，讓自己開開眼界！」

劉稼端是豪氣干雲，倒將這白衣少女聽了微感一怔，心忖：「這姓劉的傻小子爲了替那北嶽叟出頭，甘願身冒此險，倒也義薄雲天，傻勁之中猶帶七分豪邁之氣。」可是轉念一忖：「自己身爲九玄門的嫡傳，言出如山，焉能當着衆人之前，就此輕易放過，此次雖屬初涉江湖，武林之中講究的是威信，倘若今晚將他放過，日後豈不被人輕視九玄門難以忠信。」故而寬饒之心頓收，就對翠菊輕道：「這傻小子既然執意如此，我就命你成全於他了罷，不過……」白衣少女說至此間，芳心之中似乎另感一番異樣滋味，雙眸在劉稼這憨直的臉上一轉，情不自禁地對着翠菊微微苦笑，以傳音入密的內家至上功力接道：「你休得傷他絲毫！」

翠菊聽得小姐之語，不由一愣，暗忖：「怎的小姐對這傻小子却網開一面？」正在猶疑之中，又聽她對那傻小子說：「你若能受得了翠菊一招，我就讓你與這老頭兒平安離開此地，倘若你一招見敗，我就要你的性命。」

白衣少女說得聲色俱厲，休提劉稼暗下着急，就是北嶽叟也不由爲之担心，正欲挺身而出，却聽得白衣少女又向那婢女翠菊說道：「我命你用咱九玄門中那招梅開二度取他的性命！」

翠菊聽小姐竟又說要取這傻小子的性命，而適才却以傳音入密吩咐自己休得傷他絲毫，不由爲之舉棋不定，就朝小姐顧盼，祇見她皓齒微啓，又以傳音入密上乘功夫向自己說着：「翠菊，你切莫傷他絲毫！」

翠菊疑惑之餘，就也以傳音入密向小姐問道：「適才小姐當着衆人要我取他性命，如今你又喚我休得傷他絲毫，小婢不知該如何才好，有恐違了小姐囑咐，婢子担當不起。」

白衣少女又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囑咐你休傷他絲毫，別再多問。」

翠菊旣知小姐心意，當下就朝劉稼臉色一沉，故意裝着兇惡的模樣，叱道：「你這傻小子，眞是好歹不識，適才我家小姐喚我祇踢你的曲池穴，只是略施薄懲，你却強要出頭，賠了這條性命！」

劉稼端的視死如歸，竟然將性命置之度外，冷笑一聲道：「九玄門雖則冠絕天下，可是孤行暴道，也不過是下三濫的無恥之輩，今晚劉某就算不幸喪身在此，日後也難逃公道，難道武林之中，再也沒有正派高人不成？」

（未完・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紫面壇主原來是一個少女，叫方如蘋，她受傷後和十五號逃到一座石窟療傷，並用「洗髓經」想將十五號救醒，恢復他的記憶力，結果無效，只好回去暗中偷解藥爲十五藥治療……這邊萬松山莊自拿下紫臉壇主帶來的二十二人，由萬少岳少莊主和副總管牟忠恕值夜看管，並加派莊丁巡邏，以防萬一，豈料突然來了一個黑衣老婆子，將被迷失神志的二十二男女全部救走，還擄走萬少岳，莊主萬啓岳召衆俠商議，發出武林金劍號召各大門派到萬松山莊集合，派出霍從雲、柳飛燕到白石谷向仲孫萱取解迷藥，而五雲門亦派人禮聘仲孫萱……

先傳金劍令　直搗五雲門

霍從雲站起身道：「現在咱們可以走了，妳跟在愚兄身後，至少要保持三到五尺距離，不可太近。」口中說着，已經舉步朝谷外走去。

等他們走出谷口，前面的人早已走出老遠，相距已在二三十丈之外，霍從雲只是遠遠的盯着他們，並未急着追上去。

這一路也只是盤着山脚而行，轉過一座山峯，前面的瘦高老者開始朝山峯攀登而上，這座山峯極爲陡峭，到處都是巉岩石壁，根本沒有登山小徑，瘦高老者似是極爲熟悉，在巉岩峨石之間，輕登巧縱，走得極快。他身後五人武功全非弱手，自然也並不費力。

霍從雲，柳飛燕當然也並不在乎，但因瘦高老者走在前面，已經登上山腰，居高臨下，如若回頭望來，自己兩人就會無所遁形，因此一路上遮遮掩掩，走得極爲小心。

瘦高老者到得山腰，就不再往上攀登，洒開大步，一路朝西疾走，瞬息工夫，便已轉過山腰，後面的人也像一陣風般跟着過去。

霍從雲朝身後小師妹打了個手勢，脚下加緊，跟了過去，等他轉過山腰，前面那裏還有六人的影子？

原來這裏是兩山之間一道飛瀑，自天而下，一瀉百丈，水洪洪如雷，前面已無去路，由瘦高老者爲首的六人，好似平空失去了踪影。

柳飛燕跟上一步，問道：「大師哥，他們人呢？」

霍從雲道：「咱們過去瞧瞧。」

迎着飛瀑走去。進入三丈以內，已是水珠飛濺，霏霏濛濛，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水氣，森寒逼人！

霍從雲凝足目力，也只能看到數尺來遠，但他脚下絲毫沒停，沿着石壁而行，走了兩丈光景，瞥見前面似有一個黑越越的石窟，這就脚下一停，回頭說道：「前面似有一個洞窟，小師妹，妳隨我來。」

洪洪水聲，似雷貫耳，但他隨口說來，依然清晰可聞。

柳飛燕沒有大師哥這樣深厚的內力，說出話來，大師哥也未必聽得到，只是點了點頭。

霍從雲藝高胆大，當先衝向石窟，他這一走入洞窟，就看到前面不遠隱隱有天光透入。原來這石窟是在瀑布之下，有如一條走廊，從左首走入，穿過石窟，可由右首走出。

洞外，依然是霏霏濛濛的水霧，兩人穿出石窟，走了不過一箭來路，已經到了另一座山腰，這裏已有一條曲折小徑，盤山而行，但依然不見前面六人的蹤影，這當然是他們走在前頭，已經去遠。

霍從雲不敢怠慢，喝了聲：「咱們快走。」

立即展開身法，一路疾行，這樣又走了半里光景，前面已是一處谷口，兩邊矗立着兩方足有三丈來高的巨石，有若門戶一般，石色潔白如玉，光可鑑人！

進入谷口，中間一條可容兩人並肩而行的山路，也舖着白石長條，十分平整。谷道長約半里，盡頭處是羣山環抱的一個湖泊。波光粼粼，沿湖徧植垂柳，千絲萬縷，宛如一片綠雲。

湖泊對面，搭蓋了三間木屋，圍以土垣，四周種着不知名的花草，嫣紅姹紫，十分悅目。

瘦高老者和孫必顯等六人，就在土垣柴門外面，背湖面門而立。

霍從雲低聲道：「咱們過去。」

現在有柳樹可作掩護，兩人循着湖邊悄悄掩近，分別在樹後隱住身形。

瘦高老者一雙烱烱目光只是盯注着木屋，足足過了一盞茶的時間，才陰森的道：「仲孫萱，老夫已經來了半天，你怎麽還不出來？」

他此話一出，霍從雲心中暗哦一聲；果然不出自己所料，此人果然並不是仲孫萱！

孫必顯却聽得心頭大急，他奉命敦聘的是奪命聖手仲孫萱！但自己却把一箱價值連城的珠寶和一封聘函，交給了另外一個人，這敎他如何回去覆命？這一急，登時回過身去，說道：「你原來不是仲孫先生？」

瘦高老者道：「老夫早就告訴你不是仲孫萱了。」

孫必顯急道：「你不是仲孫先生，怎可接受本門的聘函？」

瘦高老者呵呵一笑道：「你銜命而來，找上老夫，呈上聘禮、聘函，老夫接受邀聘，這有何不對？」

孫必顯怒聲道：「孫某奉命敦聘的是仲孫先生，閣下冒名收受聘禮……」

「住口！」瘦高老者沉喝一聲道：「姓孫的，爾不過是五雲門區區一個江南總分壇的總領隊，老夫接下聘函，即是五雲門的供奉，你敢對老夫這般說話，那是不要命了。」

「你這騙子！」孫必顯心頭又急又怒，左手一揮，大喝道：「你們還不把他拏下？」

瘦高老者喉頭發出格格怪笑，右手一探，朝孫必顯左手抓來。

以孫必顯的武功，對方伸手抓來，他大可閃避得開，怎知明明看他右手快要抓到，却就是來不及閃避，剛剛揮起的左手，一下被他抓個正着。

那四個勁裝漢子原是迷失心神的人，他們聽到孫必顯下令要他們拏人，正待朝瘦高老者撲去！

瘦高老者一把抓住孫必顯的手腕，沉喝道：「你還要不要命?要命，就要他們住手。」

他居然一下鬆開了抓着孫必顯手腕的五指。

孫必顯只覺左腕一麻，迅若通電，一下就麻上了肩頭，不禁低頭瞧去，這一瞧，把他嚇得臉如土色，原來自己左手經瘦高老者這一抓，整隻手腕立時變得色呈烏黑，五根手指連同手掌，也烏黑如墨，比平時粗大了許多。

任他平日見多識廣，也識不得瘦高老者使的是甚麽毒?急忙右手連揮，口中連聲不迭的道：「你們退下去，退下去。」

四名勁裝漢子果然立時收勢，後退了一步。

霍從雲看得聳然道：「會是無形毒手閻老九！」

柳飛燕悄聲道：「無形毒手閻老九，他很厲害嗎?」

霍從雲道：「此人武功相當高明，最厲害的還是無形毒手，因爲江湖上一般練成毒功的人，諸如毒沙掌，毒煞手、五毒掌一類毒功，對敵之時，只要一經運功，手掌都會變成黑色，手掌變了顏色，就可防範，只有他的無形毒手，出手之時手掌和常人無異，要擊中對方身子才會發黑，使人防不勝防，故而有無形毒手之名。」

孫必顯喝退四名勁裝漢子，苦着臉朝瘦高老者求饒道：「你老恕罪，小……小的有眼不識泰山，你老大名鼎鼎，大人不記小人過，饒了小的吧。」

瘦高老者格格沉笑道：「你知道老夫是誰了?」

「是，是！」孫必顯連連躬身道：「你老是閻老供奉，小的已經知罪了。」

無形毒手閻老九呵呵一笑道：「老夫命你做事，你願不願意?」

孫必顯此際命懸人手，何況聽出閻老九的口氣，要自己做事，左手之毒，自然也可解了。這就連連躬身，陪着笑道：「你老乃是總壇供奉，小的只是江南分壇一個領隊，連你老的屬下都還不够資格，你老有何差遣，小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閻老九一手摸着他花白鬍鬚，深沉一笑道：「算你好運，中了老夫無形毒手的人，有這樣便宜的，你還是第一個……」

隨着話聲，右手在孫必顯肩頭輕輕拍了一掌。

說也奇怪，孫必顯一隻左手，早已腫脹得麻木不仁，動彈不得，但經他在肩頭輕輕一拍，頓時覺得輕鬆了許多，烏黑的手掌，劇毒很快消失，手指也立刻能够伸曲自如了。一時大喜過望，慌忙躬着身道：「多謝老供奉開恩。」

閻老九道：「你不是說聽候老夫差遣嗎?」

孫必顯道：「是，是，小的但憑老供奉吩咐。」

閻老九道：「好，你率領他們四人，破扉進去，把土垣裏面種的金邊紫花的草叢，一齊給我連根拔起，用脚踩爛，就是一件大功。」

孫必顯還當他有什麽差遣，這件事可說輕而易舉，口中沒命的應「是」，轉過身，朝四人揮揮手道：「你們隨本座來。」首先朝土垣木門走去。

四名勁裝漢子聽了領隊的招呼，自然一起跟了上去。

霍從雲低聲道：「閻老九要他們去拔土垣內種的金邊紫花，必有用意，妳在這裏站着，待會沒有愚兄招呼不可出手。」

柳飛燕問道：「大師哥要出手嗎?」

霍從雲道：「咱們是找仲孫萱來的，看情形，他和閻老九似有樑子，閻老九武功只在孫必顯之上，他要孫必顯率人去拔金邊紫花，其中必有文章，愚兄要出手，也要先弄清楚了再說。」

孫必顯爲了在閻老九面前表功，是以搶在前面，飛起一脚，砰然把兩扇木門踢開。

就在此時，只聽木屋中有人大聲吼道：「誰敢進來毀我金不換草?」

原來土垣內種的金邊紫花草，叫做金不換草。

隨着吼聲，只見一個身穿灰衣袴的老者已出現在木屋前面。這人約莫六十出頭，頭上盤着小辮，手中提一支竹根旱烟管，一臉俱是激憤之色，旱烟管指着閻老九大聲道：「閻老九，我和你無怨無仇，你幹麽陰魂不散，一再找上門來?我種的金不換，又碍了你什麽?你非要毀我二十年辛苦培植的藥草不可?你自己不敢進來，却要別人做你的替死鬼?」

他不用說就是奪命郎中仲孫萱了。

閻老九站在門口，呵呵笑道：「仲孫萱，我只要把你金不換草毀去，咱們還是好朋友。」

霍從雲心想：這金不換不知是什麽藥草?

「不成。」仲孫萱道：「這是救人救世的藥草，我從廣西深山中只找到一株，費了二十年心力，才培養成這一片，什麽人要毀我藥草，我就和誰拚命。」

閻老九陰森的道：「只怕由不得你。」一面大聲喝道：「孫必顯，你還不快進去拔?」

孫必顯爲人機警，他對閻老九站得遠遠的，却只要自己率同四人衝進去拔草，心中本已起了疑竇，因此一脚踢開木門之後，並未立即往裏衝去。此刻聽到仲孫萱說出閻老九不敢進去，却叫別人做替死鬼，心中不禁一動，暗道：「莫非這金不換會是毒草不成?」

他因吃過閻老九的虧，心知無形毒手厲害，自己如果不衝進去拔草，惹怒了他，難逃毒手，但金不換又是毒草，依他的話去拔，只怕也非中毒不可。心念正在轉動之際，只聽閻老九已在厲聲催促，心頭一急，立即揮着手道：「你們還不進去，把畦裏開金邊紫花的草都給拔了?」

四名勁裝漢子都是心神受迷的人，他們只知服從領隊的命令，孫必顯喝聲出口，四人立即舉步朝木門中衝了進去，迅快的分頭俯下身子，伸手去拔金邊紫花的金

不換草。

仲孫萱看得大急，口中大喝一聲：「你們再不住手，老夫要不客氣了。」

四個勁裝漢子那會理會，雙手動作十分迅速，這一眨眼之間，已經拔起了十幾棵之多，他們一面把金不換草連根拔起，一面雙手一揉，就把草揉得稀爛。

仲孫萱看得雙目圓睜，直是跺脚，舉起旱烟管，一陣狂吸，張口噴出一蓬濃烟，那蓬濃烟煞是作怪，居然凝結不散，漸漸擴大，朝四個勁裝漢子頭上飛了過去。

閻老九呵呵一笑，從肩頭藥鋤上取下掛着的一束鮮草，左手一幌，手中多了一個幌着的火摺子，就把藥草朝火上點去。

說也奇怪，那鮮草經火一燻，立即冒起一股綠烟，他用力鼓氣，把綠烟朝仲孫萱噴出的白烟吹去。

霍從雲心知兩人吹的敢情都是毒烟無疑，要令對方中毒。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一個猛吸旱烟，愈噴愈快，一個燻着綠草，綠烟也愈吹愈多，土垣裏面，烟霧瀰漫，愈來愈濃。

孫必顯見機得快，悄悄後退，四個拔草的人，就在此時，一個接一個咕咚栽倒下去。

柳飛燕吃了一驚，急道：「大師哥，二師兄他……」

霍從雲沒有作聲，伸手折了一支柳條，屈指朝閻老九身後彈去。

閻老九不愧是一流高手，一手提草，一手執火摺子，正在全力鼓氣吹烟之際，突然身子橫移一尺，口中大喝一聲：「什麽人偷襲老夫?」

喝聲出口，又急急向綠烟吹氣，他全副精神都放在吹氣上面，可見這吹氣一事，對他十分重要，絲毫鬆懈不得。

霍從雲應聲道：「崆峒飛龍前來走訪仲孫先生，閻老哥最好收手，不可傷了兩家和氣。」人已隨着走出。

「崆峒飛龍」名動江湖，閻老九自然早有耳聞，換在平時，他也許還並不在意，但此時他正在和仲孫萱拚鬥着毒烟之際，須全力施爲，分心不得，如今又來了一個頭號強敵，敎他如何不驚?雙手突然朝前猛推，把綠烟推出丈許遠近，人却一個倒縱，飛退出兩丈來遠，大笑道：「仲孫萱，今天算你便宜，衝着崆峒飛龍霍老哥的面子，暫且罷手，不過兄弟要警告你，只要你不再種金不換草，咱們還是好朋友，不拔盡此草，咱們就是仇敵，和閻某爲敵，你總該知道後果……」

聲音漸遠，人已退出谷去。

孫必顯一看勢頭不對，慌忙跟着閻老九身後掠去。

霍從雲叱喝道：「姓孫的，你給我回來。」

孫必顯當然聽說過崆峒飛龍的名號，試想連無形毒手閻老九都聞名退走，他那裏還敢停留，只是拔足急奔。

就在他急奔之際，突覺面前疾風颯然，一道人影擋住了去路，口中喝道：「孫必顯，你沒有耳朵?」

「拍」的一聲，左頰熱辣辣被摑了一個耳光。

孫必顯連人影還沒看清，趕緊後退了兩步，連連躬身道：「霍……霍大俠，在下只是被他逼着來的……」

趕着攔住他去路的，原來是柳飛燕，喝道：「孫必顯，你可認識我嗎?」

孫必顯抬目看去，只覺這人面貌極熟，連忙拱手道：「你是霍大俠，在下如何不識?」

話是說出來了，心裏未免暗暗嘀咕：崆峒飛龍那來這麽年輕?

柳飛燕道：「孫必顯你怎麽忘了，我是十九號呀！」

孫必顯更爲吃驚，連連抱拳道：「在下當日，不知你老竟會是崆峒霍大俠，多有冒犯之處，還望你老多多原諒，不知不罪……」

柳飛燕笑道：「我是葉青雲，可不是崆峒飛龍。」

孫必顯懼憚的是崆峒飛龍，這回聽到柳飛燕並不是崆峒飛龍，不由兇心突發，口中喝了聲：「你……」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右掌一豎，朝前劈來。試想他口中只說出一個「你」字，這一掌的出手有多快?但等他掌風劈到，眼前人影一幌，就失去了柳飛燕的影子。

孫必顯也是久經大敵之人，手底下沒有一把，也當不了五雲門江南分壇的總領隊了。他一見柳飛燕失去踪影，不用說是閃到了自己身後，在這一瞬間，他忽然抬手，但聽「鏘」的一聲，一道劍光出匣，突然向後橫掃過去，人也迅疾後轉。

這一劍可說又快又狠，出人不意，但柳飛燕是什麽人，崆峒派素以輕功見長，你長劍堪堪出匣，她纖腰一扭，人已翩然飛起，隨着你身形移動而移動，依然閃到孫必顯的身後。

孫必類自以爲這一劍可以逼使敵人無所遁形，那知長劍疾掃一圈，還是沒見敵人影子，就在此時，只聽身後响起柳飛燕的聲音喝道：「孫必顯，你再不放下長劍受縛，我要不客氣了。」

孫必顯就是等她發話，口中忽然發出一聲厲笑，身形疾轉，長劍揮動，洒出一片劍光，宛如層層雲霧，從四面風起雲湧，包圍而來。

這一招，柳飛燕自然認識，正是「五雲劍法」第四招「四雲圍山」，她雖曾學過，也會使用，却不知破解之法，心頭不禁驀然一驚，口中也隨着驚啊出聲！

再說閻老九一走，土垣內的烟霧也很快消散了。

仲孫萱想不到此時此地會有救星趕來，把閻老九嚇跑，而且來人還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崆峒飛龍，一時不禁大喜過望，急步迎了出來，連連拱手道：「兄弟久聞霍大俠大名，沒想到俠駕會蒞止荒谷，還替兄弟趕跑上門尋釁的強敵……」

霍從雲連忙還禮道：「仲孫先生好說，兄弟慕名拜訪，只是適逢其會而已！」

說到這裏，伸手一指躺臥在地上的四個勁裝漢子，問道：「這四人……」

仲孫萱道：「兄弟方才噴出的只是麻人草烟霧，已被閻老九毒烟迎住，這四人應該不會中毒，而且他們拔起的金不換草，專解天下迷毒，不可能昏迷過去，除非是……」

話聲未落，只聽柳飛燕一聲驚啊，霍從雲如响斯應，一道人影快若掣電，人還

未到，振腕一指隔空點出！

但聽噹的一聲，孫必顯手中一支長劍突然脫手飛出，風起雲湧的劍光，刹時盡歛！

孫必顯連人影還沒瞧清，長劍被震脫手，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人，他不禁駭然後退。

柳飛燕哼道：「姓孫的，你快給我站住。」

霍從雲微哂道：「他逃不了的。」

孫必顯駭然道：「你是霍大俠……」

除了崆峒飛龍，誰還有這快的身手？

霍從雲道：「孫必顯，你只要不妄想逃走，沒人會難爲你的。」

說完，人已騰空飛起，眨眼之間，已經囘到了原處，朝仲孫萱拱拱手道：「對不起，兄弟小師妹遇險，仲孫先生幸勿見怪。」

柳飛燕眼看大師哥飛去，就冷聲喝道：「你還不跟着大師哥過去？」

孫必顯這囘不敢再逞強了，依言朝木門走去。

仲孫萱含笑道：「霍大俠好說。」

這時柳飛燕也緊跟孫必顯身後走來，她長劍雖已入匣，但依然一手按着劍柄，仍有監視之意。

霍從雲一指柳飛燕道：「她是兄弟小師妹柳飛燕。」一面朝柳燕飛道：「小師妹，還不快來見過仲孫先生。」

柳飛燕走上一步，雙手抱拳道：「小女子柳飛燕見過仲孫先生。」

仲孫萱慌忙抱拳還禮道：「不敢，柳女俠也是兄弟久仰的人，哦，霍大俠，柳女俠難得光臨，此處不是談話之所，還是請到蝸居奉茶。」

他們正在寒暄之際，那撲倒在土垣內花叢之間的四個勁裝漢子及時清醒過來，雙目一睜，不約而同口中發出一聲輕咦，一齊站了起來。

任東平目光一轉，首先看到大師兄和小師妹，不覺驚奇的道：「大師兄，三師妹也在這裏。」

柳飛燕喜道：「大師哥，二師哥清醒過來了。」

霍從雲也頗感意外，想不到服了五雲門「忘我丹」的人，會在突然之間恢復清明，急忙迎着任東平走去，口中呵呵笑道：「二師弟，還有這三位，是否都已感到神志恢復清明了？」

和任東平同時清醒的三個勁裝漢子因發現自已醒來，無緣無故的躺臥在一處木屋前的花叢之中，感到無比驚訝，後來又發現和自已服裝相同的竟有四人之多，其中一人却叫出「大師兄」「三師妹」來。他們年紀雖然不大，却都是有江湖閱歷的人，因此全都站停下來，想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任東平道：「大師兄，小弟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霍從雲含笑道：「二師弟和這三位，都是被五雲門用藥物迷失神志，隨同這位孫兄來的，至於怎麼會突然醒來，愚兄也說不出來。」

仲孫萱接口道：「霍大俠方才見詢，兄弟只說了一半，兄弟種的這一片金不換草，原是專解天下奇毒的罕見藥物，二十年前兄弟無意中在廣西一處深山中發現了一株，經兄弟費了二十年心血，才培養了五十幾株，閻老九練的是毒功，自己不敢進來。」

他口氣略頓，接着道：「因爲此草一年之中，只有一個月花期，能够解毒的只是花蕊上的花粉，如今正在盛開之際，他只要聞上一點，毒功就會減低威力，是以要這四位進來毀去金不換草，沒想到令師弟四位身中迷藥，拔草之際，自然吸入了不少花粉，至於方才忽然昏倒，正是體內迷藥逐漸消散之徵，凡是身中劇毒的人，服下金不換花粉，也會有盞茶工夫昏睡，才會清醒，只要清醒過來，體內劇毒就完全消解了。」

霍從雲原是求「忘我丹」解藥來的，聞說不禁大喜過望，呵呵一笑道：「小師妹，咱們當眞不虛此行了。」

一面朝其他三個勁裝漢子拱拱手道：「在下崆峒霍從雲，他是我二師弟任東平，和三位同樣受了五雲門迷藥之害，其中情形極爲複雜，也關係着武林各大門派的安危，此處不是談話之所，方才仲孫先生已經見邀，三位一起到裏面一談如何？」

三個勁裝漢子聽說眼前此人竟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崆峒飛龍，不覺肅然起敬，一齊抱拳道：「原來是霍大俠，在下等人久仰大名，今日眞是幸會之至。」

仲孫萱連連抬手肅客道：「霍大俠幾位請。」

柳飛燕道：「大師哥，這姓孫的要不要他進去？」

霍從雲含笑道：「愚兄還有話問他，自然要他一起進去了。」

當下就由仲孫萱陪同，大家越過花間小徑，進入木屋堂屋。

這間堂屋倒也相當寬敞，收拾得點塵不染，正中間懸掛的是藥王像和一副對子，一張八仙桌，兩旁放着六把椅几。仲孫萱又進去搬了兩把竹椅出來請大家落坐。

先由三個勁裝漢子說出了自己的姓名來歷，那是年其武，武當派清塵道長門下，乾坤手年嵩昌之子。聞柏年，滄州太極門聞太師聞天聲之子。陸承遜、少林南支俗家弟子。

霍從雲笑道：「年少兄失踪之後，令師清塵道長和令尊年大俠，都已趕來了江南。」

年其武道：「家師、家父不知現在那裏？」

霍從雲道：「黃山萬松山莊，在下和小師妹也是剛從萬松山莊來。」

接着就把小師妹柳飛燕喬裝男子，化名葉青雲，有意讓五雲門劫持，一直說到五雲門江南分壇夜襲萬松山莊，如何把他們全體擎下，只是無法解去被五雲門「忘我丹」迷藥，以致當晚被人全數救走，爲了解救被迷失的人，只有找仲孫先生設法，盟主萬啓岳因已傳出金劍令，不克親來，因此修書要自己趕來向仲孫先生請教，扼要說了一遍。

接着就從懷中取出萬啓岳的書信，朝仲孫萱拱拱手道：「這就是兄弟的來意，這是萬盟主的親筆函，請仲孫先生過目。」

一面把書信遞了過去。

任東平，年其武等人聽說江湖上還發

生了這許多事故，自然大爲驚凜。

仲孫萱連忙雙手接過，拆開封口，看了一遍，就朝霍從雲拱着手說道：「不說萬盟主有恩於敝門，霍大俠也是兄弟所久仰的人，即以五雲門用這種歹毒手法，妄圖和江湖各大門派爲敵，敝門雖是跑江湖的賣藥郎中，能力所及，自當貢獻一已之力，至於五雲門『忘我丹』，兄弟雖然不知是什麼藥物所配製，但只要看方才任大俠四位聞到金不換花粉就會清醒過來，可見此草正是專解『忘我丹』的藥物了。」

他說到這裏，略爲一頓，接着又道：「只是金不換花粉稀少，收集不易，二十年來兄弟一共只收了兩瓶，待兄弟進去取來。」說完，站起身往裏行去。

不大工夫，只見他手中拿着兩個鼻烟壺大小的青瓷扁瓶走出，一齊交到霍從雲手中，說道：「這是兄弟歷年來所收取的兩瓶金不換花粉，對被迷失神志的人，只須用小指甲挑出少許，彈入鼻孔即可，如果中毒較深，那就需服食，但只要用小指甲挑着少許就行，不過一盞熱茶工夫，即可解毒，這兩瓶花粉，一瓶敬贈萬盟主，另一瓶奉贈霍大俠，可以作爲救人濟世之用。」

霍從雲道：「既然這花粉有如此靈效，而且用時只須少許即可，有此一瓶已經足够了，這一瓶還是仲孫先生留着吧！」

仲孫萱笑道：「金不換花粉，雖然收取不易，但如今兄弟已經培植了不少，目前又正是收取的時候，兄弟並無需要，這一瓶霍大俠行走江湖，留在身邊，可作不時之需，比留在兄弟這裏有用多了，霍大俠不用再和兄弟客氣！」

霍從雲點點頭，把兩個瓷瓶一起收入懷中，拱手道：「仲孫先生志存濟世，兄弟那就謝了。」

接着囘頭朝孫必顯道：「孫兄本是奉命敦聘仲孫先生來的，我想五雲門要敦聘仲孫先生，大概也已風聞仲孫先生的金不換專解迷毒之故，要想收爲己用，如今你不但把事情辦砸了，而且也已知道兩瓶金不換花粉落到了兄弟手中，不知你現在有何打算？」

這話說得很含蓄，但骨子裏却是暗示他，五雲門因他事情辦砸了，可能會對他有嚴厲的處分，自己這邊，你也知道金不換花粉可解「忘我丹」，也容不得你，看你如何自處？只是口氣說得客氣而已！

孫必顯連忙欠身道：「霍大俠這稱呼，在下萬萬不敢當，至於在下……目前唯一可走之路，就是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只不知萬盟主肯不肯收留在下……」

霍從雲目光一注問道：「孫兄此言出自肺腑？還是在此時此地敷衍霍某的？」

孫必顯道：「在下說出來的，句句都是由衷之言，如若有半句欺瞞霍大俠，在下日後就會死在霍大俠的掌下。」

「好。」霍從雲點頭道：「有你這句話就行，霍某自會在萬盟主面前力保，而且咱們既已和五雲門爲敵，孫兄能够深明大義，棄暗投明，自表歡迎。」

口氣微頓，接着說道：「只是孫兄和二師弟、年少兄等五位，兄弟另有安排，暫時不可露了行迹，最好仍由孫兄率領，待兄弟和小師妹離谷之後，裝作暗中尾隨，等到得萬松山莊附近，兄弟自會派人接應，不知四位意下如何？」

孫必顯、年其武等人同聲道：「在下悉聽霍大俠調度。」

霍從雲欣然道：「如此就好。」

接着朝仲孫萱抱拳道：「兄弟和大家打擾先生，並蒙慨賜解藥，兄弟至爲感紉，只是有一句話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無形毒手閻老九擅於用毒，他一再向白石谷尋釁，起初只是爲了金不換花粉專解天下奇毒，對他毒功有天生的尅制之故，現在他應聘担任五雲門供奉，雖然一時和五雲門還連絡不上，但江湖敗類，臭味相投，總會有勾結的一天，如果五雲門得知仲孫先生培植的金不換可以解除『忘我丹』迷藥，勢必會找上白石谷來，他們連萬松山莊都敢找上門去，要毀去白石谷幾十株金不換，可說是輕而易舉之事，因此兄弟覺得仲孫先生應該早爲之計，金不換天生靈藥，毀去了未免可惜，最好能移植幾株到萬松山莊去，兄弟也希望先生能摒擋一切，到萬松山莊去住上一些日子，是爲上策。」

仲孫萱歎了口氣道：「霍大俠說的確是實情，只是金不換不是普通藥草，兄弟找遍大江南北，只有此谷土壤山水，較爲適宜，兄弟才在此處隱居下來，即是爲此，而且此時正是盛開之時，也就是說，一年之中，只有這半個月是採收花粉之期，再有半月，就結子了，兄弟至少也要收了花子，才能去萬松山莊。」

霍從雲看他這麼說了，就不好再說，點頭道：「如此也好，兄弟便告辭了。」

當下就帶着柳飛燕，別過仲孫萱，離谷而去。孫必顯依照着他吩咐，率同任東平等四人，遠遠尾隨着兩人身後，綴了下去。

× × ×

霍從雲、柳飛燕趕囘萬松山莊，已是第二天傍晚時光，匆匆和總管公孫乾說了幾句，公孫乾就派管事牟忠恕出去，悄悄把孫必顯等五人由後門接入。

這時正是上燈時分，盟主萬啓岳、清塵道長、年嵩昌三人正在書房陪同接到金劍令最早趕來的形意門掌門人徐子常、白鶴門掌門人吳綏之閒談。

霍從雲、柳飛燕兩人走入，萬啓岳立即站了起來，呵呵笑道：「霍老哥、柳姑娘二位辛苦了，你們囘來得好快，不知可曾見到仲孫先生嗎？」

霍從雲抱拳笑道：「盟主好說，兄弟幸不辱命。」

年嵩昌喜道：「這麼說，霍大俠已經弄到解藥了？」

霍從雲點點頭道：「這趟可說十分順利……」

清塵道長笑道：「年師弟，霍大俠長途跋涉，剛剛囘來，還是讓他坐下來再說不遲。」

萬啓岳看看徐子常、吳綏之二人，似是和霍從雲不熟，這就含笑道：「兄弟只顧和霍老哥說話，忘了替三位引見了。」

他指指霍從雲道：「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怪傑，人稱崆峒飛龍的霍老哥，這是形意門徐掌門人，這是白鶴門吳掌門人，還有這位是霍老哥的小師妹柳女俠……」

徐子常、吳綏之對崆峒飛龍自然聞名已久，只是從未見過面，大家自有一番寒暄。

落坐之後，霍從雲從懷中取出一瓶金不換花粉，遞給了萬啓岳，接着把此行經過，簡扼的述說了一遍。

接着回身朝清塵道長、年嵩昌二人拱拱手道：「兄弟此行還有一極大收穫，要向道兄、年兄二位恭喜呢！」

清塵道長含笑道：「霍大俠此行旣有極大收穫，貧道應該恭喜霍大俠才是，怎麽會恭喜貧道和年師弟起來了？」

柳飛燕在旁咭的笑道：「因爲大師哥帶來了一個人，和道長、年大俠有關……」

年嵩昌聽得跳了起來，急急問道：「莫非霍老哥把犬子救回來了？」

霍從雲微微一笑，點頭道：「不錯，兄弟確實把令郎帶回來了……」

年嵩昌不待他說完，連連拱手，問道：「霍老哥，小犬在那裏？」

霍從雲神色一正，低聲道：「此事目前應該嚴守秘密，而且咱們的人，知道的越少越好，兄弟擬請萬盟主和年老哥隨兄弟同去，清塵道長和徐、吳二位掌門人仍請留在書房裏爲宜。」

年嵩昌聽說兒子已被崆峒飛龍救來，急着問道：「霍老哥要咱們到那裏去？」

萬啓岳站起身含笑道：「霍老哥必有安排，年兄，咱們跟他去就是了。」

三人走出書房，總管公孫乾已經站在階前，他沒有說話只是轉身朝長廊行去。

霍從雲也沒有說話，只是跟在他身後而行。萬啓岳、年嵩昌總究是老江湖，眼看兩人行徑，心中便已有數，自然不會再出聲詢問，只是隨同霍從雲身後行去。

由長廊折入中院，這是萬盟主的住處，只見萬少岳、牟忠恕兩人手按劍柄，站在階上廊下。

公孫乾領着三人，一直走到萬盟主平日行功的靜室門口，才脚下一停，伸手拉開一扇木門，讓三人走入，隨手又把木門關了起來。

靜室中放了一張小圓桌，正有五個人圍着圓桌而坐，他們正是孫必顯，任東平，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

除了孫必顯沒有戴面具，其餘四人出門必須戴上紫色面具，如今他們已把面具都取下來了。

霍從雲走入來第一個，他身後是萬啓岳，年嵩昌、三人剛跨進門，孫必顯等五人立即站起身來。

霍從雲含笑拱拱手道：「孫兄幾位一路辛苦了，兄弟給諸位引見，這位是萬松山莊的主人萬盟主，這位是人稱乾坤手的年嵩昌年老哥……」

接着又替孫必顯等五人一一引介了。

萬啓岳一把握住了孫必顯的手，呵呵笑道：「孫兄幡然醒悟棄邪歸正，實在難得，萬某歡迎之至。」

孫必顯感動又傷感的道：「在下是八卦門的叛徒，誤入歧途，幸蒙盟主不棄，在下實在愧疚良深。」

萬啓岳含笑道：「佛門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孫兄迷途知返，正是大丈夫英勇的表現，有何愧疚？」

一面又朝其餘四人頷首笑道：「四位也都不是外人，快請坐下來好說。」

年其武等盟主說完，才朝年嵩昌面前跪了下去，流淚道：「爹，孩兒不肖，被五雲門迷失神志，差點沉淪下去了！」

年嵩昌也神情激動，點着頭道：「孩子起來，這不能怪你，現在總算好了，你們神志全恢復清明了，快坐下來，盟主和霍老哥還有話和大家說呢！」

大家各自在椅上落坐。

霍從雲道：「孫兄是五雲門的領隊，不知五雲門的主持人究是何人？」

孫必顯道：「霍大俠見詢，說來慚愧，在下進入五雲門已有五年，只有在半個月前才見過仙子一面，那是一個面蒙黑紗的白衣女子，而且五雲門三字，也是那天才聽到的，至於這白衣女子究竟是何來歷，在下一無所知。」

霍從雲又道：「那麽江南分壇的壇主呢？」

孫必顯苦笑道：「壇主臉上戴着一個紫色面具，從沒有人見過他眞面目，在下知道的只是他是壇主，如此而已，但在下從旁觀察，壇主極可能是那自號仙子的白衣女子門下。」

萬啓岳：「這些人果然神秘得很。」

霍從雲道：「五天前，江南分壇的人夜襲萬松山莊，只有壇主一人僅以身免，當晚所有被擒的人悉被救走，可是他把人救走的？」

孫必顯道：「那天晚上到萬松山莊救人的是總管逢姑婆，壇主逃出萬松山莊，至今下落不明，當時檢點人數，還有兩個人也下落不明，一個是十五號，一個是十九號，十九號是霍大俠的令師妹所喬裝，那麽失蹤的只有壇主和十五號兩人了。」

霍從雲心頭一動，他聽小師妹說過，十五號就是丁劍南，如今下落不明，不覺問道：「孫兄可知十五號是什麽人嗎？」

孫必顯道：「當時在下是左領隊，單號都歸在下率領，但在裏面，都以號數稱呼，不用姓名，在下也不太清楚。」

霍從雲又道：「江南分壇壇主下落不明，不知現在由何人負責？」

孫必顯道：「這次逢姑婆把大家救回去之後，壇主始終下落不明，右領隊冉文君升任江南分壇副壇主，在下也由左領隊調升爲總領隊了。」

霍從雲點頭道：「那是男女兩隊都歸孫兄率領了？」

孫必顯道：「正是。」

霍從雲道：「孫兄還可以回去嗎？」

孫必顯一怔道：「霍大俠可是要在下再回江南分壇去嗎？」

「這是一件意義重大的差使。」霍從雲口氣微頓，續道：「同時也關係着正邪消長，江湖各大門派存亡的大事，只有孫兄回去，才能消敉武林一場大刦，但孫兄如有爲難，那就算了。」

孫必顯毅然道：「在下只是把聘書誤投，白送了一箱價值連城的珠寶，回去可能會受到嚴厲處分，但是只要能爲江湖武林盡一己之力，在下死而無憾，回去縱受處分，何況也罪不至死，在下願意冒險一試。」

「壯哉此言！」霍從雲呵呵一笑，接着道：「孫兄但請放心，只須如此如此，不但不會受到處分，而且可能還是一件大功哩！」

孫必顯欣然道：「霍大俠這辦法不錯，在下謹受教了。」

任東平道：「大師兄，孫兄回去，咱們自然也要隨他回去才是。」

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三人也同聲道：「任老哥說得極是，咱們跟隨孫老哥出來的，自然也要一起回去了。」

年嵩昌因兒子好不容易才脫離虎口，如今又要隨着孫必顯回去，心中雖覺舐犢情深，但也不好開口加以阻攔，只是攢攢眉道：「你們神志已經清爽，再混進去，務必處處小心，若是露出一點馬脚，那就前功盡棄了。」

年其武道：「爹只管放心，咱們有五人之多，絕不會出紕漏的。」

霍從雲早已把仲孫萱送自己的一瓶金不換花粉，分裝了一個小瓶，遞給孫必顯，說道：「這是金不換花粉，孫兄收下好了。」

孫必顯接過藥瓶，就揣入懷中，說道：「在下省得。」

萬啓岳站起身，拱手道：「孫兄五位，深入虎穴，兄弟代表各大門派，敬祝五位成功。」

孫必顯趕忙站起，說道：「盟主言重，在下等人那就告辭了。」

任東平等四人隨着站起，隨手戴上了面具。

年嵩昌眼看兒子又要隨着孫必顯走了，心中難免放心不下，一再叮囑年其武，遇事小心，年其武唯唯應命。

萬啓岳，霍從雲、年嵩昌三人退出靜室，孫必顯等人自有總管公孫乾安排，送出萬松山莊。

× × ×

萬啓岳等三人回轉書房，過沒多久，總管公孫乾也跟了進來。

萬啓岳抬目問道：「事情巳經辦妥了嗎？」

公孫乾躬身答道：「回盟主，巳經辦妥了。」

「那很好。」萬啓岳着點頭，隨即問道：「少岳呢？你去叫他進來。」

公孫乾答應一聲，匆匆退出，過沒多久，萬少岳跟着公孫乾走入，說道：「爹找孩兒有事？」

萬啓岳道：「你站到門口去，任何人未奉爲父傳喚，一律不得進來。」

萬少岳躬身道：「孩兒遵命。」立即退了出去。

公孫乾道：「屬下……」

萬啓岳一擺手道：「你留在這裏。」

公孫乾應了聲「是」。

萬啓岳道：「去把書房門掩上了。」

公孫乾依言走過去掩上了門。

萬啓岳一抬手道：「你也坐下來。」

公孫乾心知盟主必有重要之事計議，口中答應一聲就在下首一把椅子上落坐。

萬啓岳目光一掠在座衆人，說道：「兄弟發出金劍令，路程較遠的少林，華山，近日內不可能趕到，目前已經到的巳有武當、白鶴、形意三派，加上崆峒派的霍大俠，柳姑娘，在實力來說，已經相當堅強了。」

口氣微頓，接下去道：「本來兄弟應該再多等上幾天，也許還有其他門派趕來，但方才霍大俠回來之後，他帶了五個人，那是五雲門江南分壇總領隊孫必顯，他本是八卦門封掌門人的師弟，四五年前就投入五雲門，這次經霍大俠勸告，毅然棄邪歸正，和他同來的四人，其中一個是霍大俠的師弟任東平，一個是年老哥的令郎年其武，還有兩人，一個是滄州太極門聞太師的哲嗣聞柏年，一個是少林南支俗家弟子陸承遜，他們四人，都是中了五雲門『忘我丹』迷失神志的人，現在均巳恢復清明，方才來至敝莊，和兄弟三人密商之後，返回江南分壇去了。」

形意門徐子常道：「這孫必顯靠得住嗎？」

霍從雲道：「孫必顯只是誤入歧途，據兄弟看來，確是誠意棄邪歸正，兄弟可以保證，決不會懷有貳心。」

萬啓岳接着道：「五雲門江南分壇，五日前夜襲敝莊，幾乎全部就擒，後來雖然被人救走，但據聞壇主至今下落不明，由右領隊冉文君升任副壇主，實力有限，目前又有孫必顯等五人爲內應，這是最好的機會，因此兄弟之意，不如趁機先挑了他們江南分壇，古人有一句話，蔓難圖也。而且以咱們目前的實力，可說輕而易舉，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清塵道長道：「霍大俠的意見呢？」

霍從雲道：「萬盟主這意見，也是不錯，以咱們目前的實力，挑了他們的江南分壇，確是沒有多大問題，這也就是說先清除他們在江南的勢力，等於剪除他們一隻翅膀，而且江南分壇兩隊男女武士，差不多全是江南武林各門各派的子弟，能把他們這些人救下來，也是好事，然後再找五雲門總壇，一決勝負，兄弟當然贊成，只是兄弟按下孫必顯等五人這着棋，現在就用上了，未免太可惜了。」

萬啓岳道：「霍大俠之意……」

霍從雲笑道：「這和盟主的主張，也並不相悖，只要暗中告訴他們不可露了形迹，咱們挑了江南分壇，他們可以隨同一部份人敗退回去，那就有機會打入他們總壇去了，不過咱們在動手之際，務必放過冉文君，也留一點空隙，讓她帶幾個人走就是了。」

他這番話，大家可以聽得出先前似乎並不同意立時就採取行動，但因這一主張是萬盟主提出來的，他不好反對，故而作了這樣的補充，目的在使孫必顯五人這着棋，依然隱藏起來，留待後用。

年嵩昌是個急性子的人，這時接口道：「盟主這一意見，經霍老哥加以補充，那就這麼辦，咱們先挑了江南分壇，至少可以清除五雲門在江南的勢力，然後會合各大門派，對付他們總壇，就可以一舉殲滅倡亂江湖的五雲門了。」

萬啓岳道：「不知諸位道兄還有什麽意見？」

白鶴門吳綏之道：「兄弟認爲盟主先剪除他們翅膀的主張，深合兵法之道，咱們一切聽盟主調度就是了。」

萬啓岳道：「道兄好說，咱們決定行動，事不宜遲，五雲門江南分壇的巢穴，是在蕪湖以北的東梁山，他們夜襲敝莊，

是循水道來的，是以咱們事前根本一無所知，兄弟之意，咱們此次行動，人數不用太多，也以走水道爲宜，到了蕪湖的北首大橋登陸，直逼東梁山，才不致走漏了風聲。」

說到這裏，回頭朝公孫乾道：「公孫總管，船隻和一應用具，你立即派人準備，咱們定明天一早動身，還有，你去挑選二十名莊丁，都得改扮成水手，路上食用之物，也要準備週全，沿途不准停泊，直放蕪湖。」

公孫乾躬身道：「屬下遵命。」

事情就這樣決定。

公孫乾當了二十幾年總管，一應事情，自然辦得十分週到，兩艘篷船，是從糧行借來的，當然不會引人注意。

第二天一早，萬啓岳率同萬少岳、公孫乾、清塵道長、年嵩昌，坐了第一艘，霍從雲、柳飛燕、形意門徐子常、白鶴門吳綏之，坐了第二艘，悄然下船，二十名莊丁早已改換了水手服裝，在船上等候，大家下船之後，立即啓碇。

這等於是一次突擊行動，兵貴機密，才能出奇兵制勝。

如果走陸路，這二十九騎馳馬奔行，當然極易引人注目，走水道，這兩艘糧船拉上了船篷，駛在大江心，誰也看不到。

何況公孫乾早已調度好了，船上水手，分作日夜兩班，中途並不靠岸停泊。

三百多里水程，順水揚帆，不過兩天一晚，就抵達蕪湖。正好是第二天的初更時分，兩艘船已在大橋（地名）一片柳樹底下靠岸。

二十名萬松山莊的莊丁，早已脫下水手裝束，換上了青布勁裝，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的首先縱身上岸。

接着兩船的人也紛紛登岸，夜色迷離，江風勁急，公孫乾搶在前面，抬抬手道：「盟主請隨屬下來。」

萬啓岳問道：「離這裏還有多遠？」

公孫乾伸手朝西一指，說道：「離這裏不過七八里路了。」

萬啓岳點點頭道：「好，你在前面帶路。」

公孫乾答應一聲，立即走在前面。萬啓岳，清塵道長，霍從雲等人一齊跟着他身後而行，最後是萬少岳率領二十名莊丁，加快腳步往前奔行。

七八里路，行不到盞茶工夫，已經抵達東梁山山麓，孤峯臨江，看去只是一片黑幢幢的影子。

山麓間，矗立着一座巨宅，圍以高牆，看不到一點燈火。

在江南武林倡亂的五雲門江南分壇，生似毫無一點戒備。

這一瞬間，大家已經逼近莊院，對方還是毫無動靜。

萬啓岳腳下一停，抬抬手道：「公孫總管，通知他們五雲門的人。」

公孫乾答應一聲，左手隨着往後一揮，二十名莊丁同時亮起了二十盞氣死風燈，立時把莊院前一片空地，照得通明。

公孫乾筆直走近大門口石階，提高聲音大聲喝道：「黃山萬盟主請五雲門江南分壇的人出來答話。」

他這話聲是以內力送出，大概這座莊院最後進的人都可以清晰的聽到了；但他話聲出口，過了半晌，巨宅中依然沒人理會，也不聞半點聲息。

公孫乾不覺怒哼了一聲，說道：「五雲門的人聽着，萬盟主要你們壇主出來答話。」

巨宅中還是沒人出聲。

公孫乾已是忍耐不住，大喝一聲：「你們縮頭不出，難道咱們不會破門而入嗎？」右腕一振，手掌直豎，朝大門推去。

他站立在階下，相距大門還有丈許來遠，但這一記劈空掌，掌風如濤，應手而發，但聽「砰」然一聲，兩扇大門立時被掌風撞開！

不，這兩扇黑漆大門根本只是虛掩着，掌風堪堪湧到，大門已自呀然開啓，一團強勁的掌風，餘勁未衰，呼然有聲，直湧進去。

大門內一片黝黑，望去甚是深邃，雖然看不清裏面的情形，但目光所能注視到的地方，顯然沒有絲毫動靜，靜寂如死！

公孫乾這回可也作不了主，轉過身去，說道：「啓稟盟主，五雲門江南分壇之中，不見半個人影，也沒人答話，大門只是虛掩着的，要不要屬下先進去瞧瞧？」

萬啓岳道：「咱們一起進去。」

清塵道長說道：「萬盟主，對方故意隱藏起人手，必有詭計，盟主不可輕易涉險。」

萬啓岳大笑道：「咱們在江湖上，各式各樣的陣仗見得多了，這些不成氣候的東西，能使得出多少花樣來？公孫總管帶路。」

公孫乾口中答應一聲，但他是老江湖，萬盟主率領高手而來，對方連人影也沒露半個，如果說五雲門的人聽到風聲，棄了巢穴而逃，那麼這個江南分壇就可以撤銷了，還叫什麼五雲門？

他從身邊撒出魁星筆，功凝百穴，大步走在前面，一面耳目並用，步步爲營，留神觀察。

進入大門，越過小天井，兩旁雖然各有一排房舍，但經他凝神諦聽，依然聽不到一點人聲，只要有人躲匿在暗陬，總可以聽到一點呼吸，但他可以證實，這兩邊房舍之中，的確並沒有人隱伏。

二門的兩扇大門却敞開着，跨入二門，是一座大天井，迎面就是大廳，廳上陰森黝黑，還是不聞一絲人聲，好像進入了久無人住的曠宅。

五雲門擺下這座空城計，究竟目的何在？是誘人深入？

公孫乾雖然走了第一個，但萬啓岳，清塵道長、霍從雲等人，也緊隨他身後走來，最後是萬少岳率領的二十名莊丁，手挑氣死風燈，分兩行迅速從左右搶入大天井，燈光登時大亮。

這時公孫乾已經走近大廳前的石階，忽然一陣風迎面吹來，鼻中隱隱聞到一股濃重的血腥氣味。

他見多識廣，聞到這股血腥氣味，立時感到事有蹊蹺，腳下不覺一停，立即回身道：「啓稟盟主，這裏好像經過一場屠殺，屬下剛才聞到一股濃重的血腥氣味，似乎是從廳上傳出來的。」

（未完・十）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魔鬼槍手

（一）

龍驥・文
可飛・圖

不速之客

華燈高挑。

矗立在塞城中央大道的蔡氏大廈的第三層樓上燈火輝煌，人影幢幢。寬敞的場地擺下了數十張桌面，這時，已經到了九成客人，男女錯雜，笑語不斷，場面極爲豪華熱鬧。

幹什麼？原來是「蔡氏父子船舶公司」，成立十週年紀念的好日子。

請柬上寫的是七時入席，但是現在已是七時過五分，東主席上的座位還是空空如也，嘴饞的客人也只望着面前的四色冷盤淌口水，主人未到，做客人的說什麼也不能先動筷子。

正當大家紛紛看錶，竊竊私語之際，大廳靠近進門處那幾張桌面的客人突然靜了下來。這一份沉靜傳染得很快，僅僅幾秒鐘的時間，數百位客人竟然毫無聲息，使門外走道上的步履聲聽起來特別清晰。

先露面的是兩個穿着同色西裝，身裁相等的年輕人，接着一個兩鬢斑白，體型微胖的中年人，和一個濃眉大眼的年輕人相繼出現，誰都知道中年者是公司董事長蔡福元，那年輕的則是公司總經理蔡慶國——在塞城地頭上名號响叮噹的一對父子船舶企業家。

不知是那位擅長逢迎的客人領先拍响了巴掌。一動羣應，滿場立刻响起了轟雷般的掌聲。

這些拍掌歡呼的人未必個個都是興高采烈，其中也有些只是雙手揮動，不聽半

索償遺產

點聲響的裝模作樣者。說實話，蔡氏父子的作爲很難令人肅然起敬。儘管他倆打着「船舶」的旗號，大樓也愈建愈高，但是航來駛去的就是那麼一艘舊得該當廢鐵賣的破爛船，天曉得他們是怎樣將鈔票賺進來的，天曉得他們除了「船舶」之外究竟還幹什麼行當。反正知道的不敢講，不知道的也不敢問。

在掌聲中，主人翁蔡福元站起來一舉杯，這場盛宴就算開始了。掌聲立即消失，舉杯動筷比拍掌實惠得多。

在掌聲中，一個瘦瘦精精的中年男人來到了蔡福元的身邊，先恭恭敬敬地一彎腰，然後咬着耳朶說：「蔡爺！金鳳凰將她旗下最硬紮出衆的妞兒帶了二十來個，以壯聲色。她着小的請示蔡爺，要不要叫兩個過來，爲您斟酒？」

蔡福元一翻眼，低叱道：「趙堂！你這個總管事越混越回頭了。這還用問嗎？早就該讓她們先來這裏坐着，現在叫來多惹眼。」

「是！是！是！」趙堂只有彎腰躬身的份兒。「那麼……？」

「別嚕嗦！去叫過來。」說話的是蔡慶國。看來這小子有點反常，不然當着他老子的面，不該這樣神氣。

「是！是！」趙堂一副十足奴才像。

他剛一轉身，蔡福元已叫住了他：「趙堂，讓金鳳凰領着過來。」

趙堂傳話過去，立見一個年約二十四

、五歲，風姿綽約，騷媚入骨的健美婦人，一手各拉着一個面目姣好，身段玲瓏剔透的少女，捲着一陣香風，飄到蔡氏父子的席前，將兩個少女安頓在父子倆身邊，自己在對面坐下。

不用說，她就是那個名叫金鳳凰的女人，她必然見過世面，因爲她懂得收斂。只聽她輕聲吩咐說：「金娟，金玲！還不快向大爺和少爺敬酒。」

金娟，金玲立刻展露滿面甜笑，各爲父子倆奉上一杯，蔡福元捧着酒杯，只望着金鳳凰瞇瞇笑：「金鳳凰！妳越來越年輕了！五、六年前這樣，今天還是這樣，妳到底吃了什麽仙丹妙藥？」

金鳳凰樂在心頭，甜在嘴裏：「蔡爺！別只顧捧我，你還不是越來越年輕。」

「那麽，妳就不該叫我蔡爺了，該叫我蔡哥才對呀。」

「不行！」蔡慶國嚷了起來。「那樣我可就吃虧了。」

這對父子可眞有「教養」，竟然在大庭廣衆之下共同向一個風塵女子調笑。無怪乎金娟和金玲兩個抿着嘴在笑。她們一定是在訕笑天底下竟會有這種「寶貝」？其實，金鳳凰心裏頭也有這種感想，不過她見識廣就不足爲怪了。

她嫵媚地一笑，冲着蔡慶國：「少爺！我可不敢佔你的便宜啊！」

蔡慶國頭一歪，剛好咬上了她的耳朵：「金鳳凰！聽老頭子說，妳很有一套工夫，那天試試？」

金鳳凰不以爲忤，收斂的蕩態露出來了。格格地笑道：「我可不敢奉陪，少爺在花國中赫赫有名的『金槍將』，你可憐我這根骨頭吧！」

「別客氣了！誰不知道妳是交際圈裏的一塊老薑！」

「哼！」蔡福元瞪了他兒子一眼。「這小子又在胡說八道了。」

「哈哈哈！」蔡慶國却狂笑起來。

旁邊的幾桌食客一定是蔡家的自己人，不然他們絕不會如此不聞不見，早就該笑掉大牙了。

兒子狂笑，老子乾笑，金鳳凰浪笑，金娟，金玲的笑靨則一面辛酸，一半傻，五個人就這麽糊裏糊塗地大笑了一通。

笑完了，蔡福元朝兩個小姐一瞟冲着金鳳凰問道：「『清』的嗎？」

「當然，黃泥水豈能沏好茶！不單是這兩個，今天帶來的二十個全是『清』的，專門給你們『父子兵』留下的。」

「父子兵」這句詞兒是既謔又損，原來這一對「寶貝」還不時作「連襟」，眞是名實相副的「棄業家」。

蔡福元毫不在乎她的謔詞，反而怪笑道：「金鳳凰！難得妳有這片心。沒說的，姓蔡的在塞城混一天，妳就不用愁錦衣玉食，虧不了妳！」

金鳳凰樂得心花怒放，嚷着說：「不敢！不敢！有口飯吃就行了。」

「金鳳凰！」蔡慶國插嘴說：「久聞妳是『橫』『豎』『上』『下』不饒人。妳這張嘴果然厲害，算是領敎了一半，另一半今晚一定要領敎一下，看看妳到底厲害到什麽程度。」

做兒子的竟然當着老子的面前說出這種下流話，可是，蔡福元竟然不以爲忤地呵呵大笑起來。

不知是誰先領頭，敬酒的行動開始了，工商各界的闊佬，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大阿哥，一時將蔡氏父子這桌子圍了個水洩不通。

好不容易將這番敬酒的場面應付完畢，蔡氏父子已經有了五分酒意，金鳳凰和她旗下那兩個「清水」妞兒也順帶着被灌了好幾杯。

敬酒的人散去了，可是他們這張桌子上却多了個人，他是個年約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濃眉大眼，英氣勃勃，旁若無人地自飲自酌的，根本就沒有將同座的蔡氏父子放在眼下。

他適巧坐在金鳳凰的身邊，而她却以爲這位青年和蔡氏父子同桌共飲，自然有些來頭，再加上這位青年瀟洒自如，使這朵盛開怒放的薔薇私心暗動，因此便大獻殷勤，一面爲他酌酒，一面頻送着媚眼。

蔡氏父子不禁相對一視，各人眼裏都打了個問號。尤其是蔡慶國見到金鳳凰對這位陌生客人大獻殷勤，更是火冒三丈。若在平日，他早就要召喚打手揍人了。今天在大庭廣衆之下，總算還收斂了一些，耐着性子問道：「這一位朋友面生得很，請問是……？」

陌生客不等他說完，就擧杯插口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通名道姓都是俗套。來！蔡兄，咱們乾一杯，祝你今晚作個風流夢！」

這小子好狂，竟然敢和蔡慶國稱兄道弟，爲此，蔡慶國又怒，又楞，半晌未說出話來。

陌生客一口氣喝乾了杯中之酒，眉飛色舞地說：「江湖之中，分什麽你我？有錢大家用，有飯大家吃，有女人……呃……大家享樂，哈哈哈……」

他一面恣狂地笑着，一面摟緊了身邊的金鳳凰，在她頰上親了一下。她擱在桌子下面的一隻手，一定搔着了金鳳凰的癢處，不然她不會笑得那樣蕩，那樣花枝亂顫，那樣放浪形骸。

「金鳳凰！」蔡福元發出一聲低沉的怒叱聲。

「嘿嘿！」陌生客仍是談笑自如。「蔡大爺吃醋了！金鳳凰！快坐過去灌灌迷湯，老年人需要滋補滋補。」

他的語氣中不但沒有將身爲東主的蔡氏父子放在眼裏，反而處處嘲弄，奚落，挖苦……。

蔡福元的修養不算壞，可是也忍不住了。揚手一拍桌子，怒叱道：「朋友，你太放肆了。」

「嘻嘻！酒色之前你何必那樣拘謹呢？」一面說，一面又要去摟抱金鳳凰，她見到蔡氏父子雙雙變臉，不敢再放肆，一閃躱了開去。

蔡慶國霍地站了起來，一揮手，叫道：「趙總管！」

身爲總管的趙堂，立即跑了過來，彎腰請示：「少爺！有何吩咐？」

蔡慶國一指座上的陌生青年說：「這位朋友醉了，找兩個人扶他到客房去休息一下。記着，要好好侍候，如有簡慢，我要唯你是問。」

趙堂自然懂得他的意思，一歪頭，兩個彪形大漢立刻來到那位陌生青年的身邊，四隻鐵腕，兩隻搭上了他的肩頭，兩隻抄進了他的脅下。

這小子八成是吃過豹子胆，老虎心，滿面孔不在乎的神色，扭轉頭來咧嘴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嘻嘻一笑：「不勞各位費神，我沒有醉。這位蔡兄恐怕倒眞的是醉了，你們快扶他到房裏休息一下吧！」

趙堂不敢再讓他在這裏信口胡扯，連忙向兩個大漢一擠眼。兩個大漢四臂齊動，猛往上一提。就在這個時候，那個陌生青年兩臂猛力向後一搗，肘彎處正好搗在兩個大漢的小腹上。

「哎哎喲！」兩個大漢低呼了一聲，各自捂住肚子，連退了好幾步，再也不敢往上衝了。

陌生青年既沒有回頭，也沒有動一下，神態自如地端起一杯酒，煞有介事地凌空轉了一個圈：「來！乾杯，我說沒有醉就沒有醉。」

趙堂楞，蔡慶國怒，只有金鳳凰心中暗喜：這小子不但人長得帥，也眞够勁！

蔡慶國的右手往左脅下伸去，看樣子是想掏傢伙了。他老子可是個老江湖，知道對方是個狠手，連忙向蔡慶國和趙堂丢了一個眼色。

蔡慶國的手又從左脅下縮了回來，趙堂又忙着向隣座的手下發出暗號，立刻就有了幾十隻眼睛集中到那個陌生青年的身上。

蔡福元乾笑了一聲，這才開口說：「朋友！蔡某人看走眼了，原來是個有來頭的人物，酒也吃了，人也打了，該留個字號了吧！」

陌生青年的狂態突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一副冷峻的神色，語氣也是冷冰冰地無感情：「你最好不要問。」

「那麽，朋友今晚爲何而來呢？」

「前來祝賀貴公司『滿十』之慶。」

「嘿嘿！那眞是不敢當。」蔡福元說着端起酒杯說道：「來！水酒一杯，聊表蔡某人的謝意。」

「噹！」的一聲響，兩人擧杯互碰，各自飲乾了。

蔡福元放下酒杯後，又笑着說：「朋友！蔡某人想說一句話，不管朋友是否接納，均請不要見怪！」蔡福元以這種口氣說話，倒還少見。

陌生青年却大模大樣地一擺頭：「說吧！」

蔡福元乾咳了兩聲，算是清掃了喉嚨，然後說：「姓蔡的在江湖上混了不是一天，見過的好漢英雄也不少，像朋友這樣的人才眞是少之又少了。」

「你少捧好！」語氣森冷而無情。

一旁乾瞪眼的蔡慶國，不由怒火高張，要想發作，蔡福元連忙向他一瞪眼，復又接着說：「我說的是實話。不過，俗語說得好，好金砂要遇上好的煉金師，要進好的冶金爐。不然，永遠無法成爲光華燦爛的純金。」

「對這一門，我是外行。」

「嘿嘿！蔡氏船舶公司在塞城算不了什麽，可是像我們這樣財資雄厚的也並不多，如果朋友肯屈就，一定有你一展才華的機會。至於待遇……嘿嘿，就像朋友你方才講的那幾句說話，不分你我，大家共享。」

陌生青年翻一翻眼，問道：「你要僱我？」

「不敢言僱，應該說是禮聘。」

陌生青年毫不猶疑地點頭說道：「可以。」

蔡福元料想不到竟會如此簡單，連忙伸出手來說道：「君子重在一諾，來！握一握手。」

「慢點！」叱聲有些令人發寒。

蔡福元的一隻手簡直縮不回去，嘿嘿笑道：「朋友又反悔了？」

「我說話作事是從不反悔的。」

「那麽……？」

「你的手伸得太快了。我並沒有答應什麽時候受僱於你，因爲現在我受人委托的事情還沒有了結，一臣不能事二主。」

「哈哈……」藉着這一聲訕笑，蔡福元的手縮了回去。「朋友眞是一個重信義的人。那件事多久可完？」

「也許很快，也許很慢，不過我作事情一向喜歡『快刀斬亂疵』，我下定决心在半個月之內要辦完這件事。」

「這就是英雄本色。」蔡福元阿諛地說，「我能帮帮你的忙嗎？」

「正需要你帮忙。」

「現在能告訴我，是什麽事嗎？」

「爲一個弱女子爭回以前的產業。」

「哦！」蔡福元低呼一聲說，「數目大嗎？」

「不少。」

「奪產的人在塞城嗎？」

「在。」

「多久的事了？」

「十年前的事。」

蔡福元的臉色有些不對勁了，期期艾艾地問道：「你說的那……那個弱女子叫什麽名字？」

「方——素——君。」陌生青年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然後問道：「蔡大爺認識她嗎？」

蔡福元並未回答他的話，反問道：「你接受這件委託，她付你多少代價？」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談不上什麽代價。」

「你眞是個講義氣的人！」話聲中有調侃的意味。「不過，事隔十年，這筆賬恐怕很難算了。」

陌生青年自從收斂了狂態之後，面上就沒有出現過任何表情。此刻仍然是聲音冷漠地說：「我作事一向只准成功，不許失敗。」

「嘿嘿！你眞有信心。」

「蔡大爺願意助我一臂之力嗎？」

「當然。」蔡福元的目光盯在他臉上。「不過，我要先請敎一下，朋友的尊姓大名。」

陌生青年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呂——奇——。」

蔡氏父子莫不神情一楞，趙堂也呈現了茫然之色，他們在報上見過了有關呂奇的新聞，但他們却想不到呂奇會管這種閑事。

蔡福元怔神了一會，復又哈哈笑了起

來。「眞是幸會，幸會！呂先生！我有個小小的建議。星洲的景色不壞，你該去遊覽一下。」說着一指座間的金娟，金玲。「帶着她倆，保證你艷福無邊。蔡某人再致送美金五萬元作旅途之需。」

「蔡大爺爲什麼要對我這樣好？」

「嘿嘿！青年人應當及時行樂。聽說你的槍法很好，但你也可能會遇上背後打黑槍的人，到那時想樂也樂不成了。」

呂奇眼睛一翻，冷冷地說：「你是在軟硬兼施，威迫利誘。對嗎？」

「嘿嘿！你自己考慮吧！」

「你找錯了人！」呂奇冷冷地說。

突然，蔡慶國拔出了手槍，槍管平擱在桌子上，對準了呂奇的胸膛。嚇得座上的金娟，金玲，金鳳凰，連連躲閃。

呂奇神色自若地冷冷問道：「蔡兄想當衆殺人嗎？」

蔡慶國冷笑一聲說：「我給你一個機會，快拔槍吧！報上宣揚你的槍法如神，我今天倒要見識見識。」

「很抱歉！我沒有帶槍。」

「那你就該老老實實地站起來，跟我走。」

「我本來就該站起來了，可是並不是一定跟你走。」

「姓呂的！在塞城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你要以爲我不敢，那你就估計錯誤了。」

呂奇以一種近乎嘲弄的口氣說：「一個人在外面闖，單靠一枝槍並沒有多大用處，還要得靠智慧，你以爲我一個人就敢冒險闖入龍潭虎穴嗎？」

蔡慶國沉叱道：「你少嚇唬人！就是千軍萬馬在，你總是頭一個死。」

「蔡兄！希望你聽清楚我說的每一個字。市郊的蔡氏別墅中此時也在大開盛宴，整整有八桌女客。你的母親和你的妻子以及你的孩子也在座。女客中有兩個是我的人，她們帶着槍。這裏的客人當中有一個是我的朋友，她用一種無綫電通訊器和別墅中在保持連絡。我一遇難，你的母親，妻子，孩子都不能倖免。三命換一命，看看誰合算。」

蔡慶國不由楞住了，蔡福元更是緊張地叫道：「慶國！放下槍！」

呂奇向蔡福元瞥了一眼，冷冷地說：「蔡大爺畢竟是老江湖，知道我沒有說假話。」

蔡福元一揮手道：「姓呂的！你現在可以走了！」

呂奇點點頭站了起來，一把拉住了金鳳凰：「走！帶我到妳香閨去。妳是我平生中所遇到的最惹火的女人。」

金鳳凰有些怕，但是兩腳却不大聽話，聽任呂奇摟住她走出了大廳。

呂奇剛一離開，蔡福元立即向趙堂耳語一陣。趙堂接着下達命令，頓見十幾個彪形大漢，紛紛離座而起，尾隨了出去。

× × ×

金鳳凰經營的高級妓寨——「鳳凰女子公寓」位於塞城的運河邊，是一幢三層洋樓。傍水而建，眺望帆影漁火，雖然佈下的是肉慾迷陣．却還有點佳趣。

金鳳凰以爲呂奇只是藉她作掩護脫離現場，想不到他竟然眞的跟着她來到了她的香閨，她的香閨設在二樓臨街的一間大套房中，寬敞的陽台和落地長窗，空氣非常流暢，室內陳設也很華麗。

進入房中關上門，呂奇將身子投進沙發裏，金鳳凰却將身子投進了他的懷裏，媚聲媚氣地說：「呂先生！你眞帥！」她一面說，一面將兩手也伸進了他的懷裏，這是她一貫用的調情手法。忽然她的手碰到一樣硬硬的東西，她不禁驚叫一聲：「呀！這是什麼？」

「槍。別亂動！」

「你方才不是說你沒有帶槍嗎？」

「別太相信我說的話。席間也沒有我的朋友，別墅中更沒有帶槍的女客，不過唬唬那對膿包父子而已。」

「哈哈！」金鳳凰嬌笑着，「你的胆子眞够大啊！」

「金鳳凰，妳願否帮我一個忙？」

「樂意爲你作任何事。」金鳳凰嬌媚地笑着說道。

「說出來的話可別反悔啊！」

「別看我是女人，說話一向算數。」

「好！先拉開窗簾……不！拉上紗簾就行了。」金鳳凰連忙去拉上了紗簾，當她轉身要走回來時，呂奇却又叫道：「別動，就站在那兒。」

「幹什麼？」金鳳凰未免一楞。

「脫衣服。」呂奇一本正經地說。

「不行的。」金鳳凰忸怩起來了。「站在這兒脫衣服，豈不是被河邊的人看到了嗎？」

「沒關係，讓他們看。」

「不要吧！那多難爲情。」

「金鳳凰，」呂奇冷冷地說：「別忘了妳曾經答應過，願意爲我作任何事。反悔了嗎？」

「好！脫就脫，」金鳳凰像是賭氣般褫脫了外衣，只剩下了緊身的胸罩和短褲，氣呼呼地說：「需要脫個精光嗎？」

「好身裁！」呂奇瞇起了眼睛，一副頗爲欣賞的神氣。「本來要妳脫個精光的，緊身衣褲隔着紗簾看上去像全裸的一樣，留在妳身上吧！」

「你這個人好像有毛病。」

呂奇沒有理她，選了一張唱片，放在唱盤上，立刻响起了一陣激動的樂聲。他提高了聲音說：「金鳳凰！看過脫衣舞嗎？就學那個樣子，拚命地扭動身體。」

「我沒有學過什麼艷舞啊！」

「隨便怎樣舞動都可以，動作越狂越好，只要不離開那窗口。」呂奇掏出一張面額百元的美鈔，塞進了梳粧台的抽屜。「這是妳應得的代價。塞城最紅的脫衣舞娘表演一次也賺不了這樣多錢。」

「呂奇！」她嚷叫起來：「我不要你的錢，我只是因爲喜歡你，我才這樣聽你的話，你將錢拿回去。」

「很高興妳喜歡我。」呂奇冷冷地說。但他面上却沒有高興的笑容。「我希望妳一直聽我的話。繼續舞動，一直到這支曲子終止。然後很快地離開窗口，躲到床底下去。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出聲，也不要動。」

「你要幹什麼？」金鳳凰有些吃驚地問。

「不要問。」呂奇這時已經拔出了槍

，冷冷地說：「妳要是違背了我說的話，槍彈就會在妳身上開洞。」

× × ×

在對着公寓的河岸邊，正有幾個鬼鬼祟祟的影子在喁喁細語：「他媽的！這小子眞會玩！那臭娘們被剝光了。」

「嗨！金鳳凰在跳脫衣服哩！」這幾個傢伙一個個心癢難熬，垂涎三尺。

突然，一輛轎車吱地一聲停在他們面前，車上跳下一個人來。來人是蔡慶國。他一下車就開口低叫：「趙堂！趙堂！」

「少爺！」趙堂從暗處竄了出來。「我就在這裏。」

「人呢？」

趙堂朝對面明幌幌的陽台上一指，邪聲邪氣地說：「這小子不知死活，還在欣賞金鳳凰的脫衣舞哩！」

蔡慶國七分怒火加上三分妒火。使他狠狠地吐了口唾沫：「他媽的！金鳳凰也是個賤貨。」

「少爺！」趙堂問道：「別墅那邊怎麼樣？」

「他媽的！這小子虛張聲勢，我們上了他的當。七十多個女客中沒有一個人帶有槍。」

趙堂諂媚地笑着說：「料不到這小子霉星未退，色星又起，竟敢往風流窩裏闖。這下子他可跑不掉啦！」

「白剛來了嗎？」

「來了。」接着，趙堂又往暗處一招手，低聲喊道：「白剛！過來！少爹有話吩咐。」

白剛是個五短身裁的人·行動很靈敏地來到蔡慶國的面前，垂手聽命。

「白剛！」蔡慶國說．「今晚看你的啦！」

「放心！跑不掉這小子的。」

「待會兒下手的時候，要是這小子和金鳳凰那騷娘們纏在一起時，可別顧忌，省得那騷娘們留在世上狐媚人。」

「看金鳳凰的運氣吧！」看樣子，白剛的心眼兒還不錯。

忽然，一個大漢叫了一聲說：「燈熄了！」

「嗨！」趙堂瘦得露骨的肩頭聳了一下。「這小子到了牡丹花下等死啦！走！咱們進去。」

蔡慶國爭先逞勇，手一攔說：「你留在這裏聽我的號令，白剛，范五魁，你們兩個跟我來。」

「鳳凰女子公寓」雖然是一個高級娼妓大本營，但大部份都是在外面進行交易的。只有極少數的熟客才能登堂入室。蔡慶國按了門鈴，守門大漢在電眼中看到是這位又狠又闊的豪客，那敢怠慢，慌忙開門相迎。

傭婦阿桃也迎了出去，笑哈哈地說：「蔡少爺！今天是那陣風將您吹來了。」

「別嚷！我來找老闆娘的。」

傭婦知道蔡慶國和她們老闆娘還沒有建立過交情，也就用不着要障眼法。於是笑呵呵地說道：「蔡少爺請廳裏面坐，我去……」

「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吧！」

「少爺！」阿桃壓低了聲音：「她房裏有男朋友！」

「我知道，」蔡慶國不動聲色地笑着說：「那位客人是我拜把子弟兄，還是我介紹的哩！」

阿桃連忙讓開了路，笑呵呵地說：「原來這樣，那就請吧！」

蔡慶國又塞了一大把鈔票在她手裏，低聲說：「關照別人別上來打擾，咱們要偷偷地看看『西洋鏡』哩！」

「嘻嘻！蔡少爺眞會說話。」

這個時候，大部份的「貨色」都被召走了，而且又有不少人尚在蔡氏大厦的盛宴上，因此二樓上顯得闃無人聲。蔡慶國在上樓之前，先在樓梯拐角處，拉脫二樓的電源總開關。

蔡慶國雖未曾和金鳳凰訂交，但她那間房間却進去坐過，因此方位非常熟習，知道金鳳凰的房間是在長廊盡頭向左拐的第一間。

三人在上樓梯口停住，蔡慶國低聲問道：「白剛！『百合鑰匙』帶來了嗎？」

「帶來了。」

「去吧！這小子一定正在女人身上，保險沒有還手之力，要狠點！多幹他幾槍，務必要這小子喪命。」

「放心吧！少爺！」白剛身手矯捷地展開了行動。

蔡慶國盤算着，一兩分鐘就能聽到槍聲，雖然白剛的槍口上套着「滅聲器」仍然可以聽到子彈出口時的尖銳嘯聲。可是，五分鐘過去了，一點動靜也沒有。

怪！眞怪！

「怎麼回事？」蔡慶國喃喃自語說。

范五魁接口說：「八成是看『妖精打架』迷昏了頭。」

「沒有燈怎麼看得見。」

「有路燈呀！」范五魁自作聰明地說：「再不然他就是先用槍柄將那小子敲昏，等他在金鳳凰身上混水摸魚摸够了，才開槍結束那小子。」

「白剛不會那樣混蛋吧？」

白剛在蔡氏班底中是一把好槍手，難免會遭到別人的嫉妒，范五魁是利用上了這個機會。「少爺！你平日和手下的人相處得少，不瞭解各人的性格，白剛是個見女人走不動路的色迷。」

「他媽的！」蔡慶國又吐出了口頭禪。「你去看看。」

范五魁也去了，可是五分鐘過去了，仍是沒有動靜。

蔡慶國不禁心頭發毛，看來這個最近在報上出風頭的傢伙有點不好對付，於是打算溜之大吉。

驀然……

「噗！噗！噗……」一連幾响，傳進了蔡慶國的耳鼓。

他不由興奮起來。這下可好了，呂奇變成了不足爲奇，任你遨遊五湖四海，却教你陰溝翻船，他打開電源開關，飛快地向長廊盡頭跑去。

一拐彎，就和一個人打了個照面，那不是白剛，也不是范五魁，那兩個膿包「乖乖」地躺在地上。和他照面的人是目光冷峻的呂奇。槍在他手上，槍口却對準了蔡慶國胸膛，聲音冷漠地說：「進去！」

蔡慶國一見呂奇身上衣服穿得整整齊齊的，就知道上當了。可是，知道得已經

太晚，只得乖乖地向金鳳凰的房中走去。

呂奇打開室內的電燈，向沙發上一指：「坐在那裏，希望你老實點。」然後又向床下叫道：「金鳳凰小姐！貴客到了，妳請出來吧！」

半裸的金鳳凰從床底下鑽出來，一見坐在沙發上的是蔡慶國，驚呼了一聲，慌忙抓起一條被單裹在身上。

「金鳳凰！過去將蔡兄身上的槍拿出來。」呂奇向她揮着手說。

金鳳凰雖有些害怕，却也樂於遵從他的命令。立刻走到蔡慶國身邊，將他的槍套解了下來。

呂奇又沉聲說：「蔡兄！在外面混的人要識時務。現在摟着金鳳凰到陽台上去，告訴你們的人，就說事情已經解决。你要在這裏過夜，那兩個小子也要帮助處理善後，敎你的嘍囉們先囘去，表情愉快點，如果讓你的手下看出破綻，你就休想活命。金鳳凰！妳過去先去拉開紗簾，注意，妳的人不妥先露臉。」

金鳳凰照着做了，蔡慶國自然也不敢違抗。這個平日作威作福的惡少，遇上了扎手人物一點也沒有調皮。他摟着金鳳凰到陽台上，依照呂奇的吩咐向趙堂打了招呼。趙堂立刻帶着嘍囉們走了。

呂奇吩咐金鳳凰將窗拉上，接着又敎她解下蔡慶國的領帶，將他兩手翦在背後綁在床欄上。

他親自檢查了一番，認爲確實牢固之後，才將走道中的兩個人拖了進來，如法泡製，用他的領帶反綁了他們的雙手，然後塞在床下。原來呂奇並沒有殺他們，只是敲昏了那兩個膿包。

一切都妥當了，他叫金鳳凰到浴室去，關上門，聲色俱厲地對她說：「金鳳凰！不管我是不是喜歡妳，可是妳說過喜歡我。妳要絕對服從我的所有命令。」

「我不是都聽從你的話了嗎？」

「好！穿好衣服下去告訴妳的人，不准任何人上來打擾。」

「嗯！還有嗎？」

「如果發現了不明身份的人在屋外徘徊，或者蔡家的手下進來了，一面設法阻止，一面儘快通知我。」

「好的，化裝台上有個音樂電鈴，那是我們平日對付警察人員的，只要你聽見音樂電鈴响，就要注意。」

「我記住了！妳換好衣服就下去。」

金鳳凰却一把拉住了他的領帶，狡猾地說：「今晚我帮了你不少忙，用什麽謝我？」

「妳已得到應得的代價。」呂奇又冷冷地說。

「你是指那一百元美金嗎？我可眞沒有看在眼裏。」

「錢是最適宜表現謝意的東西。」

「好，如果你認爲用錢就可以買到一切的話，我現在以一千元美鈔向你買一個熱吻。」

呂奇不禁楞住了，良久，他才搖搖頭說：「錢買不到我。」

「我也是一樣。」金鳳凰以牙還牙地說，「固然我過去是標價出售的，可是目前我已退休。塞城的大闊佬不少，恐怕還沒有誰能教我站在窗口扭屁股；更無人能夠教我誠心誠意地帮他辦事。」

呂奇聳聳肩，以自嘲的語氣說：「看來這個竹槓是被妳敲定了。」

「當然。」金鳳凰語氣極爲肯定。「爲你，我已付出不少心力，足够資格獲得一吻的享受。」

「來吧！別嫌我太冷漠不够刺激就行了。」

金鳳凰的雙臂套上了他的頸頦，踮着脚湊上了紅唇。經過好幾分鐘後，金鳳凰才鬆開了他，雖然這個吻有些艱澀，她仍是感到心滿意足的，因爲她在此中還沒有遇上一個她所喜歡的男人。

現在，她凝視着他，喃喃地問道：「呂奇！除了你在宴席上那恣意的狂笑之外，我沒有看見你眞正地笑過。爲什麽？」

「如果心裏不想笑，強在面上裝笑，那不如不笑。」

「你是個怪人。可是我偏偏喜歡。」

「金鳳凰！妳在風塵中打過滾，怎麽還這樣天眞？」

「女人墜入情網時是很天眞的。」

這句話乍聽之下似乎有些令人噁心，但是，呂奇聽說這句話時並沒有噁心的感覺，因爲他體會得出金鳳凰對他是眞情流露的。

× × ×

被呂奇一攪，蔡氏大厦的盛會比預定時間散得早，八點鐘不到，客人都已走光。接着，趙堂也領着人馬班師囘朝了。蔡福元一見他囘來，就連忙地問道：「怎麽樣了？」

趙堂諂媚地笑一笑，低聲說：「解決了。」

「少爺呢？」

「他……他要在金鳳凰那兒過夜。」

「這小子！跟他老子一樣，見了女人走不動路。」蔡福元笑罵着，他似乎忘記了自己就是蔡慶國的「老子」。

「蔡爺！」趙堂貼近一步，壓着嗓門說，「你老人家太仁慈，當年就該將那臭娘們……」

「趙堂！」蔡福元沉下了臉。「我說過任何人都不准再提這件事，怎麽又提了？下次再提，當心我打爛你的嘴！」

「是！是！」趙堂一面彎腰，一面往後退。

就在這時，電話鈴响了。

「蔡爺！」趙堂連忙拿起了聽筒。「只怕是少爺打來的。」

「這小子！」蔡福元朝地上吐了口濃痰：「呸！就躺在那女人身上給他的老子打電話，簡直沒大沒小。」

「嘿嘿……」趙堂只是一味乾笑。

「哦……慶國！……甚麽事？」

他兒子在電話裏說：「爸！你趕緊來一趟。」

「小子！今晚上我不囘去怎麽行？」

「爸！不是我請你來作樂，我實在有事和你商量。」

「有事明天再說。」

「不行！很重要。」

「你先說說看。」

「電話裏不方便。」

蔡福元猶疑了一下，終於答應了：「好！我馬上就到。」

「爸！」蔡慶國在電話裏又鄭重地交待：「一個人來，也不要讓人知道你是上這兒來了。」

「是怎麽囘事？又跟你老子賣什麽關子？」

「你來了就知道了。」

蔡福元放下話筒後，立即吩咐備車。

× × ×

由於兒子在電話裏的「命令」，蔡福元隔着一條街便下了車，然後改乘的士來到了「鳳凰女子公寓」。

一進門，金鳳凰就迎着了他，戲謔地說道：「蔡爺！今晚上演一齣『父子會』嗎？」

面對着許多女人，蔡福元得裝點身份，於是他緊綳着臉問道：「少爺呢？」

「在我房裏。」

「他在妳房裏，妳怎麽能閑着？」

「誰知道他爲什麽將我趕了出來。」

「噢！」蔡福元心想房裏有個死人，當然要趕妳出來了。不過他嘴裏却在說：「他大概是要先養養精神。」

「蔡爺！這大概是你蔡家的祖傳秘方吧！」

蔡福元不再理她，一個人上了二樓，來到金鳳凰的房門口，伸手一推，門開了，但他只跨進一步，就楞住了。

他機警地想退出來，身後却又敎人攔住。

「蔡爺！」攔住他的人正是他以爲已經死掉的呂奇。「既然那麽遠跑來了，就坐一會兒吧。」

蔡福元看着他兒子被綁在床欄上那副可憐相，立即傻了眼，乖乖地將肥胖的軀體投進了沙發。

呂奇在他對面坐下，燃起了一支烟，聲音冷漠地說：「蔡爺！你在塞城地頭上混得不錯，聽說也攢積了幾文。不過我姓呂的却不會眼紅。這次我來，既不想掀你的屋頂，也不想抽你的後腿。只不過是替人辦事……。」

蔡福元連忙接口說：「呂老弟，我答應過給你美金五萬元，如果嫌少，你只管開口，我姓蔡的只要拿得出，不還價。」

呂奇一揚手，半枝香烟不偏不倚地落進了烟灰缸。語氣森冷地說：「蔡爺！我姓呂的可不是流氓出身，也不是見錢開眼的人，你得弄清楚。」

蔡福元一見利誘不成，連忙轉圈說：「以呂老弟你的意思……？」

「姓呂的不曾在江湖上混過，自然不瞭解你們『五福』兄弟間的過節，恩怨，我不願過問。薛福成是你老大，他被警方追緝時射殺，你身爲小弟，不照顧寡嫂，那只怪薛福成當初拜把子結兄弟的時候瞎了眼。可是，你侵吞了薛福成的遺產，如今薛福成的遺孀找上了我，那我就不能不管了。塞城是個無法無天的地方，我只有用流氓的手法來對付你。我姓呂的包收爛賬拿佣金，那樣會拿得心安理得一些。」呂奇這番話說軟不軟，說硬不硬。可是話中藏着的骨頭，却教蔡福元聽了蠻不是滋味。

遲疑良久，他才問道：「她怎麽對你說？」

「她要收囘她的本錢，和這十年的利息。」

「多少？」

「美金一百萬元。」

「胡說！」蔡福元吼了起來。

呂奇眼睛一瞪。「你是說她？還是說我？」

「她……她胡說。」

「有憑有據，我也調查過，她一點都並沒有胡說。」

「我所有的財產也沒有那樣多錢。」

呂奇道：「蔡爺！眞人面前不說假。一百萬美金是方素君說的數目，我說你該給她二百萬美金才够公平。」

「甚麽？」若非蔡福元的身體太重，他一定會從沙發上跳起來。

「這十年來你撈進不少，你的大嫂子出本錢，難道她不該分一點紅利嗎？沒有她那筆錢，你混不到今天這種場面。」

「妳呂的！你抽幾成？」

「過去我沒幹過這種事，但也打聽過行市，一成半，應該很公道。」

「那是三十萬美金，我給你。」

「不行！」呂奇說得斬釘截鐵。

「加倍。只要你不再管這件事。」

呂奇連連搖頭說：「不行，不行！我從來不作欺人之事，更不想欺侮一個女人，同時，我喜歡拿心安理得的錢。」

蔡福元一發狠，冷冷一笑說：「姓呂的！這樣你會一分錢也要不到。」

「眞的嗎？」呂奇面上流露出可怖的

獠色，「我有辦法讓你們父子手腳全斷，比死還受罪。」

「你仍然要不到一分錢。」

呂奇聳肩一聲冷哼：「那我倒要領教你們這對父子的狠勁！」說着，向蔡福元一步一步地逼近過去。

蔡福元雖然有股狠勁，但是面對面地看着呂奇那對像毒蛇般的目光，心頭也不禁發寒。

呂奇來到了他的面前，揚起了右手，只伸出一根食指，指在他的鼻尖上，聲冷如水地說：「二百萬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我也不指望你今晚就能交欵，十五天的時間給你去籌欵，過一天一隻胳臂，斷腿，算上你的老婆，兒子，媳婦，孩子，你可以多拖二十天，不信你試試看。」呂奇說完之後，連自己也感到吃驚，他發覺自己的態度比一個眞資格的流氓還要令人可怕。

蔡福元更是吃驚了，他不禁囁嚅着說：「呂老弟，讓我考慮……」

「十五天的時間足够你考慮的了。」

「那麽，我可以……走了嗎？」

「請便！」呂奇一擺手。

蔡福元立即就要脚底抹油——開溜，呂奇又沉聲地叫住他：「慢走。」

「還有……？」

「將你兒子帶走。」

蔡福元只想早點離開這個瘟神，所以也不敢提起蔡慶國，此時一聽呂奇的命令，連忙過去爲他兒子鬆綁。

等到蔡慶國鬆了下來，呂奇才走到他的面前，冷冷地說：「蔡兄，我給你十五天的時間，給我送十萬元美鈔，那是你方才欠我的，別忘記。」

蔡慶國傻了眼，半晌之後，才囁嚅地說：「那來的這……這筆賬？」

「哼！」呂奇鼻孔裏冒出一絲冷氣，「我不在乎你派人打我的黑槍，打到了，算我倒楣，打不到，讓我捉到，那就請拿十萬元美鈔來，聽說這是黑社會中槍手們公訂的價錢，如果不信，可以派你那位膿包槍手去打聽打聽。」

蔡慶國這才知道是怎麽回事，嘴上也不說甚麽，唯唯否否地答應着，心想：早點離開了這小子再說。

呂奇一脚踢起了床上垂下來的被單，指指床下說：「將你的槍手帶回去，他們一點也沒有受傷，你儘管再派他們來，不過，你得再算計一下，你有多少個『十萬元』！」

蔡慶國也不理他，在床底下拖出了白剛和范五魁，爲他們鬆了綁，這兩個打手已經醒過來了。

范五魁一來想邀功，二來也想出剛才那一槍柄的怨氣，趁呂奇轉身之際，拔出七首向他背後刺去，動作快捷，顯示他是「薄葉子」的能手。

誰知呂奇背上好像長着眼睛，一側身范五魁七首從他的脅下穿過，揮臂一夾，范五魁一隻胳臂就像上了老虎鉗，一絲也動彈不得，叭噠一聲，七首落下了地，釘在地板上不住地顫幌。

白剛本來也想來夾擊，此時一見呂奇的駭人身手立即驚若寒蟬，一點也不敢妄動。

呂奇並不去難爲范五魁，輕輕地鬆開了他，車轉身子，對着蔡慶國說：「蔡兄！背後動刀五萬，你一共欠我十五萬美金了。」

蔡慶國看他制服范五魁的那一手就已經楞住了，不過，當着部下的面，也得充充場面，冷笑了一聲說：「記着吧，這筆賬總是要算的。」

「你可不能這樣的說，我只給了你十五天的限期。」

「那還有三百六十個小時。」

「行！你比你老子够胆。」當蔡家這四個人走到門口，呂奇又喊了聲：「等一下。」

他們也眞聽話，竟然都停下了步子轉過身來，蔡慶國却抓住機會，奚落地說：「看樣子你也不是一個乾脆的人。」

「爲了要將話說清楚一些，只得麻煩點。」

「說吧！」蔡慶國神氣十足，因爲他知道現在呂奇不會將他怎樣。「希望你這次能將所有的話說完。」

「從今天起我要住在金鳳凰這裏等你們的消息，要想打黑槍，儘管派人來，可是不准找金鳳凰的麻煩，她是被我逼迫的女人，不然，我姓呂的不答應。」

「還有嗎？」蔡慶國又問上了一句。

「你們可以走了。」

蔡慶國狠狠地瞪了呂奇一眼　這才轉身而去，不過，他的步子比其他三個人跨得都大，四個人剛離開，金鳳凰就隨着一陣香風飄了進來。

「呂奇！你怎麽讓他們走了？」她嚷着問道。

呂奇似笑非笑地說：「妳一個人能接待五個男人嗎？」

「你這個人，」金鳳凰捏起粉拳在他胸前捶了一下，「人家跟你說正經話，蔡家父子不好惹啊！你以爲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們要狠嗎？」

「放心，他們不敢找妳的麻煩。」

「可是你呢？古話說得好，強龍難壓地頭蛇，他們人多勢衆，和警方又有勾結，鬥下去你準會吃虧的。」

呂奇毫不在乎說：「我從來不作吃虧的事。」

「呂奇！你不能太大意啊。」

「放心吧，」呂奇掩着嘴打了個呵欠，「該睡了。」

「在我這裏睡嗎？」金鳳凰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

「怎麽？妳不願意？」

「不但願意，而且還食宿免費。」

「不，我從不喜歡被女人『養』。」

「這是什麽話？」

「金鳳凰，咱們要將話說一個清楚，我只是借用妳的屋子，你的床，妳得睡到別的屋子裏去，這個時候我還不想進入溫柔鄉。」

金鳳凰不禁楞住了，半晌才說：「你是存心要我坍台？」

「金鳳凰，照我的話去做，晚上門關緊點，有生人來通知我一下就行了，要尋歡樂，得等到我的事情辦妥之後。」

（未完・一）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冷天星、小神手被雲玄妖道用迷神毒霧薰陶，他和小神手忙吞下八步斷魂散解藥，幸未被昏迷，此時進來的兩小婢將他們拏去見雲玄妖道，雲玄敦請巫山二嬌擺酒慶功，二嬌要索取冷天星同去，雲玄不肯，冷天星此時詐作昏迷不醒，用傳音入密請二嬌協助，一舉將雲玄妖道用赤癸掌擊斃，趁機和小神手逃脫，以爲將二嬌擺脫，免她們再次糾纏，行至半路二人因服了斷魂散解藥滲入心經骨髓，二人昏倒，二嬌趕至，知道難以解救，惟一希望是請爹爹趕來施救，隨將冷天星抱去在一座雁鳴寺臨時用玄陰九轉神功，延長他的生命，等候救治……

妙手回天術

天南毒王不再躊躇，連忙探手懷中，取出在青雲庵採集的空空妖尼頭上的毒瘤汁，向小神手口中滴入了數滴。

不久，只見小神手掙扎了一下，忽然挺身而起。

他迷迷茫茫的四顧一眼，叫道：「冷少俠……冷……」

忽然，目光接觸到面容恐怖的天南毒王與葉文青，不禁啊的一聲驚叫跳起來，喊道：「你……你們……是……人是……鬼？」

天南毒王苦笑一聲：「老夫不但是人，而且還是在武林中出過大名之人……」聲調一沉，道：「你叫什麼名字？」

江湖結良緣

小神手吶吶的說道：「我……沒有名字。」

葉文青湊了上來，溫柔的道：「可憐呵，那你定是一個棄兒了？」

小神手點點頭道：「不錯，我自小就沒有爹娘……」

目光滴溜一轉，道：「我記得已經毒發欲死，是兩位老前輩救了我麼？」

他已經定下心來，對天南毒王與葉文青也不怎麼怕了。

葉文青道：「是我丈夫救了你……不過……」

有些爲難的忖思了一下，道：「你已經與常人有些不同了。」

小神手並不計較這些，興奮的道：「我……可以不死了麼？」

葉文青道：「那是自然，如果你不嫌我們夫婦，我們……」

小神手雙膝跪地，道：「老前輩救命之恩，晚輩粉身碎骨難報萬一……」

目光滴溜一轉，道：「兩位老前輩如果不嫌晚輩粗陋，晚輩願意……」

葉文青緊張的道：「你願意怎樣？」

小神手原是十分聰明的人，聞言忙道：「晚輩願意拜認兩位前輩爲義父母，不知兩位前輩可肯收錄？」

天南毒王、葉文青俱皆大樂道：「你當眞願意麼？」

不待兩人問完，小神手已經噗通一聲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向兩人拜了四拜，叫道：「爹！娘！……」

天南毒王、葉文青樂得嘴巴都闔不攏來，兩人呵呵大笑，說道：「孩子，快些起來……」

小神手爬了起來，依偎在兩人身邊，道：「孩兒從有生以來，就沒有名字，爹娘該替孩兒取個名字。」

天南毒王沉吟着還未開口，葉文青却微微一笑道：「今日能够相逢，都是一個緣字，就叫獨孤緣可好？」

天南毒王大笑道：「好，好！孩子……今後你就叫獨孤緣吧！」

小神手連忙又拜了一拜道：「孩兒遵命！孩兒畢竟也有了名字了！」

天南毒王望望天色，說道：「咱們走吧！」

葉文青開眼笑，與天南毒王相依相偎，帶領着小神手，踏着迷濛的夜色緩緩而去，逐漸消失於黑暗之中。

× × ×

如今，且說巫山二嬌與冷天星。

宮美姊妹抬着冷天星飛步而行，逕奔雁廻嶺雁鳴寺而行，不過半個時辰左右，已到雁廻嶺頭。

雁廻嶺上遍生松柏，陰森葱鬱，雁鳴寺在松柏遮覆下，雖是白日之中，也有一份陰森恐怖之感。

宮美腳步一收，悄聲道：「妹妹，你抱他一下，我先把這廢寺搜查一遍！」

宮玉接過冷天星的身子，抱於臂彎之中，吶吶的道：「這裏實在陰森得很！」

宮美微微一笑道：「妳有些怕麼？」

宮玉也一笑道：「光天白日的，我怕什麼？……」微微一頓道：「不過，這廢寺中也許並不是空寺，姐姐留神一些！」

原來破落的山門前打掃得一塵不染，潔淨之至。

宮美皺皺眉頭道：「縱然有人，說不得也要委屈他們一下要他們搬個家了！」

蓮步輕移，向山門上輕輕叩了幾下。

山門內寂無聲息。

宮美微一用力，山門呀然而開。

只見院中荒草沒脛，但磚縫石階之上，却打掃得靜無纖塵，顯然這廟中果然已不是空寺。

宮美愕然忖思道：「難道是那個遊方的和尚看上了這座破廟，要在這裏重建香火麼？」

仔細看去，却又不像。原來大殿中的佛像東歪西倒，根本就沒有清理打掃。

宮美訝然不已，沉聲叫道：「廟裏有人麼？」

廻音隆隆，却無人應聲。

宮美眉宇深鎖，探手抓出一把追風弩扣在掌中，縱身向內走去。

越過大殿，是西廊雲房，在西廊中幾間較為完整的房舍之內，似是果然有人住在其內。

原來窗上都用新紙糊過，附近也都修整得煥然一新。

宮美微微鬆了一口長氣，暗道：「看來大約是路過的武林人物，借此暫住，只需亮出名號把他們趕走也就是了，大約一般江湖人物，對巫山雲夢宮多少還有些顧忌！」

當下湊近門前，沉聲叫道：「房內有人麼？」

門窗嚴扃却無人應聲。

宮美雙眉皺了一皺，又叫道：「房中住的是何方神聖，啞巴麼？」

房中仍然寂無聲息。

宮美實在忍耐不住了，右手握着追風弩，左手猛然向房門之上用力推去，但聽卡嚓一聲，門閂斷折，房門應聲而開。

宮美怔了一怔，原來房中只有一張木榻，一副桌椅，雖是門窗緊關，但後窗却是開的。

顯然房中之人關了前面門窗，却由後窗走了出去。

宮美閃身入房，掃視一圈，正自納悶之際，却聽有人沉聲喝道：「光天化日之下，闖到我房中做甚，要偷東西麼？」

宮美乍然轉身，定神看去，只見由外面進來的是個身着白衣的少女，柳眉如黛，唇似丹朱，使他不禁為之生出一陣自慚形穢之感。

當下強做鎮定的冷冷一笑，道：「這裏是姑娘的居處麼？」

那白衣少女冷聲道：「難道是給妳預備的麼？」

宮美冷笑道：「這裏是荒嶺廢寺，人人皆可前來，姑娘誣人偷竊，未免侮人太甚了吧，妳可知本姑娘……」

那白衣少女冷冷一笑道：「不用自報名號，我沒有興趣查問你的家世，識相的話最好滾了出去！」

這話實在說得太重了，不要說巫山二嬌一向狂傲自大，就算換上別人，也絕難忍受得了！

宮美眸光森然一轉，厲喝道：「這是妳自尋死路了！」

抖手一揚，一把追風弩逕奔白衣少女的要害打去！

她與那白衣少女相距不及一丈，在這等距離之下，追風弩猛然出手，依她的經驗說來，還沒有誰能逃得出去。

殊料那白衣少女格格一笑，揚手招了一招。

說也奇怪，她那纖纖五指，竟像有強大無比的吸力一般，竟把那一把追風弩一支不少的完全吸了過去。

只見她掂在手中，微微一笑道：「這樣小巧的玩藝，也能算暗器麼？……」微微一頓，又道：「不過，針尖上的劇毒却也够狠，如非本姑娘，若是別人遇上妳們，倒不啻是遇上了兩條毒蛇！」

宮美杏目圓睜，驚訝得再也說不出話來。

她有記憶以來，尚未經驗過這樣離奇之事，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這白衣少女是誰？

當下吶吶的道：「姑娘芳名是……」

白衣少女格格一笑道：「告訴妳妳也不知我是誰，我叫南天嬌，聽說過麼？」

「南天嬌？……」

宮美喃喃了一遍之後，又道：「我確然尚是第一次聽說這名字，本姑娘自愧不如，告辭了！」

她已打定了主意，趕緊離開此處，免得……

念頭尚未轉完，却聽那白衣少女笑道：「想走了麼？」

宮美方自一怔之際，只見那白衣少女已然有如幽靈一般攔在了她的面前，阻住去路。

宮美柳眉倒豎道：「妳想怎樣？」

南天嬌噗哧一笑道：「只怪妳選錯了地方，不該跑到雁鳴寺來！」

宮美道：「我原認為這是廢寺，既是被妳佔了，我走開也就是了！」

南天嬌搖搖頭道：「沒有這樣簡單，既然來了，就不妨在此多留兩天……」

宮美蓄勢待變，微怒道：「我已一再忍讓，妳還想怎樣？」

南天嬌笑道：「妳所以一再忍讓，無非是為了我武功高過於妳，否則，方才那一把淬毒的弩箭，就已經把我送到陰曹地府去了……」聲調一沉，喝道：「單憑這一點，就該讓妳在這裏享受幾天！」

宮美冷冷一哼，驀地推出兩掌，向南天嬌劈了過去，同時嬌軀疾轉，向廟外放步就跑。

但她的武功畢竟是差了一截，南天嬌單掌一揮，化解了她劈到的兩掌，人却又已攔在了她的面前。

同時，不待宮美二度出手，兩縷指風過處，已將她的穴道閉了起來，使她頓時成了一段木樁。

南天嬌微微一笑，道：「好一個不識羞臊的丫頭，今天非好好的懲戒妳一下不可……」

聲調一揚，叫道：「秋妹快來！」

不待話落，只見另一間廂房中跑出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應道：「姐姐叫我麼？」

原來她竟是秋風山莊僅存的孤女岳曉秋。

南天嬌嘻嘻一笑道：「今天沒出廟內，就獵到了一隻白羊，咱們該好好享受一番了！」

岳曉秋皺皺眉頭道：「她得罪了姐姐麼？」

南天嬌哼了一聲道：「若非姐姐武功比她高明，早死在她的手裏了！」

屜曉秋伸伸舌頭道：「姐姐想要怎樣處置她，殺了她麼？」

南天嬌噗哧一笑道：「罪不致死，叫她受點苦頭，也就算了……」聲調一沉，道：「鞭子，繩子，就煩妹妹帮我拿出來吧！」

岳曉秋應了一聲，旋身向房中走去。

宮美雖被點了兩處主穴，全身僵挺，但却知覺未失，能聽能看，聽得南天嬌與岳曉秋的對答之言，不由又急又怒，又羞又惱。

同時，她惦記着廟外的宮玉與昏迷中的冷天星，不知她是否發覺了自己的失手被擒沒有，她採取了什麼措施。

忖思未畢，只見岳曉秋已然走了出來，手中果然拿着兩捲生絲細繩，與一支沉甸甸的皮鞭。

南天嬌眸光轉動，恨恨的道：「姐姐平生最恨的就是淫婦蕩娃，與不知羞恥的婦人女子，咱們女孩子的顏面都被這些敗類丟光了……」微微一頓，道：「像上次懲戒那張大戶的養漢娘們一樣，先賞她一頓鞭子再說！」

拂手一指，兩縷指風過處，把宮美的穴道竟又解了開來。

宮美怔了一怔，正要拔步逃走，却聽南天嬌陰沉沉的喝道：「站住……大約妳總該知道，絕難逃得出本姑娘的掌握，如果妳不想慘死，最好還是乖上一些！」

宮美震了一震，只好收步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姑娘還想把我怎麼樣呢？」

南天嬌格格一笑道：「要把妳怎麼樣，就看我一時的興趣了，且說說看，妳到底想死想活，願否接受本姑娘的處罰？」

宮美眸光流轉，只見南天嬌滿臉殺氣，陰沉沉的並無一絲笑容，岳曉秋左手握繩，右手挐鞭，也是面孔緊板。

她原是十分狡猾，不吃眼前虧的人，眸光向那皮鞭瞄了一眼，暗道：既是遇上了這麼一個魔星，說不得只好受點委屈，還是保存生命要緊，何況與她無怨無仇，大不了讓她抽上幾鞭而已。

當下連忙陪笑道：「婢子願意接受懲罰！」

南天嬌冷聲笑道：「好下賤無恥的一張嘴臉……」聲調一沉喝道：「既願接受懲罰，就快把上下衣服剝了下來！」

「啊……」宮美吃了一驚，吶吶的道：「這……這……求姑娘慈悲為懷，免了去衣吧！」

南天嬌重重一哼道：「妳還有什麼羞恥之心麼？這裏都是女人，放心剝吧……須知本姑娘一言既出，絕不更改，除非妳不願再活下去！」

聲色俱厲，宮美不由又震了一震。

只見她眸光四轉，無奈何伸手去解鈕扣。

岳曉秋已經持着白絲細繩走了過來，催促的道：「我這位姐姐是個最討厭拖宕時間的人，妳最好乾脆一點，也許能少挨幾鞭！」

宮美滿面羞紅，只好一件一件，將內外衣服完全剝去，直到一絲不掛，果然像一隻白羊一般。

岳曉秋毫無憐惜的將她雙手手腕縛牢，立刻向一株巨松枝椏之上吊去，直到宮美雙腳腳尖勉強尚能跕在地下時，方才停了下來。

只聽南天嬌沉聲吩咐道：「五百鞭！」岳曉秋並不遲疑，手挐皮鞭，雨點一般抽了下去。

宮美一向嬌生慣養，那裏受過這等苦楚，不過眨眼之間，背脊、臀部以及雙腿之上俱皆鞭痕纍纍，處處青腫。

同時，殺豬一般的嬌啼，嚎叫不止。

岳曉秋似是對同性的女子也有一股恨意，足足抽了五百鞭，方才停下手來。

南天嬌一直默聲不響，等到岳曉秋鞭完之後，方才嘻嘻一笑道：「門外還有兩人，咱們合力把他們弄進來吧！」

岳曉秋連聲應着，向山門外走去。

及至看到躺在地上的冷天星與木彫石塑，被點了穴道的宮玉之時，差點失聲喊叫了出來。

南天嬌得意的一笑，道：「妹妹，姐姐答應妳的事就要實現了……」

伸手一指宮玉道：「巫山二嬌都不是好貨，這一個可以免去鞭打，也把她上下衣服剝光，陪她姊姊吊着去吧！」

岳曉秋含羞應了一聲，將宮玉搬了起來，向廟中拖去。

她心情十分激動振奮，不過眨眼之間，就將宮玉也像剝皮的白羊一般吊了起來，宮玉雖免去了鞭打，但被吊的姿式却與她的姊姊略有不同。

宮美是雙腕被縛，足尖踏地，宮玉則手腳被綑到了背後，肚腹朝下懸空吊在那裏。

南天嬌已把冷天星搬入了廂房之內，悄聲叫道：「秋妹！」

岳曉秋連忙跑入房中，只見南天嬌笑盈盈的道：「按說巫山二嬌，遇到我的手裏，誰也難逃活命，今天姊姊不殺她們，只要她們受點皮肉之苦，那是因為她們把妳的心上人送了來之故……」

岳曉秋紅着臉道：「姐姐又拿我開玩

笑了！」

南天嬌凝重的道：「姐姐要問妳一句話，妳必須據實說來……妳是否眞的愛這冷天星？」

岳曉秋紅着臉，一言不發。

南天嬌眸光一轉，笑道：「原來姐姐會錯意了，妳根本不愛這姓冷的，只是憤於他的無情使妳對他有些痛恨而已……」微微一頓，續道：「這容易，待我殺了他給妳出氣吧！」

五指一駢，就向昏迷不醒的冷天星胸前點去！

岳曉秋大吃一驚，忍不住叫道：「姐姐手下留情，我愛他，殺了他我也活不成了！」

南天嬌收手一笑道：「妹妹，不這樣，是換不出妳這句乾乾脆脆的話來吧！」

岳曉秋臉色紅得像火一般，羞赧的叫道：「姐姐，妳……」一時羞得恨不得找條地縫鑽了下去！

南天嬌噗哧一笑道：「妹妹，既然如此，現在該聽姐姐的了……」

眸光向昏迷不醒的冷天星一瞄道：「他絕毒入侵本是絕症，現在姐姐設法帮妳救他，然後讓他和妳同偕百年之好，妳可肯聽姐姐的話麼？」

岳曉秋吶吶的道：「謝謝姐姐！」

南天嬌笑道：「自己姐妹用不着客氣的……」

說話之間，把內室房門一掩，道：「妳在內室之中，聽我的吩咐行事，必須胆大心細，不能有一絲錯失，否則，他可就不易好了。」

岳曉秋怔了一怔道：「小妹遵命！」

南天嬌背向內室而坐，輕輕的道：「妳髮髻上可有銀針！」

岳曉秋忙道：「有！」

南天嬌道：「第一，把房內燈燭燃了起來，第二，把冷天星衣服盡皆除去！」

「啊……」岳曉秋驚叫道：「這……這……」

南天嬌凝重的道：「如果妳當眞愛他，想救他性命的話，最好暫時收斂起這些兒女嬌羞之態。」

不久，房中傳出一陣衣履悉索之聲。

南天嬌臉上浮起一陣愉悅的笑容叫道：「秋妹，都準備好了麼？」

岳曉秋吃吃的道：「好……了。」

南天嬌沉凝的道：「現在，把銀針在燈火之上燒過，使他仰面而臥！」

不久，又傳出了岳曉秋的聲音道：「好……了。」

南天嬌朗聲道：「現在要先用針灸之術，認清他的『膻中穴』刺了下去……」

岳曉秋似是有些緊張，顫聲叫道：「刺入多深呢？」

南天嬌道：「見血即止，然後，再刺他的『建里穴』，刺入三寸……」

在南天嬌指揮之下，岳曉秋一一照做，大約盞茶左右，已把冷天星週身的要脈大穴刺遍！

南天嬌喘了一口粗氣，問道：「他額頭見汗了麼？」

岳曉秋忙道：「不錯，他流的汗很多了！」

南天嬌一笑道：「那是好現象，現在，妳還要爲他犧牲上幾滴鮮血……」微微一頓，道：「刺破妳的中指，給他肚臍內滴入七滴鮮血！」

不久，岳曉秋道：「都辦完了！他……還是那個樣子……」

南天嬌一笑道：「他的毒傷太重了，那裏會好得這等快法……」

岳曉秋苦笑道：「姐姐，我可以給他穿起衣服了麼？」

南天嬌聲調一沉道：「給他穿起衣服，那就功虧一簣了……妹妹，記得我告訴妳的玄陰九轉之術麼？……」

岳曉秋苦笑道：「我……我……」

南天嬌道：「妳怎樣，不肯麼？」

岳曉秋吶吶的道：「我……我實在做不出來！」

南天嬌喟然一嘆道：「既然做不出來，我也不能勉强於妳，不過，冷天星的性命，和你們兩人的幸福都繫於這件事上，妳自己再考慮一下吧！」

內室中良久沒有聲息，顯然這不是一件容易決定的事。

南天嬌長身而起，忽道：「針灸之術過後，七滴陰血已入肚臍之中，如不即刻施以玄陰九轉之術，冷天星就要立刻血凝心經，氣涸丹田而死了！」

岳曉秋着急的道：「姐姐，沒有別的辦法麼？」

南天嬌大聲道：「沒有，沒有！」

只聽岳曉秋有氣無力的叫道：「姐姐，不要催我，我……立刻就做！」

隨之內室中又起一陣衣裙悉索之聲。

南天嬌微微一笑又在原地坐了下來。

時光慢慢溜走，不知不覺間已經過去了兩個時辰。

南天嬌在內室門外就地趺坐，瞑目養息，彷彿老僧入定一般，久久未動。

忽然，她瞿然而醒，眸光流轉，面部浮起一陣困惑之情，但略一諦聽，立刻又露出了一絲笑容。

原來她聽得出內室中兩人均勻的呼吸，顯然均在熟睡之中。

她欠身而起，忽然又是一陣呻吟之聲傳了過來，南天嬌訝然一驚，但旋即又露出了一個釋然的笑容，擧步向房外踱來。

被裸體縛吊的巫山二嬌，一副狼狽之相，滿面痛苦之情，櫻唇緊咬，不時哼出一絲微弱的呻吟。

南天嬌冷冷的踱至宮美身旁，掃了一眼她那遍身的鞭痕，笑道：「賤婢，這滋味好受麽？」

宮美斜睨了她一眼，求道：「可以放開我們了麽？」

南天嬌淡淡一笑道：「這點懲罰，對妳們來說實在還嫌太輕了一些！……妳們姊妹就忍耐着慢慢享受吧！」

被四肢反縛，懸吊着的宮玉，嘶聲叫道：「我們和妳有什麽仇恨，妳要這樣折磨我們？」

南天嬌噗哧的一笑道：「仇恨固是沒有，但本姑娘最恨的是蕩婦淫娃！」

宮美咬牙道：「我們姊妹是蕩婦淫娃麽？」

南天嬌笑道：「雖然我很少進入中原，但江湖道上對妳們的穢行醜聞，流傳得也够多了，既然碰到了我的手上，就只好

怨妳們命運不濟了！」

宮美嘆口氣道：「這樣說來，妳是位武林之中的大女俠了？」

南天嬌冷冷一笑道：「是與不是，都用不着妳來恭維！」

宮美兩眼一眨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愚姊妹已經知道過錯了，既然妳是位女俠，難道不容我們改過？……」微微一頓流淚道：「求妳……饒了我們吧！」

巫山二嬌，一向飛揚跋扈，橫行江湖，像這樣哀哀求人，實在是前所未有之事，只因遇到了武功高強之人，不但受盡了侮辱鞭打，而且還要軟語哀求，這也是巫山二嬌的卑賤之處。

南天嬌格格笑道：「本姑娘並不是心軟之人，求是沒有用的！……」眸光森然一轉，接下去道：「妳們只有一個機會，那就是希望有人來到此處，把妳們救了下來，否則，妳們兩人也只好活活餓死在此了。」

不待話落，又向廂房之中走了回去。

宮美幽幽一嘆，自語般的喃喃道：「看來只好等爹爹來解救咱們了！」

懸吊在上的宮玉沉默了一陣，忽然忍不住噗哧的一笑。

宮美怔了一怔，道：「死丫頭，妳笑什麽？」

宮玉幽幽的道：「咱們給爹爹的飛鴿傳書原是騙他的，咱們本來是要在此處施用玄陰九轉的大回天術給冷天星療傷，料不到却弄假成眞，眞要等爹爹來解厄救難了！」

宮美咬牙切齒的道：「遲早有一天，我誓報此仇！」

宮玉嘆口氣道：「那丫頭武功高不可測，報仇之事，只怕不容易了！」

宮美哼了一聲，道：「爭勝之道，不一定仰仗武功，計策謀略，才是取勝的主因！」

宮玉咬牙道：「眞要有一天使她落在咱的手裏，我要把她加在咱們身上的折磨加十倍償還給她！……」

皺眉哎喲叫了一聲，又說道：「爹爹要到什麽時候才能來呢？我實在……受不了啦！……」

宮美堅定的道：「忍耐着點，據我想最多明日此時，爹爹一定會趕來！」

宮玉又哀哀嘆息了一聲，不言語了。

× × ×

南天嬌悄悄走回廂房之中，只見內室房門仍然緊閉，凝神聽時，兩人仍然鼻息沉沉。

她眉梢微鎖，輕輕喊道：「義妹……義妹……曉秋！……」

只聽到一陣模模糊糊的呢喃，沒有應聲。

南天嬌扁嘴一笑，伸指輕彈房門，叫道：「死丫頭，該甦醒了！」

房內有了應聲，只聽岳曉秋啊了一聲，立時響起了一陣床板震動，衣裙悉悉率率之聲。

而後是冷天星的吃驚低呼，與衣褲刷刷的亂響。

不久。

房門打開來，首先出來的是岳曉秋，只見她滿面排紅，鬢髮不整，纖纖玉手尚在忙亂的結着鈕扣。

冷天星則木立門內，兩眼瞪得滾圓，面色青一陣，白一陣，紅一陣，紫一陣，望着南天嬌與岳曉秋發怔。

南天嬌眸光利箭般的一轉，向冷天星笑道：「你怎麽啦，傻了麽？」

冷天星如夢初醒，連忙雙拳一拱，道：「南……姑娘怎的也在此處，這裏是什麽地方，在下怎會……？」

目光瞥了岳曉秋一眼，臉色頓時又漲得有如豬肝一般，顯然在房中發生之事，他都已知道了。

南天嬌淡然一笑，道：「過去的事，你都記不起來了麽？」

冷天星皺着眉頭道：「在下……原是與小神手一起逃出二賢莊，被巫山二嬌遇到……」

南天嬌道：「不錯，再試着往下想一想……」

冷天星恍然道：「小神手毒傷發作，而後在下……」南天嬌接道：「你與那小神手一樣，都是劇毒內侵的絕症！」

冷天星運息了一下，道：「在下此刻却已毒傷盡癒，功力全復，這是南姑娘救了在下麽？」

南天嬌雙手連搖道：「我可沒有這麽大的能耐，問我義妹吧！」

岳曉秋滿面緋紅，垂首不語。

在青雲庵外與南天嬌初次相遇時的情形冷天星歷歷如昨，他記得南天嬌曾對他大爲責備，要他非岳曉秋不娶之言。

如今……。

當下只好走前兩步，深深一揖，道：

「「岳姑娘！在下上次……」

岳曉秋微微檢衽，道：「我知道了，上次是你受了空空妖尼妖術禁制……」

冷天星道：「是姑娘救了我麽？」

岳曉秋紅着臉道：「我……」把頭俯得更低的道：「你還是問南姊姊吧！」

冷天星困惑的又轉向南天嬌道：「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尚請姑娘明示！」

南天嬌目注兩人，爽朗的一笑道：「好吧，我告訴你，當你與小神手逃出二賢莊時，適巧被我發現，因爲巫山二嬌那兩個賤人隨後趕了出來，所以我不便走了過去……」

冷天星心中雖想知道巫山二嬌去了何處，但因恐怕滋生誤會，只好忍在心裏，未加追問。

只聽南天嬌續道：「當你毒發昏倒之後，那個賤人商議着如何救你之法……」

聲調一沉，又道：「她們兩人之所以救你，完全是出於一種邪惡的淫蕩之行，我本要立刻出手殺了那兩個淫娃，但聽她們說要來雁迴嶺雁鳴寺，正好借重她倆把你弄來！……」

冷天星試探着問道：「南姑娘就住在這裏麽？」

南天嬌微微一笑道：「這裏只是落脚的地方……現在就說到怎樣救你了……」

冷天星忍不住接問：「巫山二嬌？」

南天嬌傲然一笑道：「在江湖道上，那兩個丫頭雖也薄有微名，但在我手中，却還算不了什麽，不過擧手投足之勞，就收拾了她們……」

冷天星深信此言不虛，因爲他就是見

識過她的神技絕學的，心頭微微一動，試着問道：「姑娘把她們殺了麼？」

南天嬌一笑道：「最初我倒眞想殺了這兩個敗類，但後來一想，倒不如活着折磨她們一下，所以……」

嘻嘻一笑，住口不語。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姑娘究竟把她們怎麼樣了？」

南天嬌面色一沉，道：「你這樣關心她們麼？……」眸光却又柔和的一轉，道：「要她們受點皮肉之苦，沒什麼大不了的，現在，兩個賤人已被剝得赤身裸體，吊在外面樹上，你可要去看上一看麼？」

冷天星紅着臉道：「不，不！在下不過順便問上一問而已！」

南天嬌淡然一笑，又道：「而後，我檢查過你的傷勢，本來是無藥可救的絕症……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救你……」

關色立轉沉肅，目光凌厲的盯着冷天星臉上，道：「那就是玄陰九轉的大同天術！」

其實，方才發生之事，冷天星已經完全知道，自然也不會有多大的意外驚訝，但面色也沉肅了下來，又復向岳曉秋深施一禮，道：「姑娘如此捨身相救，實使在下……終身不安！」

岳曉秋喃喃的道：「沒有什麼，你也曾救過我的性命，我……」

南天嬌一笑接過去道：「我這位義妹的心地最是善良，她雖然犧牲得如此之大，救了你的性命，對你却沒有任何條件，要求……不過……」神秘的一笑：「我却是有條件的！」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姑娘儘管吩咐，在下無不遵從！」

南天嬌凝重的道：「你說的可是良心話？」

冷天星忙道：「在下別無所長，只有從不謊言欺人一節，尚足自慰。」

南天嬌道：「那很好，我且問你，你準備怎樣報答我義妹的救命之恩？」

冷天星吶吶的道：「這……這……」為難的忖思了一下，道：「南姑娘可有特別的指示？」

因爲這樣直接詢問如何報恩，確然是一件難以回答之事。

南天嬌微微一笑道：「設若我提了出來，你會答應麼？」

冷天星心中忐忑不安的道：「在下一定遵命！」

事實上，南天嬌以「鳳頭蛇尾針」刺傷黑風老魔，點了他的穴道，方才救了自己與不了和尚，同樣的也算救命恩人，不論她提出什麼條件來，只怕自己是無法不答應的了！

南天嬌乾乾脆脆的道：「與我義妹結爲夫婦，立刻行禮成親！」

冷天星「啊」了一聲，道：「這……這……」

南天嬌面色一沉道：「怎麼，不肯答應？」

冷天星吶吶的道：「不是不肯，而是……這樣未免過於草率了一些！……」微微一頓，又道：「而且，在下父母死亡，滿門受戮的血仇未報，何況尚未屆成婚之年，如何能成家立室？」

南天嬌冷哼一聲道：「廢話，須知我義妹爲救你性命，已把清白的身子爲你沾汚，江湖兒女最是不拘俗禮，如果你有誠意爲何又不能就此成親？」

冷天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只有吶吶的道：「只是在下不學無術，恐怕辱沒了岳姑娘……」

南天嬌道：「這更是廢話了，我義妹如非對你傾心相許，怎會施展玄陰九轉的大同天術救你的性命？」

冷天星俯首忙應道：「在下只好應命了！……」

南天嬌輾顏一笑道：「我已說過，江湖兒女最是不重俗禮，只要你們對天一拜，各自暗暗一表心跡，由我做你證明之人，你們今後就是夫妻了！」

岳曉秋早已羞得抬不起頭來，在南天嬌拖拉下，與冷天星就在房中對天一拜，又互拜了一拜，各自暗暗對天一表，就算完成了婚禮。

岳曉秋羞赧之情已經好了甚多，向冷天星暗暗呶嘴示意。

冷天星困惑不解，只好輕聲問道：「岳姑娘有什麼事麼？」

這話被南天嬌聽到了，面色一沉道：「你叫什麼？……」

眸光森然一轉，接道：「旣已成爲夫婦，也該改個稱呼了！」

冷天星吶吶道：「多謝姑娘指點！」

南天嬌向岳曉秋道：「方才你又呶嘴又擠眼的，以爲我看不到麼，……要做什麼？」

岳曉秋紅着臉道：「他傻死了，連一點暗示都不懂！……」

南天嬌笑道：「妳要暗示他什麼？」

岳曉秋吶吶了一下道：「我們蒙姊姊撮合，理應拜謝一下！……」

冷天星恍然大悟，連忙與岳曉秋雙雙向南天嬌一拜道：「多謝南姊姊成全！」

南天嬌雙手連搖，道：「好了，好了，我可受不了這一套……」眸光一轉，續道：「但願他日江湖平定之後，再擾你們補請一次喜酒，高高興興的熱鬧一番！」

冷天星忙道：「那是自然！……」

南天嬌顧自又道：「我的事情總算已經告一段落，現在我可要走了，你們兩人……今後併肩携手，同行江湖，比起我來是強得多了！……」言下頗有感喟之情。

岳曉秋皺皺眉道：「姊姊要去那裏？難道……我們不能同行麼？」

南天嬌爽然一笑道：「你們新婚燕爾，要我夾在中間做什麼呢？……」微微一頓，又道：「至於我，也許就要回家，也許還要在中原道上留連幾天！……」

岳曉秋憂愁的道：「我們以後怎樣見面呢？」

南天嬌感嘆的道：「會合分離皆有定數，該當相見自會相見，不該相見時，也是強求不得的，不過……」輾顏一笑，道：「爲了咱們姊妹一場，總有一天我還會找你們一聚！」

冷天星一旁不知說什麼是好，吶吶了一陣，道：「在下先後兩次蒙姑娘相救，又復蒙撮合婚姻，深恩大德，愧無一報，日後倘若姑娘有用得到在下之處，只要一紙相召，不論千里萬里，在下立刻就會應

命動身，雖是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南天嬌笑道：「只要有你這番心意也就够了！……」眸光轉動了一下，又道：「此地已沒有什麼值得留戀之處，咱們走吧！」

冷天星漫應一聲，道：「在下當先帶路了！」擧步就向房外走去。

岳曉秋眉頭微皺，忽然放聲大叫道：「回來！」

冷天星聞聲一怔，連忙收步轉身，道：「秋妹……有事麽？」

岳曉秋紅着臉，道：「你不能從那邊走！……」

南天嬌也恍然大悟的道：「不錯，外面樹上吊着兩個光屁股的女人，多少有些不大雅觀！……」眸光一轉，道：「你由窗子走吧！」

冷天星躊躇了一下道：「巫山二嬌雖然行爲不檢，尚無大惡，南姑娘……把她們放了吧，在這深山古刹中，如果無人解救，只怕會活活餓死了！」

南天嬌放下臉來道：「你這是替她們求情麼？」

冷天星微微一驚，說道：「這……在下不過認爲，如果她兩人罪不至死……那就……」

南天嬌冷哼一聲，道：「不行，我最恨的就是蕩婦淫娃，這兩個臭丫頭把天下女子的顏面都丢光了，……」眸光森然一轉，接下去道：「如果有人解救，就算她們命大，否則，只好讓他們早點轉世投胎了……我們走吧！」口中說走，人却站着未動。

冷天星明白她心中之意，恐怕自己趁機去救巫山二嬌，當下連忙微微一笑，平平靜靜的道：「南姑娘說得極是，在下……就由窗口中先走一步了！」

伸手一拂，一股暗勁起處已將後窗推開，而後雙肩微動，疾如流星突起，逕向窗外穿去。

此刻已是日落時分，西風陣陣，黃葉凋零，在這荒嶺古刹之中，益發顯得淒清蒼涼。

冷天星有如飛鳥一般，疾墜落於山門之前。

只見南天嬌與岳曉秋正姍姍由廟中而出。

南天嬌順手掩上山門，却用金剛指法，龍飛鳳舞的在山門寫下了兩行大字，只見寫得是：「此廟已封，擅入者死！」

冷天星皺皺眉道：「這樣一來，她們兩人豈不是死定了！」

南天嬌笑道：「這是我一念不忍，給她們留下的一條可生之路……」眸光凝注在冷天星臉上，接道：「須知人性最是好奇不過，倘若沒有這八個大字，由此經過之人也許望望然而去，不會踏進這座破廟之內，但如有這八個大字，任何人都會有進內一看究竟之心，那兩個賤人也許就會因而不死了！」

冷天星道：「姑娘聰明過人，實不愧是人海奇女子……」

南天嬌大笑道：「用不着給我拍馬！……」說着由手指上取下一枚戒指親自戴於岳曉秋手上，道：「這點小物件，就權充見面禮吧！」

岳曉秋連忙謝過，只見那戒指十分小巧，上面嵌上了一塊赤紅色的寶石，灼灼發光，如經光亮一照，在很遠之處都可看到。

在那寶石四周，則雕着四隻小小的蛇頭，雖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却維妙維肖，十分逼眞！

岳曉秋細看了一下，道：「如此名貴之物，想必還有其他用途！」

南天嬌頷首一笑道：「妳我姊妹相處的日子不多，我多少還有些隱密之事不曾對妳說過……」

岳曉秋兩眼睜得大大的道：「不是妳說一向隱居邊疆的麼？」

南天嬌道：「那是不錯，不過，中原道上也有我爹爹的一批家中屬下之人，這枚戒指就是我家的標幟，帶在手上，遇到有危機事故之時，也許會有些帮助！」

冷天星也感到十分驚訝困惑，看來以天下之大，眞是什麼樣的高人隱士皆有，這南天嬌高深莫測的武功，迷離神秘的身世實在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岳曉秋入神的道：「姊姊不能說得詳細些麼？」

南天嬌皺眉笑道：「我不能再多說下去了，來日方長，也許終有一天我會把身世告訴給妳，但現在，……」

有些依戀的微吁一聲道：「我必須與兩位說再見了。」

話聲未落，人已鶻起如飛，幾個起落之間已經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之中，失了踪影。

冷天星、岳曉秋佇立原處，幾乎有半盞熱茶之久，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終於，還是岳曉秋先開口道：「星哥，咱們……走吧！」

冷天星回顧了緊閉的山門一眼，微吁一聲，道：「走吧！」

就在暮色夕陽之中，兩人儷影雙雙，併肩携手向嶺外走去。

岳曉秋緊依冷天星肩下　忽然幽幽的問道：「咱們要去那裏呢？」

冷天星被問得怔了一怔，倒吶吶的說不出話來。

他有許多事情要做，一時却又不知從何做起。

陰靈教兇風正熾，江湖滔滔未定！

滅門之仇未報，無數恩恩怨怨未了！

……………

他感到自己肩頭的担子太重了，但現在，他該怎樣呢？

忖思之間，只聽岳曉秋又輕輕碰了他一下道：「星哥……你怎麼怔起來了？」

冷天星恍然一笑道：「我覺得做人實在太難了！……」話鋒一轉，道：「當我與小神手由二賢莊逃出之後，他先我毒發而倒，以後却失去了他的消息，不知他是生是死！他的師父三手神君對我曾有莫大之恩，我……」

岳曉秋道：「吉人自有天相，倘若命不該絕，自會得救！」

冷天星苦笑道：「話雖如此，但至少我該到他昏倒的地方看看！……」沉聲嘆息了一番，又道：「倘若他已經遭了不幸，我總該使他入土爲安，否則，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見他師父三手神君。」

岳曉秋道：「你還記得那地方麽？」

冷天星點點頭道：「那裏甚是荒僻，既是巫山二嬌沒把他弄走，必定還躺在原處！」

岳曉秋道：「既是如此，那還遲疑什麽，咱們快去吧！」

冷天星連連頷首，略一辨識方向，立刻與岳曉秋逕奔二賢莊的方向走去。

不多時，兩人已到小神手昏厥之處。但見荒草蔓蔓，那裏還有他的影子。

岳曉秋道：「你没有記錯地方吧！」

冷天星着急的道：「這裏的一石一木我都還記得，怎會錯了地方……」跺脚急道：「如不是被人所害，就是遭了山間野獸的毒吻了！」

岳曉秋道：「若是被野獸吃了，地上不會如此潔淨，至於被人所害，他已是毒發將死之人，也不會讓人二次動手，何況，就算眞的被人害了，那人也絕不會傻得要把屍首帶走，所以，依我看來，你猜的都不會對……」

冷天星道：「但他的人呢，又怎會人不見了呢？」

岳曉秋道：「看起來必然是被人救走了！」

冷天星怔了一會，默默忖道：這話也有幾分道理，其實，這也是自我安慰之言，難道小神手也能像自己一樣的有此奇遇，被人以玄陰九轉的大回天術相救了麽？……但，這似乎是絕無可能之事。

小啓：「長劍篇」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諒。 ·編者·

當下長吁一聲，道：「隨他去吧，是死是活，也只能看他的命運安排了！……」目光四轉，黯然叫道：「秋妹，咱們走吧！」

懷着沉重的心情，當先走去。

岳曉秋由後面追了上來，輕聲道：「星哥，現在……咱們再上那裏去呢？」

冷天星又怔住了，目光定定的看了岳曉秋一眼，道：「秋妹，現在咱們是夫妻了，可容我有話直說麽？」

岳曉秋震了一下，道：「難道你認爲我希望你有事瞞着我麽？」

冷天星忖思着道：「秋妹可知道秋風山莊的白菱秋？」

岳曉秋面色微微一變，道：「不就是僞冒陰靈教門主之女，又與你同受空空妖尼所制的白姑娘麽？你爲什麽要……提起她來！」

冷天星嘆口氣道：「她是與我同共患難之人，所受空空妖尼的禁制未解，又在二賢莊內爲雲玄妖道所擄，那雲玄妖道本名史向善，乃是陰靈教主史去惡的胞兄，當時聽他言中之意，因爲陰靈教主恨透了她，大約已將她解往陰靈教去了！」

岳曉秋皺皺眉：「以她在陰靈教闖的大禍而論，只怕他們是不會輕饒她了！」

冷天星道：「那是自然，所以……」

岳曉秋不假思索的道：「那咱們必須設法救她出來！」

冷天星大喜道：「難得秋妹心胸如此寬大，小兄……」

岳曉秋噗哧一笑道：「你把我當成什麽人了，醋娘子麽？」接着却面色一紅，把頭扭了開去，道：「不過，陰靈教高手如雲，邪術凌人，只是咱們兩人之力，恐怕……」

冷天星皺眉道：「白菱秋僞冒陰靈教主史去惡的女兒，却把他眞的女兒囚禁數年之後，又復用計殺死，而且曾下上了慢性毒藥，史去惡等人早已把她恨入骨髓，一旦被捉了回去，恐怕立時就是慘死之局，所以，咱們要救必須趕快。」

岳曉秋也雙眉深蹙道：「既然如此，那就趕快吧，好在陰靈教總舵距此不過一天多的行程，也許吉人天相能順利的把她救了出來！」

冷天星投注給她一瞥感激的目光，立刻又奔向川中九頂山的方向行去。

夜色漸漸深沉，已是三更左右。兩人一路疾馳，至少已走了七八十里的路。

忽然——冷天星脚步一收，道：「糟了！……」

岳曉秋吃了一驚道：「怎麽了？」

冷天星目光四掠，道：「這路有些不對了！」

岳曉秋舉目看時，只見此刻正處一片深山之內，四面俱是層巒叠嶂，一時果然看不出那裏有路可通

原來冷天星路徑本來不熟，加上心頭沉重，又復是在深夜之中，是以走來走去，竟然走錯了路徑。岳曉秋躊躇了一下，道：「星哥可知道這山叫什麽名字？」

冷天星搖搖頭道：「我彷彿從没到過此處，怎會知道？」

岳曉秋有些焦愁的說道：「那怎麽辦呢？」

冷天星忖思移時，道：「眼下之計，只有找個獵戶人家，打聽一下路途，否則盲目亂走下去，反而更划不來了！」

岳曉秋道：「這裏分明是一片荒山，有什麽獵戶好找！」

忽然——正當兩人躊躇不決之際，只聽一縷幽幽的哭聲傳了過來。

岳曉秋柳眉一皺道：「奇了……這荒山深夜之中怎會有人啼哭？」

而且，那哭聲一聽就知道是出於婦人女子之口。

冷天星道：「想必是獵戶人家夫妻吵架，咱們正好問問道路了！」

於是，兩人逕奔哭聲傳來之處走去。

不久，在一處山谷之中，他們尋到了那啼哭之人。

只見一座新墳前爬伏着一個中年婦人，正在哀哀痛哭。

岳曉秋皺皺眉道：「看來不是夫妻吵架，是死了人啦！」

冷天星沉肅無言，緩步向那婦人走了過去，輕輕叫道：「老太太……」

那中年婦人吃了一驚，啊的叫了一聲，面色微變的仰頭望着冷天星，全身不停顫抖的道：「你……你……」

冷天星呆了一呆，道：「在下夜行迷路，不想遇到妳在此啼哭……」

那中年婦人面色緩和了一些，但仍哭泣不止，却不肯開口說話。

岳曉秋湊上前去，同情的叫道：「這位伯母，人死不能復生，夜已經很深了，還是想開一點，回家去吧！」

（未完・十三）

渾天儀的製造者

張衡

混沌書生

張衡的號叫平子，是西元一世紀末二世紀初東漢時候的人，家在當時荊州南陽郡的西鄂縣地方。現在河南南陽城北有個鄂城寺，據說這就是漢代西鄂城的遺址，鄂城寺附近有個村落名叫下村塞，那就是張衡誕生的地方。

張衡的天資很聰明，讀書又用功，到了十多歲的時候，已經成爲當地的一位青年學者了。

後來東漢政府，叫張衡做太史令，主持天文的觀察和研究工作。

中國的天文學一向是十分發達的。還在周朝初年，也就是西元前一千年左右，中國人就注意觀察天上的星辰，把許多星辰歸納整理爲二十八宿。到了西元四世紀的戰國時代，有位楚國的天文學家名叫甘德的寫了一部「天文星占」，又有一位魏國的天文學家名叫石申的寫了一部「天文」，後來有人把這兩部書合併起來編成一部「甘石星經」的天文書。在書裏面記載了一百二十顆恒星的位置，這比西方國家裏希臘人編的最古的「恒星表」要早出七、八十年，比他們最有名的「多勒米恒星表」更早出了二世紀。

日蝕，這是天文學上的一個重大的現象。西方國家裏的第一個記載這個現象的是希臘人泰耳，他的書裏記載了西元前五八五年的那一次日蝕。但是中國的先民遠在泰耳以前就注意這個日蝕的現象，而且在很早時候就把它記載在書上了。

我們知道掃帚星這個名詞吧！這在天文學上叫做彗星，其中有一顆特別明亮的叫做「哈雷彗星」。這是一六八二年英國人哈雷發現的。可是，在中國，還在西元前六一一年就已經發現了這顆彗星了，而且把它記載在當時的歷史書——「春秋」上面。這比哈雷的發現要早出二千二百九十三年，而且是世界上第一次有關彗星的記錄。

太陽上也會起風暴，起風暴的地方在我們地球上的人看來便成爲一塊黑斑。這個現象，在西方國家是在一六〇七年才發現的，發現的人叫刻白爾，當時他還以爲是水星走進了太陽的位置呢。以後等伽利略發明了望遠鏡，才把這個黑斑的現象看清楚。可是中國先民却在西元前二八年就發現這個現象了。這件事情，使西方的天文學家不得不吃一驚，有個美國的天文學家海爾在他的書裏說：「中國古代觀測天象，如此精密，實屬驚人！」

中國先民對於整個宇宙的構造 也在很早時候就開始進行研究，而且作出種種推測了。

當時對於宇宙的構造，有三派不同的解釋：一派創造了「宣夜」的理論，他們認爲天是空空洞洞的東西，日、月、星辰就浮在這空空洞洞的天空裏。另一派創造了「蓋天」的理論，他們認爲天像個蓋笠，地像個棋盤，日、月、星辰都生在蓋笠上，蓋笠不停地轉動，所以，日、月、星辰也在不停地運行。還有一派創造了「渾天」的理論，他們認爲天像個蛋殼，地包在裏面像個蛋黃，日、月、星辰都生在這個蛋殼上，天不停地轉動，地面上的人就看到日、月、星辰在不停地運行。

張衡在當時研究了這幾派理論，並且不斷地觀察天象，摸索日、月、星辰運行的規律，着實下了一番苦功。最後他認爲渾天的說法比較好，因爲它比較最能和日、月、星辰運行的規律相符合。

因此，張衡就根據了渾天的理論，並且加上他實際觀察天象的收穫，創造了一套在當時要算是最進步的天文學說。

在他這套天文學說中，已經提到赤道、黃道、南北極等名詞，找出了太陽運行的規律（實際上是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規律），因此能够解釋爲什麽夏天白晝長黑夜短，冬天白晝短黑夜長的原因。同時，他已經知道月亮不會發光，人們看到它發光，是由於太陽光照在它上面的緣故。對於天狗吃月亮的說法，也當然更不會相信，也認爲這是太陽走到月亮前面把月亮擋住了，因此才發生月蝕的現象。

當然，無論宣夜、蓋天以及渾天的理論，它們跟宇宙的實際情況都是不相符合的。即便是張衡的天文學說，在我們今天看來，也還存在着許多毛病。例如我們知道月蝕的發生，不是由於太陽把月亮擋住，而是我們地球本身把月亮擋住的緣故。但是讀者們不要忘記，這是離開今天一千八百多年以前的天文學說啊！當時能够說出這些理論，也就很不容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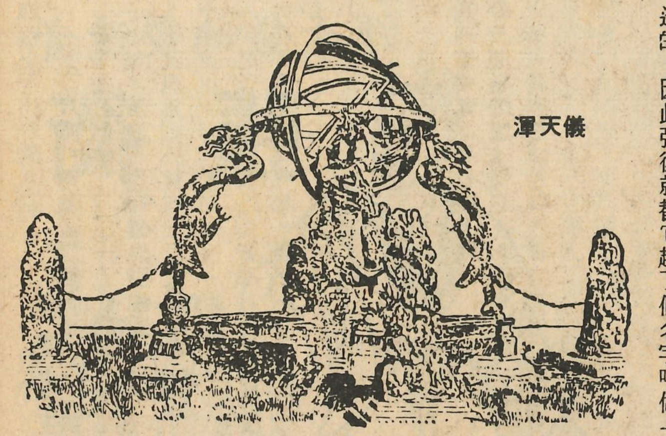
張衡爲了實際工作的需要，準備根據他的天文學說——渾天的理論，設計一套說明天象的儀器。

製造精密的天文儀器，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即使在科學發達的今天，製造起來也要花費許多功夫，何況在一千八百年以前的社會裏呢？但是張衡畢竟不愧爲古代優秀的科學家，在他謹愼細心地操作下，這套說明天象的儀器居然能夠製造成功。

他首先找些竹子，劈成薄薄的竹篾，把這些竹篾圈的圈，編的編，並且用細針把它穿起來，做成一個儀器的模型，作爲試驗。試驗準確了，然後再用銅來鑄成正式的儀器。前後經過了一年的時間，耗費了不知多少心血，這個儀器終於製造成功了。

因爲這個儀器是根據渾天的理論來製造的，因此張衡就替它起了個名字叫做「渾天儀」，同時把那個用竹篾編成的模型叫做「小渾」。


渾天儀

這個用銅鑄成的渾天儀，分成內外兩圈，都可以轉動。外圈周圍有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刻了赤道、黃道、南北極、二十四個節氣，以及日、月、星辰等東西，凡是他所知道的天文現象，都包羅萬象地刻在上面。

爲了要使渾天儀自己能轉動，張衡又設計了一個「滴漏」。滴漏這個東西，在張衡以前早已有人發明了。這是一個盛水的器皿，下面開個小孔，讓器皿裏的水一點一點地流了出來，流到下面的一個壺裏去，人們只要看壺裏的水滿到什麽地方，就可以知道已經過了好多時刻。當時沒有發明鐘錶，中國古人就用它來辨認時刻的。張衡地用了這個原理，設計了一個滴漏，巧妙地把它和渾天儀連接起來，利用滴水的力量，使渾天儀可以按着時刻慢慢地轉動，人們就可以從渾天儀上面看到日、月、星辰運行的現象。

張衡把渾天儀放在房間裏，用滴漏使它轉動着。到了晚上，叫人在外面觀察天象，看到某顆星出現了，就跑進房間一看，發現它跟渾天儀上所顯示出來的現象完全相符合。

張衡親手設計製造的這個渾天儀，後來就保存在朝廷裏。東漢末年有名的學者蔡邕，爲了研究天文，曾經來看過這個儀器。他覺得這個儀器精巧極了，看了又看，實在捨不得離開它，以後他對人說：「叫我躺在這個渾天儀的下面研究一生，我也願意。」

可惜，由於戰爭的緣故，張衡設計的渾天儀以後終於在兵荒馬亂中毀失了。幸虧張衡在當年曾經替這個儀器寫了兩份說明書——一份叫「渾儀圖註」，一份叫「漏水轉渾天儀註」，還寫了一篇叫做「靈憲」的文章，來解釋天象，並且根據天象畫了一份「靈憲圖」。這些東西除了「靈憲圖」已經失傳外，其他都保存下來，使後人可以按照它來重新製造出新的渾天儀來。

張衡在創造渾天儀以後，又繼續研究科學，發明了「候風地動儀」。當時他正担任太史令的職務。

我們要知道：人類居住的地球，從表面上看起來，是很堅固的；但是在它的中心，却是一團火熱的岩漿。由於這些岩漿有時候向外噴射，或者由於其他的原因，地球表面上的某一部份會發生震動。假如震動得不劇烈，住在地球上的人們便不一定感覺得到，最多也只感覺到桌子，椅子發生一些輕微的震動；但是萬一震動得十分厲害，那就會造成山崩海嘯，房屋倒塌，甚至當地居民的生命也會發生危險。這種地球表面的震動，我們就叫它「地震」，也可以叫它「地動」。地震開始發生的地點，我們就叫它「震源」。

這種地震的現象，中國古人在很早時候就加以注意了。什麽地方發生了地震，就馬上派人向政府報告。太史令呢？就要掌管這些地震的記錄工作。

太史令自己是住在京師裏的，別的地方發生了地震，他自己不一定知道。即使這次地震的威力大，使京師裏的人感覺到了，但是也無從辨別它是在什麽地方發生的，也就是說，無從確定它的震源。假如當地的官吏不負責任，忘掉了向京師報告，這次地震的記錄便要缺掉了。因此，張衡爲了工作上的需要，就開動腦筋，設計出一個測定地震的儀器，利用這儀器不但可以知道有沒有地震，而且可以測出震源的方向。

西元一三二年　張衡五十五歲的時候，這個測定地震的儀器果然被他發明成功了。

這個儀器和渾天儀一樣，也是用銅來鑄造的。橢圓形，有四尺左右高，直徑二尺六寸光景，很有些像古時候人裝酒的酒樽。樽的頂上有個凸起的蓋子；樽的四週鑄了八個龍頭，按照東、南、西、北、東北、東南、西南、西北八個方向排列着。龍頭的嘴裏銜着銅丸。每一個龍頭的下面坐着一個銅鑄的蟾蜍。蟾蜍的嘴張開，正

候風地動儀

對着上面的龍頭。

沒有地震的時候，這個儀器放在那裏，絲毫沒有動靜。可是一旦什麽地方發生了地震，儀器上的一個龍頭便會張開嘴來，吐出銅丸，一聲響，正好落在蟾蜍的嘴裏。

管理儀器的人聽到響聲，知道地震發生了，馬上跑來一看，那個方向的龍嘴吐出了銅丸，便可以知道地震是在那個方向發生。

據說當張衡把這個儀器造成後，有一次，一個龍頭吐出了銅丸。然而京師裏的人絲毫感覺不到有什麽地震的現象。於是有人懷疑這個儀器是否準確。可是，幾天以後，隴西發生地震的報告就送來了。原來隴西就是現在的甘肅一帶的地方，離開京師遠，發生了地震，住在京師裏的人感覺不到，而這個儀器却把它測出來了。可見這是一個多麽巧妙的儀器！

這個巧妙的儀器，張衡給它起個名字叫做「候風地動儀」。

候風地動儀怎樣能夠測定地震的呢？它的內部有些什麽巧妙的構造呢？讀者們看到這裏，一定會提出這個問題。

要研究候風地動儀的構造和原理，當然最好把候風地動儀拿來看一看。可惜的是張衡的那個候風地動儀，也和他的渾天儀一樣，遭受戰爭的破壞，早已不在人間了。幸虧他的製造方法，還能流傳下來，經過近年來的研究，中國科學家居然找出了張衡當初製造這個儀器的原理，並且用木料做出一個候風地動儀的模型。

原來候風地動儀的外表看上去像一個酒樽；可是打開上面的蓋子，在樽口上却架着一根橫樑，橫樑中間穿好繩子，掛着一條又粗又大的銅柱，張衡叫它做「都柱」。都柱的四週伸出八根橫桿——在今天機械學上叫它爲「曲槓桿」，按照八個方向，和樽週圍八個龍頭的上半部相銜接。

沒有地震的時候，這個候風地動儀平平穩穩地放着，都柱也靜靜地永遠垂直在樽的中央。要等某一地方發生了地震，這個都柱才會發生擺動。

假定說地震的震源是在東方吧。震動一直傳過來，把這個候風地動儀向西輕微地推動了一下，於是內部的都柱也就馬上發生了擺動。由於候風地動儀是向西推動的，這個都柱就會相反的向東方擺過來，這一擺就把指着東方的那根曲槓桿也推動了。我們要知道，曲槓桿的另一端是和龍頭的上半部相銜接的。指着東方的曲槓桿一推動，東方的那個龍頭的上半部就向上捲起，把龍嘴張開，讓原來銜在龍嘴裏的銅丸落到蟾蜍的嘴裏。

但是，根據物體擺動的原理，這根都柱向東擺動後，馬上又要向西擺囘來，這樣不是又要推動着西方的那根曲槓桿，使西方龍嘴裏的銅丸也落了下來嗎？不要緊，張衡早已想到這點了。他的龍頭和曲槓桿之間裝好一個小鈎。都柱向東擺動，把曲槓桿推了過去後，就和龍頭勾牢了，不用人工把它拆開，它自己再也不會向西擺囘來。

張衡所發明的這個候風地動儀，是世界上出現得最早的一個測定地震的儀器。現代人們用來測定地震的儀器——地震儀，雖然比這種候風地動儀要精密得多了，但是製造的原理，却和候風地動儀並沒有什麽根本的不同。

張衡對於別種的科學，也都十分感到興趣。

他研究過曆法，因爲曆法是和天文學最有關係的科學。他曾經和當時的許多專家在曆法問題上熱烈地辯論，結果是他獲得了勝利。

數學是研究天文的基礎，因此他在數學方面也很有研究。他曾經寫過一篇「算罔論」，運用數學的知識對天文現象進行推算。

他也研究地理學，並且根據他研究的心得，畫出一幅「地形圖」，流傳了好幾百年，到唐朝時候還有人看到過這幅圖。

他又喜歡研究歷史，曾經對前輩歷史學家的著作，像西漢時候大史學家司馬遷所寫的「史記」，以及東漢時候班固所寫的「漢書」，都用心地鑽研過，並且發現了這些著作中存在着的缺點，提出了修正的意見。

他早年喜歡文學，寫出了「二京賦」和「南都賦」等作品，以後雖然專心研究科學，空下來仍舊不斷地寫作。不僅如此，他還擅長繪畫。一本唐朝人所寫的繪畫史——「歷代名畫記」，舉出了東漢時候六位有名的畫家，張衡就是其中的一位。

這位科學家的學問是多麽地廣博啊！

——完——

短篇武俠故事

莫凡・文
可飛・圖

冷血金鈎

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家兄弟兩人駕着獨輪車向北方馳去，半路上，突遭米七等四人擋住去路，兩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其中一人被米七用刀刺中背心死去，但另一個則負傷疾奔，最後也倒地死去……小康將這事好遇上負傷青年，青年把一尊木雕交給小康，要他送去一個地方，小康正對艾黎敍說之時，却爲米七等人聽到，米七遂向小康索取木雕，小康不給，並向冷鰲求助，冷鰲把米七制服後，向小康問清來由後，决定陪小康把木雕送到范家堡……范家堡中，范克明和侯心遠正憂心忡忡等待趙家兄弟的到來，但阿福却稟報不幸的消息，原來趙家兄弟巳遇害……

棄惡從善　力殲鷹犬

侯心遠見了冷鰲後，不禁一怔，心想：「這人好眼熟，是誰呢？」

冷鰲牽着小康上前道：「我們來找一個人。」

侯心遠道：「什麼人？」

小康天眞道：「侯心遠。」

侯心遠道：「你們找他有何貴事？」

冷鰲道：「我們找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侯心遠道：「什麼重要的事？」

冷鰲道：「除了他本人之外，恕難奉告。」

侯心遠道：「我就是侯心遠。」

冷鰲拱手說道：「原來閣下就是侯心遠。」

當他拱手行禮之際，侯心遠臉色倏地大變，突然想起一幕慘劇，血淋淋的觸目驚心。

侯心遠驚愕道：「你是大內鷹犬？」

冷鰲聞言色變，暗忖道：「奇怪，他爲何知道我的來歷？」

他佯裝泰然道：「不！我不是大內的衞隊……」

侯心遠冷笑道：「哼！沒想到我沒找你復仇，你倒找起我來了！」

冷鰲也弄不清楚怎麼回事，道：「你認錯人了吧！」

侯心遠狠狠地道：「錯不了！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認得出來。」

冷鰲道：「我不懂你說些什麼。」

侯心遠道：「那你總該不會忘記，左手背上的疤痕吧！」

冷鰲看了看左手背上的疤痕，約有二寸長。

他暗想：「這其中的秘密，難道這小伙子知道？不！不可能的，事隔多年了，怎會有人曉得呢？」

侯心遠道：「就算你想不起來，那灣潭鎮上，大聖門齊如山一家七口的血債，你也應該記得！」

他的口氣咄咄逼人，字字彷彿利刄一般，想貫穿冷鰲的胸膛。

冷鰲靜靜地回憶往事——

記得那是六年前的事，他投効清廷大內充當侍衞，還不到兩年，而且剛剛被挑選爲「血滴子」衞隊，他首次的任務，就是奉命屠殺齊如山全家。

齊如山是大聖門的第十四代傳人，他曾受業於北少林嵩山的悟因大師，經十年的苦學，終得大聖猴拳的精髓，於是返鄉設館於灣潭鎮上。

那時福建莆田縣九連山的南少林，爲叛徒亞七告密，清廷連夜包圍少林寺，縱火焚燬，屠殺寺僧，寺中逃出倖存者，僅有葉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馬超興、李式開等五人。

他們五人分往各省，鼓吹反清復明之大業；湖廣地區由胡德帝負責。

南北少林原本一家，故齊如山便暗中掩護胡德帝之行蹤，並且輔助他興黨結社，開山立堂；官府雖有所聞，但齊如山的聲名頗佳，而且又得當地百姓尊崇，所以不敢冒然行事。

抗清的活動愈來愈激烈了，它彷彿野火一般，燃遍各地，清帝得知萬分驚駭，於是秘密挑選一批宮中侍衞，加以訓練，命之爲「血滴子」，其目的完全在暗殺異己，鞏固王室權力。

齊如山的反清之舉，終因事機不密而外洩，大內知齊如山昆仲精通技擊，故特派血滴子頭領宮强，率領六名手下夜襲大聖門，冷鰲亦是其中之一，在這場腥風血雨的大屠殺中，冷鰲因剛出道，心不够狠，差點命喪大聖門，手背上的疤痕，即是被齊如山的弟弟快刀齊如海所傷，事隔六載，沒想到會被人認出來。

冷鰲驚奇的反問：「閣下和齊如山是什麼關係？」

侯心遠頓了頓道：「我是他的外甥，也是他的弟子。」話聲甫出，突發右腿往冷鰲下胯踢去。

「撩陰腿」來得歹毒，可是，冷鰲早從他的眼中，看出了殺機，及時縱避。

小康站在一旁，也不知道他們爲何動手。

冷鰲知道對方誤會來意，急道：「且慢，我今天來的目的是……」

一語未畢，侯心遠欺身取棍，直劈過來。

冷鰲趕緊推開小康，移身閃讓。他又急着說道：「侯心遠，我今天是來送東西的……」

不待對方言明，侯心遠怒道：「好啊！原來趙家兄弟也是你所殺害的。」

說着，又是一棍朝冷鰲的頭上掃來。

「呼！」的一聲，掃了個空。

冷鰲蹲身讓過，他怕對方再誤會，一直不敢亮出兵器。

老僕阿福端了杯茶出來，見二人搏鬥，也攪不清怎麼回事，想勸又怕波及，所以只有乾瞪眼。

冷鰲眼看侯心遠像一頭瘋獅子般的搏殺拚命，簡直不可理喻，爲怕小康受傷，急道：「小康，你快走！」

小康義正辭嚴道：「不！我不走。」

冷鰲一味的閃避，根本不做還手，以免再引起誤會。

小康叫道：「喂！姓侯的，我們不是來打架的，我們是來……」沒等他說完，侯心遠怒道：「小毛頭，你少開口，不然連你一起揍！」

小康蠻不在乎道：「誰怕你啊！」

冷鰲知道小康不會單獨離開，一個搶背滾過來，拉着他就跑。

侯心遠那肯放鬆，舉足窮追不捨。

想要帶小康全身而退，似乎不太可能，冷鰲只好從皮袋之中抽出了兵刄。

皮袋扔給了小康，冷鰲揮動兵刄。

兩道金光，上下盤旋飛舞，照住了冷鰲的整個身子。

侯心遠不敢莽撞，仔細的看着對方兵刄，似劍非劍，長約三尺，身若蛇形，頭帶雙鈎，把有護柄，而且是一對。

冷鰲發現對方緩和攻勢，因此張開了那對靈蛇鈎，一連九個飛身旋子，向侯心遠捲去，他認爲只要逼退對方，找機會脫身即可。

雙鈎隨着身子轉動，宛如一個大風車，直朝侯心遠逼來，逼得他連連退步。

冷鰲機會得逞，虛攻一招，轉道脫走，他右手挾起小康，發足直奔大門。

就在此刻，范克明正巧返家。

侯心遠怕冷鰲逃走，大叫道：「范大哥，截住他。」

范克明不知對方是善是惡，猶豫了一會兒。

「啊！」一聲大吼。

身後的侯心遠，巳經持棍追至。

去路被范克明所阻，冷鰲一把放下小康，轉身迎敵。

「棍取中路實難擋」！對方的天門棍往冷鰲中路直搗而來，看樣子，侯心遠似乎巳用盡了全身之力。

來勢太急，不是閃避，眼看距離冷鰲胸口不及三寸。

「咔嚓！」輕脆的響聲。

那條棍子被雙鈎一分，扣得死死的，進退不得。侯心遠冷「哼！」的一聲冷笑，扭動棍尾。

「嗤！」的一響。

小康驚叫道：「冷大哥……」

冷鰲胸口流出鮮血，他痛苦的笑道：「沒想到你棍中暗藏利器，小人……」

侯心遠得意笑道：「只要能殺得了你就成了，至於是不是小人，無關緊要！」

原來侯心遠花了數年時間，設計了一套奇特裝置的天門棍，棍頭裝設淬毒利刄，棍身暗置機簧，棍尾有扭動開關；假使用棍之際，遭人封鎖，他即扭動開關暗算敵人，這樣往往能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冷鰲聞言大怒，長嘯一聲，把身子一扭，卸去天門棍，舉足向侯心遠踹去。

「唷！」侯心遠得意忘形，小腹挨了一脚，身形搖幌倒退數步。

冷鰲趁此抱起小康奔出范家堡。

范克明急摻住侯心遠，問道：「賢弟，怎麼回事？」

侯心遠道：「那傢伙是大內鷹犬！」

范克明大驚道：「什麼！那我去宰了他。」

侯心遠拉住他道：「不用了，他巳經中了我的劇毒，沒有侯家獨門解藥，絕對不過一對時辰的。對了！范大哥，衙門裏可有消息？」

范克明道：「衙門裏並不曉得趙家兄弟的來歷，所以我判斷，那件東西可能不在官差的手裏。」

侯心遠道：「怪了，難道會被大內刲走了不成？」

× × ×

樹梢上的麻雀，吱吱喳喳叫個不停。

冷鰲和小康騎着馬緩步而來。

他們在店口的木欄旁停了下來，冷鰲先躍下馬，然後抱下小康。

小康脚一着地，就忙着衝進酒肆，想把經過的一切先告訴艾黎。

冷鰲因爲負傷吃力的在木欄旁拴馬。

忽然，他覺得後背一涼，不及思考，就趨身急避。

「嗖！」的一聲。

一把藍汪汪的飛刀，射在酒肆的木板牆上。

米七狂笑的由店內走出來道：「小子，今天你死定了！」

冷鰲道：「放心，今天我也不會讓你活着離開這裏。」

此刻，從牆後，井旁，雜草堆中又竄出了五名籐牌刀手，一個個灰黑勁服，從五處不同的角度攻來。

冷鰲側走「鷂子翻身」凌空而過，他從容不迫的抽出靈蛇雙鈎，擺了一副蓄勢，等候來敵。

朱七臉上頓時失去笑容，驚叫道：「靈蛇鈎！」

江湖傳聞，靈蛇鈎狠毒無比，他從不報姓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唯一曉得他竄起是最近的事。

冷鰲沒有回答，仲只淒然一笑。

矮個子籐牌刀手搶先來攻，冷鰲左鈎斜揮，却被籐牌所擋，接着右鈎快如閃電的朝對方脛骨掃去。

「哇！」一聲悲鳴矮個子足斷摔倒。

冷鰲想再補上一鈎，送他歸西，可惜右側的籐牌刀手已經挺身相救，他格開單刀，緊接着右腿飛起。

「砰」籐牌刀手應聲，仰面往後飛跌，龐大的身軀，落在丈外的草堆裏。

左側的瘦子跟着欺身來襲，冷鰲匆匆轉身，同時右鈎劈下壓住單刀，急吐左鈎攻擊瘦子的面門，瘦子勉强用籐牌上迎，化掉來鈎。

冷鰲已看出瘦子破綻百出，左腿發勁一彈，往瘦子胯下踢去。

「唷！」又是慘叫。瘦子手中的籐牌，單刀墜落在地，他的雙掌緊握，面色蒼白，褲滲出水，兩腿突軟，癱瘓在地，立時身亡，這招攻上擊下的「彈踢」，委實辛辣。

三人見冷鰲出手兇狠可怕，各個心生畏懼，裹足不前。

冷鰲看了看米七，冷冰冰的道：「米七，該你了！」

米七硬着頭皮，咬着牙根，大叫道：「上！」

籐牌刀手又重新整飭陣勢，橫排一綫，直逼冷鰲下盤出刀。

而米七本身舞起槍花，頻頻刺扎冷鰲面門。

冷鰲一面嚴防下盤受擊，一面又要留心奇門槍的刺扎，上下受敵，只能守却不能攻，長久如此，必定敗北。

忽然，他心生一計，於是展開橫衝直撞，胡打亂攻，借此攪亂對方的陣勢。

果然，對方被此一攪，手忙脚亂，潰不成陣。

米七此時也已章法大亂，氣喘如牛，但他仍然持槍跨步扎來。

冷鰲左鈎上攔，使勁帶下，再一個原地急轉，右鈎向後方掃去，身如旋風，捲向敵人。

「噗！」的響起。

米七的小腹爲冷鰲右鈎撕開，刹那問肚破腸流，他托着沉重的脚走了幾步，便仆地氣絕。

有個較高的籐牌刀手，放輕了脚步，想由冷鰲的背後奇襲，刀剛剛劃出，冷鰲斜身避過，左鈎擊出，刁住籐牌一帶，高個子的上身暴露，右鈎疾發。那高個子還來不及叫，已經身首異處。

其他的二人見狀，抱頭就跑。

這時冷鰲覺得頭有點暈，但是他却硬挺着往一品軒門口走去。

× × ×

酒肆內，靜得出奇。

可以看得出來，危機四伏。

冷鰲走到店口時，就看見小康和艾黎被細綁在一起，口中塞了布，大概是在防止他們出聲，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衝着冷鰲睜大了眼睛直搖頭，似乎在暗示他不要入內。

這是一個陷阱，使人無法拒絕的陷阱。冷鰲的脚停在店口，沒有冒進。

陡然問，二道金光首先竄入門內，往兩旁連分帶拉。

「哇！」血肉橫飛。

門旁當場倒下了兩個身穿黑衣的漢子，他們抱着大腿的傷口哀號着。

此刻，站在小康和艾黎身旁的持刀漢子驚叫道：「是你冷鰲？」

冷鰲淡淡答道：「不錯，是我，瞿剛，此事和他們無關，放開他們吧！」

瞿剛哈哈大笑道：「冷鰲，想不到兩年不見，你居然密謀造反，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你在說什麼？我不懂！」冷鰲不以爲然的道：「瞿剛，我脫離血滴子是不願意再做清廷的殺人工具，今天我以老同事的立場勸你，即時回頭吧！」

瞿剛冷笑道：「放屁，老子今天能逮着你，且得知你叛黨計劃，回京之後必有重賞，那個時候，哈——」

他把刀架在艾黎的頸上，命令道：「冷鰲，你聽着！先放下你的兵刃。」

雖然艾黎和小康猛搖頭，冷鰲還是放下了雙鈎。

瞿剛道：「東西呢？」

冷鰲反問：「什麼東西？」

瞿剛道：「別裝佯，你心裏有數。」

冷鰲若有所悟道：「哦，你是說的這個。」

他從懷裏掏出了那尊佛像，笑道：「要這玩意可以，只要你放了他們。」

瞿剛道：「這個容易，不過你先把東西扔過來。」

冷鰲想了想，才開口道：「好！咱們就一言爲定。」

他將佛像故意扔得偏左，使對方分心無法兼顧。

瞿剛生怕佛像落地，連忙挪步去接。

就在這同時，冷鰲突然擲出了那柄藍汪汪的飛刀。

這下正中瞿剛心口，他痛苦的指着冷鰲道：「你……」還來不及說出第二個字，已經斃命。

方才受傷的二人，也趁着冷鰲解繩子之際，偷偷溜了，當他解完，起身，忽覺天旋地轉，臉頰發熱，口中乾渴，痛叫了一聲，便暈死過去了。

× × ×

一品軒今夜打天打得特別早，還沒到黃昏就上起門了。

門前的那棵老樹上，有幾隻烏鴉「呱！呱！」直叫，實在令人心裏發毛。

躺在榻上的冷鰲，神智昏迷，斷斷續續的發着囈語。

艾黎坐在床頭，細心地照顧，她把濕潤的毛巾，輕放在他的額頭敷着。

冷鰲這時才嚐到失掉已久的關懷，他勉强睜開無力的眼睛報以感激。

小康看到他的樣子，心中極爲難過，拿起了桌上的佛像，怒道：「要不是爲了你，冷大哥也不會受傷。」

「啪！」一聲，把佛像砸裂了，裂口中露出了一卷紙條。

小康好奇的檢起來看，他不識字，看了半天也看出什麼所以來，他急忙拿去問冷鰲道：「冷大哥，這上面寫些什麼？」

冷鰲一看，急道：「這那裏來的？」

小康道：「佛像裏面的。」

冷鰲叮嚀道：「小康記着！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張紙送交侯心遠，知道嗎？」

小康道：「我才不交給他呢？他是個壞人。」

冷鰲道：「小康，聽冷大哥的話，一定要交給他，懂嗎？」

小康不情願地點頭道：「嗯！」

外面傳來一陣敲門聲。

艾黎秀眉一蹙，問道：「怎麼辦？」

冷鰲吃力的坐起身道：「沒關係！小康你陪艾姊姊開門去！」

小康道：「好！」

冷鰲提起雙鈎，藏身門後。

艾黎和小康才去開門。

門一打開，小康驚叫道：「壞人！壞人！不要讓他進來。」

他猛推站在門口的侯心遠。

冷鰲藏在房內，担心極了。

艾黎一見侯心遠，劍眉虎目，氣質不凡，就拉住小康道：「小孩子，不要亂說話。」

小康理直氣壯道：「艾姊姊，我沒有亂說，冷大哥陪我送東西去，就是被他所傷的。」

侯心遠聞言微愕，問道：「小弟弟，你們送的是什麼東西？」

小康氣呼呼地說道：「不告訴你，你是壞人！」

侯心遠抱拳向艾黎問道：「姑娘，在下侯心遠，這位小弟弟是……？」

艾黎笑道：「侯壯士請裏邊說話。」

侯心遠道：「多謝姑娘。」

艾黎把門關起，詳述了一切。

侯心遠恍然，立刻取出解藥替冷鰲療傷。

× × ×

夜空昇起了皎潔的明月。

那淡淡的光芒，緩緩地在遠山上移動着。

酒肆的周圍，一片陰森的氣氛，好似死寂的廢墟一般，靜得讓人窒息。

漫長的黑夜，眼看就要過去。

遠處響起一陣劇烈的馬蹄聲，劃破了寂靜的黑夜。

屋裏的人，除了熟睡的冷鰲外，皆憂心忡忡，忐忑不安。

「冷鰲，快點給我出來吧！」冷鰲被叫聲驚醒，翻身下床，他先從枕下取出了紙卷交給侯心遠道：「這就交給你了，等下我想辦法把他們引開，然後你再找機會脫身。」

侯心遠被他的豪情所感，愧疚道：「冷朋友，我……」

冷鰲微笑的拍拍他的肩膊道：「別說了，爲了反清復明，爲了漢家子民，你要好自爲之。」

艾黎抱着小康，亦感動得滴下淚水。

屋外又響起喊聲：「喂；冷鰲，你要再不出來，我們可要放火燒房子啦！」

冷鰲道：「小康好好陪着艾姊姊，知道嗎？」

艾黎想開口勸阻，但是她知道不可能的；淚水滾了下來，沾濕了衣襟。

× × ×

夜，是那樣恬靜，風，是那樣輕柔。

酒肆外的道路上，站着五名身着黑衣的漢子，他們面朝店口，圍成半圓形，各個手持一尺長的彎刀，狀如眉月，後帶八尺長鏈，怒目以待，這就是令人聞之喪胆的殺魔「血滴子」。

店門緩緩打開，冷鰲提着那對靈蛇鈎走了出來。

站在五人中間的中年漢子道：「冷鰲，只要你交出那樣東西，我担保既往不究，而且還有額外的賞賜。」

冷鰲一看此人，心頭不禁一怔，想不到血滴子的頭領宮强居然親自出馬。

他不屑的答：「哼！我冷鰲不稀罕得到什麼賞賜，更不願意重回大內再做殺人工具，你就不用痴心妄想了吧！」

宮强道：「那你是想找死嗎？」

「廢話少說！」冷鰲拍拍腰道：「想要東西，憑本事來拿。」

話剛說畢，舉起雙鈎攻去。宮强當下退了一步，兩側的手下上前阻攔。

「噹！噹！」二聲兵双撞擊聲。左右兩鈎，分別被兩側的手下格開。

冷鰲翻身後退，巧如靈猿。右側的漢子毫不放鬆，將彎刀向冷鰲的頸子扔來。

冷鰲左閃避過，先用左鈎刁住對方的鐵鏈，然後用勁一帶。

那漢子勁道不足，經不起一帶，大叫一聲，身子向前跌出，猶如滾球似的。

冷鰲如影隨形，飄身上步，補上一鈎，那漢子當場了賬。另外三名那敢大意，互相遞了個眼色，同時出手，三把彎刀，一齊向他腰際斬來，這「品」字形的攻勢，殊難脫險。

冷鰲就地一滾，冷不防的往壯漢跟前

滾去，突然出鈎，狀如白蛇吐信，此招用得相當俐落。

「哇！」壯漢膝蓋被砍得粉碎，仰面栽倒。

不到片刻的功夫，五人巳去其二，冷鰲毒傷剛剛復原，也覺得體力有些不支，因此他唯有以靜制動，等待機會。宮强一見情勢不利，急忙向兩側的手下暗示，隨着發刀向冷鰲脛骨斬來。

冷鰲雙脚彈起，縱身避過。兩側的手下同時擲刀，他們用鐵鏈纏住了雙鈎，以利宮强出手。

雙鈎被絞，冷鰲受制不得動彈，內心焦慮異常，因爲目前只有棄鈎和受死，二條路可走。

宮强一陣狂笑道：「哈哈！冷鰲，你完了！」

在電光石火中，決定性時刻來臨。

「嗖！」的一響。一支翎毛箭快似奔雷的射向宮强心窩，宮强不及發刀，急忙側身躲閃。

緊接着又是「嗖！」的一聲。

喘息間，翎毛箭射穿了左側漢子的咽喉，哀聲未及發出，那漢子巳倒下。

冷鰲左鈎得解，便使足全勁，抖動右鈎。

那漢子受驚，早巳魂飛魄散，那裏經得住抖，就在漢子翻身之際，冷鰲出鈎斃敵。

斯時的宮强，正等待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機會。

他手中的彎刀悄悄地擲出！

「喀！」輕脆一響。

那彎刀在半途，被天門棍絆住，原來侯心遠並未離去，方才的兩箭，正是他所發。

這旁的冷鰲毫無顧忌的把對方一拉，自己亦隨式上步出擊。

「哇！」那漢子胸腹各中一鈎，立即身死。

冷鰲大叫道：「宮强，你這魔頭納命來。」

他將雙鈎互扣，運力直往宮强頸子掃去。

宮强鏈子被天門棍所纏，唯有低身讓過。

就地滾身，侯心遠展開地趟蔽掃，往宮强脛骨攻去。

宮强剛剛蹲身避鈎，當下騰起不及，脛骨挨了一棍，痛徹心髓，倒地不起。

冷鰲不敢輕心，飛步直撲過去，舉鈎力劈。

「哇——」在慘厲哀嚎聲中，結束了漫長的黑夜。

× × ×

天亮了。

枝頭的鳥兒，仍然吱吱喳喳個不停。

侯心遠和冷鰲都騎在馬上，向艾黎及小康道別，他們雖然心有不捨，可是皆出於無奈。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不管是生死或別離，人總是要分手的。

此刻，侯心遠正策馬北上。

而冷鰲呢？他却一人獨行江湖，浪跡天涯。

（續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上集

H.K.N.G.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